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十卷）



目 录



目 录

太空海盗.....	(俄)德·比金 / 李文革	(001)
1 飞船被劫		(001)
2 道德问题		(006)
3 克丽丝		(012)
4 海盗的基地		(021)
5 亮出底牌		(032)
6 老爷和奴隶		(041)
7 决斗		(050)
8 最后一击		(065)
飞向半人马座.....	(美)弗·波尔 / 江洪	(074)
“宪法号”		(074)
华盛顿		(075)
“宪法号”		(081)
华盛顿		(084)
“宪法号”		(087)
华盛顿		(090)
“宪法号”		(099)
华盛顿		(103)
“宪法号”		(109)
华盛顿		(115)
“宪法号”		(119)
华盛顿		(122)



神秘的云团.....	(俄) 霍·沙伊霍夫 / 林良	(132)
记忆公司.....	(法) 巴雅韦尔 / 罗豪	(191)
记性(忆)公司.....		(193)
远方的朋友.....	(英) 克拉克 / 程飞	(218)
弗兰肯斯坦.....	(英) 威尔斯 / 周持正	(235)
一 沃尔登队长的奇遇.....		(235)
二 决定命运的选择.....		(237)
三 自酿苦酒.....		(240)
四 家书传噩耗.....		(245)
五 被扭曲了的心灵.....		(251)
六 迷惘中醒悟.....		(259)
七 又一个无辜受害者.....		(264)
八 新婚惨剧.....		(269)
九 复仇的怒火.....		(272)
十 冰海魔影.....		(275)
睡了 100 年的人.....	(法) 伯尔奈 / 马林	(278)
长 生 饭.....	(俄) 别里亚耶夫 / 赵亮	(287)
蓓根的五亿法郎.....	(法) 儒勒·凡尔纳 / 卢世英	(296)
5 亿法郎的遗产.....		(296)
伟大的理想.....		(298)
打入钢城.....		(300)
苏尔策的灭亡.....		(302)
漫漫长夜.....	(法) 巴雅韦尔 / 罗豪	(306)
加勒比海历险记.....	(美) 阿普莱顿 / 韦嘉	(317)

太空海盗

1 飞船被劫

波雷诺夫毫不犹豫地把车往前一拱，在白棋的防御纵深插进了一把尖刀。

居斯曼皱起眉头，用毫无血色的手遗憾地摸了摸老王，又看了看表。

“这盘棋就到此为止吧，怎么样？”他建议道。

“您今天怎么早早地就认输了，亲爱的神甫？”

为了摆脱作为一个宇航心理学家在旅途中所担负的繁重工作，波雷诺夫决定以一个普通乘客的身份飞往火星。可他没有想到，无所事事地呆在像“安提诺乌斯”这样的豪华飞船上，竟令人如此烦闷。旅客们在尽情欢娱，以消磨时间。他呢？要不是这位沉静的神甫能陪他下下棋，他会感到自己简直像个被遗弃的孤儿。

“这只是暂时认输！”神甫回答说。“因为好剑者终将死于剑下。怎么样，您喜欢这个辩证法吗？”

神甫那清癯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笑得很淡——只是嘴角微微一动。波雷诺夫萌发了一种职业兴趣。

“您认为我是好剑者？”

“是的，包括您。你们就像我们信仰上帝一样信仰辩证法，不过，这个辩证法将会毁了你们。”

“不见得吧？”



波雷诺夫高兴起来。“大概这位神甫也来了职业兴趣。”他想。“一个过了30年布道生涯的人，忍不住了，很想找个地方布道……”

“肯定会毁了你们。”神甫执拗地说。“因为你们的辩证法说：否定者必将被否定。他们否定了我们，那么，有一天你们自己也将被否定。”

“我很同情你们。”波雷诺夫表示理解地点点头。“现在教民们不再到教堂去了，对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历史不能倒退。”

“却能迂回。”

“今天需要……”

正说到这里，小桌轻微地晃荡了一下，几个棋子掉到了地上，玻璃门外猛地闪过一个人影。但这一切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旅客们继续在震耳欲聋的爵士乐中跳舞。

“……需要安慰安慰您，”波雷诺夫一面说，一面弯腰去捡掉在地上棋子，“但您不能搞诡辩……”

他抬起头。居斯曼却不见了，像蝙蝠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飞船已在旅客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刹了车。波雷诺夫耸耸肩，把棋子收到盒子里，走出旅客舱。爵士乐疯狂的旋律让他烦透了，他真后悔搭上了这艘每天都在狂欢的豪华班船。

驾驶舱门口用五种文字写着“禁止入内”。波雷诺夫不声不响地走了进去。舱里光线昏暗，各种仪表的表盘刻度闪着荧光，椭圆形的观察屏上是深邃的星空，上方的信号盘上闪亮着蛛网般的蓝色线图。

“谁在那儿？”值班驾驶员严厉地问，波雷诺夫立即就听出是贝格尔的声音。贝格尔胸前挂着无线电话机，带有金色彗星标志的制服领口敞开着。“啊，原来是您……我就猜到您会

上这儿来。不，不是碰上了流星。”

“那是怎么回事？”

贝格尔用头指指观察屏。第二驾驶员往旁边闪了闪。观察屏上，在死寂的繁星当中闪亮着能表明方位的呼救信号。

“是哪条船？”

“什么‘王一艾克’号。没听说过这条船。”

“这没什么，现在飞船太多了。不过，您应当知道它是哪条航线的……”

“它不是班船。”

“看来您说得对，”波雷诺夫仔细看了看荧屏，“它是条探测船。这是怎么回事？它把信号灯灭了！”

荧屏上只剩下了一个红色的光点。

“出事后，他们想节约能源。”

“用无线电联系了吗？”

“这里是沉寂区域。半小时前进入的。”

“糟糕！哪有这样节约能源的，这样连出事的性质也搞不清楚！”

“他们已开始向我们靠拢。”

“真的吗？”

“当然。他们说详细情况见面再谈。”

“需要我帮帮忙吧？我当过医生。”

“没有通报伤亡情况。瞧，信号灯又开始闪亮了，说他们马上开始放救生艇。”

明亮的光点开始在荧屏上移动。

“救生艇启航了。”第二驾驶员说。

救生艇喷出的橙黄色火焰所形成的光点愈来愈大，愈来愈近。



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感到飞船被轻微地撞击了一下。

“停靠的技术非常出色。”贝格尔夸奖道。“很想看看是些什么样的客人。”

“至少将耽误我们 30 小时。”第二驾驶员咕哝道。

“不要紧，能抢回来。”贝格尔说。“想喝点啤酒吧，宇宙心理学家？”

波雷诺夫点点头。贝格尔便开了一罐啤酒。

可是，还没来得及喝，舱门就被砰的一声撞开了。两个人影出现在门口，一道明亮的手电光照得舱里的人连眼也睁不开。

“这是干什么？”贝格尔把罐头捂在胸前，眯缝着眼睛大叫道。

“安静点！”一个人影冷冷地说。“举起手来！”

波雷诺夫看见，对面与自己的胸部齐平的地方，闪亮着一支激光枪的锥形枪口。罐头从贝格尔的手里掉到了地上，啤酒沫喷了一地。第二驾驶员想扑过去。激光枪抖动了一下，从枪口出一道淡紫色光束。第二驾驶员顿时瘫坐到地上。

“举起手来！”人影命令道。“别犯傻！”

波雷诺夫和贝格尔屈服了。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贝格尔咕咕哝哝地问。

“别作声！转过脸！到通道里去！”

“受伤的人呢？”波雷诺夫指指第二驾驶员。

枪口把他顶到了门外。

吓得浑身发抖的旅客和飞船乘务员很快便在通道里沿墙壁站成一排。波雷诺夫觉得自己仿佛在作梦，梦见希特勒的党卫军从已翻过去的历史篇页里爬出来了。

一个充当看守的匪徒端着激光枪一动不动地站在舱门口。不一会儿，看守突然往旁边一闪，让进来一个脑袋大得出奇的

匪徒。大脑袋匪徒把站成一排的俘虏扫视一遍，得意地笑了笑，便开始搜俘虏的腰包，不管是钱包还是证件，掏出来看也不看就往提包里装。匪徒手里的提包渐渐鼓胀起来。

波雷诺夫恨得直咬牙。看守靠在门框上，把激光枪夹在两腿中间。看来他对眼前这些吓呆了的俘虏比对绵羊还放心。应当对准大脑袋的下巴狠命地打上一拳（这时他正好已走到贝格的身边），两边的人则朝看守扑过去——他肯定来不及把激光枪举起来。这样就能夺过两支枪，解决掉两个匪徒。船上共有多少匪徒？救生艇只能乘五个人，最多六个人……

胡思乱想！制服匪徒这样容易？只需有决心，只需互相信任、配合默契就行？不，不可能。在这条船上不可能。这些匪徒了解人们的心理，否则他们不会这样满不在乎。

“我抗……议……！”一个女人突然叫嚷起来。

人们一惊。

“我是议员夫人！是美利坚合众国议员的夫人！你们竟敢……啊！”

议员夫人浑身在哆嗦，帽子上插的极乐鸟羽毛不停地颤抖。大脑袋匪徒冷冷地盯了她一眼，随手给了她一耳光。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打得很熟练。议员夫人大张着嘴，脑袋往左一歪，又往右一歪。大脑袋匪徒又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惬意地把浓密的烟雾往她脸上喷去。议员夫人啜泣着，却不敢伸手去抹泪水。

“天哪，这像什么话，干吗折磨……”波雷诺夫听见有人低声说。他悄悄扭过头，看见一双透着稚气的蓝眼睛。

蓝眼睛姑娘咬着嘴唇。这时大脑袋匪徒已经走到她面前了。看见这个姑娘后，匪徒那张冷漠的面孔变得有点生气了。他伸出那双肮脏的大手先摸摸姑娘的肩膀，随即顺着肩膀往下摸，

并喷着鼻息。

“住手，混蛋！”波雷诺夫忍不住叫出声来。

大脑袋匪徒往旁边一闪，举起了激光枪。波雷诺夫没等枪响，抢先在他的下巴狠揍了一拳，匪徒像个大麻袋似的撞在墙上，倒下了。看守立即开始用激光枪朝俘虏们的头顶上扫射。大家像听见口令似的，一齐趴下了。只有波雷诺夫和蓝眼睛姑娘没有趴下。姑娘死死抱住波雷诺夫，想用身体掩护他。这就限制了波雷诺夫的行动，使他无法扑过去夺下大脑袋的枪。看守却及时地把枪口对准了波雷诺夫。波雷诺夫好不容易才把姑娘推开。就在这时，突然有人高声叫道：

“不许开枪！”

看守慌乱地放下了激光枪。旋梯口的平台上出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人——居斯曼。

2 道德问题

大脑袋匪徒像只半死的螃蟹似的趴在波雷诺夫脚边。他晃着脑袋，啐着带血的唾沫，企图伸手去拿掉在一边的激光枪。

居斯曼走到他面前，弯下腰低声说：

“爬起来，笨蛋！”

大脑袋匪徒却嚎叫起来。

“我叫你爬起来！”居斯曼突然大吼一声，连波雷诺夫也惊得一哆嗦。

大脑袋不作声了。他竭力想站起来，但两只膝盖却总往外撇。

俘虏们全都满怀希望地望着居斯曼。居斯曼发现了这种目光，便冷冷地一笑，并轻蔑地命令道：



“转过身去，面冲墙壁！”

又立即对波雷诺夫说：

“不包括您，亲爱的。我还没有为刚才输的那盘棋报仇雪恨呢，不是吗？”

一个爱好和平的神甫转瞬间竟成了海盗头子，而且那样心安理得，这比枪声和暴力更令人毛骨悚然。

他用下命令的语气吆喝了一声。两个穿着灰色连衫裤的匪徒跑了进来。一个抡起大脑袋，另一个根据居斯曼的低声吩咐，带走了波雷诺夫。

……身后的门被咔把一声锁上后，波雷诺夫一时间是还没有心思去考虑眼前的处境。后来，他突然发现自己被带进的这间舱室竟如此豪华。精致的孔雀石雕花小桌，柔软的地毯，两张席梦思床。台灯的光线柔和。屋里散发着香水味和雪茄味。盥洗间里放着一个大大的浴缸。

波雷诺夫坐下来，竭力想弄清这一切的含义，弄清为什么要把他关到这间豪华的舱室里来。却找不到答案。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用肩膀去撞门。这是在干吗？他明明知道飞船舱室的门锁是极其牢靠的。

“别犯傻了！”他对自己说。

烟灰缸里有一支没有抽完的雪茄，烟蒂上残留着女人的口红印。虚掩着的床头柜里露着闪闪发光的酒瓶。一小时前，住在这儿的人简直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享受。“可把我带到这里面来干吗？是另有图谋，还是为了取笑我？”

他下意识地转动了一下电视机的开关。简直想不到，电视机还能收到节目。立体电视的荧屏深处正海浪滚滚，浪花簇拥着一个骑着海豚的小男孩。

波雷诺夫就像看一个外星生物似的看着小男孩，小家伙兴

高采烈地用脚后跟敲打海豚的脊背，身后映着一道浪花形成的彩虹。一时间，孩子的笑声响彻了整个舱室。

这与眼下的处境太不协调了，波雷诺夫赶紧关掉电视。笑声中断了。

“镇静，要镇静！”他对自己说。任何噩梦都有它的逻辑性，应当好好分析一下。既然电视能收到节目，就是说，飞船已离开了沉寂区域……离开？别太天真了！当初根本就没有进入什么“沉寂区域”，而显然是匪徒们捣的鬼，使飞船无法同地球取得联系。

可这是为了什么呢？太空行劫？简直不可思议。

可以感觉到飞船在加速。这不难理解：海盗们想远离航线。可是上哪儿去呢？

波雷诺夫走进盥洗间。没想到镜子里出现的竟是一张毫无血色的陌生面孔。他一动不动地在镜子前站了一分钟，然后便用手捧起水擦了擦额头和太阳穴，又梳了梳头，整了整领带。这些日常生活的活动使他镇静下来。

他开始考虑是否能指望来自地球的救援。眼下地球上还没有任何人知道飞船出了事。不错，地面跟踪站已收不到“安提诺乌斯”号的无线电信号。但这是常有的事。值班员们会在那儿抽香烟，讲笑话，等着讯号的重新出现。却一直没有出现。于是便向太空发出探询电波。也得不到回答。这时候才会在地球上引起恐慌。

不，这时候还不会。飞船公司将迟迟地不宣布这一消息，希望这是一场虚惊。要知道，这关系到公司的声望和收入！人们要很久以后才会知道“安提诺乌斯”神秘失踪的事。直到那时才会往推测的出事地点派调查船。但已经晚了。再说，人们想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场空中行劫。“海盗”在太空里？嘿嘿，

别逗乐了……”

这也正是匪徒们所期望的。

不，不能指望来自地球的救援。

这时，波雷诺夫突然听到舱门的锁孔里有钥匙响。他赶紧关上水龙头，并再次往镜子里瞟了一眼自己的模样——不错，还可以。

还没等居斯曼跨进门槛，波雷诺夫就尖刻地大声问：

“您是羡慕弗林特的声望吧？”

居斯曼被这宏亮的声音惊得皱了皱眉。他随手紧紧地关上了舱门。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

“我为您又恢复了幽默感而感到高兴。”居斯曼终于打破沉默，一边说一边坐在了床沿上。

“我不过是想起了，海盗都是死在船桁上的。”

“不是所有的海盗，亲爱的波雷诺夫，不是所有的。”居斯曼摇摇头。“有的海盗当上了总督。”

“可现在不是17世纪了。”

“不错，现在的规模也不一样了。可是人的本质并没有变。而您好像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心，是吗？”

“您是想给我一次求生的机会吗？别妄想了，我不会接受的。”

居斯曼叹了口气。

“何必逞强呢？我知道，您并不怕死。可是您得同意，死在曾被您打掉下巴颏的大脑袋朋友手里，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小心，别发火！”波雷诺夫暗暗告诫自己。

“居斯曼，您忘了，只要我愿意，我是能出奇制胜，摆脱您的魔爪的。”

居斯曼眯缝起眼睛沉思了一会儿。



“咱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让我们来订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合同吧。”

“您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不是气量狭小的人。问吧。”

“第一，你们将怎样处理那些旅客？第二，你们的目的是什么？第三，我们现在正往哪儿飞？”

居斯曼掏出一支雪茄，不慌不忙地点上，一下子喷出五个烟圈儿，又喷出一缕烟从烟圈儿当中穿过。流行影片中的英雄，如此而已！

“我很吃惊，”他说，“吃惊的是高尚的情感竟如此妨碍人们好好地生活。您好好考虑一下吧。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这不是回答。”

“回答会让您失望的。我们是什么人？这您已经说了：是海盗。第二，我们干吗要这样作？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能得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怎样处理那些旅客？一切取决于他们是否明智，您根据自己的经验便能证实这一点。我们往哪儿飞？往小行星带飞。”

“干吗往那儿？”

“别让我对您的分析能力感到失望。您不是心理学家吗？”
波雷诺夫暗自骂了一声。

“好吧，那你们要我干什么？”

他说罢像主人那样站了起来，以此向居斯曼表示：他不愿意留客了。

“您太骄傲了，波雷诺夫，太骄傲！”居斯曼苦恼地叹息道。“您竟如此确信真理在您那一边。”

“这只狐狸究竟想干什么？”波雷诺夫困惑不解地想。“这场劝喻式的谈话目的何在？”



好像是为了回答他心里的的问题，居斯曼接着说：

“咱们还会有时间进行哲学上的争论，当然，如果您能接受我的建议的话。不久前我们失去了一个医生。而您曾经当过多年医生。明白了吧？”

“原来是这样……您建议我和你们一起干那种肮脏的勾当？”

“人毕竟是人，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您说什么，勾当？我不在乎这种侮辱性的言词。如果咱们能达成协议的话，我想我会让您相信，咱们的买卖最终是会有好结果的。”

波雷诺夫感到一阵恶心。

“不行！”

“您再好好想一想，想一想。咱们别急。就算我现在没有听见您这一回答。您再想一想。”

居斯曼站起来，向波雷诺夫点头告别：

“祝您想得愉快！”

居斯曼走后，波雷诺夫比见到他之前更加不安了。

但这次他很快就镇静下来。旁观者可能以为他正聚精会神地在摆弄手里的指甲刀，其实这只是波雷诺夫集中思想的一种方式。

海盗……

他把指甲刀弄得咔嚓一声响。

海盗就海盗吧。愚蠢，不可思议，却是事实。他们需要他。就是说，有保住性命的机会，到时候也就有可能同他们进行斗争。

波雷诺夫满意地点点头。这一结论的合理性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给匪徒治病？看着他们干那些肮脏勾当而保持沉默？这可受不了…… 如果需要呢？一道简单的逻辑推理题：

第一种方案——仍然说“不行！”多么简单、豪迈、骄傲

……同时也毫无益处。

第二种方案——说“行！”不带感情色彩。“行”，是为了战斗。如果失败了呢？那结局是可悲的。可这会给谁带来损失呢？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失。

也还有第三种方案——和第二种一样，可是最后胜利了。那么，今天说“行”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取得胜利的话。

如果。所以这一方案还是错误的。因为一旦失败后果就严重了。要知道，人们迟早会查明这帮海盗。到那时人们多半会这样来看待他今天的行为：一个意志薄弱的胆小鬼，他也许真的想同匪徒作斗争，也许只不过是為了保住一条命。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推断。

波雷诺夫皱起了眉头。现在他才感到自己目前处境的可怕。

他往周围看了看，习惯地用目光搜寻着书架。可是这里没有书架。再说书又帮得上什么忙呢？这不是科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书本是无能为力的。

波雷诺夫仍然下意识地翻了翻舱室里唯一的一本书——放在床头柜上的一本圣经。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句话：“在幸福的日子你你就享受幸福吧，在不幸的日子你你就思考吧。”

波雷诺夫懊恼地把书一扔。书本落地的声音恰好被门外的嘈杂声盖住了。“进去！”一个粗鲁的声音说。舱门被踢开了，一个姑娘被野蛮地推了进来。波雷诺夫刚跑过去把她扶住，舱门就关上了。

3 克丽丝

“是您？！”



波雷诺夫松开手。姑娘的蓝眼睛里闪着既惊恐又快活的光芒，下巴颊上凝结着一道血污。

“怎么，他们打您了？”波雷诺夫问。

“打我？这……”她摸摸下巴。“您是指血吗？这是我自己咬的。我咬住嘴唇，免得大叫起来……没事儿。您呢？您……”

“您不看见了吧，一点事也没有。”波雷诺夫简直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其他人呢？”

“全都单个儿地被带走了。我是最后一个。我还以为……”

“他们一定弄错了，怎么能把您带到这间屋来呢！”波雷诺夫想去敲门。

“没必要！”姑娘抓住他的手说。

“为什么？”

“您怎么不明白！”她绝望地说。“那又将在通道里和那些……”

没有必要解释了。

“可是，如果能同自己人在一起，不是更好些吗？”

姑娘觉察到了波雷诺夫那很不自然的目光。

“同您在一起也一样！您……”她皱起了双眉。“不，不一样……同您在一起更好些。您像我们那些人，您不会哭天抹泪……”她猛地抬起头：“你要我给您下跪吗？”

“你说到哪儿去啦，孩子！”波雷诺夫不知所措了。

“别叫我孩子！我已经是大人了……就把我当作您的妹妹吧。就这样办……”

“这一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波雷诺夫心想。“不过，这姑娘是对的，现在顾不到这些小节了，而且她看来得很有性格，竟冲过来掩护我，傻姑娘！没什么，就这样吧。不过我倒想知

道，干吗把她带到这里来……不近情理……不近情理的事越多，对某些问题就越难理解，这就是他们的算计。哼，咱们走着瞧，看谁斗过谁……”

“就这样吧……”他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叫什么名字？”

“克丽丝。您可以对我以‘你’相称。愿意的话，也可以骂我。”

“干吗要骂你？”

“不知道。”她慌乱地瞧瞧四周。“以防万一。”

她脱下鞋——这一来，她还没有波雷诺夫的肩膀高了——跳到床上，把垂在前额上的头发往后一甩，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这是女人特有的本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不拘束地为自己安排一个舒适的窝，三下两下，窝就弄好了。

“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她突然问，睁得大大的两只眼睛里又充满了恐怖。

“我也想知道……”波雷诺夫咕哝道。

“我简直没想到会落到海盗手里。您是干什么的：商人？工程师？”

波雷诺夫告诉了她。

“啊！”克丽丝兴奋地叫道。“那我们可就得救了！”

“为什么？”

“很简单。心理学家不是会催眠术吗？等匪徒进来的时候，比如送饭来的时候，您就把他催眠了，激光枪归你，手枪归我——我会放枪！咱们就去夺取驾驶室和……”

波雷诺夫大笑起来。

“您笑什么呀？我说蠢话啦？”

“不，克丽丝，你说得对，”波雷诺夫不再感到拘束了，

“但你把一个普通心理学家的本领想象得太大了。”

没有必要给她解释催眠学的理论。不错，他听说过某些研究者有瞬间催眠的本事，要把他们搬来就好了。而他的本事，很遗憾，太有限了……不过，她说得对，这种本事能派上用场……

“遗憾，”克丽丝失望地说，“不然的话就太好了……不过，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对吧？”

“一定能，克丽丝！”

半小时之后，波雷诺夫对这个姑娘的情况已知道得很多了，比他希望知道的还要多：她怎么厌倦了大学生活和没有生气的小城圣克拉拉，怎么强迫父亲让她到他所在的火星上去，她有一个多么忠实的朋友——牧羊犬奈特，为什么她不喜欢那些把爵士乐放得震天响的男孩子以及她为什么爱吃糖。还了解到：别人都说她的性格有点古怪；她希望将来当一个动物学家；她最喜欢的作家是海明威、契诃夫和埃克久贝里；她讨厌政治；她同情傻瓜，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残废人；她不怕死，因为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自己不会死……

波雷诺夫越来越对她的坚毅性格感到震惊，刚才发生的事好像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仍然是她——直爽、坚定、有棱有角。波雷诺夫躺在床上听她讲述，为她的天真感到可笑，心里想：多么可爱的性格！他觉得，他仿佛早就认识她了，同时又感到遗憾，遗憾她不是她的妹妹。不用怀疑了，克丽丝不可能是居斯曼的工具。

但他很快发现有一点他估计错了：刚才发生的事并非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感到冷，盖上了被子，开始打寒战。显然，她的坚毅只是精神上的，而肉体上……要知道，连他都感到精疲力竭了……



“睡觉吧！”他打断了她。“我和你都需要休息一下。”

“可我们还没有订出解救计划呢！再说，我并不累。”她执拗地说。

“可我累了。”

“是吗……既然这样，那我也累了。”

她把脸颊枕在手上，闭上了眼睛。

波雷诺夫躺在床上，久久地听着姑娘不那么均匀的呼吸声，心想，现在他又为另一个人的生命承担着责任了，这既增加了他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他的力量，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有了一个帮手。要是贝格尔也在这儿就好了，那海盗们就完蛋了：为同一目的而联合起来的三个聪明人能战胜十个海盗。得了，别去想这种不现实的事，还是考虑考虑怎样用自己唯一的武器——用知识去战胜激光枪，去战胜并不愚蠢、对心理学也并不外行的居斯曼吧！

船舱被飞船发动机的运转声震得微微颤抖着。根据发动机均匀的嗡嗡声可以判定，海盗们没有继续加速。看来他们确信，即使有追击者也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他们将顺利地躲到小行星带，到那儿以后，哪怕找上十年也找不到他们。比起过去的海盗来，他们有着无比优越的条件，因为地球上的海洋面积虽说很大，但和太空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海盗活动不会有多大的风险，可以不受惩罚地再这样抢劫两三艘飞船。然后呢？然后就偷偷地回到地球上。有偷偷回去的方法。这一来，旅客们的尸体将永远在太空中飘游。而地球上则会出现一些腰缠万贯、道貌岸然的富翁，他们将在海边的疗养胜地怡然自得地晒太阳，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杀人犯。

“不，”波雷诺夫对自己说，“牺牲品不会只是死去的旅客，还会有另一类牺牲品。那么，这些糊涂虫难道不明白他们

每个人头上都悬着定时炸弹吧？有人明白，有人不明白——就要在这上面做文章……要善于利用这一点！一定要利用这一点！太好了！现在可以睡觉了……”

第二天，他们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第三天也如此。好像把这两个囚犯给忘了。只是每天送三次饭来——早饭，午饭，晚饭，总是两个匪徒一起来。波雷诺夫几次想同他们谈谈话，他们都不答理。当电视机关上的时候，两个囚犯就像来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上。与外界完全不通消息，寂寞和安静使人感到压抑。波雷诺夫怀疑这是匪徒们故意搞的鬼。不过，他倒无所谓，如果说太空生活教会了他什么的话，那就是学会了耐心等待而不丧失斗志。他只是为克丽丝担心。

囚徒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过得却也很快：尽管他们每天都在交谈，但当有一天突然进来一个匪徒要带走波雷诺夫时，两个人都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来得及谈似的。

波雷诺夫被押着往驾驶舱走去。快走到门口时，他看见一个人正从那里面出来。

“贝格尔！”他认出了值班驾驶员。

贝格尔猛地一惊，差点跌倒。波雷诺夫发现他的脸红了。

“贝格尔！”他又叫了一声。

“不许交谈！”押解他的匪徒说。两个人擦肩而过时，贝格尔眼眼望着别处，急匆匆地低声说：

“策略的需要……您也同意吧……他们的态度很强硬……”

他说罢加快了脚步，缩着脖子，那模样一点也不像豪爽的瑞士人了。波雷诺夫不由得怔在那儿。匪徒在后面推了他一把，他才清醒过来。

驾驶舱门口仍然亮着“闲人禁止入内”几个荧光字。波雷

诺夫走了进去。

仍然和上次一样，驾驶舱里光线昏暗，各种仪表的表盘闪着荧光。观察屏的功率调到了最大限度，千万颗不会眨眼的星星正望着舱里的人们，明亮的银河仿佛伸手可及。

居斯曼背朝控制台坐在第一驾驶员的圈椅里。星光把他那瘦骨嶙峋的面孔映成了银白色，只有眼窝像是两个椭圆形的黑洞。

屋角模模糊糊地晃动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闪亮着激光枪的枪口。

“请坐，波雷诺夫。终于得到安慰了，对吗？”居斯曼的话里暗含着嘲讽。

“你们的如意算盘里有一疏忽之处，”波雷诺夫决定把谈话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这一疏忽无论对您还是对我都是危险的。”

“有意思！愿洗耳恭听。”居斯曼讥诮地说，两颗眼珠子在椭圆形的黑洞里闪着光。

“迟早你们得回到地球上去，因为劫来的财富在太空里毫无用处。对吗？”

“就算如此吧。”

“到那时候你们不得不把某些同伙除掉。他也可能被除掉。”他用头指指屋角那个守卫。

“为什么？”

“难道您不明白？奇怪。因为某些人必定会泄漏你们的秘密，这一来你们就完蛋了。所以你们一定会把不可靠的人除掉，以防止发生这样的事。我是肯定会被除掉的。您自己也不保险，因为内讧是不可避免的。”

波雷诺夫聚精会神地盯着居斯曼的脸，想看 he 有什么反应。

“完全符合逻辑。”居斯曼点点头。“可是有一个情况您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会把您那美妙的设想化为乌有。”

“什么情况？”波雷诺夫故意漫不经心地问。

“如果您接受这建议，以后我会告诉您的。”

波雷诺夫不安起来——这发炮弹没有击中目标。为什么呢？他是故作镇静吗？不是。显然不是。

“就算我是白担心吧。”波雷诺夫说。“不过，既然您要同我作交易，那我就有权提提自己的条件。”

“真的意思。我已经答应保全您的性命了，您还需要什么？”

“第一，我需要得到您的保证：保证所有旅客和全部机组人员的安全。第二，亮你们的底牌！”

居斯曼恶毒地大笑起来。

“您可真幽默，波雷诺夫！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竟关心自己的敌人的安全，哈，哈……别忘了，你们共产党人可是敌视议员夫人、百万富翁这类寄生虫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不关您的事。接不接受我的条件？”

“别逗乐了，我已经够开心的了。告诉您吧，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亮出底牌吧？这没什么，可以，只要您接受我的建议。至于旅客的安全，这与您无关。我唯一的可以答应您的，是保证一个漂亮姑娘的安全。您明白吗？”

波雷诺夫哆嗦了一下。原来如此！一个圈套。看来他们非常需要他。所以把克丽丝当成人质。

“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清楚。”居斯曼把身子凑到波雷诺夫面前，竭力想看清对方脸上的表情。“我得预先警告您，这个可爱的姑娘是那个大脑袋合法的猎获物，是我们付给他的报酬。可他有一个坏习惯——喜欢折磨他所爱的姑娘。所以您要明白：作为交换的不是您一个人，而是两个人的生命。甚至

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样的条件您该满意了吧？”

波雷诺夫愤怒得喘不过气来，看见居斯曼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扑过去拧断那根瘦筋筋的脖子。

“好吧……我接受……”他决定制造一个自己已被制服的假象。

“您同意当我们的医生啦？”居斯曼急不可待地问。

“对。”

“把您的信仰也一块儿放弃了，好吗？……啊，我这是开玩笑。”居斯曼根据波雷诺夫脸上的表情，明白自己太过火了。于是赶紧把手一挥改口说。“好，一切问题都圆满解决了。为了表示庆祝，来杯白兰地怎么样？”

“不用。”

“那就下盘棋吧？”

“可以。”

“太好了！”

居斯曼打了个响指。守卫出去了。居斯曼直起身子，把一只手插进了口袋里。

“用不着提防，”波雷诺夫说，“我不会掐死您的，只要您履行诺言。”

“我说话算数，不过我并不怕您。”居斯曼目空一切地说，但并没把手从口袋里伸出来。

守卫把棋具拿来了，两个人便开始下棋。波雷诺夫下得心不在焉，竟把王后给丢了，只好认输。这一来，居斯曼更加得意了。

“顺便给您看一件东西。”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盒子晃了晃。“看见了吧？这是录音机。我们这次谈话的录音，经过

整理后将被收入一盘总的资料带。一旦我们失败了，它将是人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证据。您大概不会忘记，我们的谈话中有几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您同意当我们的医生啦？’‘对。’‘那就下盘棋吧？’‘可以。”我对您是非常坦率的，希望您对我也如此。”

当波雷诺夫回到自己的舱室时，克丽丝立即扑过来抱住他，哭着说：

“真好，你活着回来了……”

“要是她知道了我的行为呢？”波雷诺夫恐惧地想。

4 海盗的基地

他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只是没有谈那个大脑袋匪徒以及她已被当作人质的事。她皱起眉头，用双手托着下巴听他讲述，除了信赖和专注之外，波雷诺夫从她的目光里看不出任何东西，既没有谴责，也没有赞赏。波雷诺夫渐渐对她产生了一种陌生感。他甚至暗暗叫苦：“唉，你要是个成年男子的话，我就会猜到你的一切心思了。可你却是个孩子——一个难解的谜！”

他本来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办不到。

“我的祖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段故事。”他说，竭力不去看克丽丝的眼睛。“很久以前，一个强大而残暴的汗国占领了罗斯，征服了所有的公国。之后汗同时把两个大公叫去，让他们穿过赎罪的火堆。这并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而只不过是一种宗教仪式。第一个大公按照汗的吩咐穿过去了。第二个大公拒绝这样作，于是被砍掉了脑袋。人们已忘记了这个大公的名字，但对那个穿过了火堆，而从汗那里争得了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

的大公却永远的不会忘记，他便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战胜了瑞典人和日耳曼人，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他当初穿过火堆……”

“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我明白。”克丽丝打断了波雷诺夫的话。“可是，如果他的妥协后来被证明毫无用处，他又会成为什么人呢？”

“站在一边评论总是容易的，”波雷诺夫掉开了目光，“非常容易。”

“别这样！我……我并不想……并不想委屈你……”

她低下了头。

“你说到哪儿去啦！”波雷诺夫装做满不在乎地说。

“我只是想……”她抬起头，挑衅地看着波雷诺夫，“只是想，我们必需战胜居斯曼，别无选择！”

波雷诺夫还想说点什么，但马上明白，已经不需要任何解释了。

他们仍旧被关在那间舱室里。谁也不来打扰波雷诺夫，既没有把他当成俘虏来传讯他，也没有把他当作医生来请他治病，只是给他们送饭的匪徒不再沉默不语了。

经常来送饭的是两个在各方面都恰成鲜明对比的匪徒。先进来的是个名叫格列戈里的浅色头发、浅色眼睛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用自己那高大的身躯堵住整个门框，极其无礼地把屋里扫视一遍，然后才让提着饭盒的阿明进来。阿明则个子矮小，而孔黝黑，态度冷漠，两道紧锁的浓眉使他的神情显得非常忧郁。在他往桌上摆碗碟时，巨人格列戈里就站在门口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手里的激光枪，仿佛是无意地忽而把枪口对着波雷诺夫，忽而对着克丽丝。对正在桌前忙碌的阿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态度。一次，当阿明把一只叉子掉到地上弯腰去拾时，

他竟随随便便地在阿明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把他踢到了桌子底下。这使格列戈里大为开心，而被踢者则毫不动气。

波雷诺夫利用一切机会使这奇怪的一对开口说话。这种努力在阿明身上收效不大。看来，这个被吓傻了的没有文化的农民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除了绝对服从和准确执行所得到的命令外。仿佛是某种魔法把他从中世纪弄到这艘超现代化的宇宙飞船上来了。

格列戈里的见识则要广得多。他得意洋洋地回忆他所参加过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回忆曾在那儿寻欢作乐的小酒馆。这个世界上唯一欣赏他的人就是他自己。他为自己强健的肌肉，为自己的种种奇遇，为自己的勇敢和残酷而感到骄傲。这使克丽丝感到愤慨。她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波雷诺夫对这些肮脏的事情却听得津津有味。

“这是心理学家的职业兴趣。”他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个很意思的智能人的标本，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个匪徒而已。”

“阿明也是匪徒。但他们有哪些区别，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我不相信阿明也是匪徒。他是那样可怜！”

“如果命令他去掐死一个孩子，他，你那个可怜的人，会去的。”

“我不信。”

“但愿我估计错了……你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他自己不会去掐死孩子。就像一个机器人，没有给它输入某种程序，它自己不会去干某件事。”

“他是人，不是机器。”

“受到侮辱无动于衷，已经不是人了。”



“我对你如此细致地询问这两个人感到很不愉快……”

“不，克丽丝，你感到不愉快的是我当着你的面往狗屎堆里钻。可我必须这样干。我要让格列戈里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怎样烧杀掳掠，连老人孩子也不放过。我要从阿明的沉默中听到比格列戈里的烧杀掳掠更可怕的东西，需要这样。”

“那就请允许我在他们讲述的时候塞住耳朵。”

不过，克丽丝不善于久久地生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又恢复了对波雷诺夫的理解。

飞船终于开始减速。经过几次平稳的震荡之后，船体开始颠簸起来。这一过程持续了三小时左右。后来，发动机的轰鸣声沉寂了。波雷诺夫把烟灰缸往上一抛；烟灰缸没有悬在空中，而是慢慢地落到了桌子上。

波雷诺夫和克丽丝互相看了一眼。两个人都想着同一个问题：他们在匪巢里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

船上乱哄哄的，脚步声、说话声和吵嚷声响成一片。却没人来带他们，仿佛把他们给忘了。只是当一切声音都平息下来后，格列戈里才从舱门外伸进一个脑袋说：

“出来！”

“这个小行星叫什么名字？”波雷诺夫站起来问。

“上帝的天堂！”格列戈里不满地讥讽道。

波雷诺夫希望能看见哪怕是一个旅客，却大失所望：他们是走在空空的飞船上。来到隔离舱后，开始穿密闭服。趁格列戈里正在戴头盔的时候，波雷诺夫抓住机会飞快地问阿明：

“其他的旅客呢？”

“真主会保佑所有的人。”阿明几乎连嘴唇也不动地小声说。

隔离舱的外门打开了。连波雷诺夫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致：

深邃的星空中挂着三个像残缺的镜子似的小月亮。正对面是小行星的黑色山峦，山峦笼罩在锯齿状的火环里，火焰在锯峰之间跳跃着，像燃着一支支石头蜡烛。当耀眼的太阳刚刚露头时，波雷诺夫急忙放下护目镜，并转过身去用手掌遮住克丽丝的眼睛。这时，耳机里响起了格列戈里的大笑声，原来没有经验的阿明忘了放下护目镜，被阳光灼伤了眼睛，痛得他直抽搐。

当他们沿着舷梯往下走时，阳光已把小行星的大地弄得光怪陆离：这里亮得耀眼，那里漆黑一片，这里是明亮的光带，那里是破碎的黑斑。不过，波雷诺夫的眼睛是经过训练的，在这似乎不成形状的大地上，他惊异地发现了一些显然是人工垒成的石头建筑。不仅如此，不知从哪儿还冒出来一种气体，像一根闪光的腰带似的绕着小行星。

他想仔细看看那些奇怪的建筑，但舷梯很快就走完了，下到地面后立即就走上了夹在高大岩石之间的道路，所以只能看见那条由气体组成的银色光带和那三个小月亮。

道路通到一个高耸的崖壁前时，进入一个岩洞。他们一走进洞里，拱顶上立即亮起了电灯。由于刚从耀眼的阳光下走进来，所以电灯的光亮显得很微弱。岩洞陡直地向下延伸，尽头是两扇很大的门。格列戈里举起双手说道：

“以上帝的名义！”

门扇缩进了石墙里。

“原来是暗语！”波雷诺夫心想。

隔离室像个洞穴，只是地下铺着金属板，磁性鞋底立刻被吸在上面，这一来，人们便又有了一种类似重力的感觉。

“常有陨石落在这个行星上吗？”波雷诺夫一面摘头盔一面问。

“多极了。”正在脱密闭服的格列戈里回答。

“那你们在地面上搞建筑可不明智。”

“什么建筑？啊，工厂……那不关我的事。”

“关谁的事呢？”

“别问这个，大夫！”格列戈里审视地看着心理学家说。

“喂，将来您的药房里有酒精吗？”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

“酒精？不知道……怎么啦？”

“我知道会有的。给我点，行吗？”

“经上面批准给，还是偷偷给？”

“聪明人是不提这样的问题的。”

格列戈里的浅色眼睛里没有半点难为情的神色。阿明的在场没有使他感到丝毫不安。不过，他显然急于结束这个谈话。

“一言为定，好吗？”

“您来看病时，咱们再商量。”

格列戈里使劲摇着头说：

“那里没法谈话。就在这儿说定吧。”

“为什么没法谈话？”

格列戈里神秘地笑了笑。

“到时候您自己会明白的。快决定吧，大夫！”

“我已经说了：以后再商量。”

格列戈里像看一个傻瓜似的看了看波雷诺夫。

出了隔离室后，他们沿着凿在石壁上的梯级继续往下走。在修建这个地下基地时显然很注意经济原则，所有的地方，只要可以，石头全都裸露着，这就使得地下室像是一座古堡。要不是头上亮着电灯，脚下踩着成几何图形的梯级，还以为时间倒退到了中世纪呢！

波雷诺夫以为一路上将看到许多东西，谁知所有的门全关着，整个基地好像是空的。有好几次，当他们走到一堵石壁前

眼看没有路的时候，格列戈里便走过来冲着石壁低声说几个字，石壁立刻就让开了——或者退到一边，或是升了起来。波雷诺夫更为不安了。这不像是海盗的基地。修建这种规模的地下基地，即使抢劫十艘飞船也收不回成本。再说，海盗在这儿盖工厂干吧，无论生产什么都毫无用处。花了那样多钱，可目的何在？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罪恶计划？修建这个足能抗住核炸弹的巢穴，养着这么一帮子匪徒，极其不明智地抢劫和平飞船并扣押机组人员——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干的？

同飞船的那间舱室相比，天花板上装着两支日光灯，还露着一个空调器的屏蔽网，两个床垫直接放在金属地板上。没有桌子。再说，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未必还放得下一张桌子。

克丽丝慌乱地四面顾盼。在路上时她一直拽着波雷诺夫的胳膊。小行星光怪陆离的景色、神秘的地下迷宫、阴森的牢房——这一切显然把她摧垮了。

“从这里更难……”

波雷诺夫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并用眉毛的动作指指天花板。她立刻不作声了。在空调器的屏蔽网后，不知什么东西在闪着微光，波雷诺夫毫不怀疑那是暗中监视他们的电眼，暗藏的窃听器会录下他们即使是小声的谈话。

克丽丝苦笑了一下。波雷诺夫理解了这一苦笑的含义：从现在起，他们如果想谈什么重要的事，只能互相揣度了。

两个人沉默不语地面对面坐下来。他们已被剥夺了最后一点自由——即使是囚徒也有的交谈自由。

电磁门轻轻地响了一下。两个人一惊。

“请出来，大夫！”

波雷诺夫向克丽丝点点头。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格列戈里把心理学家带到一个长长的混凝土走廊的尽头，

停在一间门上写着 11 号的屋子前。

“委托我正式通知您，大夫，”格列戈里说，“这是您的医疗室。屋门在听到‘药房’这个词时便自动开启，请记住。贵重药品在保险柜里。”说到这里时格列戈里别有含义地看了波雷诺夫一眼。“保险柜的门锁只听从您的声音，您说‘芝麻’，它就会开启，听清了吧？您的住房的开启暗语是‘晚安’……”

“这么说，我随时可以从那间牢房里出来？”

“可以。午饭时间是 13 点到 13 点 30 分，在 7 号房间。早饭也在那儿，时间是……”

“那间屋也有开启的暗语吧？”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可以自由出入。就这样吧，现在有人找您看病来了……”

格列戈里转身走了，一边走一边高声哼唱：

远方的世界，

熊熊燃烧的村庄，

远方的世界，

满天的星光……

波雷诺夫还没来得及把各种医疗用品检查一遍，门外就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接着便走进来一个神情忧郁、身子瘦弱、邹巴巴的工作服胸兜里插着一支试电笔的男人。他站在那儿，眼镜片闪闪发光，一双眯缝着的聪明的眼睛极其无礼地审视着心理学家。

“我叫埃利贝特，”他忧郁地说，“是电子工程师。他们都叫我总工。这里的混蛋们没有一个人理解我。”

“请坐。”波雷诺夫说。“哪儿不舒服？”

埃利贝特苦笑了一下。

“失眠……服一片药——睡不着。辗转反侧。服两片药

——睡不着，痛苦不堪。服三片药……这样下去大概离死不远了，对吗？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我是什么病，没有……”

“别着急，我来试试。您会重新睡得香香甜甜的。”

“是吗？难道在这里能睡得香香甜甜？”埃利贝特嘲讽地把嘴一撇。

他像老头那样拱腰驼背地坐下来。

“讲一讲您的病，从头讲起。”波雷诺夫把诊断器推到病人跟前。

“没什么好讲的。曾经是一个聪明的笨蛋。受他们雇用，就上这儿来了，来不久就失眠。毫无办法。听说您来了，就来找您看看。没信心，但抱着希望。”

波雷诺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从他那单调的声音里听出许多东西。心理学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病人可不那么简单，所患的病也如此。

“过去到过外星吗？”

“没有。”

“失眠很久了吗？”

“快三个月了，可能会永远失眠下去。”

“找前任大夫看过吗？”

“没有。我害怕。想自己对付。”

“怪您自己耽误了。”

“当然怪我自己。相信了，抱着希望……结果大失所望。”

波雷诺夫把传感器安在他的太阳穴和手腕上，转动了一下旋钮开关。诊断结果使波雷诺夫很感兴趣。

“您想念地球吗？”他柔声问。

“地球……”

埃利贝特的嘴角垂了下来，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

“地球……地球上草地……可有人会把它们毁了。”

“不可能。”波雷诺扶斩钉截铁地说。

“您这样认为？”埃利贝特兴奋起来。“您敢保证吗？……最近几天我的情况很不好，有人认为我的神经不正常……但我认为我是正常的，对吗？只是失眠……”

“只是失眠。”波雷诺夫表示同意。“别害怕，您的精神状态几乎是完全正常的。虽然您这种病即使在地球上也很少见，但您可以工作。”

“我一直在工作。这里的专家无法替换。您能帮我摆脱痛苦吗？”

“当然。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嘛。”

“谢谢。您准备怎么治？”

“我已经说了，这种病很少见。不是一下子就能治好的。我先给您开点药。明天您再来，我需要知道药的效力如何。”

“我愿意相信……”埃利贝特第一次用充满希望的目光看看波雷诺夫。“多么希望能看见草地啊！”

“您应当相信，”波雷诺夫毫不客气地说，“不然我就无法保证您能看见草地。”

“草地……绿色的草地……我想看见，我想……”

埃利贝特兴奋一阵之后，又忧郁地诉起苦来，没完没了，像是在说梦话似的。

“别说了！”波雷诺夫站了起来。“病人也应当帮助医生，而不只是医生帮助病人。要控制住自己！”

埃利贝特也站了起来。

“别嚷嚷。我这就控制住自己。我的情况很不好。全部希望就寄托在您身上了——如果还存在希望的话。”

“当然存在，别怀疑。”



其实，连波雷诺夫自己也有点怀疑。

送走病人以后，他开始清理医疗用品。药物的种类很全，医疗器械也很理想。他放了心。桌子的抽屉里面放着前任医生留下的一盘病案录音。他听了听。没什么东西——这儿很少有人生病。就一次刀伤，一次颌骨脱位，都是斗殴造成的……这是什么病？“急基嚟中毒……”

基嚟！

波雷诺夫坐下来，竭力控制住自己。得了，大概是自己的神经有毛病。基嚟在这里有什么用？胡思乱想。多半是某个发音相近的词，这里的工厂生产的可能根本不是基嚟。不过，这个神秘的工厂总得有产品啊！如果真是基嚟，那就可怕了。

他的思想乱糟糟的，无法集中。囚室般的屋子、电子监视系统、同埃利贝特的谈话、基嚟……该散散步去，既然给了他这种自由。

不出波雷诺夫所料，走廊的两旁是用铁板封死的，无法同其他囚徒取得联系。就是说，他仍然只是个俘虏，一举一动都受着监视。（他发现，在他的医疗室和走廊里也装着电眼，有的甚至没有伪装。）

波雷诺夫觉得，他目前的处境就像是钻进了玻璃捕蝇罩里的苍蝇。他既不了解这个地下基地的结构图和匪徒的人数，也不知道在基地里自由通行所必需知道的各种魔法般的暗语。克丽丝的担心无疑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采取什么行动是非常困难的，照匪徒们的说法，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只要不失去信心，总会找到办法。

“波雷诺夫，您的午饭时间快过了！如果不想饿肚子的话，快去吃饭！”

声音是从上面什么地方传来的。心理学家皱了皱眉。愚蠢，

竟想用这种办法来吓唬人，使人失去斗志！不过应当承认，还是有效果的。

5 亮出底牌

波雷诺夫垂头丧气地走进食堂。猫捉老鼠的游戏还在继续。这是眼下他可以走的唯一的一步棋：让居斯曼为他的狼狈相而感到高兴，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波雷诺夫如何沮丧地走进给他指定的就餐处。

食堂里就他一个人用餐。食物通过一台升降机从楼上的厨房送下来后，由就餐者自己去取。显然，严格地限定他的吃饭时间是为了不让他在食堂里碰见其他人。可是，像埃利贝特那样的人随时都可以去找他看病，并未限制他们的接触。就是说，这里还关押着其他囚徒，而且不让他们互相见面。

食堂的天花板上突然响起了居斯曼的声音：

“现在，当您吃饱以后，正是交谈的好时机，对吧？我要诚实地履行诺言，满足您在谈判时提出的条件。您不是要我亮出底牌吗？我这就满足您的要求。您不会拒绝到我这儿来一次吧？”

“处在这样的境地还谈得上什么拒绝！”

“您明白这一点，很好。格列戈里在门外等您。对了，要注意，他有一个缺点：馋酒。无论如何不能给他酒精。”

扩音器沉默了。

“没什么，”波雷诺夫心想，“我的预料之一得到了证实。”

格列戈里两手插在裤兜里，在门口闷闷不乐地打着口哨。

“闷得慌吧？”波雷诺夫随口问道。

格列戈里耸耸肩。

“肯定是闷得慌。”波雷诺夫作出结论。“应当同居斯曼谈谈，安排您到一个快活地方去。”

格列戈里不解地瞧瞧心理学家，没有吭声。

他把波雷诺夫领到第13号门前，低声说了个暗语。门开了。里面是一道往上的螺旋形楼梯。格列戈里让心理学家走在前面。绕了一圈又一圈，就像是在爬一座钟楼。

旋梯终于爬完了。楼梯间面对着一扇门——唯一的门。格列戈里敲了敲。门自动启开了。格列戈里留在了楼梯间。

“请进，请进，亲爱的！”

屋子里有一面透明的双层玻璃墙，墙外是行星表面光怪陆离的景色：到处是黑白分明的山岩，在一片被清理出来的空地上矗立着一些巨大的立方体建筑，这些建筑波雷诺夫在下飞船时看见过，现在它们没有往外冒气体，但山岩上方的某些地方却笼罩着一层白色雾霭。星光透过雾霭闪烁闪烁。两个月亮在天上不慌不忙地慢慢赶路。

“很美，对吗？”居斯曼问。

他懒洋洋地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里。左边是一个控制台，上面的荧光屏和各种旋钮闪闪发光。此时的居斯曼已既不是温良敦厚的神甫，也不是凶狠残暴的海盗头目。他傲慢地用手示意让波雷诺夫坐下。心理学家坐下了。

“听说，您想让我手下的人快活快活？”居斯曼讥讽地问。

“既然我同意当你们的医生，我就有责任关心人们的健康状况。某些人出现了神经衰弱迹象，在这个太空地下室里这是很自然的。”

“小事一桩！不过，我为您已经开始关心海盗而感到高兴。”居斯曼冷笑了两声。

“人毕竟是人，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关心他们。”波雷诺夫

说。

“对，说得对……好吧，您想个办法让小伙子们快活快活吧。总的说您是对的，呆在这里的确有点闷得慌。”

居斯曼若有所思地搔搔鼻梁。

“咱们言归正传吧。”他突然说，并把身子坐直了。“您无疑认为窗外的那个工厂对普通的海盗来说似乎毫无用处，并为此而百思不解。您别想否认。要知道，我的心理学知识比您丰富得多。”

“我并不想否认。”

“那就好……现在，听我告诉您一件您不可能知道的事。咱们从寒冷的太空中看看我们所热爱的故乡——地球吧！看见了什么呢？纠纷、矛盾、道德沦丧、普遍的惊慌和不满情绪。不错，热核战争的威胁已经减弱了……”

“这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而不是你们的。”波雷诺夫为自己打断了这种高谈阔论而感到惬意。

居斯曼不满地把眉毛一扬：

“别打断我！……是的，现在热核战争的威胁虽然减弱了，但火星并没有熄灭，矛盾并没有解决，现在人们的生命仍然受着威胁，这一威胁来自未来。惊慌、烦扰、饥饿……”

“全面自动化引起的空前规模的失业……”

“我不是叫您别打断我吗！否则我就什么都不告诉您了！”

“对不起，我以为咱们是在交谈。”

“我讲完了再交谈。现在我谈！再说我也有这个权利，因为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我手里！就是如此。各种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人类就像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一样，需要一个救星。甚至比过去更需要，因为科技进步的战车正载着我们疾驰着，而且越跑越快。原子弹之后是氢弹，接着是导

弹，遗传病毒，激光武器，地球物理武器！天知道到哪里为止！”

居斯曼喘了喘气，压低了声音。

“特别是地球物理武器。我们的地球上空覆盖着一层臭氧。一旦臭氧层遭到破坏，太阳强烈的紫外线就会灼死所有的生物。可是不知好歹的人类就发明了基嚟！基嚟能像喝水那样迅速吞食臭氧，一支小小的装着基嚟的导弹就可以把英国那样大一个国家的上空搞一个空洞！这是一种连小国也可以生产的廉价的、无法核查的轻便武器。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它至今未被采用。因为你把敌国烧毁了，敌国同样可以烧毁你。没有一个国家能靠使用基嚟武器得到好处。请注意，波雷诺夫，我讲的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从中得到好处。要是基嚟导弹掌握在个人手里呢？如果这些勇敢的人不是住在地球上，怎么样？您猜到了吧？您当然猜到了。这些人就能任意摆布地球。摆布整个地球！而且不会受到惩罚。”

波雷诺夫不禁毛骨悚然。幸好没被居斯曼发现。居斯曼站了起来，搓着手，仿佛整个人类已被他那双干瘦的手掐住了脖子。

“啊，您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力量多么现实，多么可怕！这就是辩证法。当毁灭性武器积累得太多时，它们迟早会变成可以兑换的钱币，并落到不受任何人控制、摆脱了偏见和良心束缚的人手里。如果他们再怀着某种理想，而且是有组织的、聪明的、无畏的，他们就能主宰人类。而这已经成为现实！我，我就主宰着人类！”

“您想主宰一个已烧焦的地球吗？”波雷诺夫说，他生怕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居斯曼高傲地把头一扬。

“上帝把这一武器交到了他的忠实的儿女们手里。把地球

烧焦？绝不会。我们是拯救地球。有那么一天——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将宣布自己的权力。人们将会明白，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对那些犯傻的人当然要给点小小的教训，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力量。不过，但愿不会弄到这一步。我们不是恶人，我们与人为善。”

“既然目的是靠恐吓和暴力手段达到的，那这一目的本身显然就是肮脏的。”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理论。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权力来建立恐怖统治。我们要在地球上建立保守的社会主义！”

“什么？！”波雷诺夫大吃一惊。

“您被吓坏了吧？太好了。我们早就料到，像您这样的人首先会张惶失措。不过别急，听我往下讲。人类自己会支持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销毁任何武器。全球性地销毁！我们要实现你们的纲领，哈哈……难道您认为人类不会喜欢那些给他们带来了永久和平、使他们摆脱了战争恐怖的人吗？他们会加倍地喜欢我们，还因为我们将把过去用以制造武器的钱用来生产粮食！

“您会反驳说，您的朋友们将很快找到制服我们的方法。不，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第三个口号是：停止科技进步！您又被吓坏了，是吗？可是亿万普通老百姓将支持我们。因为对他们来说，科技进步首先就意味着核武器、地球物理武器和其他毁灭性武器的发明；科技进步就是使他们失去工作的生产自动化的出现。他们把这种进步恨透了。他们自己——请注意，自己！——将起来捣毁实验室，烧掉科技书，打死科学家。”

居斯曼停了停。

“这样，科技进步就会停止，反对我们的人就会被捆住手脚。这不是策略，而是战略。保守主义——多么伟大的词！上

个世纪人们并不害怕仰望天空。是科技进步使天空布满轰炸机和导弹。过去大家并不为人类的命运担心，不会做放射性污染的噩梦。是科技进步使人们不寒而栗！所以，保守主义万岁！”

波雷诺夫此刻已不再打断居斯曼。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希望被演说所激动的居斯曼会说出某种多余的话。看来有可能。居斯曼满脸通红，鼻翼不停地扇动，眼睛里闪亮着勉强抑制住的怒火。

可是，居斯曼却突然控制住自己。他默默地看了一眼波雷诺夫，从放在桌上的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块糖扔进嘴里。

“这一哲学很有趣，虽然并不新鲜。”波雷诺夫见居斯曼已渐渐平静下来，便说。“但我看不出这里面有切合实际的纲领。”

居斯曼一面嚼着嘴里的糖块，一面满意地点点头。

“您的问题证明了，普通人理解不了天才的思想。老百姓想要的是什么呢？是稳定、面包、安全。是某种信仰。是光明的前途。这就是我们的切合实际的纲领。”

“信仰上帝？”

“对。不过是现代上帝，宇宙上帝。您正确地领悟了主要的东西。信仰，是我们纲领的基础。越是深入地研究人，就会越清楚地看到：对一个人来说，信仰是不可须臾缺少的空气，信仰什么并不重要。否定信仰也是一种信仰。今天任何一个笨蛋都会说：‘不存在上帝。’这就是宗教的致命缺点。而我们的上帝将是现实的、看得见的，他能给人们带来面包、稳定、安全和光明的前途。”

“这个上帝就是您啰？”

“啊，不！虽然希特勒的例子证明，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人要当上帝也并不太难。但这种上帝除了尊严之外缺点太多。

首先，他有民族属性，这就会使其他民族不满。第二，他会死，这就很糟糕。第三，这种上帝并不新鲜，人们已经有过某种教训，这点应当考虑到。而我们的上帝将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因为这是宇宙上帝！”

居斯曼两手撑着桌子，向波雷诺夫俯过身去：

“您不明白吗？看来您没有明白。太好了。这说明我没有弄错。通过您可以检查一下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反应，我们的逻辑，你们这种人将是我们最大的反对者。就是说，您不明白？太好了。告诉您吧，我们的上帝——就是外星人！”

“他得了神经病。”波雷诺夫心里想。

“啊哈！”居斯曼洋洋得意地叫道。“您竟如此呼惊，竟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不，我很正常。只有你们这些人才高唱‘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而一般人却打心眼儿里盼着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这个人能代替他们思想，能指挥他们，能使他们免于自己作决定。就是如此！至于这个人的象征叫什么，是叫上帝还是叫外星人，这无关紧要！”

“那何不把他公开叫做新法西斯元首呢？”波雷诺夫冷笑道。

“不行，这个称号已经声名狼藉了。那我们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批评。”

“你们又如何具体地玩弄这套‘外星人’的把戏呢？”

“这并不复杂。他们，也就是我们，将通过……通过什么人下面再谈。总之，他们将宣布说，他们早就注视着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人们不会忘记神秘的飞碟），认为现在已到了不得不干预的时候了。但他们是人道主义者，非常人道，绝不想改变地球上现存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不会干预地球上的阶级和民族斗争。他们要下的唯一命令是：解除武装。

必须解除武装，因为武器已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人道吗？非常人道。绝对符合关于高度文明社会的神话的精神。当然，他们将以能破坏地球臭氧层的基噠导弹相威胁，以保证这一命令得到执行。然后，他们将只提出建议。建议暂时停止（实际上是永远停止）科技进步。建议人类遵从他们的建议，以便把地球建设成一个天堂……”

“隐身的宇宙上帝是没有诱饵的鱼钩。”

“小事一桩！必要时我们可以让他们在电视上露面。到时候，哈哈，地球上的观众将会看见一片电磁云，看见外星上的动物和风景……您知道谁将代表外星人讲话吧？您以为是我？从这个基地上？完全猜错了。让人类看见基地就会露馅儿。不。代表外星人讲话的将是……坐稳了！……将是您！”

“我？！”

“当然不是您一个人。‘安提诺乌斯’号的全体乘务员和旅客都被外星人请去了（人们不会忘记这般艘飞船的神秘失踪）。外星人决定同地球人的代表面谈一次。这些代表对外星人的英明和人道感到欢欣喜舞，于是自己——请注意，是自己！——请求他们干预地球的事情，并成了他们的使者。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要是旅客不同意呢？”

“第一，旅客里面有我们的人。第二，大多数旅客已经同意了。第三，我们可以说服其余的人。即使少几个人也无关大局。但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您是旅客中唯一的共产党人，而且有点名望。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聪明的合作者。非常希望能听到您的意见。”

“还有什么意见可谈呢，既然你们这个计划注定会失败。”

“请问，为什么？”



“原因有上千条。你们会被识破的。而且很快。”

“就算被识破了，又怎么样？希特勒也被识破了，可这对他并没有妨碍。”

“您忘了我们的外星站，忘了我们在其他行星上建的居民点和宇宙舰队。很难发现你们，这是你们的优势。可是你们同样难于发现前来寻找和消灭你们的人。”

“这点我们考虑到了。不可能。”

“最后，这是主要的，你们还忘了你们所依靠的只是那些市侩，是他们的心理特点。这种心理特点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自私自利’、‘弱肉强食’。而且有这种心理的人在地球上已越来越少。就是说，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难道您讲的这些做法是有力量的表现吗？不。这是讹诈，是绝望的挣扎。派您到这儿来的人——别故作惊讶，你们就是被派来的——派你们到这儿来的人想得不错；让他们，也就是你们，让他们去吧。他们要是失败了，与我们无关；要是成功了……他们以为你们的成功能拯救他们。救不了！人类渴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的愿望是不可扼止的。历史上的残暴政权中，您要能给我举出一个长命的例子，我就承认我错了。您一个也举不出来。顺便说说，你们自己也受到你们这个孤注一掷的冒险计划的威胁。一切秘密终会水落石出。您知道到那时等待着你们的是什么呢？”

居斯曼听着，面带高傲的微笑。当波雷诺夫讲完后，这个老奸巨猾的诡辩家第一次没有反击。

“您这番蠢话使我大为扫兴。”沉默一会儿后，他说。“不过，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这么说，您拒绝与我们合作啰？”

“他着急了。”波雷诺夫暗忖。

“眼下我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现在轮到波

雷诺夫懒洋洋地坐在圈椅上了。“我习惯于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决定。记得咱们前两次的谈话吧？经过慎重考虑后，我改变了自己一时冲动作出的决定。现在我也需要慎重考虑一下，需要分析分析您的论据，这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您准备给我多少考虑的时间？”

“不能给您很多时间。快点考虑吧。我希望您能自愿与我们合作。不过，即使您自己不愿意，您也会成为宇宙上帝的使者。但那时您就不是波雷诺夫了。先别走。我让您见识见识。”

居斯曼把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揿了一下。控制台边上的一个荧光屏亮了，上面是一排排高傲地直指天空的尖头导弹。导弹的数量很多，擦得锃亮。

居斯曼换了一个画面，现在荧光屏上是工厂的车间，装配线上站着许多人。波雷诺夫从中认出了几个“安提诺乌斯”号的旅客。左边站着无畏的自由主义者贝格尔，他正用单调的动作往导弹的弹头里装填一种半透明的黄色胶囊。

“其他人的命运并不更好些。”居斯曼说。

“我们太无忧无虑了，”波雷诺夫想，“对隐藏在未来世界里的毒瘤太掉以轻心了！”

“我考虑考虑。”他说。

格列戈里把他带回了住处。他刚进门，屋子里的灯就亮了。克丽丝不在屋子里。

6 老爷和奴隶

不知为什么，生活总是变化万千。各种事件忽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忽而又沉寂了。时间那样单调而平静地流逝着。

仿佛谁对波雷诺夫都不再感兴趣了。只要愿意，他可以随



时从囚室出来散散步，或是去医疗室呆几个小时，居斯曼好像已忘记了他的存在。但波雷诺夫没有上当。他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新的诡计：用无所事事和紧张的等待来折磨他，然后来一个突然袭击。那个奇怪的电子工程师又来过一次。谈得不错。但从此便没有再露面。这使波雷诺夫有些担心。

两个匪徒来看过病，但说话很谨慎，波雷诺夫没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任何东西。

如果居斯曼知道波雷诺夫为什么那样仔细地清理医药用品，一定会警惕起来。但波雷诺夫成天都在他的视野里。心理学家极其细心地擦拭灰尘、归置药瓶、检查医疗器械——总而言之，在做一个医生应当做的事。至于某些药物被他装进了衣兜，那是监视电眼所察觉不了的，因为电眼是从两个角度对着屋里，使波雷诺夫有可能在需要时不让自己的手的动作落入电眼的视野。

只有专家才明白几安瓿咪克索那、一小瓶盐水、几个棉花球和一个微型分析器具有多大价值。当把这些东西都拿到手后，波雷诺夫立即做了个小小的试验。他装作不小心把几滴氨水弄到了地上，隔了一会儿后便回到自己屋里，趴在床垫上偷偷观察分析器。分析器上的显示使他高兴万分；不出他所料，地下基地各个屋子的通风系统是连在一起的。

波雷诺夫确信匪徒们不了解咪克索那的神奇力量，否则一定会把这种药用七把锁锁上。所有匪徒对智慧和知识的力量都估计不足。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他现在虽然已有了武器，却还不能使用它。通道的分布图、各个门锁的暗语——这一切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谜。此外，他还不知道囚犯当中是否有他的同盟者——愿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同盟者。居斯曼说他总会有办法把他

波雷诺夫变成宇宙上帝的使者，这显然不是夸口。心理学的最新成就他波雷诺夫是了解的。一个人动过这样一种心理手术后，便只剩下外貌是原来那个人了。尽管如此，万不得已时他们也会要丧失记忆、动作呆板、笑容像个婴儿似的波雷诺夫，让他在电视里露露面。

波雷诺夫已想出办法如何在需要的时刻让屋里的监视电眼失效，以免引起怀疑但他没来得及利用这个办法……

一次，他走进食堂，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铃兰香水味儿。他按捺住激动心情在食堂里走来走去，想弄清香水味是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没有结果。他便去传送食物的升降机前取自己的饮食。他抓住绞链，放下分配器，装作是无意地摸摸连接环的凹口。有！他用手指头从那里面抠出来一个小纸团。现在连手指头也闻到铃兰香水味了——这是克丽丝喜欢的香水！

他竭力克制住自己那急不可待的心情，装作若无其事地慢慢吃完饭。直到回到医疗室后，他才把纸团展开。而且不得不重温小学时代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看小抄的技巧。

“安德烈？我活着，安然无恙。同议员夫人（你还记得她吗？）及其他的贵妇人们在一起。她们劝我妥协，但我不愿意。这太可耻了。我们像奴隶一样在工厂里干活。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参加‘宇宙上帝’计划（你肯定知道这个阴谋）。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于是就把不同意的人带走，送回来时已简直不成人样了。暂时还没有碰我，但我怕……”

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但波雷诺夫毫不费力就读懂了。还在飞船上时，他们就约定了密码。

字条期发着浓烈的铃兰香水味儿，克丽丝肯定把整瓶香水都倒上去了。波雷诺夫遗憾地用酒精灯烧掉了字条，并不自由主地想：要是咪克索那的气味能扩散到地下基地的所有房间就

好了！

他突然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有人进来了。但他连头也没有回。

“喂，大夫，怎么犯愁了？”格列戈里咚的一声坐在椅子上说。“没什么了不起！想当年我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有犯愁过。”

“找我有什么事？”波雷诺夫懒洋洋地问。

“好事，大夫，好事。您忘了上次的谈话啦？”

波雷诺夫还从来没见过格列戈里这样放肆过：两手插在裤兜里，满不在乎地叉开两腿坐在那儿，流里流气地眨巴着眼睛，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气。波雷诺夫意味深长地用眉毛指指冰顶上的监视电眼。格列戈里却哈哈大笑起来：

“监视器出了一点小小的技术故障，大夫！它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了。我们已达成了协议。”

“原来是这样……故障会持续很久吧？”波雷诺夫又准备投入战斗了。

“得修一个小时，肯定。弟兄们也想弄点酒喝。所以他们给咱俩安排了这次谈话。您想想，三天一瓶威士忌，哪儿够……给点酒精吧，怎么样？”

“好吧。不过，交易就是交易。不能白给。”

“那当然。您要多少？”

“我不需要钱。我需要你们的暗语，需要知道各个房间的布局，需要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格列戈里的脸刷地变白了。

“这是背叛……我……”

他本能地抓住了手枪。波雷诺夫却若无其事地笑了。

“亲爱的，您知道我干吗需要这些情况吧？”

“想逃跑！可您逃不掉！”

他说罢掏出手枪，并站了起来。

“告诉我，格列戈里，”波雷诺夫仍然笑着说，“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能逃出基地吗？能吗？你明明知道不可能。那你说，我干吗需要这些情报呢？”

匪徒仍旧目不转眼地盯着波雷诺夫。看得出来，他在竭尽全力猜这个谜。

“一切非常简单。”波雷诺夫接着说。“打牌的时候，最好的致胜办法是知道对方的牌，对吗？”

“那还用说。”

“我和你们的头头也在玩牌，也在做一笔交易。可是他已知道我的牌，我却不知道他的。这对我可不利。交易就是交易嘛。”

“是这样！这还不错。”格列戈里重新坐下，但仍把枪拿在手里。“但我干这件事不合适。我自己为这样的事还惩罚过别人呢。”

波雷诺夫没有回答，而是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大瓶酒精，拿在手里晃了晃。

“不行，大夫。”格列戈里苦恼地叹了口气。“不行。”

“谁也不会知道。”

格列戈里突然容光焕发：

“就这样给我。不然我就去报告，说您想收买我。”

“那你会吃子弹的。为酒精，还为……”波雷诺夫停了停，“还为那小小的技术故障。”

“您想威胁我，坏蛋……”

他握紧拳头，向波雷诺夫逼近一步。

“小心，有人偷听！”波雷诺夫低声说。



这一回格列戈里倒是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他一个箭步跳到门口，猛地把门推开。门外站着阿明。

格列戈里狂叫一声，揪住阿明的脖领把他拖到屋里往地下一扔，随手把门撞上。

“狗东西，狗东西……”格列戈里狂暴地嚷道。“竟敢偷听……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

他踢了阿明一脚。这个可怜虫却并不准备辩解，只是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格列戈里。于是格列戈里又飞起一脚，差点把他踢到天花板上。即使如此，他也只是恶狠狠地冷笑了一下说：

“我要告你……”

格列戈里一下子惊呆了。

“好啊你！”他威胁地说。“你敢吓唬我？像你这样的家伙我弄死了好几百，你想再凑个数吗？”

他说罢抓住阿明的手猛地一拧。阿明痛得连叫也叫不出来，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嘶哑的喘息声，一张脸顿时变得煞白。

“放手！”波雷诺夫叫道。

“不干你的事，大夫。而你，阿明，咱们可要把话说清楚。不好受吗，狗东西？更不好受的还在后头呢！你想告谁？……马上向你们的上帝起誓，说你不对任何人讲！”

阿明瘫坐到地上，眼珠子骨碌碌地打转。

格列戈里稍稍松了松手。

“清醒了吗？快起誓，狗东西……”

阿明唔噜唔噜地不知说了些什么。

“不对！”格列戈里又把他的手一拧。阿明痛得呻吟起来。
“我知道你们的誓言，不是这样的……”

波雷诺夫听不懂阿明又讲了几句什么话。格列戈里露出满

意的神情，这才把阿明提溜起来，像扔一只小狗似的把他扔到了门外。

“他们全是这样的混蛋，大夫。”格列戈里厌恶地在衣服上擦擦手。“你的听觉倒挺灵！”

他敬佩地看看心理学家。

“你认为他不会去告密吗？”波雷诺夫问。

“不会。他极端迷信自己的上帝。同这些乡巴佬打交道，得知道对付他们的办法。而我知道！得了，把酒精给我吧！”

“你把暗语也告诉我。”

“听着，别把我惹火了！你要再说‘不’，我就把你宰了。就说你想逃跑。明白吗？”

“完全明白。你把阿明的手拧脱臼了吗？”

“怎么？”

“让他来找找我。”

“干吗？”

“我给他复复位。”

“管他呢！我跟你谈正事哩……”

“我给你酒精，如果你让他来的话。”

“嗨！看来你是个热心人……心肠软。好吧，给我酒精，我让他找你。你去给一个死人的手复位吧……”

“什么？”

“没什么。对告密者我自有我们军人的规矩，与你无关。”

格列戈里把自己的水壶灌满酒精以后，便走了，快走到门口时又突然转过头说：

“听我说，大夫，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今天你给了我酒精，将来你万一出了事落到我手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这样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谢谢！”

门关上了。

“这就是刽子手的正直！”波雷诺夫苦笑了一下。“而他还为自己的宽宏大量感到得意呢！”

格列戈里没有食言。没过 15 分钟，阿明就来找波雷诺夫了。

身材矮小的农民仍然很冷漠，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顺从地让波雷诺夫给他治手，复位时没叫一声痛，末了也没说一句感谢的话。当他已经准备离开的时候，波雷诺夫叫住了他。

“你知道格列戈里要干掉你吗？”

阿明眨巴了一下眼睛。

“你不信？”

“我已经起过誓了。”

“这也救不了你。”

阿明不解地用那双冷漠的黑眼睛望着波雷诺夫。波雷诺夫不知如何是好了。

“您为什么要上这儿来？”

“他们答应给我很多钱，我就可以买到土地。”

“你偷听了谈话，格列戈里会打死你。这样你就不会有土地了。”波雷诺夫一字一顿地说。

沉默。

“他是我的老爷。”阿明突然说。

“他是你的什么老爷！你们两个都是奴隶。”

“强有力的人永远是老爷。”

“我也是吧？”

“不，你是弱者。”



“如果一旦证明我比谁都强有力，那我也是老爷啰？”

“对。”

“要是你变得比谁都强有力呢？”

“我也会成为老爷。”

“为什么？”

“从来如此。”

“那我把您变成格列戈里的老爷，怎么样？”

“你办不到。”

“你要帮帮我，我就办得到。”

“我不相信你。你是弱者。”

“原来是这样……不，我不是弱者。我比谁都强有力！你瞧着！”

愈是愚昧，习惯力量越是强烈的人，越容易受心理作用的支配。波雷诺夫站起来，煞有介事地摸摸阿明的肩膀。

“你的手动不了啦！”他非常自信地说。“别想试，动不了。它们被定住了。”

阿明扭动了一下肩膀，想把手抬起来，但两只手就是不听使唤。他眼睛里充满恐惧。这个可怜虫有着根深蒂固的受别人控制的习惯，现在他完全无能为力了。

波雷诺夫卸上了他的手枪。

“你看见了吧？”

阿明一下子跪倒在地。

“你是强者，你是强者！”他叫道。“你比谁都强有力，因为还没有任何人能把阿明变成石头！你是我的老爷，你能打死格列戈里，能拯救我！阿明知道你需要什么，阿明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讲吧！”

“阿明没有弄错，你是个好老爷。快把魔法解除了吧！阿明把一切都告诉你！把格列戈里打死，救出我以后，你会给我钱，很多很多钱，我就能买土……”

10 分钟后，波雷诺夫就知道了想知道的一切。

7 决斗

他什么行动都没有来得及采取。门开了。居斯曼像命运之神似的出现在他面前。身后站着一个匪徒。

“够了！”没等波雷诺夫定下神，居斯曼突然厉声说。“考虑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同意，还是不同意？”

“是吗？可我还没来得及……再给我一两个小时……”

他飞快地思索着。是被阿明出卖了？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被居斯曼识破了？

“奇怪，犹豫不决不是您的性格。”居斯曼像拿破仑似的把两手抱在胸前。“再等一秒钟也不行！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同意！”

一分钟之前波雷诺夫本想说“同意”，以便赢得时间。但他没控制住自己的怒火和厌恶感，神经受不了了……

“遗憾。津特尔！”

身后的匪徒打了个立正。

“带走！带到刑讯室去！姑娘已经在那儿了吧？”

“在那儿！”

“亲爱的，”居斯曼转身对波雷诺夫说，“先给您看一个少见的场面。您就不可怜她吗？”

居斯曼没来得及闪开，脸上被猛地揍了一拳。可惜狂怒使波雷诺夫的眼发花，打得不够准。匪徒立刻向心理学家扑去，

剪起了他的手。居斯曼捂着脸说：

“您以为我会……以为我会处死您吗……不！我要等到看您跪在我面哀求我的那一天……会有那一天的！带走！”

波雷诺夫走着，余怒未息。

不过，他仍然下意识地发现身后没有居斯曼的脚步声。他斜着眼往后瞟了一下。匪徒斜端着激光枪，像在地球上押人一样走在他身后两米远的地方。走廊上没有别的人。他突然作出决定。既然这个糊涂蛋不懂得地球和小行星的区别……

当他们经过一间空屋子时，波雷诺夫突然打了个趔趄。往下倒时，他用尽全力朝墙上一推。押解他的匪徒还没回过神来，波雷诺夫已像一支导弹似的飞到他面前，往他的肚子上狠命踢了一脚。匪徒倒在地上，高声嚎叫起来。波雷诺夫在空中截住正往下掉落的激光枪，用枪托往匪徒的脑袋上一击，结束了他的嚎叫声。

警报器拉响了——无疑有人通过电眼监视着他们。波雷诺夫冲进空屋子，用枪托打灭里面的电灯，然后从兜里掏出咪克索那、盐水和棉花球。他把棉花球蘸点盐水塞在鼻孔里，随即敲破了装着咪克索那的安瓿。

波雷诺夫趴在屋角里，把枪口对准屋门。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几个匪徒往屋里探了探头。

“在这儿！快来！”

“喂，出来！”

波雷诺夫没有吭声。他在等着咪克索那起作用。

“乖乖地自己出来吧！不然就用烟把你熏出来！”

“他们会熏的。”波雷诺夫想。“笨蛋才会顶着枪子儿往里冲。一定会用什么玩意儿熏。大概是用瓦斯弹。此刻正等着

取瓦斯弹来。”

波雷诺夫悄悄爬到门边，猛地把门整个儿推开，以便咪克索那的气味更快地扩散到走廊里。从门外顿时射进一条紫色光刺，但波雷诺夫已经闪到一边去了。

难以忍受的等待紧张地持续着……

突然，走廊里好像炸了锅。

“翅膀啊翅膀，我飞起来啦！……”

“多少个通道，多少个美妙的蔚蓝色通道啊……”

“你们疯啦……快把蛇拿走……”

波雷诺夫松了口气。“先生们，你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咪克索那吧？现在就知道了！吸吧，深深地吸吧！叫你们做个真正的梦，做个从来没有做过的梦！”

波雷诺夫冲出屋子，用激光枪打掉了天花板上的监视电眼。五个匪徒像瞎子似的在走廊时东跌西撞，全都大张着嘴，像在没有完没了地打哈欠。一个身躯高大的匪徒竟把枪口杵到了嘴里，还无心地抠了一下板机。一声枪响。波雷诺夫厌恶地闭上了眼睛。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喷到了他手上、脸上。接着是躯体倒下时发出的沉闷响声。波雷诺夫跑了起来。地下的血差点把他滑了一跤，塞在鼻孔里的棉花球也妨碍呼吸。

后面还不断传来匪徒们的呓语：

“我看见了天国……”

“苹果掉下来了……”

“嘿嘿……”

截断走廊的铁板在波雷诺夫说了暗语后，顺从地升了起来。一个两手拿着瓦斯弹的匪徒差点同心理学家撞个正着。匪徒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波雷诺夫掐住了脖子。

波雷诺夫把两颗瓦斯弹装在兜里，沿着昏暗的石梯往下跑。

已没有时间寻找哪儿藏着监视电眼。后面还响着警报器的声音。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敌人多快能明白咪克索那是通过通风管道扩散开的，取决于他们是否能立即启动空气滤清器。

下完石梯后是东拐西拐的狭窄的通道。拐了两个弯后，来到一个井口前。斜井的石头梯级很陡，下面是一扇铁门。波雷诺夫纵身一跳，用身体的重量撞开了铁门。

铁门里灯光通明。屋中央是一张结构怪异的桌子。桌上方的滑车上挂着几根粗绳。屋角有一个铁皮小桌，桌旁的瓦斯炉正噗嗤噗嗤地喷着火焰。铁篋子上放着一些烧红的金属条。一个像蛤蟆似的大屁股男人正在瓦斯炉前忙活着什么。旁边的墙上铐着克丽丝。

听见身后的响声，像蛤蟆似的男人猛地转过身来——原来就是那个大脑袋匪徒。但波雷诺夫没等看清他是谁便开了枪。匪徒撞翻瓦斯炉倒下了，直到死脸上还挂着愚蠢的惊惶神情。克丽丝在墙上挣扎着，张大了嘴叫不出声音。波雷诺夫狠命地拽墙上系锁链的铁环。铁环却纹丝不动。波雷诺夫无可奈何地往四周看了看，抓起放在桌上的一件像老虎钳似的刑具（其实就是老虎钳），用它剪断了克丽丝手腕上的锁链。

姑娘肩部的衣服被撕破了。他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弯腰从大脑袋匪徒的尸体上取下手枪（波雷诺夫发现匪徒的脸上有两道深深的抓痕）。

“快，克丽丝！”

可就在这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声。波雷诺夫扭头一看，好像又坠入了一场噩梦：沉重的铁门慢慢地关上了。

“小鸟想飞走……”屋角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冷笑声。

波雷诺夫往门口冲去。

“晚啦！”居斯曼嘲弄地说。“你利用咪克索那搞的这场

恶作剧很妙，但我预见到你会被自己的崇高感情给毁了。波雷诺夫，现在你已经落入了陷阱，哈哈……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忘记装着电磁锁的门能自动关上呢！眼下你就在那儿呆着吧，等着吧……”

扩音器沉默了。

克丽丝慢慢地把手枪对准自己，傻呆呆地盯着那黑魆魆的枪口。她的下巴变尖了，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

“镇静点，克丽丝……”

波雷诺夫拨开了抖动着手枪，松开了克丽丝的手指。

“干这件事什么时候都来得及。”他甚至冲她笑了笑。

他用激光枪烧毁了屋角的监视电眼，然后掏出两个棉花球，润湿后递给克丽丝：

“塞在鼻孔里！看来居斯曼没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说罢便单腿跪地，用激光枪对准铁门和墙壁的接缝烧了起来。顿时浓烟滚滚，火花四溅，接缝处渐渐变成深红色，熔化的铁水淌了一地。波雷诺夫不停地烧着，迅速地移动着光束。

“烧不透！”克丽丝担心地说。

“也用不着烧透。能烧坏电磁锁就行……”

铁门抖动了一下，随着一声吱扭响，打开了一道缝。波雷诺夫立刻往旁边一闪，并把克丽丝拽到身后。他等着外面的枪声。但没有枪声。井口也没露着激光枪的枪口。从远处传来一阵阵叫嚷声，但听不清讲的是什么。看来咪克索那已基本上扩散到了基地的各个地方。

从井里出来后，两个人又沿着石头梯级往上跑。跑到一扇铁门前时，波雷诺夫说了个暗语。但铁门动也不动。

发生了波雷诺夫最担心的事。敌人已经关闭了基地所有的要冲，暗语已失去作用。现在，他俩是出了一个捕鼠笼，又落

进了另一个捕鼠笼——无非是比较宽敞而已。波雷诺夫不抱希望地看看激光枪的弹药储存指示表。果不出所料：用来作战还不够，用来破坏障碍物就不够了。

“克丽丝，”他绝望地说，“咱俩只好在这里同匪徒们决一死战了。走，回到井里去！那是一个不错的战壕。”

返回斜井途中，波雷诺夫找到并打掉了暗藏的电眼。这一来，敌人便看不见他们，而他们却能看见敌人。

“难道没有希望了吗？”已经趴在井口时，克丽丝突然问。

“是的，没希望了。瞄准左边的通道……别紧张，你握枪的手在发抖。”

“我这就用两只手握着它。匪徒会很快就来吗？”

“不知道。他们现在也许顾不上我们，正在收拾咪克索那造成的混乱局面。可能得等 10 到 20 分钟才会来。”

“那我还来得及镇静下来。”

“没问题。你很勇敢。注意，你的枪是喷射式的，没有后坐力。”

“我会注意的。你知道吗，我就是希望能这样死。”

“什么——？”

“希望能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床上。这样就能很快死去，免去等待，免去思想上的重负。遗憾的是早了点。还没来得及好好生活一下。”

“是这样……任何时候死都太早。”

“也许。瞧，我的手不发抖了。”

“应当这样。”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远处的叫嚷声还没有平息。

“匪徒怎么还不来！”克丽丝忍不住了。她紧靠着波雷诺夫，急促地低声说：“吻吻我吧，快……否则我会大哭起来。”



波雷诺夫弯下身子吻吻她那干裂的嘴唇。克丽丝怯生生地回了他一个吻，然后轻轻推开他，像小猫那样沉默了。波雷诺夫的心顿时被一股柔情激动得怦怦地跳了起来。

“不能这样！”他止住自己。“应当多想想即将出现在通道里的人影，想想怎样才能不活着落入魔爪，想想那对准地球的导弹——装着基嚙的尖头导弹……”

他终于发现前面好像有个人影一闪，于是端起还没有冷却的激光枪，开始瞄准。

可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电灯全灭了。到处一片黑暗。

“啊！”克丽丝叫道。

“别作声！”波雷诺夫兴奋地跳了起来，仿佛根本没有绝望过。“现在我们占上风了！”

他在黑暗中摸着克丽丝的手，把她拉到身边。

“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事故吗？”

“有人支援我们，克丽丝……小心点，前面是石梯……”

“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看得见。前面是铁门。断了电，咱们可以通行无阻了……”

波雷诺夫没有夸口，长期的太空工作教会他在任何不可想象地黑暗中辨别方向。第一道铁门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容易就打开了。

他们摸索着往前走，忽而上坡，忽而下坡，手指头被一些突出物和铁门扎出了血。前面，一些穿着密闭服的匪徒时不时地晃动着手电。呵斥声、咒骂声以及已被咪克索那麻醉的匪徒发出的呓语声此起彼伏，乱成一团。

突然射来一道手电光，他们赶紧趴下了。一个匪徒被波雷诺夫的腿绊了一下，怒气冲冲地打了他一枪托。另一个匪徒又

尖叫起来，原来一个被咪克索那弄得失去理智的匪徒竟端起激光枪向他开火。失去理智的匪徒很快就被打死了。波雷诺夫和克丽丝赶紧爬开了。波雷诺夫趁这混乱时刻，往匪徒群里扔去了一颗瓦斯弹。瓦斯弹爆炸了，又引起一阵新的混乱和恐慌。黑暗中响起了枪声，子弹在通道里东蹦西跳。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匪徒说：

“啊，简直是地狱……”

“对，对，当然是地狱！”波雷诺夫附和道。

晃来晃去的手电光和子弹的火光使波雷诺夫更易于辨别道路。走到较为平静的最下层的通道里时，两个人才停下来喘了喘气。

“你在后面掩护我，克丽丝！”波雷诺夫说。

“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里应当是车间的出入口。瞧，那不是门吗！”

“小心点，里面有监工！”

“没问题。我倒想知道……”

他把门推开一条缝。一道惨白的亮光射了出来。波雷诺夫松了口气；正如他的预料，工厂有着独立的应急电源。

他等了几秒钟，让眼睛习惯明亮的光线后，才悄悄挤进门去。

车间不大，空中成辐射状的管道往地面投下一条条宽阔的阴影。中轴线上是一排罐子，形状像是巨大的八角形奶油罐。带有防止陨石伞的圆形半透明顶棚罩住了整个车间。顶棚外亮着晦暗的星光。

车间中央，在八角形罐子的底座旁聚集着一堆人。此刻已很难从中认出谁是“安提诺乌斯”号上的高贵旅客了。他们双手包着后脑勺站在那儿，三个匪徒在后面用枪对着他们。还有

一个匪徒坐在高高的玻璃岗亭里，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车间。

波雷诺夫朝岗亭里的匪徒扫了一束激光。顿时玻璃碎片四溅。耳旁响起了克丽丝的枪声。也许是她走运，也许她的确会打枪：一个监工倒下了，连叫也没来得及叫一声。

“举起手来！”波雷诺夫大吼一声，同时冲到了一个“奶油罐”的底座后面。

要不是匪徒们一时被吓懵了，波雷诺夫和克丽丝将会很难办：囚犯们到处乱跑，开枪很容易误伤他们。剩下两个匪徒醒悟过来后，举起了枪，但他们忘了防备后方。几个已经不再屈从于他们的“羔羊”从后面扑了过来。一个匪徒被扑倒；另一个刚举起枪，也被人们打翻在地。

不是所有的囚犯都开始向匪徒进攻。有些人一直像电线杆似的一动不动地戳在那儿，另一些人是被枪声吓得趴到地上，用双手抱住脑袋。不过，核心力量的行动却是迅速、准确而有组织的。波雷诺夫还没来得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穿着“安提诺乌斯”号制服的小伙子已跑到他面前。

“我叫莫里斯。”身躯高大、面孔黝黑的小伙子像打报告似的说。“地下抵抗小组已做好战斗准备！”

莫里斯的制服已被撕破，一只眼睛也被打肿了。但另一只眼睛却闪闪发光，透着愉快、勇敢和坚决的神情。

“克丽丝给我的字条上谈到了您。”波雷诺夫说。“讲讲你们的计划！”

“越过整个生产过程，直接向管道加压，把工厂给破坏了！”

“不行，夜长梦多。只能马上发起进攻！否则我们全都会被消灭。”

“没有武器！”

“从被打死的匪徒身上取。大声呼喊。喊得震天响！”

“我不明白……”

“待会儿就明白了。眼下敌人极其混乱。对了，记住，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喊：‘地狱！’这样我们就能分辨出自己人。前进！”

没有时间讨论细节了。突击队立刻消失在黑暗里。战斗开始了，怪诞的、猛烈的、可怕的战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呼喊声和枪声响成一片，激光束和手电光辉映交织。进攻者一方的优势是：进攻突然，人人目的明确，咪克索那对敌人士气的影响还没有消失。匪徒们则是各自为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明白进攻者是什么人，从何而来，有多少。不过，匪徒们在人数和战斗经验上却占了优势，而且对基地的地形比对方要熟悉得多。在匪徒们已结成小组、有了统一指挥的地方，反冲锋的力量是极其可怕的。他们端着激光枪，一见前面有人就扫射，也不管是进攻者还是自己人。

波雷诺夫和克丽丝已经有了在漆黑的通道里穿行的经验。他们撤出战斗，悄悄往设在下面的发电站走去，走得非常急。波雷诺夫清楚地知道：一旦到处都亮起了电灯，起义者立刻就会被禁锢起来。

配电室的门虚掩着，门口没有人把守。波雷诺夫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往门缝里瞧了瞧。屋里闪着手电光，光束忽而照着石头墙，忽而照着白色的大理石配电板，忽而又照着被破坏了半圆形控制台。借着手电光能看见两个穿着密闭服的人。他们正在控制台前紧张地忙活着什么，手里闪亮着工具。

波雷诺夫和克丽丝相继钻进配电室。克丽丝的一条腿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手电立刻灭了。闪起了一道耀眼的激光束，波雷诺夫的头发被烧焦了，幸好克丽丝及时向暗藏在屋角的第三个匪徒——喷着激光束的火眼开了一枪。激光束熄灭了。继

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只能听见从远方传来的枪声和呼喊声。谁也看不见谁，敌对双方在黑暗中一声不响，竭力屏住气息，都知道，谁要先发出呼吸声，这便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呼吸。

波雷诺夫的头顶上突然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他本能地举起了激光枪。谁知这是匪徒的诡计。工具飞了过来。波雷诺夫立刻扣动板机。晚了！激光束打在了刚刚撞上的第二道门上，溅起一阵深红色的火花。

两个匪徒跑掉了。

波雷诺夫从被克丽丝打死的匪徒身上摘下手电，用桌子堵上了第二道门。

“守住前门，克丽丝！”

他走到被破坏的控制台前。波雷诺夫不是电力工程师，但作为宇航员，即使他只是心理学家和医生，对各种技术也都懂得一点。他看出来，控制台被破坏得很巧妙。断电事故制造者不是简单地破坏了转换器，而是破坏得相当彻底：用某种办法将它们烧成绿色糊状物，死死地焊在了配电板上。要它们卸下来并换上新的转换器，首先得把已经硬结的糊状物解体。他们撞见的两个匪徒修理工刚才干的正是这件事。控制台边上还放着几个备用转换器。

波雷诺夫把手电光转到独立的应急电源板上。那双巧妙的手也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不过，也许这个人受到了干扰，也许他有自己的打算，这上面的转换器只是被弄坏了，并没有被烧成糊状。刚才那两个匪徒已快把这个电源板修好了。

“我那个病人真是好样儿的！”波雷诺夫暗自赞叹道。“要不是他……”

波雷诺夫一面接着修这个电源板，一面凝神倾听远方的战斗声。不知谁战胜了。要是自己人战胜了，就应立即给电。要

是匪徒……现在想知道谁是胜利者是不可能的。

“听我说，克丽丝……”

他把手电光转到她身上。姑娘倚墙站着，用双手握着手枪，右肩上有一块暗红色的血迹。

“受伤了？”

“没事儿……擦破一块皮……”

波雷诺夫迅速检查了一下伤处，这才松了口气。的确问题不大，但血流得不少。使波雷诺夫吃惊的是她还一直坚持战斗。他把自己衬衫的一只袖子撕下来，细心地给她把伤口包扎好。此刻必须做的一件事使波雷诺夫有点担心，但别无出路。

“听我说，克丽丝……”他竭力不表现出自己的激动，“你还得在这里坚持一会儿。坚持半小时……”

“我一个人？”

“对。事关全局……我得到无线电室去一趟。瞧，这是电闸，看见了吗？合上后就接通了应急电源……你应当在15分钟后把它合上，给无线电发报机送电……这样的话，无论是谁战胜了，我都来得及通知地球。明白吗？”

她全都明白，于是点点头，竭力表现得精神抖擞，并发誓说她什么都不怕，能坚持住。

波雷诺夫总觉得过意不去，却又知道别无办法，于是给克丽丝拉过一把椅子让她坐下，并把手电筒和刚缴获的那支激光枪交给她。

“用不着。”她低声说。“我拿不住……有手枪就行了……不用……”

波雷诺夫走了，没有回头去看她一眼。不敢看。要知道，已经牺牲了好多人，还将有好多人会牺牲呢！

莫里斯此刻在哪儿？突击队在哪儿？还有那个患失眠症的

电子工程师呢？咪克索那引起的混乱刚开始，他就全都明白了，而且立即采取了果敢的行动。好样儿的！他的良心觉醒了……

使波雷诺夫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次在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障碍。通道里散发着焦糊味，脚下有时会踩到一些尸体，但一个活人也没有遇到。只有远处的枪声还表明，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

无线电室没有遭到破坏，只是保险柜敞着，地上散落着一些纸片。还在路上时，波雷诺夫便从一具匪徒的尸体上搞到一只手电，此刻他捡起一片纸，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麼。看不懂，显然是密码。保险柜是空的——里面的东西大概被转移到可靠的地方去了。也可能是销毁了。没时间考虑这个。

波雷诺夫打开发报机，把扫描指针调到呼唤“地球”的频率上，便开始等待。如果突击队失败了，那现在地球的命运就取决于克丽丝是否能坚持住了。

15分钟过去了。没有来电。

连波雷诺夫自己都感到意外，此刻他的心情不是绝望，而是冷漠。他今天经受的磨难太多了，已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限度。他太疲倦了。

不过，他仍然强打精神用一些桌子椅子把门顶住，并竭力鼓励自己：克丽丝的牺牲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了，迟早会有别的人去把电闸合上。如果那时候他还没有被发现和被打死，就还来得及向地球发出警报。至于这以后会怎么样，那就无所谓了。

他毫不怀疑克丽丝已经牺牲。

可电灯突然亮了。很暗，而且闪烁烁。波雷诺夫紧张地注视着发报机指示灯的闪亮：这样的电压根本无法把电报发出去。

突然，门被撞得轰隆一声响。顶在门后的桌椅被撞得直摇晃。

“投降吧！”外面有人喊。

波雷诺夫蹲下来，举起激光枪。他用眼睛估计了一下门的厚度，便扣动了扳机。

枪口没有喷出激光束。

波雷诺夫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阵头晕。他发狂地晃动着已经毫无用处的武器，仿佛想把已在战斗中耗尽的弹药晃回来。门嘎吱嘎吱地响，已经被撞开了一道缝。

波雷诺夫像抓起一根棍子似的抓起激光枪，朝已经伸进门里的枪管冲去，想在枪响之前把它打落。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突然看见了一张黝黑的脸……

“波雷诺夫！”冲进来的人狂喜地叫道。

波雷诺夫两手无力地垂下了。

“莫里斯……”

几秒钟后，两个人已紧紧搂在一起，发出神经质的笑声。

“我差点把你……”

“我也是……”

“啊，天哪……”

波雷诺夫首先镇静下来。

“这么说，我们胜利了？”

莫里斯为难地瞧瞧心理学家。

“我也想知道……我的小组完了。全牺牲了。”

“嗯，”波雷诺夫又重新打起精神，“明白了。你懂无线电吗？”

“那还用问！我是‘安提诺乌斯’号的报务员。”

“那你留在这儿。我去配电室试着调整一下电压。如果能

成功的话，你立刻向地球发电报！”

“明白了。等等，你忘了带上激光枪。”

“要我带着这根烧火棍吗？”

莫里斯全都明白了。

路上，波雷诺夫从一个匪徒尸体上重新弄到一支激光枪，并仔细检查了一下弹药储存。

通道里一片寂静。既没有枪声，也没有呻吟声和脚步声。此刻，当电灯重新亮起的时候，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藏了起来，因为都不知道究竟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

可是，波雷诺夫刚拐进配电室的通道，就从壁龛里蹦出一个人。波雷诺夫匆忙射出的激光弹没有打中，因为那个人一蹦出来就跪下了。

“别开枪，老爷，别开枪！”

“阿明？！”波雷诺夫把枪放下了。

“对，是我！你答应过……”

“站起来！拿起武器！不许任何人过来！但只能对基地上的匪徒开枪！”

“是！……愿为你效劳……格列戈里已经死了！我把他打死了！我打死了很多人！”

配电室门口躺着两具抱在一起的尸体：一个是格列戈里，一个是‘安提诺乌斯’号的旅客，头发灰白、身躯高大的宇宙学教授杰里·卡尔克。两个人是被同一束激光烧死的。

波雷诺夫急忙跨过尸体，推开配电室的门。

克丽丝靠在控制台上，哆哆嗦嗦地握着手枪，枪口正对着他……

“啊！……”

姑娘一声惊叫。这是波雷诺夫在失去知觉前听到的最后的

声音。接着，眼前一团漆黑，一切都沉寂了……

8 最后一击

好像风从远方刮来一阵絮语声。他开始感到疼痛。奇怪，既然他没有躯体，哪儿来的疼痛感呢？

可是，躯体突然复活了，并告诉他：确实是他自己感到痛，他正躺着，不知是谁正握着他的手腕。

他微微睁开眼睛，看见一张好像很熟悉的大写字台，还有一张熟悉的脸……啊，克丽丝！

一切都想起来了。战斗，地狱，正对着他的枪口。而他此刻正躺在居斯曼的办公室里，克丽丝正跪在身旁……

“这么说，我们胜利了？……”

克丽丝好像被电击了似的，猛地战栗了一下，脸上顿时露了无比惊喜的神情。

“活着，活着，他活着……”

她激动地把脸埋在他的手掌里哭了起来。

“当然活着。”一个仪表优雅的陌生人说。“您感觉怎么样，波雷诺夫？”

“好极了。”波雷诺夫说，并没有太违心，他的力量的确恢复得很快。

他试图坐起来。

“不要紧，可以坐起来。”陌生人给他垫了一个枕头。“小小的休克，不要紧……这位小姐准确地打偏了。”

波雷诺夫摸摸头上缠的绷带。经过锻炼的意志力抑制住了右额的疼痛。

“这都怪我……”克丽丝抽泣着说，同时紧紧地抓着波雷

诺夫的手，仿佛怕他会突然消失。

“得了，得了……”波雷诺夫抚摩着她那散乱的头发说。

“莫里斯呢？活着吗？”

“在这儿！”

莫里斯往床头靠了一步。小伙子的模样狼狈不堪，但仍和原来一样神采奕奕。

“可以吗？”他小声问那个陌生人。

“不管可以不可以，你都讲吧！”波雷诺夫极其果断地说。

“对，对，”陌生人急忙点点头，好像有点害怕似的瞟了一眼病人，“什么都可以讲。我当然允许！”

“那我就向您报告。”莫里斯对波雷诺夫说。“是这样的：我们只剩6个人。敌人基本上全被消灭了。”

“准确点！”

“打死19人，伤7人，5个被麻醉了，藏起来3个。我们还没来得及搜查整个基地。”

“毕竟还是胜利了……尼斯曼呢？”

“藏起来了。”

“见鬼！”

“他一个人能干出什么来？”

“嗯……得了。通知地球了吗？”

莫里斯不安地掉开了目光。

“我等了好久，可是……”

“可是电压还是没有上去，对吗？往下讲。”

“我就跑去找您，看见克丽丝在那儿……我们就把您抬到这里来了，既然这里是指挥中心，而且……”

“明白了。就是说，你们返回去时，无线电台已经被破坏了，对吗？”

“对。”

“这是必然的。我要是居斯曼，我也会这样作。为什么电压不够，弄清楚了吗？”

“偶然事故。当时克丽丝非常虚弱，晕过去了，苏醒过来后虽然接通了电源，但……”

“晕倒时我的肩膀撞了电源板一下……”

“不要紧，克丽丝！原谅她吧，莫里斯……她还小。”波雷诺夫把姑娘低着的脑袋扳起来。“小姑娘，我……我该立刻就问问你……”

“问我还难受不难受……”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我已经不难受了。不是我向你开的枪，是我的恐惧……”

“忘掉这件事吧，克丽丝！莫里斯，岗哨是怎么布置的？”

“我们四个人在这儿。第五个人守着配电室，第六个人给我们担任警戒。对了，有一个匪徒投降了，说您……”

“这是阿明。情况很困难……得了，把武器还给他吧，此刻正需要这样的合作者。不过我不喜欢这样的兵力部署。任何一个还活着的匪徒，只要没有完全丧失斗志，都可能……”

“我自己也不喜欢。倒是还有一些人，他们……”

“是什么人？”

“过去的囚徒。”莫里斯不屑地冷笑了一下。“这些人获得自由后立刻就藏起来了。”

“太好了！快去找找，找到后发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去抓还活着的匪徒。”

“这会玷污武器！他们过去心甘情愿地承认居斯曼是他们的元首！”

“不要紧。现在我们更有力量，就是说，除了帮助我们，他们别无出路。其实，他们现在会兴高采烈地去执行我们的任



何命令，只要能恢复自己的名誉。”

“听您的吧，波雷诺夫，不过，要我相信这种胆小鬼……”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相信他们。要知道，怕死的心理可以大大地帮助他们正确估计形势。”

莫里斯又咕哝了几句，但不再争论了。

“我可以走了吗？”他问。

“可以。”

莫里斯走了。

“克丽丝，”波雷诺夫立刻说，“守住门口。至于您，大夫，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反正我暂时什么也干不了。”

陌生人的眼睛里又闪过一道恐惧的目光。他用哆哆嗦嗦的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副眼镜，好久才把那块已有裂纹的镜片弄正。

“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利贝格。”

“当然知道。您是这里的医生，我的前任，对吧？除了您，谁还能准确地告诉莫里斯还剩下多少活着的匪徒呢！”

“对，对。您想问我什么？我……”

“放心吧，我知道，您已经赎清了自己的罪行，或者叫做愚蠢的过失，怎么叫都行。我现在想知道：居斯曼的背后是谁？”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您。很遗憾您不知道。”

“我和他们不一样！坦率地讲，我的观点……”

“形式上是知识分子，实持上是法西斯主义的……”

“不对！啊，对。您说得对。”利贝格蔫了。“不，不能说是法西斯主义的，不能用这个词！再说后来我……”

“谁也不想审判您。”波雷诺夫突然温和地说。

站在门口的克丽丝听到他们的说话感到困惑不解。

“我给弄糊涂了。”她终于忍不住插嘴说。“利贝格大夫

是和我们一样的囚徒，又同大家一起参加战斗……”

“一样，但不完全一样。”波雷诺夫打断了她。“我说得对吗，大夫？”

“对，对！”利贝格低声说，并无力地坐了下来。“请问吧，我会把知道的都讲出来，我不应有任何隐瞒。”

“亲爱的利贝格，我已经讲过了，这里不是法庭，您也不是被告。我再说一次：放心吧！现在我已经完全恢复了，让我来替您讲这个不愉快的故事，免得您感到痛苦。什么地方与实际情况不符，您可以纠正。好吗？”

利贝格点点头。

“那我就开始了。”波雷诺夫微微闭上眼睛。“您是一个优秀的医学专家，但有着非常反动的观点。您对此非但不隐瞒，而且为此感到骄傲。此外，您还有着丰富的太空工作经验。是这样吗？”

“是这样。可是您……您怎么知道我的过去呢？”

“有一天，”波雷诺夫接着讲，“您接到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邀请。邀请您到小行星带的一个科研基地去工作一年……”

“一年半。”

“报酬极为优厚。您甚至会为这笔钱的数目之大感到吃惊。”

“对，当时我很吃惊，于是……”

“于是就同意了，虽然对有些情况感到困惑不解。比如对基地的秘密性。”

“对。”

“可不管怎么样，您还是到这儿来了。并立即就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科研基地……”

“还要早些，我发现这一点还要早些。我们这些专家是被一起送到这里来的。天哪，原来都是些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不

过，彻底弄明白是到这里以后。”

“对。”

“当时我觉得……”利贝格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停了停，才又继续往下说：“我觉得他们这个计划的某些主张含有合理的内核。管理全世界各民族的统一权力，统一信仰，统一目的……可是方法，方法！”

“当您明白将用什么样的代价来实现你们的理想，您就被吓跑了……”

“我表示坚决反对！我反对……”

“于是就千方百计地说服您。可您……”

“我是坚定的！我反对把崇高的哲学思想加以庸俗化地歪曲，这一点我是公开讲的！”

“于是就把您打发到工厂去了。让您在枪口下干活。”

“还在鞭子下……”利贝格低声说。

“在我们到来之前，同您一起干活的，全是从各种各样的雇佣军里招募来的愚昧无知、没有文化、受尽折磨的士兵。”

“您怎么连这个也知道？”

“很简单。要实现‘宇宙上帝’计划的第一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人？首先需要修建基地的苦力。这是一些‘死人’。大概地球上的某些监狱已宣布他们被处死了。其次，需要在工厂干活的奴隶式的工人。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些人就是从藏污纳垢的从事新殖民主义战争的雇佣军里弄来的。还需要不知廉耻、没有良心的走卒——基地的守卫者。这些人基本上是从白色雇佣军里招募来的。第三，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这些人是从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站在居斯曼的新法西斯主义一边的人里挑选出来的。当然，由于这种事极为复杂和秘密，难免会挑错。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人，一个电子工程师。”

“埃利贝特？”利贝格惊叫道。“不可能！这个无耻的家伙……”

“他比您要滑头些。他同意了，参加了，宣了誓。可我刚一到他就来试探我。谈了两次。几乎已经完全谈妥了，但最后一次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来。大概已受到怀疑。可不管怎么样，我们仍然得感谢他。是他在关键时刻使基地变得一团漆黑。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甚至想到了最好给工厂保留一点光明。”

“毕竟我们还是走运！”克丽丝轻轻地叹息道。由于她全神贯注地在听他们谈话，所以没注意这时门已被推开了一道缝。

“走运？”波雷诺夫笑了。“当然，我们是走运。但不仅是这一点。还由于他们有一种错觉，总以为暴力是不可战胜的。而实际上暴力却是弱的。因为它依靠的不是人，而是只具有人的面貌的机器。你们想一想，这些从各处网罗来的互相仇视的几十个匪徒，挤在太空中一个小小的基地里，又处处受到监视，神经本来就紧张到了极限，要他们去同整个人类作对，连傻瓜也明白这是蚍蜉撼树。要消灭这个处于神经分裂边缘‘集体’，根本无需枪炮，一场突然掀起的混乱就够了。给他制造这样一种混乱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们所作的。而我们确实走运。”

“你们再也不会走运了!!!”突然响起一声狂吼。

克丽丝惊叫了一声。晚了。居斯曼已经在门口用枪对着屋里的人。

他用目光命令克丽丝站起来。克丽丝像中了魔法似的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放在膝盖上的激光枪掉到了地下。

“你们输了！”居斯曼洋洋得意地说。“我把你们的人关在了工厂里。叛徒已被处死。你们的无线电报也没有发出去……你们完蛋了！”

“你是个笨蛋，居斯曼。”波雷诺夫若无其事地摇摇头下

的枕头，甚至看也没看居斯曼一眼。“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你还敢逞能！……”居斯曼慌了神。

“我不过想指出你犯的一个错误。”

居斯曼浑身发抖，面孔变得极其可怕。

“不！我不会再犯错误了！”他狂叫道。

“实际上还是犯了。由于这个错误，等着你的将是不太美妙的下场。”

居斯曼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你还犯了一个错误，”波雷诺夫一字一顿地说，“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波雷诺夫停顿了一下，死死盯着居斯曼的眼睛。

“你没有看见此刻你背后站着谁！打！！！”心理学家大吼一声。

居斯曼猛地转过身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一个枕头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后背，同时响起了波雷诺夫的一声咆哮——一声令人的神经难以忍受的猛烈咆哮。

居斯曼突然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喉咙和领口，咚的一声倒在地板上。

利贝格吓得捂住胸口从椅子上滑溜了下来。克丽丝急忙去捡跌落的激光枪。

“用不着，”波雷诺夫说，“他已经死了。”

利贝格竭力镇静下来，爬到居斯曼身边。他扳起这位新法西斯分子的头，往门外的通道里望了望——那里自然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把目光转到居斯曼身上。

“死了。”他惊恐地低声说。“真怪……”

“一点也不怪。”波雷诺夫的声音小极了，他突然感到极度的疲乏。“出现了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利用了它。他的神经

坚持不住了。他是被吓死的！……”

“天哪，神经休克，于是就死了，死了……”利贝格还是怎么也弄不明白。“可是，他为什么不立刻就打死我们呢？”

“为什么？奇怪的问题……他是被演说家所具有的一种共同性格害了。这些人都喜欢装腔作势。”

飞向半人马座

“宪法号”

美国空军谢菲尔德N·杰克曼中将，美国星际船“宪法号”指挥，航天日志，第40日。

万事如意。多亏航天基地发来了个人信息。我们很爱听你们传来的音乐会实况，还把大部分录了下来，以便在通讯冷清下来，大家寂寞得有些心里发毛的时候重放。

我们正向半人马座a星的行星天牛星推进，出发近一个半月了，已经超过以往离开地球载人飞行的最远点。我们现在才真正感到自己踏上了征途。刚刚完成的一次航程核查证实了基地的计划，从而估算出我船将在飞船时间1631时左右穿越冥王星轨道，也就是第40日的今天。莱茨基一直在记录时胀效应，飞船航速已接近6%的光速了，时胀效应开始明显起来。他说，折算成基地时间大概是凌晨两点差一刻。我们公议决定把它当作“近海水域”的标记。往后我们就会把太阳系抛在后面，成为第一批深入星际空间的人类。我们打算搞一个仪式，莱茨基和安·贝克隆德制作了一面美国国旗，准备在“近海水域”标志处放漂出去，安排在通过第三号观察港时进行，同时还要放出事先准备的不锈钢牌，上有总统的委任书，我们每人都要抛出些私人物品，我要献出我的航空学院班铭戒指。

上次报告以来变化不大。我们很习惯新的作息表，几个星期前就干完了发射后的全部检查工作。正如耐夫豪森博士所预

测的，我们开始感到时间沉甸甸的难以抛弃。从现在到抵达 α 天牛星之前，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影响飞船的运行，我们不至于忙个不停。所以，我们开始实施耐夫提出的娱乐计划了。美国航空航天局飞行训练与人事处给准备的工作单正派上用场。起初娱乐计划遭到了“冷遇”，这点我想印第安那波利斯老家的孩子也懂。大家都认为，交给我们作开门钥匙用的数论及论据微积分是给鸟禽学的东西。对它我们还没到迫不及待的程度，便先去玩别的了。安与威尔·贝克龙德下了好几盘棋，而多特·莱茨基则开始把《战争与和平》改编成诗。其余的人摆弄着设备，作天文观测，再就是聊天。但这一切很快就变得腻味了，真跟耐菲在介绍情况时的所说一模一样。

在飞船中度日的最佳方法，就是学会对数学问题感兴趣，因为没有质量要运输，没有竞争因素让你激动。所有到目前，莱茨基试求质数公式已是第 10 天了，我亲爱的弗罗正在试用同余论来证明“哥特巴赫猜想”。（这姑娘两个月前还不会结算一张洗衣清单呢！）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消磨时光。

从医学角度看，我们都很健康。我会附上一张详细的数据，说明我们的血压、脉搏等等的情况，外加一盒从火箭上发来的录音带和导航系统的读数。我将按计划再次报告。请替我们照顾好地球——我们盼望着再一次见到她，过不了几年的！

华盛顿

那一周，华盛顿的城市游击战局势有所缓和。直升机可以款款飞到白宫的南草坪上——没有狙击枪弹，没有寻热导弹，甚至没有扔石块儿的。狄埃特·冯·耐夫豪森博士怀疑地注视着——一小群神色疲倦的哨兵在围墙内限定的方圆 50 码范围内来

回走动。他们不像好战分子，可能是性解放分子，鬼知道呢！可能是自然食品或者单一税的支持者，反正，没有石块从他们那边扔过来，只是在直升机着陆时，有人瞎起哄了一阵。耐夫豪森嘲讽地向“群众先生”鞠了一躬，敏捷地跳下直升机。飞机升空的当儿，他已经走得远远的了。他不屑跑着进白宫，笃悠悠逛进去就行了。对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他觉得没什么可怕，尽管直升机的驾驶员对他们心存畏惧。而且，他并不急着赴总统的这个约会。

搜身的副官脸上挂着霜。引他去西平台的侍卫也没有敬礼。装着幻灯片和文件的公文箱很沉，却没有人帮他提过去。人对钻狗洞的滋味总是最敏感的，他一边想一边歪头避开螺旋桨卷来的疾风，此时飞行员正盘旋在白宫上空，以便升高，重新飞越广阔的城区。

真是今非昔比啊，他多少有些怀旧，那个岁月的每时每刻他都还记忆犹新。就在这里，在这段门廊里，他面对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宣布了关于a天牛星项目的消息。他看到自己出现在电视新闻的节目里，谈论四个光年以外整个可供美利坚移民的“新地球”。他记得那次在卡那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有世界各地150万特邀来宾参加的发射是如何让外国政治家和科学家妒火中烧的，而美国首脑们又是如何心花怒放，引以为豪。侍卫们当初是敬礼的，没错。他的讲课费已是天文数字。市面上甚至出现推举他担任下届副总统的传言——而这也完全有可能发生，如果选举马上开始，如果不存在他出生异国的问題。

而今时过境迁，他乘工作人员的电梯上楼。“并不是为了自己才介意的”。他自语道，“可是遇上麻烦的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只是报纸的捏造吗？还是有谁泄露了天机？”

海军陆战队侍卫在内阁会议室门上敲了一下，门从里面打开了。

耐夫豪森走进屋内。

“进来，狄埃特老兄，拉张椅子来坐。”没有副总统跳将起来，抓住他的臂膀，拍拍他的背。30张沉默的脸转向他，有的冷漠，有的干脆敌视，这便是对他的迎候。内阁成员全体在场，还有五六位部长和总统的个人作战参谋。椭圆形会议桌边最凶狠的就是总统的龙颜。

耐夫豪森鞠了一躬；油然生出一种开学院士官生玩笑的返祖性欲望。他想卡地一声并拢双脚，并调整一下单片眼镜，可是他没带单片镜，而且也不至于冲动到那种程度，他只不过在桌脚处找到他的位置站下。等总统点点头他就开口了：“早上好，先生们，女士们，我想诸位希望见我，是要了解俄国人对a天牛星计划所散布的愚蠢谎言。”

“鲁巴鲁巴。”他们交头接耳起来。

总统用他尖厉的男高音说道：“那么你认为那仅仅是谎言吗？”

“谎言或是错误，总统先生，那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就这样。”

“鲁巴鲁巴鲁巴”。

国务卿询问式地望望总统，得到首肯后便说：“耐夫豪森博士，您知道，我曾为贵队效力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愿反对您有意发表的任何言论。可是您真的有把握吗？俄国人可是抛出了一些极有说服力的数字。”

“他们瞎扯，国务卿先生。”

“那好，耐夫豪森博士。我可能愿意接受您这句话，可在座的就未必了。这里没有怪人，也没有不满分子，都是些善良

而体面的人。耐夫豪森博士，您能否为他们提供些证明？”

“您同意吗，总统先生？”总统又点了点头。耐夫豪森打开公文包锁，取出一小扎幻灯片，递给海军陆战队少校。少校看了看总统，征得同意后便按耐夫豪森的吩咐执行。房间的灯暗将下来，调整了一阵焦距之后，第一张幻灯片的图象从耐夫豪森头顶上投射了出去。上面是一排巨大的丫形金属柱子，一直伸展到荒无人烟、满目尘埃的远方。

“这张照片是我们安置在月球背面的射电望远镜”。他解释道，“从地球上是无法看见的，因为这部分月球表面永远背离我们，所以，我们选中这块地方做望远镜的设置点。那里不存在任何电干扰。这种仪器由 3300 万个独立的偶极子构成，以几百万分之一的精度校准排列。实际尺寸是直径 18 英里，接近圆形；但是仔细调整之后，其性能事实上相当于直径 26 英里左右的望远镜。请来下一张。”

“咔嚓”，巨型望远镜的照片滑走了，取而代之的另一张照片上有一个相似的、可是看来又小一些、简陋一些的构造。

“先生们，还有女士们，这是俄国人的仪器。其直径大约是我们的 $\frac{1}{4}$ ，元件也不到我前的 $\frac{1}{10}$ ，而我们的报告——这是机密，但是我听说本次聚会获准得到这份材料。对——我们的报告指出，其排列做得非常粗糙，甚至可以说无可救药。”

“两样仪器在信息收集能力方面的差距大约是 100 倍，我们占优势。请开灯。”

“这就意味着，”他流畅地继续道，一边说一边挨个儿对在座的每一个人微笑，“如果俄国人说‘不’，而我们说‘是’，押赌‘是’准赢。我们的望远镜可以信赖，他们的却不行。”

与会者在椅子上不安地骚动起来。他们希望相信耐夫豪森的讲法，这与他希望说服他们的心情一样迫切，可是他们没有

把握。

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主席贝尔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没有人怀疑您的设备质量。”他补充道，“特别是我们为该设备支付经费而创伤尚未愈合。但是俄国人直言不讳，他们说半人马座 a 星不可能有直径超过 1000 英里的行星，与该恒星的距离不会小于 5 亿英里。我这里有一份塔斯社发布的消息。它承认他们的设备不如我们，可是他们已经有一份 22 名院士签署的声明，说该设备不会放过任何比我已经陈述过的更大、更近的目标，也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大到可以供我们宇航员着陆的星球。您对这段声明熟悉吗？”

“当然，我拜读过——”

“那么您一定知道，他们断言您称为‘a 天牛星’的行星是不存在的。”

“没错，先生，他们确实这么说。”

“更有甚者，巴黎天文台的权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的里雅斯特的天体物理中心，以及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都表示，他们已经验查过，可以确认俄国人的数字。”

耐夫豪森欣悦地点头道：“这很对，贝尔顿议员。他们给的确认，是说如果所做的观察确实与传说的一致，那么在月球背面璫威·勃列日涅夫格勒苏联设施做出的结论自然也合逻辑。我并不怀疑他们计算的正确。我只不过指出，这些观察是由不那么精确的设备完成的，因此苏联天文学家的结论就不十分可信了。但是我也不愿意强加给诸位一篇没有证据的声明，来考验你们的耐心。”那位议员刚张口又准备继续时，他急忙地补充道：“所以我将告诉你们一切真相，俄国人的声明只是理论。我所要对付的不仅仅是更加高明的理论，而且还有客观事实。我知道 a 天牛星，因为我亲眼见到过它！开灯，少校！请再放

一张幻灯。”

银幕亮起。现在耀眼的黑点闪烁的白光，像灰尘一样。在屏幕正中出现一个黑点，周围散布着十来个小黑点。耐夫豪森拾起一支光鞭，把小光箭头指向中心点。

“这是一张负片，”他说，“也就是说这里的黑色区域在实景里是白色的，相反，白的就是黑的。那些都是天体，是我们布里亚柔斯十二号卫星 14 个月前飞往海王星的途中在木星轨道附近拍摄的。中心天体就是半人马座 α 星。拍摄所用仪器较特殊，可以过滤掉恒星本身发出来的大部分光，其本质上是电子照片，有点像用来拍摄我们太阳日珥现象的日冕观测仪。我们希望用这种手段能捕捉到 α 天牛星的影像。有目共睹，我们成功了。”光鞭的小箭头指向了离中心天体最近的一个小点。“先生们，女士们，那就是 α 天牛星，与我们根据望远镜的数据预算的位置分毫不差。”

桌子又卷过一阵喧哗，黑暗中，声音比以前更响了。国务卿高声问道：“总统先生，我们能不能公布这张照片？”

总统道：“会后我们立即公布。”

“鲁巴鲁巴。”

接着委员会主席说：“总统先生，我敢保证如果您说它是我的行星，那么它就是。但是国外其他人士可能会怀疑，因为这些点点在我看来也没什么区别。就算为了满足一个外行人的好奇心吧。能否请问，您是如何知道那是 α 天牛星的？”

“请放第四号幻片——把第三号留在机箱内。”同样的镜头，略有差异。“先生们，请注意这张照片，就是那个物体所处的位置有所不同。它移动过了。诸位知道恒星不存在可辨的位移。而这颗星球移动了，因为这张照片是 8 个月后布里亚柔斯十二号从海王星掠过时飞回时拍到的。行星 α 天牛星已经在

自己的轨道上转动过了。这不是理论，而是事实。我再补充一点，制作这张影印片的母带贮存在金石基地，所以不会有人提出愚蠢的问题。”

“鲁巴鲁巴”声调更高了，还有些激动。

耐夫豪森如愿以偿地进一步落实了自己的论点。“所以，少校，能否请您现在回到第三号幻灯，对——而且请您把第三、第四号幻灯来回放，越快越好，谢谢。”那个叫 a 天牛星的小黑点像网球一样来回跳跃，而别的星座点却一动不动。“请看，这就是所谓的空白比较程序。我想指出，如果诸位看到的不是——一颗行星，那么，总统先生，它也是您所见过的最有趣的一颗星，况且它与我们据射电望远镜的数据所算出的距离及轨道周期完全一致。现在，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先生。”“伟大，耐菲！”“我看万无一失了。”“给俄国人一点颜色瞧瞧。”

总统的声音盖了他们的嘈杂。

“摩顿少校，我看可以点灯了，”他说，“耐夫豪森博士，谢谢您。如果您愿意再滞留片刻，我将不胜感激。在我们公布这些图片以前，想请您与我和玛丽一起在书房里再检查一遍我们的声明全文。”他点头，神色庄重地向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宣布散会，这时那些内阁成员张张欣喜欢悦的脸才让他记起该愉快地微笑一下。

“宪法号”

谢菲尔德·杰克曼航天日志，“宪法号”飞船第 95 日。

据莱茨基的报告，我们正以 15% 左右的光速飞行，大约是每秒 30000 里。聚变合成推冲器唱得正欢，和预想的一样，



爆炸过程快速连续，我们只感到一些轻微的震动。燃料、电源和生命曲线都保持在最佳状态。飞船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其他一切也都没有问题。

不出所料，相对论效应已开始出现。从吉姆·巴斯多的光谱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前方的恒星正移到蓝光一端，而太阳和我们身后的其它恒星则在变成红色。当然没有分光镜就看不到什么，两脚规座星看起来有些滑稽。至于太阳，它还很亮——吉姆几小时前记航天日志时把它写为负六等，——而我因为以前从未见过它那样，一时分不出其颜色是明是暗。它当然不是我所指的G O型金黄色，而我们前方的半人马座α星也不是这样的，我确实看不出它们的差别。我想原因很简单，它们太亮了，色的印象就次于亮的印象，尽管分光镜显出了它们的不同。我们都轮流向后观望。我想这非常自然。在望远镜里，地球，甚至月亮都还辨得出来，但要碰得巧。昨天，斯基在全集光方位角上几乎完全看到了太阳。它们现在的视觉分隔度大约只有12个弧秒，再过几天，它们就会近得分辨不出来了。让我想想，还有什么？

娱乐数学节目使我们玩得颇为尽兴。安很喜欢二进制算术，已是如鱼得水了。她埋头于一种在我看来是某种统计实验的工作——我们不太打听别人正在进行的事务，除非他们想谈论——而首先，她要我们拿出硬币来掷。你看，我们自然谁也不会把钱带在身边的！不过有两位例外。斯基有一枚俄国银卢布，是他外叔公给他求吉利的；我呢，从口袋里找到一枚旧的费城公交车代币。安不要我的公交车代币。嫌它太轻，不可靠，却一连几小时地投掷卢布，或正或反，乐此不疲，还以系列6位二进制数记下每次结果，1代表正面，0代表反面。大概过了一星期，我实在不胜好奇了，便暗示想知道她在干什么。我问时，

她却说这些话：“我们可以用简便的方法掌握整个世界的规律。”我说这很妙，可是她希望用抛掷硬币来掌握什么呢？她说：“全世界的规律一旦掌握，完美亦在其中矣。”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再互相逼迫了吧，让他去。不过这游戏还真消磨时间。

如果耐菲看到娱乐节目是如何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他肯定会自豪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证出费马的最后定律或者类似的其他什么定律，当然，这是全部意义的所在。如果把问题全解决了，我们不是没得消遣了吗？这些东西的确实实现了原先的意图。它使我们的脑子在这种漫长的实在无聊乏味的航行中，始终保持一种清醒活跃的状态。

人际关系吗？还不错，朋友，还不错。比我们任何一个在基地个人卫生简介会上所指望的情况要好得多。姑娘们在她们经期的三天前一直每天服用条纹药片，然后再服四天的绿药片，之后停服四天药，再重服条纹片。起初，我们对此还开一些含羞的玩笑，现在就象每天刷牙一样成了例行公事。我们男人则每日服用红药片——斯基称它们是“停车灯”——直到姑娘们告诉我们她们准备停药了——你知道我说什么，每个姑娘们告诉自己的丈夫——然后我们就吃解药——我们叫它“蓝鬼”——接着难受极了，直到姑娘们又开始服用条纹片。我们无人相信这样做会成功，可是居然还有效。我连想也没想到性，直到弗罗吻了一下我的耳朵，告诉我她准备好“发情”了，（请原谅这个用词），接下来就不得了了。人人如此。那个有舒适宽敞的床铺的后舱，我们都叫它蜜月宾馆。它属于任何一个需要它的人。还从没发生使用两张床的情况。其余时间，我们都是哪儿便当睡哪儿，无人对此不满。

原谅我拉扯到个人的私事上，但是您告诉我您想知道一切，而确实也没有别的事可以报告了。所有系统都处于最佳状态。

我们不时加以检查，没发现问题，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的预兆。外面除了星星，实在没什么值得一看的。到目前为止，想看的我们都已看够了。那架等离子喷气式发动机在 T S G 方向嗡嗡作响，现在已听不到它的声音了。

我们已经适应了再循环系统。当初谁也没想到会用得惯吸水马桶，更别提怎么处理粪便了，但只是开始几天有点令人恼火，现在都好了。处理过的产品进入藻类箱。藻类的沉积物就进入溶液培养床，那时它当然还只是青褐色的蔬菜物质。自然那些都是半自动处理。我们第一次真正接触该系统是在厨房。

吃的食物是以红朴朴的番茄和营养丰富的烩肉饭之类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很想尝一点动物蛋白。冷藏室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每一个汉堡包都是一次盛宴，一周左右才吃上一次。）喝的水实际来自空气，由去温器冷凝到贮备器内，我们从那里喝到水。它冰过，又加了气，味道很好。当然，它进入空气最初的方式是从我们的毛孔中蒸发出来或从植物中散发出来——这些植物都是由回收箱里的处理产品直接灌溉的——停下来想想，大家心里都有数——它的每个分子现在已经 40 次通过我们所有人的肾脏了，但不是直接的，这才是关键。我们喝的是清爽甜美的甘露，管它一度曾是什么，难道伊利湖不是一样的吗？

好了，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您现在大概也了解到，我们在岗位上都很快活，而大家也都很感激您提供我们这次游乐航行！

华盛顿

在等待总统接见的当儿，耐夫豪森博士又读了一遍从飞船



上发来的公报，兴奋不已，耐菲的确自豪了，也为他们自豪，那些小奇才，在那里那么勇敢，那么强有力！

他以他们为荣，好像那 8 个就是他亲生的儿女。谁都知道，a 天牛星项目是耐夫豪森的“孩子”，可是他要在世人面前掩饰这个事实，在他自己的脑子里，他这父亲惠及众宇航员。他们是现实世界的精粹，正是他把他们引导到了现在的位置。他抬起头，倾听从围墙那边传来的遥远的吟唱。今天在那里发生的聚众暴乱场面令人恶心。那帮人正对推动世界前进的人大肆骚扰，惟恐不够疯狂。

憨子们在那里干什么？头发死长，灵魂肮脏。天堂只属于天使们，而正是狄埃特·冯·耐夫豪森挑选了天使，正是他建立了挑选程序，正是他构想并改编了至关重要的娱乐规程。而最为重要的是，他构想了整个项目并说服总统把它变成现实。硬件不值一提，主要是花点钱。基本的科学概念大家都知道，绝大部分元件也都有存货，只需要意志把它们装到一块儿。如果不是耐夫豪森，意志就不会存在——他宣布了他在月球背面射电天文台发现 a 天牛星的消息，给它取了那个名字，（尽管谁都意识到他可以叫它任何一个自选的名字，甚至他自己的名字），并不惜一切，千方百计地为兜售该项目而斗争，直到总统把它买下了。

这斗争真难，真苦。他鼓起勇气提醒自己，最坏的还在前头，没关系，不管代价如何，它干成了，而且值得。从“宪法号”发来的报告证实了这点。它完全按计划进行着，而且——

“对不起，耐夫豪森博士。”

他仰起头看，几乎是从半光年以外弹射了回来。

“我是说总统现在想见您，耐夫豪森博士。”向导员又重复了一遍。



“噢”，耐夫豪森说，“噢，当然，我的思绪太深了。”

“是，先生。这边请，先生。”

他们走过一扇窗户，瞥了一眼门口的骚乱，人们拿起标志桩当战斧，一片催泪弹的蓝色薄雾，到处是嘈杂声。耐夫豪森不经意地说：“匪王今天很忙嘛。”

“这里没有危险，先生。请从这边过。”

总统在私人书房里，可并不是单独一个人，这令耐夫豪森甚感意外。他的私人秘书玛丽·阿摩斯在场。可以理解，但是还有另外三人。耐夫豪森认出他们分别是国务卿、众议院议长，还有参议院议长，即副总统。“奇怪”，耐夫豪森心想，“不是只向总统一人汇报的秘密会见吗？”但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了。

“对不起，总统先生，”他轻快地说，“我可能误解了，我还以为您准备密谈呢。”

“我是准备好了，耐夫豪森。”总统道。多年来身处白宫的忧伤如今沉重地压着他，耐夫豪森心里不客气地评论道。他看起来很苍老，很劳累。“你要告诉我的，就告诉这几位先生吧。”

“噢，好，我明白了。”耐夫豪森道，一边试图掩盖他摸不着头脑的尴尬。当然，总统是话里有话，因此，有必要发现他真正的意图。“好，当然，这里有样东西，总统先生。是‘宪法号’发来的新报告！一小时前从金石基地的太阴轨道飞行器射传输来的，刚在解码室译了码。让我读给你们听。我们勇敢的宇航员出师顺利，成绩显赫，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们说——”

“现在别读。”总统声音刺耳，“我们会听的，但首先另有一件事。我要你将a天牛星项目的故事和盘向这几位先生托出。”

“整个故事吗？总统先生。”耐夫豪森兴致勃勃地拖延着，“懂了，您希望我从最初开始——就是我们在天文台首次领悟到，我们已经找到了一颗行星——”

“不，耐夫豪森，不是面上的故事，而是真相。”

“总统先生！”耐夫豪森不胜悲哀地喊起来，“我必须告诉您，我反对过早地泄露至关紧要的——”

“真相，耐夫豪森！”总统喝道。耐夫豪森还是头一回听到总统提高嗓门。“不会从这间屋子里泄露出去的，可是你必须把一切都跟他们讲。告诉他们为什么俄国人是正确的，而我们撒了谎！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派宇航员去执行一次自杀航天计划，下命令要在我们明知根本不存在的地球上着陆！”

“宪法号”

谢菲尔德·杰克曼航天日志，第130日。

好久没联系了，是不是？很抱歉，我真是个懒笔头。和伊芙·巴斯多玩的13子象棋系列正进行了一半。她在玩警察渔夫游戏，而我在用拉谢夫斯基的方式玩。伊芙说的话让我想起老耐菲，于是，自然而然地提醒我，我还欠你一份报告，这就来了。

自我辩护一下，除了因为我们忙碌些杂事，传这些絮絮叨叨的文字也确实费电。我们几位仁兄怀疑是否值得这么做。我们走得越远，传一份报告的电就越要积累得多。现在嘛一切还不坏，可是，嗯，不妨向你坦白真相，是吗？耐菲让我们保证过的，他说，要永远讲真话，因为你是实验的一部分，而我们需要了解你在做什么，一切的一切。那么，这里的真相是这样的。我们一度比较短缺一次性电源，因为吉姆·巴斯多搞研



究要用去不少。你可能要猜，他到底在研究什么？但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就是别人正在做的事，在他认为大功告成之前，我们都不加批评，甚至不加议论。他还没成功呢。我对全局负责，不单单要管电源供应，还有飞船的安危。我叫他只管做他的事好了。

现在的航行速度很快，肉眼里，前面后面的星星已经蓝移或红移，几乎看不清了。很滑稽，我们居然至今还观察不到 α 天牛星，使用软盘把恒星遮住也没成功。现在，蓝移较严重，我们可能看不到它，除非慢下来以后。太阳还看得到，但我猜我们见到的是家里的紫外线。当然，相对频率相移意味着，我们通话时需要更多的补偿电源。这是我还不想每礼拜天在早餐和打棒球时间给家里写信的另一个原因，尽管我应该这么做！

航行很顺利。“人际关系”也保持得相当不错。这方面，我们还搞了一点实验研究。计划中没有这个项目，可是进行得很好，没问题，结果也很可喜。我觉得可能该略去一些细节，总之我们是找到了一些妙不可言的行事良方。算了，给你一个提示：多特·莱茨基说，我应该告诉你，让航天基地的男孩把两粒条纹药片和一粒“蓝鬼”搞碎，拌上 $1/4$ 匙的黑胡椒粉和再循环系统的 $2c c$ 调剂液，用橙汁牛奶冻吞服。哎哟，伙计，我们第一次服用这个配方以后啊，弗罗戏称它为“生殖水”，我想这大概是开个玩笑，可是大伙儿还是哄堂大笑了，多特一星期以前就研究出了这个名堂。我们一直很奇怪，她看《战争与和平》的进度怎么如此神速如此深入，有一天她总算透露了秘密。后来我们发现它可以为您做一些事，既是感情上的又是智力上的。人说是创造力占了激情的上风。

安和杰里·杰茨基早就把自己的娱乐节目消遣完了，这些节目可是计划供他们玩整整一次航行的！他们交换了缩微胶片，

借口是两人分别对因果律的某个方面感兴趣，都想看看对方可贡献些什么。现在安已经迷上了康德和卡纳普之类的人物，而斯基却懊恼得要命，因为在溶液栽培花园里找不到千叶蓍草。他说，他的研究需要这种枝干。他只好抛掷他的卢布起卦。实际上我们也老向他借这枚硬币，可这种方法总不对。航天基地，坦率讲，他是对的。除了性和数论，还应考虑一下其他需求。我们甚至不能在厨房的废弃物中找碎骨头用，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厨房垃圾。我知道这一切你不可能想象出来——可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因地制宜，大多数都还顶用。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我有没有给你发过吉姆·巴斯多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自从他发明了多重奇偶分析法后，一切就很简便了。但我们基本上已经不再搞这些玩艺儿。最有趣的部分解决以后，我们对数论就腻味了。如果有什么可以吸引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的话——我们各自的兴趣除外——那大概是论据微积分。大家并没有作系统研究，只在其他活动之余，时间允许的条件下才琢磨琢磨。可是我们都已经确信，一种普遍语法是完全可行的，它的未来已可以很容易地预见了。

弗罗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干得要多。她让我插句话，说布尔、维恩和所有旧时代的那批人都走错路了。她认为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推理子”的想法还不无道理。她想用J·W·斯旺森的建议来复合语言。（吉姆受此启发设计了他的奇分析法）。想法是，要创造一种双词汇语言。一套意义通过音素来传递，即通过词形本身。另一套则用音高，就像吟唱一段信息，一半意义是词语来传达的，另一半则是用音调来表示——像摇滚乐一样。你在第三、第四和第n维上就得到这两套含义，这样同时能表达多种含义。现在成效还不小——利用性来作为通信的一种媒介，这是一个例外。现有的知觉大多有限，不可能表达很

多意义。

对了，我们已经对现有的全部“人工语言”作了尽可能透彻的检验。比如，把威尔·贝克隆德置于催眠药的退化作用下，使他重新掌握从小就学的世界语。可是这些都是死胡同，还不如标准的英语或法语表达丰富。

下面是医疗报告。我们都很健康。伊芙·巴斯多为可靠起见还特意为大家儿做了一次检查。安和斯基的几粒臼齿上有些小的坑坑洼洼，伊芙替他们补上了。与其说是他们需要，还不如说她想练习练习。我不是指练习补牙；她想试用针灸代替鲁卡因，效果还不赖。

我们都有这种从杂树林营地给爸爸妈妈写信的感觉，还想给你们寄些我们土制的手工艺品样本，头疼的是这里东西太多。每人都有一两件自己特别钟爱的，像巴斯多对大部分经典数学问题的证明，还有我对名画“在阿维尼翁桥上”的多媒体改编。要决定用现有这点有限的电源给你们传些什么，还真是件困难的事。我们可不愿传些废物来浪费电。所以我们进行了表决，公推安对《战争与和平》的诗体复述最有价值。它蛮长的呢，希望电够用，反正我尽量多给你们传一些……

华盛顿

华盛顿春意正浓，波托马克河沿岸是含苞待放的樱花，而石溪公园则沉浸在新叶的嫩绿之中。透过直升机的轰鸣，耐夫豪森还可以听到从乔治敦一带传来的零星的短枪开火声。从大水门公寓群扔出来的燃烧瓶和催泪弹，把河岸搞得烟雾滚滚，天地昏暗。他们永远不会住手的，耐夫豪森愤愤地想，拯救这样的人有什么意义呢？



真让人分心。他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在三个方面——下面满目疮痍但渐绿的风影、围着他的直升机转的护卫火力战斗机，膝头的文件。所有这些都令他心烦。他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中的任何一项，而最不令人欢心的就是从“宪法号”发来的报告。他不得不请专家来帮忙翻译其中的内容，他不喜欢这种需要，更不喜欢它的结果。什么地方出错了？他们可都是他亲手挑选的孩子。比如，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任何嬉皮士的作风，他们都还不到20岁呢，到如今只有安·贝克隆德和弗罗伦斯·杰克曼刚刚20。他们是怎么进入这种《易经》的荒谬行径中去的？还有这种蠢事——什么“千叶蓍草”，还不就是普通的蓍草！什么“实验”？谁开始这种讨厌的、反科学的针炙玩艺儿的？他们怎么敢为了什么“研究目的”而不顾电源设计预算！究竟什么目的？更有甚者，什么是“飞船的安危”？

他在拍纸簿上潦乱地划下几行字：

立即停止胡闹。我有个印象，你们全都表现得像
不负责任的孩子。你们辜负了我们项目的理想。

耐夫豪森

从直升机踏板到警卫守护的白宫门厅，一段短距离冲刺之后，他把纸条给了一位信息中心来的听差，要求立即译成电码，并通过金石站，太阳轨道飞行器和月球背面基地发给“宪法号”。他告慰自己，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提醒一下，然后就又会进入正轨了。可是他瞥了一眼镜子，还是一幅忧心忡忡的样子；于是，他把竖起的头发抚平，用指尖顺了一下胡子，便去晋见总统秘书长了。

这次他们不是上楼，而是往下走。耐夫豪森将要去的地下室曾经先后是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游泳池、白宫新闻发布厅和电视演播室。那里专门录制总统与参众两议员们在一起的快

乐的雙人特写镜头，供总统家乡的亲朋好友们观看，现在这里则成了厚甲地堡。如果有人碰上城里进攻，无法从白宫脱身，可以在里面坚持几个星期，而这段时间内，第四装甲师就能从马里兰的基地出发，把阵地夺回来，房间称不上舒适，安全是保证的。除了装甲防守，它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密室一样完全隔音，防监听，防泄露，就像克里姆林宫地下室和科罗拉多N O R O M基地的密室那样。

耐夫豪森被引进室内并安排坐下。总统和一群人在房间另一头小声谈着话；还有好几十位伸长了脖子盯着耐夫豪森看。

过了一会儿，总统抬起头说：“好吧”。他从水晶酒杯里喝了口水，一脸憔悴疲倦的样子。孩提时的梦想如今已令他失望：总统的职位已不是他在印第安纳州芒西市所想象的那样了。“我们都很清楚到这里来的目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布了不真实的消息，而且当时是知情的，故意的，以至于被人拿住了把柄。现在我们想请诸位了解一下它的背景，所以，耐夫豪森博士将向各位解说a天牛星项目的情况。请吧，耐夫豪森。”

耐夫豪森站起身，不紧不慢地走向为他设立起来的小讲台，正好在总统的旁边。他在讲台上翻开发稿纸，噘着嘴，若有所思地研究了一阵，然后说：

“正如总统所说，a天牛星项目是一幌子。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这个情况，当初你们用了其他一些词，诸如“骗局”、“冒牌货”等等。可是我想用古语来描述它。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次合法正当的“战略行动”。不是针对我们政敌的“战争”，也不是针对街头那批扔燃烧瓶和砖头的傻小子们的。我不是指那种战争，我指的是针对愚昧的战争。你们知道，为了科学和进步，我们不得不了解某些符号——某些东西。a天牛星就是为帮我们找出这些答案而设计

的。

“我还要先告诉你们其中最糟糕的情况，”他说。“第一，叫 a 天牛星的行星根本就不存在，俄国人说得对。第二，我们对此始终都很清楚，甚至照片也是假的。而且终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发现这个秘密，并知晓我们的‘战略行动’。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发现得太早，因为如果我们还幸运，可以把秘密保持一段时间，那么我希望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来为我们的行为开脱。第三，“宪法号”到达半人马座 a 星时，那里没有寸土可供他们着陆，他们将无法离开飞船，也找不到原料来制造返航的燃料，——什么也没有，除了星星和太空。这个情况会产生某种后果。

‘宪法号’上的氢燃料只够一次单程航行，还有一些机动储备吧，但返航用是不够的，而他们希望开发利用的资源所在地，所谓的 a 天牛星又不存在，所以他们是回不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将客死在那里。这些就是我必须承认的坏的方面。”

听众中传来一阵叹息低语声。总统皱了一下眉。耐夫豪森耐心地等药片吞下后，继续道：

“于是你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情？把 8 个年轻人置于死地？答案是简单的：知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获得基本的科学知识来保护这个自由世界。我……我认为，诸位都熟悉这么一个已知的事实，近十几年来基础科学的进步实在少得可怜。虽然研究和发展、技术和应用有不少成果，但是自爱因斯坦以来，或者最好还是自韦茨塞以来吧，这些年来，基础科学毫无进展。

“然而，没有新基础知识，新技术必将很快停止发展。看吧，它要失去势头的。

“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科学故事，不



是笑话。我知道人们这会儿不想听我说笑话。有一位名叫德·波诺的马尔他人，想研究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对这个过程人们所知不多，可是他对如何有所发现有一个妙计。所以他准备了一间作实验用的房间，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两扇门，一扇正对着另一扇。你从一扇进去，穿过房间，再从另一扇门走出。他在作入口的那扇门的门口放了一些材料——两块木板，一些绳子。然后他叫来了几个小孩作实验对象。他对孩子们说：‘我们要玩一个游戏。你们必须穿过这个房间，然后从另一扇门出来，就这些。如果你们成功了，就算赢了。但是有一条规矩，你们的脚，或者膝盖，或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哪怕你们的衣服，都不许碰到地板。曾有一个男孩，他说，他壮得和运动员一样，用手走过了房间，但他被取消了资格，你们不能这么做。现在，去吧，谁最早走出来，谁就可以得到几块巧克力’。

“于是他把孩子们都带走，只留下第一个，接着一个一个都去尝试了。共有10个或15个孩子，而他们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事。有的孩子要化些时间才想出办法，有的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无论如何手段总是一样的，他们坐到地板上，每只脚上绑一块板，然后象滑雪一样走过了房间。马上想出这个办法，并且最快走出房间的孩子化了几秒钟。最慢的则要化几分钟，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用了同样的方法。这还只是实验的第一部分。

“后来，这位马尔他人德·波诺，做了实验的第二部分，跟第一次实验几乎一模一样，只有一处地方不同。他不给他们两块板，只给了一块。

“在第二部分实验中，每个小孩想出的办法也都一样，当然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他们把绳子绑在单板的一头，然后站到

板上，跳起来，用绳子把木板往前拉，跳着拉着，一次移动一小段，每个人都成功了。在第一次实验中，穿过房间平均要花大约 45 秒，第二次则大约化了 20 秒，用一块板要比两块板提早完成任务。

“现在你们中间可能已经看出了问题。为什么第一组的孩子没有一个想到用这个快捷的办法穿过房间呢？这是很简单的。他们因材施教，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想要物尽其用。其实他们并不需要把什么都用尽，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好的效果。”

耐夫豪森停顿了一下，环顾室内，品味着这一刻时光。知道自己已经把他们说服了，就跟三年前说服总统一样。他们开始认识到所做的一切是必要的，那一张张苍白的、仰着的脸已经不再敌视，只现出迷惑，略带恐惧。

他继续道：

“先生们，女士们，那就是 a 天牛星项目的内容。我们挑选了 8 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具才智的人，健康、年轻、敢于冒险、敢于创新。当然，我们对他们耍了一个卑鄙的手段。但是，我们赋予了他们谁都不曾享有的一次机会——思考的机会，思考十年，来思考基本的问题。太空中没有一块附加的板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想了解什么的时候，他们无法跑到图书馆去查，不会发现曾经有人说过他们的想法不会成功，一切都得靠自己思考。

“所以，为了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就对他们掩盖了真情，骗局的代价是他们的生命。好，不错，这是悲剧。可是如果说我们要了他们的性命，那么我们是拿不朽来交换的。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又是骗术，先生们女士们。我不会对他们说，‘来，你们必须找到科学的新的基本方法，然后告

诉我们’，我把目的掩盖掉，这样他们就连这个干扰也没有了。我们告诉他们这是娱乐，是帮他们消磨时间用的，这叫‘兵不厌诈’。该‘娱乐’并不真是供他们途中解闷的，它就是这次航行的全部目的。

“所以我们从科学的基础工具开始培训他们，比如数：即数量和量度，还有科学观测的全部内容，以及语法，不是你们13岁时所学的那种语法，它是一条术语，指论据积分和通信的基本规则——这样他们就可以学会通过充分交流，做到思维清晰而没有模糊的歧义。别的我们就没给他们什么了，只有把这两种基本内容相混合去产生新形式知识的机会。

“这些东西会产生什么效果？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不幸的是，还没有答案——暂时没有。如果我们事先知道答案，就没有必要付诸实验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次实验的最终结果，可是他们已经颇有建树了。几个世纪以来让最富智慧的科学家搔首弄耳的老大难问题，已经给他们解决了。我会举个例子。你们会说，是的，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会回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没有人解出过。这就是对所谓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只不过一个猜想，你可以叫它推测，许多年前由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做的一个推测，就是每个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决。你可以说：‘当然，16是11与5两个素数之和，30是23与7两个素数之和；而我能够为你们所愿意举出的一个偶数配以两个素数’。瞧，这个你们能办到，可是你们能否证明任何一个偶数，这样做都是可能的呢？不，你们证不了，还没人证得出。然而我们‘宪法号’上的朋友却已经做到了，这还是‘宪法号’上天最初几个星期的事。他们还有将近10年要过呢。我无法预言那时他们会有怎样的进展，

但是要怀疑其尚不可测的潜力总是愚蠢的。新的相对论，新的万有引力——我不知道，我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但肯定会有很多发现的。”

他又停顿了一下。下面鸦雀无声。就连总统也不再直瞪着前方，毫无表情，而是看着耐夫豪森了。

“现在要破坏此项实验还为时不晚，所以我们有必要把秘密再保持一段时间。但是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已经知道了真相，关于α天牛星的真相。”他对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有些惧怕，就借着翻稿纸把时间拖延了几秒钟，然后耸了耸肩，面对他的听众说：“现在，有什么问题？”

是的，有的是问题。“群众先生”微微一愣，化了几分钟才从他听到的简单而又动听的真相的魔力中苏醒过来，但是已有人第一个尖声提问了。接着又一个。接着两三个声音同时在嚷。有问题，当然有。无法回答的问题，来不及听清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他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而最坏的问题则像揉在眼睛里的辣椒，把人激怒，令人盲目。可是他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同时要试着给以回答。即使这些人吵吵嚷嚷，以至于厚重的两道门以外的海军陆战队卫兵不安地面面相觑，怀疑是什么造成这种沉闷的噪音，居然可以穿透房间里非常可靠的隔音设备。“我想知道，是谁唆使你干这件事的？”“主席先生，谁也没有。我曾经申明过。”“来呀，耐夫豪森，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说，为了什么哥德巴赫理论，你要谋杀这些好人？”“不，参议员先生，不是为了哥德巴赫猜想，而是为了对维护自由世界的斗争意义深远的伟大科学进步。”“你是否在供认你已把美国拖入一次赤裸裸的骗局之中？”“这是合法的‘战略行动’，部长先生，因为别无他路。”“照片呢？耐夫豪森。”“假的，将军，我告诉过您，我负全部责任。”没完没了。“谋杀”、“欺

骗”甚至“叛国”词用得愈来愈频繁。

终于，总统站起身，抬起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秩序才得以恢复，他们总算静下来了。

“不管你们愿不愿意，我们已身在其中了。”他言简意赅。

“没有别的话好说。你们找到我，多数人是带着谣言来的。你们要真相，现在你们有了。但这是绝密，不得外传。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只想补充一点：我亲自提议，对任何泄密行为都将动用政府的一切力量进行调查，并要以严刑处置。我宣布，此事为国家紧急措施，并提醒你们，适当时候，刑罚将包括死刑。我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是合适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牵动着嘴唇，好像口里含着什么东西啖之味苦。他不允许进一步讨论，宣布散会。

半小时后，在总统的私人办公室里，只剩下耐夫豪森和总统。

“好了”，总统道，“事情全来了。下一步就是全世界都会知道这桩事，我可以把这个情况推迟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但不可能阻止它。”

“我感激不尽，总统。因为——”

“闭嘴，耐夫豪森。我不想听任何演说，我想问你要一样东西，就是一个解释：“把麻醉药和自由恋爱什么的混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噢”，耐夫豪森接口道：“您是指从‘宪法号’发来的最新消息。是的，总统先生，我已经发去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因为通信间期的关系，几个月以后他们才会收到。但是我向您保证，这种情况都会纠正过来的。”

总统冷冷地回道：“我也不需要什么保证，你看不看电视？不是什么‘我爱露茜’，也不是球赛，我指的新闻。你知不知

道这个国家现在搞成怎样一副形象了？1932年的奖金游行、1967年的种族暴乱——它们都没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出动国民警卫队来平定动乱。上周，我不得不出动军队来对付三个连的卫队。再来一个丑闻，我们就完了，耐夫豪森，而这个丑闻大得可以。”

“目的自然无可非议——”

“你的目的可能如此，我的也可能是。或者，我试着告诉自己说，我这么做是为了科学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永垂不朽，让后人从历史书上知道我是做出重大突破的总统。但是你在‘宪法号’上的朋友抱的什么目的？我赞成8个人为科学而献身，耐夫豪森，我可没有赞成过从国家口袋里掏出400亿美元来给你的8位小朋友搞10年的乱交和毒品。”

“总统先生，我向您保证，这个阶段只是暂时的，我已经指示他们予以改正。”

“如果他们不改正，你拿他们怎么办？”这位从不吸烟的总统现在却剥出一支雪茄，咬掉烟头，点燃。他说：“我本不该让你说服我采纳这个项目，现在说太晚了。所以我能说的只是，你必须在盖子炸开以前把这个骗局的结果拿出来，否则我再也不是总统了，而我也怀疑你能否保得住性命。”

“宪法号”

这是谢弗，又是我，噢，让我看看，今天大约是第250、300日？不，我想不是。哎，对不起，我用了飞船日期。实话说，我现在也不大去想这些用语了。我满脑子都是别的事情，而且还有点担心。抛卢布得的卦是坎上离下，太阳上有危险。跟您通话便没了好心情。我们不是好复仇的那号人，但事实是

我们有些人发现了你做的好事，心里不平。我想你倒还不至于要担心，我希望起的卦能吉利一些。

还是让我先向你报告好消息吧。我们现在是以 $.40c$ （光速）的速度推进。景致变得有趣起来了。连续几个星期里，前面的星星升入紫外区，后面的星星沉入红外区，前后的星星便都看不到了。你会以为光谱移动以后，有效磁化力带的其余部分会进入可视区。我猜它们是这样，但是群星在某些频率上呈现峰值，大多数似乎是在可见频带上，所以效果反而是它们消失了。起先，我们前方有一个圆形黑点，那里什么也看不见，半人马座星啦，半人马星啦，甚至明亮的两脚规座也看不到。接着我们后面的太阳也失踪了。片刻之后，我们看到黑团扩大，遮掩了更大一圈星星。然后黑圈开始扩散。

当然，我们知道星星的确还在老地方。用相移设备可以探测到，就像我们可以用变换频率的办法收到你的信息一样。我们就是再也看不到它们了。航行直线上的那些星星在可视带内索性不再发光；根据它们在飞船的前后方位，我们有一个向量速度 $.34c$ 或 $.37c$ 。由于我们速度的相对效应，远在边侧的星星明显地移了位。问题是看起来我们真他妈的来也空空，去也空空，老实说是有点可怕。

就是两侧的星星也在显示相对色移。简直就像彩虹，是那种整圈的彩虹，有时你从飞机上看下面的云可以看到。不同的是，这个圈是围绕我们的。离前方黑洞最近的星星已经频移到一种暗红色。它们从橙、黄及叶绿色变到离后方黑洞最近的那种色带，一种接近紫色的蔚蓝。

吉姆·巴斯多一直在用它们练习他的远视功夫。他可以把它们实际的太空图联系起来，我却不能。他看得到前面黑洞里我所无法看到的某种东西。他说他认为那是一种明亮的射电源，

可能是半人马座 星，他还声称那个射电源现正在整个可视带内强烈地发光。他是指对他来说，用他的眼睛看，是强烈的。我不能肯定能不能看到，大概有一种非常微弱的漫射光，像“对日照”那样，但我没什么把握，其他人也一样拿不准。

话也说回来，这星虹真是美，不虚此行。弗罗在学油画，它可以把它画下来，给你装饰墙头。但发现你干的好事以后，她十分恼火，想在里面藏一颗热核弹或别的什么。（我想，现在她已经消气了吧。）

所以，我们对你已经不再愤怒了，当然有这么一段时间，如果我恰好在跟你联系，肯定会讲一些难听的话。

我刚刚把谈的话放了一遍，听起来怪杂乱的，我很抱歉。我觉着这事儿挺难。不是智力上的困难——不是象棋问题和张量分析那种难，是用汤匙铲沙子那种难。我实在不习惯再把自己的思想用这种紧身衣约束起来。我想找其他人来搞这次联络，可是没人肯干。免费的建议倒是得了不少。多特说我不该浪费时间来回忆以往的对话方式。她想用简化符号给你写一份仿真说明。这份东西。她估计一种应急程序会在适当时间里，10年或20年吧，为你翻译出来，它将不折不扣地告诉你所有的一切。我反对，说这样操作起来太困难，当然准备这份说明倒不难……哼！我们现在都会干的。我别的都没忘记，除了像标准计日这种不相干的东西，我是最不情愿去记住的，其他人也一样不愿意。总而言之，报告会太长太长，我们还没有电来发送必要的几组信息，尤其是出了事故以后。多特说我们可以将它哥德莱化，我说你要解出哥德莱码还不够聪明。她说这对你会是一种很好的练习。

呃，她说得对。是到你们都学学用理智的方式进行交流的时候了，所以如果电源还够，我最后将把多特的仿真说明传过

来，用哥德莱形式写的。祝你们好运。坦白说，如果你们少了一位数学或者别的什么，报告就会变成“阳光泉农庄的吕贝卡”或什么著者不明、下落不清的书，当然，更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声音，那时我一点也不惊讶。斯基说，这对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汉勒是对的。我把这句话不加评论地传过来。

性，你总是想听听性方面的事，这方面很好。既然已经不用再去对付药片了，小日子就过得妙不可言。弗罗和吉姆。有时，当它们要干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手头的活计，坐成一圈看他们，一边打趣一边唱歌一边帮着做辅助计算。那天，我们做了一点点小手术——现在我们的骨质都老化了——安和斯基决定用做爱代替麻醉，他们说效果比针灸还好，不会封闭感觉。他们的小脚趾被斩断的时候自己都很清楚，却并不觉得痛。于是轮到吉姆时，他想什么都不用，试试这个截肢术，心里想着他和弗罗稍晚一些将一起上床，效果也不错。他现在对此是推崇备至，自称这个方法显示了他的理论预言过却不曾演示过的逆因果律，说他总算从因前果后的疙瘩中脱出身来了。这就像红皇后和白皇后，在摸清底细以前总很让人迷惑。（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摸清底细了。）试想，如果他不和弗罗做爱，脚趾会不会痛呢？对此我是有些糊涂了。多特说这是因为我不懂一般的现象学，我想我还是得听从安的建议，把卡纳普啃完，尽管语言学糟得让人读不下去。想想看，我并不是非得这么做不可，何况它还全部用了哥德莱化仿真语言。所以我将把论据发给你，一边发一边对我也是一种复习，或许我的脑子里因果律会转过弯来。

听着，让我给你一个提示。报告里还将包括斯基玩的等离子体容纳法，长达 500 k 毫秒。所有你看不懂以后，就会知道如何制造我们离开地球时你所谈论的热核能反应堆。那是你

鼻子底下的胡萝卜，所以，可以为哥德莱语言的破译记忆起来了。等离子逃避法很管用，当然，我们对清除那些你任其引爆的、小题大做的哑炸弹，换上又好又稳的等离子流时所发生的事感到遗憾。爆炸当场让威尔·贝克隆德毙命，看着都觉得恐怖。

好了，不管怎样，我的长话短说。因为电源有些不足，我不想冒险把这份报告弄乱。下面便是结果：

$$1973+331^{852}+17^{2008}+5^{47}+3^{9606}+2^{88}-78。$$

祝你们好运，伙计！

华盛顿

耐夫豪森从桌上的纸堆中抬起头，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他和总统同期戒的烟，但是，跟总统一样，他又想抽起来了。烟会害人，没错，但毕竟可以消除紧张，而他正需要。有什么东西害你又怎么样？有些事比被害被杀更糟更坏。他阴郁地想。

他客观地思忖，不管从哪方面看，过去的两三年对他来说是比较艰难。开始得那么出色，结果却如此差劲。比那些遥远的记忆毕竟好些，那时人人都那么穷，柏林又是那么冷，身上暖和一点的衣服都是从冬季赈济会那里得的。当然，也不如战争结束时那样困难。而什么都不如在南美，然后在中东的开头几年的日子窘迫。那时候，就是幸运儿和知名人物，像冯·布拉尔斯和埃略克一家也很难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而耐夫豪森这样的愣小子就不得不靠削土豆，开电梯来维持生计了。但是，一位正处于事业顶峰的人是毫无理由去如此落魄的处境准备的。

从根本上来说，天牛星项目是可靠的！他磨着牙思考着。它会成功的，——不，上帝作证，它正卓有成效，它会让世界

变样的，子孙后代能看到。

可是，子孙后代还不在这里，而目前的状况确实不妙。

他想起了什么，拎起电话机给他的秘书传去一阵铃声。“有没有接通总统的电话？”他问道。

“很抱歉，耐夫豪森博士。遵照您的吩咐，我每隔10分钟打一次。”

“噢。”他不满地咕哝道，“不，等等，有过什么电话？”

一阵纸页翻动的声音，“当然，有报社来的，又来问谣言的事。杰克·安德森办公室，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不，不，我不想和报界通话，其他人有没有？”

“考普勒参议员来电话问，您什么时候回答他的委员会递交给您的一清单问题。”

“我会给他一个答复的。我会给他一个贝利欣根给过班贝格主教的那种答复的。”

“对不起，耐夫豪森博士，我听得不太清——”

“没关系，还有别的吗？”

“就一个豪普特曼先生打来的长途。我有他的电话号码。”

“豪普特曼？”名字耳熟，过了一会儿，他想起来了。此人肯定是那位从布里亚柔斯十二号来的与他合作制作假照片的摄影技师。他不是得到命令不准露面，而且要保持缄默嘛？

“不，不重要，没有一个重要的。我不希望受这些废话的干扰。继续干吧，安博鲁斯太太。如果总统的电话接通了，务必立即与我联系，别的电话就都免了。”

他挂上电话机回到书桌旁边，又悲又喜地看着文件，“宪法”号发来的报告全都拿出来了。他自己的翻译和评论稿，以及他的助手提供的100余条脚注，那些从太空来的，呃，有时是那么诡秘，那么费解的报告，其含义和暗示现在好懂了。

“汉勒，显然是指保尔·汉勒（没有附言）；也许，原引文就是他的报告，‘在有些符号标志中，某种东西是无法表达的’，假定英语即是那些标志中的一个。”

“桔子汁牛奶冻圣代。对文件代号 C O N - 130 第四段中的材料进行了一次秘密实验性研究。化学分析和实验性测试表明，用所建议的药物及其他成分可以配制出一种力度可观、性质不甚清楚的与致幻剂相关的物质。第一次双隐蔽控制测试中，100 个实验对象摄取了这种物质或安慰药剂。摄取该实际物质的实验对象与服安慰药剂的人反应应绝然不同。报告说，产生的效果包括能力无限增大，和理解力进一步加深的感觉。但是，数据完全是主观的。我们试着用标准智商的手法和测试手段来验证此说。可是接受实验的人没有积极配合，甚至有几位从测试大楼不辞而别。”

“哥德莱语言。是一种可以把任何信息译成一个十分庞大的单数码的系统。信息先用明语写出，然后译成底和幂组成的电码，信息的每一个字母以素数的自然顺序来依次代表——即，第一个字母用底 2 代表，第二个字母用底 3，第三个用底 5，然后是 7、11、13、17，等等。在信息中占据该位置的字母用幂来识别；很简单，幂 1 表示该位置上的字母是 A，幂 2 代表 B，3 是 C，等等。于是整段文字就变成了所有底和幂的乘积。举个例子，单词 C a b 可以写成 $2^3 \times 3^1 \times 5^2$ ，或 600（ $= 8 \times 3 \times 25$ ）。名字 A b e 可以用数字 56, 250 或 $2^1 \times 3^2 \times 5^5$ （ $= 2 \times 9 \times 3125$ 。）来表示。一句 John lives（约翰活着）的话可以写成下列诸项的乘积： $2_{10} \times 3_{15} \times 5_8 \times 7_{14} \times 11_0 \times 13_{12} \times 17_9 \times 19^{22} \times 23^5 \times 29^{19} \times 31^{27}$ ，其中幂 0 代表一个空格，幂 27 则被任意指定为句号。可以想见，用哥德莱方式写哪怕是很短一句话也会碰上庞大的数字，但这些数字都可以用一组底和幂的形

式颇为紧凑地发送出去。像从‘宪法’号发来的那篇东西，估计与一本标准的非节略版字典内容不相上下。”

“远视。接受实验的詹姆士·麦迪逊·巴斯多在早年读书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他患近视；而且明显是读书太多造成的。他曾经想用类似‘贝茨法’的眼保健操来治疗。在为天牛星项目接受检查时，他的视力是相当理想的。他以前的同事说，对于增强视觉敏锐力，他一直保持着兴趣。另一种解释，有迹象表明，他对超自然现象诸如超常视力和预知也十分着迷。有可能，虽然现在可能性不太大，他的这个词是用来指时间上的‘先见之明’。”

如此等等，等等。

耐夫豪森爱惜而无奈地盯着那堆文件。他用手摸了一下额头。这些小鬼！他们真了不起……可又真无法无天……真令人费解。他们竟敢隐没自己真正的成就——氢核聚变的秘密！仅此一项就足以说明，远不止说明这整个项目的价值。可是它在哪里呢？锁在那串数字堆砌的听不清的声音里。耐夫豪森对这种雅致的方法不无欣赏。他也很善于重视如此简明易懂的一种手段。一旦数字写出来，你只须尽可能多次地除以2，除2的次数就是第一个字母。然后除以下一个素数，3，除3的次数就是第二个字母。但是实际会有困难！拿到完整的数字以前，你甚至连第一字母也得不到，IBM公司甚至拒绝投标建造一组写出那种数字的电脑，除非开发时间延长到25年。25年哪！而那数字里又可能蕴藏着氢核聚变的秘密，也许还有很多更大的秘密，当然有影响耐夫豪森个人近几周荣衰的钥匙……

电话铃响了。

他抓起便喊：“是，总统先生！”

他太快了。那边不过是他的秘书，她的声音颤抖而坚决。

“不是总统，耐夫豪森博士，是考普勒参议员，他说事情很紧急。他说——”

“不！”耐夫豪森吼道，“砰”的一声挂断电话，他挂机的当儿就后悔了。考普勒职位很高，担任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他不是耐夫豪森希望树敌的那号人。经过几年来对自己政治地位的耐心营造，耐夫豪森曾小心地与他交上了朋友，但在总统给他回话之前，他还是不能和他或别的人通话。考普勒的地位是高，可他并不是耐夫豪森直接受命的上司，他的最高上峰一旦不与他通话，耐夫豪森便与外界隔绝了。

他试着客观地审时度势，给自己降降温。刚才总统身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城市里，所有的城市骚乱依旧。还要召开政治会议。有必要竞选连任第三届总统，法律需要修改，连任才有可能。对了，耐夫豪森承认，最沉重的压力，来自那些围绕着“宪法号”的流言。他曾经提醒过总统，不幸总统没有听。他说过，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两个人以上的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了。总统却坚持要让不断扩大高级官员圈子的人也知道此事。当然发誓要保密，但有什么用？尽管能做的都做了，还是有人泄密。人数比担心的要少，可已经不能容忍了。

他珍爱地抚摩着“宪法号”发来的报告。那些俊美的小鬼，他们还是能把一切干好，干得如此之帅……

正是他让他们变得出类拔萃的，他自言道。是他突发奇想，是他点兵点将，挑选了他们。他做了甚至对他自己来说都不很具有说服力的事，确认是由他们而非别人来担负此项航天使命。最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确保他们的忠诚，这样就有了双倍的保险。培训、纪律、情感和友谊的纽带，更可靠的纽带：为他们提供食品、娱乐磁带，他所能发明或发现的广告诱导、M/R劝及心理强化的各种活动。这样，不管他们做了

什么，他们都会忠实地向地球基地汇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会反馈过来。发送数据可能很不容易，可是总会到达那里。他的指令胜过上帝，就像马丁·路德，他们必须说：‘我别无选择’。他们将学习，然后将他们的学习内容告诉他，这样，投资就有了收益……

电话！

话机还没拿到口边，他就迫不及待地说：“是，是！我是耐夫豪森，是我！”声音急促，这回肯定是总统了——

又错了！

“耐夫豪森！”电话另一端那个男人咆哮道，“给我听着！我告诉你，我跟你那位猪娘丫头讲了些什么：如果我现在不与你通话，我就派第四装甲部队 20 分钟后把你逮过来，所以，听着！”

声音和风格都让耐夫豪森辨出是谁。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迫秘书冷静下来。“很好，考普莱参议员。”他说，“什么事？”

“这台戏砸了，小子！什么事，你在亨茨维尔的那家伙，他叫什么来着？那个摄影师——”

“豪普特曼？”

“是他！想知道他在哪里吗？你这蠢克劳特狗杂种！”

“怎么了？我以为……我想他应该在亨茨维尔——”

“错了，小子！你的克劳特狗杂种朋友说他感觉不太舒服，多请了几天假。情报局一直盯着他，也没去拦，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好，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他一小时以前上了一架‘空中漂流’飞机离开奥里机场。把你的脑筋放那儿使使吧，耐夫豪森！他叛逃了。现在想想你该怎么处理，还是处理好为妙！”

耐夫豪森说了些什么，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挂的

电话也不记得了。他两眼无神地对着半空瞪了半晌。

他按了一下开关要秘书，他也不听她结结巴巴的道歉便说：“安博鲁斯太太，刚才那个豪普特曼打来的长途，你没说是从哪里打来的。”

“越洋电话，耐夫豪森博士，巴黎来的，你不让我有机会——”

“是的，是的，我明白。谢谢你，别在意。”他放下电话，回到椅子上，差不多感到一种虚脱。如果豪普特曼是去俄国，情况只能是：告诉俄国人照片是假的，天上不仅没有供宇航员着陆的行星，而且它本身并不是一次失误，实际上是一个骗局。所以现在事情已经全然在他的控制之外了。历史将评判他。覆水难收，小卒过河了。

为什么要引经据典，他不以为然地想。实际上，当务之急还不是历史的评判，而是现在某些活着的人们的评判和完全可能不友好的反应。他们不太会根据将来可能的形势或应该发生的情况来评议他。他们是从发生了什么的角度来臧否的。想到这种判决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伸手抓过电话想再给总统打一个。然而他十分清楚，总统此时是不会接电话的，再打一次也不会。

“宪法号”

这是可靠的老谢菲。看，我们收到了你的来电。我不想谈论它。你真是的，情绪不佳是不是？如果你不会说好听话，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妙。我们都在尽力而为，成绩也不坏。如果我们没有完全遵从你的想法行事，那就可能因为我们比你知道得多那么一些。当初还是你打发我们上天来这个荒诞的所谓——天牛星空想国呢。好吧，什么也不为地万分感激你。

从另一个方面讲，对你的所做所为我还是略表谢意。至少你设法使我们进入现在这个处境，我不是指空间位置。所以我不可能向你叫嚷的。我只不过一点都不想和你说话罢了。我让其他人自个儿来说。

我是多特·莱茨基。这很重要，请传达。我有三件事要告诉你，希望你牢记，一、大多数问题都有语法上的答案。把人从地球搬到另一颗行星上的问题不是靠随便凑合一块一块的钢板可以解决的。你造好“宪法号”也纯属偶然。问题是靠建造一个模型 = 方程式（= 语法），它将描述搬运的必要环境。一旦有了语法模型，你只要把它用金属围上，它就会像剿匪人员一样机敏了。

明白这点以后，你就可以接受第二点：因果律根本不存在。总要为“事件”找一个“因”，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像你说的“划了一根火柴使它燃料”是真命题吗？不，假命题！你发现自己进到了一种夹层里边。“划火柴”这个“动作”是否是“必要的”和/或“充分的”，陷到文字游戏里边去了。有用的语法是没时态的。在一种像样的语法中——英语语法当然不在此列，可是我将尽力——你可以立一个命题，诸如“存在一种（特定）事物形式的连接关系，一定温度下能量释放后结合，这种温度可能与摩擦生热有关”。因果律在哪里？“因”和“果”同在一个没有时间的命题里。于是，第三，经验定律也不存在。斯基已经认识到，他能够无限期地在我们的飞行器中容纳等离子，不是通过滑磁性挤压力推动粒子旋转，而是通过促使它们自愿和平共处。还可以换一个说法来描述他的工作：“创造一种环境，其向心力要比离心力大”——但是我的说法更确切，因为它道出了你性格的一些内容。恶霸，你们统统是。何不对人家好一点？如果你希望得好报，请一定把这段话转给

天津的廷发听，还有万灵大学的莫里斯教授，以及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坐卡纳普交椅的任何一位仁兄。

轮到弗罗了。妈妈肯定会喜欢我的花园。淤泥沙地上并排种着鸡腿和水仙。它们看着就让人高兴。将来某一天我可能会发来一整本园艺手册。可是现时吃萝卜是难为情的，胡萝卜则尽可以享用。

已做威廉·贝克隆德的报告。我来到世上，学习，成长，吃饭，工作，迁移，然后死亡。或者，我从氢焰中来，萎缩，呕吐，重新进入令人想念的子宫。从哪一头开始都可以，从哪个角度看根本没什么区别。

观测数据。莱茨基：在时间 t ，一个不能化为格林尼治平时的迪拉克数字，观测到如下现象：

射电源半人马座 α 星经观测，为一位置稳定的单一集合体，而不是两块交叉的气云，我们看到它呈辐射状向中心收缩。经观察分析，它是一个黑洞，其细节目前还不可探测。有人推断，所有星系都会产生此类中心旋涡，天文学家和末世学家对个中含义会感兴趣。我，赛摩·莱茨基建议再仔细看看，可是其他人更乐意继续飞行计划。哈弗大学史密森学会的通知，请复制。

《星穹》英译诗初探，詹姆斯·巴斯多作：

身为小鹅一群，却是人类精英，
我们蹒跚地穿过相对空间，
圆睁双眼，满腹疑虑，不断失望地扫视：
人马宫空空如也。
人马宫既空，
遂揣度出此行的目标。
上当，受骗，中了圈套，我们悲哀地
追随着单身汉太阳的儿女。

陷阱败露了，骗局戳穿了，
我们成了傻子的笑柄。
噢，生我们的鹅父，产我们的鹅母哟。
多么卑鄙，多么慌乱，你们背叛了我们！
我们是欠你们一笔债，我们不会忘却。
我们会偿还你们，
给我们一些运气，我们会及时地
从星穹尽头给你们捎来一罐黄金。

安·贝克隆德：我想是斯坦雷·万勃姆说过的，一个真正优秀的人。通过三个事实就应能够演绎整个宇宙。（斯基认为，对于一个有限的数字来说这是可能的，可是数字比三要大得多）和这些标准相比，我们远不是真正优秀的人，即使与我们自己的标准比，也不算优秀。然而我们拥有一批相当可观的事实，多于三，甚至多于 3000，所以，我们也演绎了不少。

这对于你来说可能不如希望的那么有价值，亲爱的老杂种耐菲，还有其他那些杂种，因为我们演绎的其中一件事便是，我们不能把一切告诉你们，因为你们理解不了。如果你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其中一些人提携一把。总有一天，你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我们所做的事，但不能遥控。

并不是一切全完了，伙计们！提起精神来！你们还不能像我们一样演绎，可是话也说回来，你们有那么多东西可供借鉴。试试看，聪明一点，如果心里愿意，你们也会成功，首先要平静下来，说话以前要冷静，要求某样东西以前把你们的关系先稳定下来。试着不再把事情做得太恶心。不要像“易经”里那家伙。“他没有给谁带来增益，有人甚至还揍了他。”

我们的脚趾又都长回来了，就是威尔的也长了，虽然对他来说特别困难，因为他已经被害身亡了。我们在趾骨上刻了字，

用来求卦效果极佳。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的意义。我们还可以继续抛硬币或掷蓍草，至少是弗罗所能培植的近似蓍草的代用品，我们还不愿这么做，这办法并不是上上策。

心里不能始终保持冷静的人会说。“那么，有什么区别？”好可怜的一个问题，里面蕴含着宿命论的回答。最好这样问：“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么答案便是，“是的，有可能，因为，为了正确完成某件事，你一定得把它做对。”那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同一律。

你或许要问我，“好，我问卦时候实际应用的知识究竟是哪方面的？”这是更高明的一种问题，因为没有“强制”要求一个错误的回答，然而，答案还是不定的。你可以把《易经》看成一堆罗尔沙赫式的曲里拐弯的符号，里面没有内在含义。可是它很有用，因为你自己的脑子在解释它并注入了意义。轻松些！你可能认为它是一种已编码的知识的存贮库。为什么不？“你完全可以弃之不顾，而从别的道来认识，你喜欢的任何道，（“上士识无常于终极永恒之中”）这也可以！

然而不论你走哪条路，你应该那么做。我们需要刻了字的趾骨来求卦，因为这个方法是正确，为此每人截掉一个脚趾就算不上什么特别的牺牲了。这个办法很有效，除了一件事。现在的大难题是《易经》的翻译实在差劲，从中文到德文，从德文到英文，每一步都渗着错误，当然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下次我可能会多谈一些。现在不，不能太早。伊芙会告诉你的。

伊芙·巴斯多。最不会说话的人最后一个来，恐怕也最无足轻重。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常下棋玩，下得很糟，和很好的棋手下，而这就是我一生的故事。我是慢性的成就胜过天

分的患者。我受不了比我笨比我差的人，结果是每次我比人家矮一截。这里，他们待我都很好，就是吉姆对我也不错，可是他们心知谁高谁低，我也知道。

所以，我整天忙碌，为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喝彩。这种生活不算太坏。我拥有我要的一切，除了尊严。

让我来告诉你这里（在太阳和半人马座之间）典型的一天生活情景。我们醒来——如果我们还睡，我们有些人还有这个习惯——然后吃饭——如果我们还有吃饭这个习惯，除了斯基，当然，还有威尔·贝克隆德，其余的人还吃饭。食物非常可口，佛罗伦斯已经能诱导它们根据需要，长出来的时候就是熟的，上过作料；所以，你可以很方便地走过去，给自己摘一个美味的水煮蛋，或者一把炸土豆片。（早上我宁愿吃奶油蛋小面包，可是由于感情上的原因，佛罗伦斯没能让它长出来。）有时，我们做会儿爱，或者唱几首营火晚会的老歌，斯基下来参与一会儿，时间不长，然后再回去瞭望宇宙。星穹又壮观又骇人，现在它是一条跨度为 40° 的带子，闪烁着彩光，完全把我们围住了。我们总可以从其他频率看到前后的鬼星。前后的景象现在是漆黑一片，唯一的光是那一圈缀满星星的美丽的光带。

有时我们写写剧本，或者来一小段音乐。谢菲演绎出了四部已经失传的巴赫的钢琴协奏曲，乐队齐奏时让人想起科莱里和维瓦尔第。我们已经把这些曲子全部改编供演奏用。我在电子合成器上作了改编，安和谢菲则合成了整个管弦乐队。谢菲的尤其可爱。你可以听出，笛手有早期肺气肿；小提琴部有两位仁兄喝过酒。他让托斯卡尼尼指挥得像文艺复兴的节拍器一样。词是弗罗的大女儿做的。现在她唱了一首童谣，里面采用了柏格兹特胡德的一些赞美诗：噢，我还没跟你说过孩子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有十一个小鬼了。安、多特和我各一个，而弗

罗伦斯有 8 个。(可是他们打算让我下星期怀上四胞胎。”开始几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多让我照看着。孩子们真让人怜爱。

所以，我的时间大多是花在照看孩子身上，另外还解一些斯基好心让我为他计算的张量方程。而我，应该承认，是感到有些孤单。真想和一位朋友一起看会儿电视知识竞赛，一边喝着咖啡！他们时不时地让我重新装饰我们的移动住宅。前天，我寻开心，以匹茨堡郊区风格重新装饰了我们的家。你们信不信在星际空间会有落地长窗？当然它们是从不打开的，配上擦光印花布窗帘和饰有花边的窗帘钩，看起来别提有多漂亮了！我们为孩子和他们的宠物增设了几间新屋。(弗罗在溶液培养地里为他们培植出了最乖巧的小兔子)。

好了，能有这个机会让我说说闲话我很高兴，现在要关机了。有一件事还得提一下，其他人已经决定，我们不再需要你这里得到任何信息。他们不喜欢你对我们潜意识所做的那种企图，还有其他的一切——当然不是怕你成功。可是你看，这还是有些令人恼火的——所以今后，拨号盘将调到 660 位置。对了，开关将打在“关”的位置。这不是我的主张，可是我很高兴执行。我有时喜欢命令态度稍微收敛一些的伙伴。当然，不是你。

华盛顿

以前，今天这所国防部临时看守七所——你还可以用一个确切的词叫它“牢房”，耐夫豪森想——曾经是希尔顿集团的一家豪华宾馆。实行最大程度防备措施的单人牢房在地下室，在以前会议室的地方。没有通向外面的门和窗。如果真的从自

己的单人牢房里跑出来了，你还得上一段楼梯才能到达地面，然后要突破警卫的把守方能到达出口。之后呢，即便当时碰巧没有猛烈的围攻，对路上到处游荡的瘾君子 and 滋事分子你还得多加小心。

耐夫豪森并没为这事费心劳神。他没有想到出逃，至少在意识到自己已被捕，惊魂甫定之后，他就不做此打算了。几天后，他放弃了面见总统的要求。白宫把他弄到这个地方，再向白宫求助实在是没有意思。他还是坚信，只要能 and 总统单独谈一会儿，他就能澄清一切。可是作为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他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总统是不会再同他单独谈了。

于是，他找出了几条待在这里的好处。

首先，这里很舒适。床是很好的，屋子也暖和，吃的东西还是从宾馆的宴会膳房送来的，对于监狱伙食来说，这实在太优厚了。

其次，孩子们还在太空中，还在做着一些事，伟大的事，哪怕他们不报告。他的昭雪还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看守让他读报，允许他保存书写材料，尽管他们不肯把他的书给他，也不给电视机。

他除了书，其余什么都不想。他无需电视来告诉他外界的情况。他甚至不需要报纸，它们很粗糙，薄薄的几张还被审了又审。他每天都可以听到短枪的射击声，大多是遥远而零星的。但有一两次持续了一段时间，火力也猛，几乎就炸在头顶上，听起来像是白朗宁枪在与 AK - 47 型对着干，间隙还有灭火弹发射器的轰鸣。有时，听到汽笛的警报声扫过街道，不时被丁当的铃声打断，他便寻思，难道还有什么民用消防队留下来管事儿？（它还是民用的吗？）有时他听到重型马达的嘎嘎声，一定是坦克了。报纸对细节都轻描淡写，可是耐夫豪森对弦外

之音毕竟敏感。政府现在正躲在什么地方——比斯坎珊瑚礁，戴维营，还是南加州？谁也没说在哪里。所有城市都陷入一片红色叛乱，“群众先生”已经接管了政权。

对于这些灾难，耐夫豪森感到要归罪于他是不公正的。他向总统写了无数封信，指出政府面临的严峻局势与——天牛星毫无干系：各个城市的叛乱已经反复了一代人的时间，印度支那战争以后，美元就成了世界的笑柄。这些信，有的他毁了；有的，他找不到人为他递送；少量的信被带走了——也没有回音。

一星期总有一两次，司法部会派人来反复问他上千个同样的毫无意义的问题。他们也许试图建立一个可以证明一切都是他的罪过的档案，耐夫豪森对此十分疑心。好，由他们去吧。时来运转的时候，他会为自己辩护。记录是清白的。至于道德的问题，他承认是不太清白的。没关系，在如此紧要的寻求知识的领域，怎么能讲道德的问题。“宪法号”发来的报告已经结出不少成果了——虽然，坦白地讲，某些最重要的部分还相当难懂。哥德莱语言还不曾译出过，其中内容的有关暗示也只能是暗示了。

有时，他打一下瞌睡，会梦见自己向“宪法号”飞去，上次通信之后已经有一年没有联系了。他试图想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现在应该早已穿过中点，速度开始减缓。星穹每天都将加宽。在他们前后的黑圈将收缩回去，他们马上就会看到人类从未见过的半人马座星。的确，那时他们将发现，周围根本就没有所谓天牛星的行星在绕着主星转，可是这一点他们早就猜到了。勇敢而杰出的孩子！即便如此也不退却。关于药物和性的蠢事，又怎么样呢？人之常情，此类勾当是遭人反对的，可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杰却历来都自有章法。孩提时候他就知道，

那些大腹便便、趾高气扬的空军头面人物都吸可卡因，有时伟大的战士是互相取得性快感的。聪明人不会关心这些问题，这一点又一次说明司法部来的人，他们没完没了地旁敲侧击、想刺探耐夫豪森个人背景的仁兄其实不太聪明。

司法部来人的好处是，有时可以从他的问题中推理些什么出来，不过他很少愿意自己回答问题，机会不多。噢。“‘宪法号’有消息吗？”“没有，当然没有，耐夫豪森博士。现在，请再告诉我一遍，是谁先向你提出这个骗局的方案的？”

那些都是他最辉煌的日子，不过多数时光还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

他没有把它们从牢狱的墙上划掉，就像紫杉城堡的囚徒那样。在硬木板壁上刻字破坏太可惜了，他还有其他的时钟和日历：送饭的时候有碗勺碰撞声；司法部来人会带来季节的变化。这些事情都像礼拜天——神圣的日子，虽不快乐却很庄严。首先驾到的是卫队长，随行两名士兵则站在门口。他们会搜他身，还要搜查房间，唯恐他偷偷带进来……什么？大概有一枚原子弹，或一磅也许会扔到司法部来人眼睛上的辣椒。他们什么都找不到，因为根本就没什么可找。然后，他们就走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什么都不会发生，甚至不会有人送饭来，哪怕刚好到了就餐时间。什么也没有，直到一小时或三个小时之后司法部那位仁兄来了，由自己的卫兵把着门，门内门外都戒备森严。他的工程师则开始启动录音机，还有他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司法部的人又来了，还不是单独来的，同行的是总统秘书默里·阿莫斯。

人心险恶！在已经放弃希望的时候，它又多么轻易地重现希望之光！

“默里！”耐夫豪森喊道，几乎哽咽了。“你来看我太好

了！总统他好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有进展吗？”

默里·阿莫斯在门口停下，看着狄特·冯·耐夫豪森苦涩地说：“噢，是的，有进展，相当大的进展。第四装甲部队刚刚倒戈，所以我们正从华盛顿疏散，总统要你立即离开这里。”

“不，不！我是说……噢，是的，总统关心我的安危很好，尽管第四装甲部队的消息很糟。可我说的是，默里，是这样的：有没有“宪法号”来的消息？”

阿莫斯和司法部的人面面相觑。“告诉我，耐夫豪森博士，”阿莫斯圆滑地问，“您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

“发现？我怎么能发现？没有，我不过问问，因为我希望有。有消息，是吗？尽管他们说发了。他们又开口了是不？”

“老实讲，是有消息了。”阿莫斯若有所思地说，司法部的人尖声地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可是阿莫斯摇了摇头。“别担心，我们马上会来的。我们不到，护卫队不会走的。对，耐夫豪森，两小时以前信息到达金石站，现在已经送到解码室去了。”

“好，很好！”耐夫豪森喊，“你们会看到的，他们会澄清了一切的。他们说了什么？你们有没有好的科技人员去翻译？你们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

“不全确切的。”阿莫斯说，“因为有一个小问题是解码室没有料到也没有准备的。来文没有编码，十分清楚，写的却都是汉字。”

“宪法号”

发文号：CONSLX T51/11055/*7

绝密

主题：美国星际船“宪法号”电文。

下列信息经解码室据标准指令接收并处理。因其性质特殊，为确定来源已特做调查，自月球背面基地发来的无线方位数据证明，沿着一条视线看，它的源头与现在预计的“宪法号”方位一致。信号很强，但还在适当范围内。频率划分的下降和相对相移，与受颗粒物质及云影响的发散一致。

尽管现在资料不足以准确无误地证明，该信息来自星际船，但否定的证据尚未找到。经检查，电文看起来是中国话北方方言的注音，只完成了部分翻译（见文后附注）。翻译异常困难，原因有二：一，要找到一位既有足够的技能又能赋予相应安全地位的译音员很难；二，因为——据推测——所用语言可能不会绝对符合任何一种方言，也许就是“宪法号”人员自己一手炮制的。（见第八段）

下文仅是对“宪法号”来电内容的临时、非权威性英文初译。我们正继续努力译完全文，并尽量减少报告误差。此后的校译稿完成后将提交审阅。

译文如下：

第一段：全体的代言人——谢菲尔德·H·杰克曼中将——稍息。为慎重起见，我们采取正当的行动后停止一切行动。我——身份不明，但也许是安纳特·玛琳·贝克隆德太太，不会是另三位女船员，也不会是他们的后裔——受仁慈和爱的感召，取代他的位置。

第二段：光研究或做让人们皱眉、点头的事是不够的，光理解天空或海洋的本质也是不够的。只有大彻大悟，才能接近智慧，而只有依赖智慧人才能行止有当。

第三段：这些便是授予我们理解的箴言。

第四段：把自己的意志用武力强加于人的缺义，该推下

悬崖。

第五段：诱使他人贪求小木雕或糖果的人缺礼，该限制他去做坏事。

第六段：打了一个结还说“我才不管谁来解开”的人短见，该冲洗穷人的疮口，为所有人挑粪，直到学会把来日看作当日的兄弟。

第七段：我们在此，不应把我们的意志以武力强加于彼处的你。理解姗姗来迟，我们对下周的事件深表歉意。它是匆匆制做出来，还有错误。我们全体的代言人做事不加思考，我们这里的人事后非常后悔。

第八段：你可能会奇怪——原文：“问卦不思”——为什么我们用这种语言通信。既为消遣，又为启迪——原文“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可是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你必须先经历一番，然后人家才会告诉你这是什么。我们的脚步已经踏过了这条路。为了重构《易经》古文，首先有必要重构它的德译文，而英文版便是从德文译过来的。错误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原文：“九曲闹鬼”。〕我们的雕塑上刻着许多败笔。请静静地几天几小时地观察作品，直到败笔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第九段：据说你还有八天才能等到重粒子降临。破损及坏死的会极少。最好所有飞在空中的原子反应堆都着陆，直到事件结束。

第十段：请你在完成重建之后发个消息给我们，方向 星的天牛行星。那时，我们的家该营造好了。一切准备稳妥之后，我们会派渡船把移民摆渡过河的。

上述文字为电文头 825 给的信息。其余文字，大约有 7500 给信息，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译文。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方语言系的顾问讲，那可能是一篇诗文。

/ S / 丢沃德 · S · 瑞启特

丢沃德 · S · 瑞启特
美海军陆战少将
主任译电员
指挥
发送：× × ×
唯亲手是认

华盛顿

华盛顿——美国总统——打开书房的外层木板护窗，探身出去对着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喊：“哈瑞，磨蹭什么！我们在等你！”

哈瑞抬头挥了挥手，然后固执地继续穿越北草坪滴着水的丛林。在丛生的杂草、雨水和泥之间，他的行进很慢，但是总统毫不同情。他砰地摔上窗说：“那家伙存心惹我恼火。要我等他多久才决定我们是否得迁都？”副总统从她的针线活上抬起头说：“吉勃，亲爱的，干嘛这样跟自己过不去？为什么不迁掉算了？”

“哎，看起来真够讨厌的。”他心灰意冷地倒在一张椅子上。“我真的对十周年游行向往得很。”他抱怨道。“十年了，是值得夸耀一番！我可不想在乡下搞。我就想在宪法街上搞，像以前那样，到处是人群的欢呼，到处是记者、相机，无所不包。再让奥马哈的那个狗杂种说我不是总统！”

他妻子平静地说：“别让他来烦你了，亲爱的。知道我在想什么？反正游行在宪法街上搞看起来也有些小气的。在小一点的街道上搞倒会很不错的。”

“噢，你知道什么！不管怎样，我们去哪里？如果华盛顿淹在水里，是什么让你觉得贝塞斯达会更好？”

国务卿放下手中的单人纸牌，饶有兴趣的样子。“不必非去贝塞斯达，”他说，“在北边，靠近达勒斯的地方，我有一些很好的地可以用。那边地势高。”

“对，当然了，弗吉尼亚一带有不少好地。”副总统肯定道，“还记得我们在您第二次就职典礼之后的野餐吗？那是在费尔克斯站，四面环山，美极了。”

总统一拳砸在咖啡几上吼道：“我不是费尔费克斯站的总统，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在哪里？华盛顿！我的上帝，你不想想，如果休斯顿、奥马哈、盐湖城等地的那批家伙听说我被迫迁都，他们会怎样笑话！”

他突然打住，因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走到门口了。顾问抖了抖身子，从他的油布雨衣里脱出来时还滴着泥水。“哎？”总统询问，“他们怎么说？”

哈瑞坐下。“外边糟透了。谁有干的烟？”

总统扔了一包过去。哈瑞在衬衣前襟上擦干手，然后取出一支。“是这样，”他说，“我去找了所能找到的每一位船长，他们都是一个腔调。他们谈过的船，他们到过的地方，全一样。潮水都涨到岸上来了。”

他四下张望找火柴。总统夫人递给他一支金打火机，上面印有美国的国旗。那玩艺儿，他花了些力气才打出火来。“看来不妙，吉米。现在是退潮，一切正常，可是潮水快涨了。明天潮位就会高一些，还将有风暴——而不只是这样的雨。我是说，你得对随时从巴哈马群岛来的热带低气压有所准备。”

“我们又不是在热带。”国务卿表示怀疑。

“不是这个意思。”科学顾问说，他一度在当地 ABC 电

视台发布天气预报，当初还有电视网这种东西。“它意味着风暴，飓风。但这还不是最险恶的情况，涨潮才是让人担心的事。如果冰还在化，那么水位势必越涨越高。”

总统在咖啡几上敲着指头，突然他喊道：“我不想迁都！”

无人应声，他的脾气古怪已是无人不晓。副总统开始专心编织；国务卿又捡起他的牌洗起来；科学顾问则拾起他的雨衣，小心地挂在门后。

总统说：“你们应该这么想，如果我们迁都，那么所有那些自封美国总统的乡巴佬便只会更得意，而国家最终的统一势必大大受到延误。”他嘴唇翕动着，过了一会儿动容道：“我自己一无所求！我不过想为大家的利益做我该做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必须保持我作为真实总统的位置，美国宪法修正案就是这么规定的。而这又意味着我必须待在这里，真正的白宫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他夫人犹豫道：“亲爱的，这样行不行？别的总统都有过什么夏日白宫——比如戴维营之类的住所，没有人会对此大惊小怪的。为什么你不能像他们那样？在费尔费克斯站附近有一座非常理想的旧农庄，可以装修得很漂亮。”

总统惊讶地看着她。“这个想法不错，”他宣布，“但是我们不能永久性迁都，我们得把此地防守起来，不能让人从我们手里把它夺走。我们还得经常回来，如何？哈瑞。”

他的科学顾问若有所思地说：“我猜，我们可以租几条船。看情况，不知道水会涨到多高。”

“不许‘猜’！不许‘看情况’！这是国家优先权。我们必须这么做，才能让奥马哈的那个杂种听真总统的。”

“我说，吉勃，亲爱的，”副总统过了一会儿说，总统刚才的赞许给她壮了胆。“您不得不承认他们现在已经不太听我

们的了。他们最后一次交税是什么时候？”

总统从眼镜上面诡诈地看着她，“至于那个，”他说，“反正我会让他们小吃一惊，所谓的秘密武器者是也。”

“希望它比上次战争中的表现好一些，”她夫人道，“如果你还记得，当初我们开始平定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叛乱时，我们可是被搞得屁滚尿流。”

总统起身，表示内阁会议告一段落。

“没关系，”他明朗地说，“你再出去一趟，哈瑞，看看能否从国会图书馆找到好一点的地图，他们刚刚把那边的火扑灭。为我们找一块高地，范围在——，嗯，20英里以内，如果可能的话。然后我们派陆军去征用一座梅耶所说的夏日白宫，也许我就可以睡在一张不发霉的床上了。”

他妻子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你要做什么，吉姆？”

他轻声笑道：“我要去检查一下我的秘密武器。”

他把他们嘘出书房，见他们走了，便进到厨房，从敞开的冰箱内为自己取了一瓶弗雷斯卡汽水，当然是热的。海军陆战队卫队连还在努力修复气动发电机，可是收效甚微。总统并不在意。他们是他的私人禁卫军，如果作为设备修理工他们还差一些的话，在紧要关头他们的价值已经得到证明。总统一直很清醒，在动荡年代，他不过是普通的国会议员，而且还是被人指定来填补空缺的——他迅速升到从议院发言人及法定继承人，最后荣膺总统，这些成绩不仅归功于他的政治手腕和知识，而且同下列事实也是分不开的，即他是勉强合法的总统继承人，又是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卫戍部队领导中唯一拥有一拥有人的人。

总统实际上对世界局势还是颇为满意的。如果他羡慕过前任的几位总统——导弹、核轰炸机队、成十亿美元地周转——那么当他巡视周围的世界，他当然看到，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

中，自己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他喝完了汽水，把书房门打开一条缝向外探望，见附近无人，便溜出来下了后面的阶梯。在曾经是白宫对外开放的场所，你可以更清楚看到破坏的程度。几经骚乱、焚烧和突袭之后，要把它修复的决心已经逐渐消退了。总统不在乎，他甚至没有注意到烧得像炭一样的墙壁和落下来的灰泥。他在聆听远处汽油泵轧轧的声音，当他来到地下室那个锁着他秘密武器的地方时，自己得意地笑将起来。

这个名叫狄特·冯·耐夫豪森的秘密武器，正努力完成对自己一生中每个行为的总体辩护，他称之为回忆录。

他对世界的满意程度不及总统。他满可以指望出现很多变化。身体健康，这是其一。他很清楚自己患有原发性高血压、支气管炎和痛风。它们正在打一场总体战争的最后阶段战役，看看谁有幸毁掉它们共同的战场——也就是他自己。他对自己的不自由并不很在乎，而对把他那么多文稿销毁着实心痛不已。

自传的原始打字稿遗失好久了，可是他已经巧言让总统——这冒牌货，自封总统的家伙——派人去找其残纸剩页。总算冒出一些破烂不全的复写件来，他尽自己记忆和已有材料的允许，补写了一些遗缺，再一次叙述他如何策划——天牛星项目，并细致地——列举他如何扯谎、伪造，以实施计划。

他能多诚实就多诚实，毫不饶恕自己。他承认自己串通别人造成安·巴斯多结发丈夫的车祸“事故性”死亡，这样她就可以嫁给他所选择的男子，跟随宇航员去半人马座星。他承认自知该秘密不会在航行过程中一直保持下去，这样就辜负了使计划得以实现的总统的信任。他把一切都写下来了，所有他记得的，同时也吹嘘了自己的成功。

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成功已经被证实了。有什么能够比 10

年前发生的事更明确地证明这一点？“下周事件”不负众望，富有戏剧性和完整性，尽管它的细节还未能破译出来，主要原因是它摧毁了现存技术结构，然而其主要特点已经很明显了。重粒子雨——重子？甚或可能是夸克？——已经淋透了地球。其源头已经追溯到天空中与“宪法号”的图上位置相当的一点上。

综合已经收到的信息，毫无疑问地可以断言，宇航员们已经开发出了比地球上的任何文明都远要先进的知识，他们可以从两个光年以外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人类头上。他们已经做到了。在一阵粒子雨后，地球行星的整个军事工业体系都失灵了。

怎么回事？怎么做到的？噢，耐夫豪森思忖着，自豪中带着妒忌，那是个问题。不可能知道。所知道的就是每一种核设备——原子弹、核电厂、医院放射源或储备——都同时吸收了粒子流，并在那一刻都停止成为核能的来源。它不像炸弹投来，发生得又快又有灾难性，它是缓慢而持久的。铀和钚索性在长时间的持续的反应中化掉了。一度竖立着发射井、核电厂的地方，反应还在沸腾的岩浆湖里继续。放射性物质没有泄漏出来。除了非常可观的热量。

耐夫豪森已经好久不对无可奈何的事情表示惋惜了，但他依然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好好测量一下总的热通量。不会少于 10^{16} * 瓦特年，他有把握，只要从地球大气所受到的影响、风暴，以及全球日渐上升的气温就可以判断，而最重要的依据则是有关海面不断上升趋势的流言，这反映出极地冰帽在融化。好的天气网一个也没有了，从他所能收集的支离破碎的消息中可以看出，地球气温已经上升了 4℃，乃至 6~7℃，而反应堆还在捷克斯洛伐克、刚果、科罗拉多和百十个小地狱里沸腾。

关于海平面的流言？

不是流言，不，他更正自己，抬起头，注视着从房间尽头的垫路踏板下面伸出的，探到铁窗外的蛇形橡皮管。铁窗外水泵在尽力把他室内的水位保持在踏板以下。从流入的水量判断，白宫的场地多半是全泡在水里了。

门开了，美国（华盛顿）总统走进来，拍了拍瘦削的、受了惊、一脸饥饿相的守门年轻人的肩膀。

“过得怎么样，耐夫豪森？”总统朗朗地开口道：“准备好听一小段解释了吗？”

“我听候吩咐，总统先生。但是正如我曾进言的那样，凡事总有某些限度。况且我也不是年轻人了，而我的健康——”

“别他妈的说健康和限度！”总统吼道，“别向我诉苦，耐夫豪森！”

“抱歉，总统先生。”耐夫豪森低声地说。

“不要道歉！我根据结果做判断。你知道用了什么才使那台泵运转下去，而你也不致于淹死吗？汽油已经实行配给了，耐夫豪森！这是动用了高级国家优先权才得到的！如果你不合作，我不知道我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耗用我们的资源多长时间。”

耐夫豪森悲哀而又固执地说：“尽我所能，总统先生，我合作。”

“对了，当然。”总统今天情绪异常好，耐夫豪森凭囚犯对细节的妄想性警觉注意到这点。过了一会儿，总统说：“听着，我们别为这个搞僵。我提个条件，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把那个蠢材杂种哈瑞·斯多克斯辞退掉，让你担任我的首席科学顾问，怎么样？马上又可以回到上层，你自己的公寓、电灯！侍从——你可以亲自挑选，还有几个游泳池里的漂亮小妞、你梦想中最好的食物。一个真正为美国服务的机会，帮助重新统一这个伟大的国家，使它再次成为它所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的强

国！”

“总统先生，”耐夫豪森说，“我自然希望以任何我能做到的方式来效力，可是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谈到过这些问题，我是一切遵命，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使炸弹再发挥作用。您看到发生了什么，总统先生，它们失灵了。”

“我没有说炸弹，对吗？看，耐菲，我是个讲理的人。这样如何，你保证以任何你能做到的方式，调用你最大的科学力量。你说，你不能造炸弹，好的，但会有别的东西。”

“别的什么东西？总统先生。”

“别催我，耐夫豪森。任何事，任何你能为你的国家出力的事。给我一个保证，你今天就可以出去了。或者，你更愿意我把泵关掉？”

耐夫豪森摇摇头，不是表示反对，而是陷入了绝望。“您不知道在要求什么。一名科学家今天能为您做什么呢？10年前，是的——甚至5年前，我们可能会做出点什么，我可能会做点什么。但是现在这个先决条件不存在了。这个时候所有的核电厂都停产了——这个时候，依赖着它们的工厂都断了电——这个时候，化肥厂无法固氮，而杀虫剂厂无法发动货物——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死于饥饿，而瘟疫开始流行——”

“我都知道，耐夫豪森。是，还是不？”

科学家踌躇着，沉思地看着他的对手，一丝老奸巨滑的光在他眼里闪现。

“总统先生，”他缓缓地说，“您知道有些事，有些事已经发生了。”

“对，”总统得意地说，“你很聪明。现在告诉我，我知道的是什么？”

耐夫豪森摇摇头。过了70年生气勃勃的生活和10年行将

就木的日子之后，重生希望已非易事。这个可怕的小人，这个暴发户，笨蛋——他不是没有一定的动物的机敏，看起来还很有把握。“请吧，总统先生，告诉我。”

总统把手指放在唇上，又把耳朵就到门上听了听，确认无人在旁听后，他走近耐夫豪森低声说：

“你知道，我到处有贸易代表，耐夫豪森。有的在休斯敦，有的在盐湖城，有的甚至在蒙特利尔。他们在那儿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易，有时他们发现什么情况，就告诉我。想知道我在阿纳海姆的人刚刚告诉我什么？”

耐夫豪森没有回答，可是他潮湿的老眼在恳求。

“一条信息。”总统压低声音。

“从‘宪法号’来的？”耐夫豪森嚷起来。“可是，不，这不可能！月球背面基站不在了，金石站被毁了，沿轨道运行的卫星在往下掉——”

“这不是无线信息，”总统道，“是从帕罗马峰来的。不是大望远镜，因为那个也给掀掉了，而是他们所谓的‘施密特’，不管是什么，它还在工作。而他们还有一些老古板不时去看看，为了旧日的情分吧。于是他们得到一个激光信息。用的是普通莫尔斯电码。说是从半人马座 星发来的，是你的小朋友来的，耐夫豪森。”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举起来。

耐夫豪森被一阵咳嗽震得摇摇晃晃，终于沙哑地说：“把它给我！”

总统把纸举着。“成交了，耐夫豪森？”

“好的，好的！你说什么都行，只要把电报给我！”

“哦，当然。”总统微笑了，把这张皱皱巴巴的纸递过去。上面写着：

“今通知，我们已创造了——天牛星，它美丽而堂皇。我们将派渡船来带走合适的人至此繁衍生息并完成其他工作。我们向狄埃特·冯·耐夫豪森博士致以特别敬意，我们很想和他交谈。收电后三周内到，请按。”

耐夫豪森读了两遍，看看总统，然后又读了一遍，“我……我非常高兴。”他不知怎么好。总统抓回纸页，叠好，放进他的口袋，好像好电报本身便是权力的钥匙。“所以，你看，”他说，“这很简单，你帮我，我帮你。”

“是的，是的，当然。”耐夫豪森说，凝望的视线越过了他。

“他们是你的朋友，会照你说的办。你跟我说的一切，他们都能办到——”

“是的，粒子，繁殖能力，上帝保佑，还有建造一颗星球的能力——”耐夫豪森可能会把那批太空人的能耐无休止地列举下去，可是总统不耐烦了。

“所以现在只有几天时间了，他们马上要到了。可是想象一下，他们将有什么？枪支、工具、一切——而你要做的全部工作只是让他们帮助我，使美利坚合众国重新恢复到一个合适的地位。我不会让他们白干的。耐夫豪森，还有你。他们——”

总统停住了，小心察看着科学家。接着，他喊了声：“耐夫豪森！”跃上前去抓住他。

太晚了，科学家软软地倒跨在踏板上。卫兵奉命奔去找来白宫的医生，医生尽他的坏腿和灌满了啤酒的脑袋所能，迅速挪到现场，可是他也太晚了。一切对耐夫豪森来说都为时已晚，他劳累的心脏再也跳不动了……正如几天后所证实的那样——而那时，来自——天牛星的金色大飞船已在地球着陆，吐出了他们机智而可怕的成员来清理地球——正是时候。

神秘的云团

山坡上盛开着红艳艳的郁金香，两个小伙子、三个姑娘沿山路走来。山脚下河水哗哗流淌。湍急的水流被砾石激起水雾，不断地闪出五彩虹光。对岸一片灌木丛。地平线上有一处烟雾迷漫的地方，显然是人口密集、喧哗吵闹的城市。

他们是二年级大学生。阿卜杜拉是未来的记者，季拉夫鲁芝和哈霞是学生物的，萨比尔和舒拉依娅学理工科。现在每人都有了新的朋友，新的共同兴趣。不过，友谊仍然保持在同学的关系上。稍有空闲，他们就结伴出城，像调皮的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在郊外度过几个小时。

季拉夫鲁芝略微领先。雨后空气格外清新，踏着湿润的青草，跻身于郁香花丛之中，饱览山河的秀丽风光。

山坡下靠棉田有一片草地，一头母驴带着驴驹吃草。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幸亏了毛驴，不然姑娘还发现不了它身边那朵古怪的灰色云团，怎么看，都不顺眼。扬起的灰尘吗？不像，轮廓过于明确，何况颜色……像凝聚的浓烟……

“各位，我有建议！”阿卜杜勒忽然高喊，他身体魁梧，留着浓黑的胡须，显得更加英俊潇洒，“咱们骑上毛驴遛遛好吗？出不了大事故，只有一条，要让我骑老的，小驴，怕它驮不动。哈霞，咱们去吧？”

哈霞性情温和，她嘴角挂着畏怯的笑意，顺从地尾随着他。但从她的眼神里能看出惶恐不安。由于她胆小怕事，除季拉夫鲁芝，大家都爱逗她玩。

“我们在后边追你，”萨比尔拢着稀疏的头发，他说的“我们”仅包括他和舒拉依娅。

“喂，你的意见呢？”季拉夫鲁芝问舒拉依娅。

“你们头里走……”她显然不喜欢女友的操心，“我们马上……”

“明白喽！”阿卜杜勒亮开嗓门说，“在咱们坦诚相见的团体里窝藏着私人秘密。”

“唉，我们哪来的秘密哟！”她表白得过于性急，俊俏的面庞涨得通红。

阿卜杜勒哈哈大笑，拉着季拉夫鲁芝和哈霞朝正在吃草的驯服的毛驴那里跑去。

季拉夫鲁芝又看见了怪云。会是一团什么呢？它明显地正向毛驴靠近。

“等等！”她拉住朋友们，“对那团云雾，你们怎么认为？”

“像是篝火给雨淋湿后冒的烟。”哈霞揣测。

“我的朋友，这有什么复杂的！”阿卜杜勒信口开河地说，“天空有一朵白云，羡慕咱们玩得开心，便溜下来，找咱们凑个热闹而已。”

这时，小毛驴见生人逼近，吓得掉头就跑，正巧撞在怪云上。云团立即伸长，包裹住驴驹。一股淡褐色轻烟从小驴身上袅袅升起，驴驹脑袋耷拉着，像座雕像似的。

母驴惊惧地吼叫着扑向驴驹。眼见它一头闯入云团……也像石雕一样僵死在云中，沿着它的毛皮升起浅淡的褐色烟雾，并在云团内慢慢消散。

“真是神奇莫测……就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阿卜杜勒独自咕哝着。

“哎呀！”哈霞压低噪音惊呼，她本来就胆小，这意外的

惨状扫光了她脸上的笑意，急得要哭，现在她噙着泪花，“我看，它像遇难了……”

“再走近点，”季拉夫鲁芝像提建议也像下命令，“一定要弄它个水落石出。这团像烟像雾像云的东西，谁知该叫它什么，给人的印象：似乎冻死了可怜的毛驴。”

阿卜杜勒在姑娘面前想表现一下，便朝怪云大步走去。

“站住！”季拉夫鲁芝警告他，“这可开不得半点玩笑。”

云团呈扁水珠形，直径约三四米。他们注意到怪云是一种不透明物质。

“瞧，棉株！”阿卜杜勒喊道，“也被冻得硬梆梆的！”

果然，一些棉株蒙上了一层亮闪闪的，像是聚乙烯结晶的东西。

阿卜杜勒用土块朝冻棉株砸去。棉叶如同玻璃一般地破碎，还发出一串悦耳的叮叮咣咣的响声。

朋友们迷惘地相互看了看。

阿卜杜勒操起更大的一块硬土砸向另一株。大家听到了类似冰溜破碎的声音。

“好极啦，继续试验！”

第三个土块飞入云中。他们看得明明白白，钻进去的土块速度慢了。

“好险啊！”季拉夫鲁芝目光炯炯地说，“它似乎具有冻结各种生物的能力……”

“呀，它在移动！”哈霞隐在阿卜杜勒背后低声地说。

“的确在移动！”

“它要去哪儿？”

“你没看出它行动的方向，想进城吧？”

身后传来脚步声。萨比尔和舒拉依娅赶到。

“嗨，你们的毛驴像有什么重大问题要它深思熟虑呢！”
萨比尔朗声说。

“是啊，它将永恒地深思下去。”季拉夫鲁芝严肃地说。
她的语气让人不安。

“你说什么？出事啦？”

“萨比尔，他们这是戏弄咱们呢，”舒拉依娅显然带着怨气。她现在对开玩笑最反感。

“不对，究竟怎么啦？”萨比尔追问，“这团云是什么玩意？”他冒冒失失地向怪云走过去。

“慢着，”阿卜杜勒扯住朋友的胳膊。

“这一团……这云……”哈霞说得挺急，“它能冻死一切。”

“什么？”萨比尔和舒拉依娅同声惊呼。

舒拉依娅的眼睛瞪得滚圆，现在她察觉到毛驴不可能这么长时间地纹丝不动。

萨比尔是个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的青年。

“还愣着干什么呀？”他焦急地说，“马上行动！快去报告，或打电话……”

“我们也正想这么做，”季拉夫鲁芝说，“我认为你们俩，”她转身对萨比尔和舒拉依娅说，“立即返回市内，最好直接找市苏维埃执委会，说明这里出现危害所有生物的不明物质。天晓得，也许来自宇宙空间？总之，报警。务必坚持马上派科学家来。我们留这儿观察……”

萨比尔提出异议：

“请哈霞替我跑一趟吧。这里更需要我。人手太少……”

“不”，季拉夫鲁芝坚决反对，“他们不会相信哈霞说的话。可你，”她狡黠地一笑，“你是咱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稳重老练。想三言两语就能说服市里首长，恐怕没那么容易。”

这个理由让萨比尔哑口无言。他点点头，转身对舒拉依娅说：

“好，咱们走吧。”

他们快步向棉田那边的公路走去。

“咱们继续做试验”，季拉夫鲁芝对留下来的同学说，“阿卜杜勒，你绕过怪云沿冻棉株查明它的来龙去脉。多加小心。还有，离远一些走，看它体积有无增减。”

“哟，老奶奶，你可真英明伟大，”阿卜杜勒信口说道，“全都给派了差使！”

“你有什么建议？”

“看你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夸你沉着冷静、组织能力强。”

“形势所迫嘛，”姑娘也半开玩笑地说，“再说，谁让我是系里的共青团小组长。”

“瞧，我是说……”阿卜杜勒跟平时一样大步流星地绕过神秘的雾团而去。

“哈霞，咱们设法查出这玩意的密度，”季拉夫鲁芝对女友说，“找个竹杆或者长木棍。”

“干什么用？”

季拉夫鲁芝习惯地笑笑。

“你过一会儿就能明白。”

她们在棉田边上找到一根铁棍。

季拉夫鲁芝利用它来捅怪云，不过，在最后一瞬间她犹疑起来。

“也许不该用金属的？它传热快……”

“对，”哈霞立刻赞同，“也能导电。万一这东西带电呢？等一下，那儿，我发现有根长树枝，我把它拿来。”

她一路小跑地取回树枝，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女友。季拉夫鲁芝很理解她的心意。

“行啊，哈霞，多加小心。”

哈霞提心吊胆地把树枝往云团跟前凑。她的手哆嗦着。她摆好准备随时后跳的姿势。

只是一场虚惊而已。树枝接触怪云后冒出一股褐色烟气。树枝轻快地插入云中。钻进云“肚子”里的那段树枝立刻蒙上一层白霜。哈霞抽出树枝往地上一顿，尖端像冰枝一样折断。

“可怜的毛驴！”哈霞伤感地说，“难道也冻成冰了？”她虽然为毛驴难过，但由于查明真相又转悲伤为喜，她战胜了懦弱。现在阿卜杜勒再没有理由取笑她了。

“是啊，毫无疑问。也许，它们离开云团还会复活吧？”季拉夫鲁芝深思着，“不管怎么着，再试试这东西对金属起什么作用。把手帕给我。”

季拉夫鲁芝用两条手帕缠住铁棍的一端，“这也是个保护。”然后，她小心地用铁棍捅怪云。毫无动静，也没有冒烟。

“瞧”，季拉夫鲁芝心满意足，“馋鬼，金属不对它的胃口。”

“也许时间短？再试一回。”

“再试试。不过……咱们先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有些头晕。会是云团作怪吗？你有何感觉？”

“没有。不……我也闹不清……”哈霞被问懵了。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没听人讲过。书上也没记载类似的内容。哈霞，你是怎么个看法，科学家能搞清楚吗？咱们也许毫无办法？”

这时一阵清脆声传来——云团正压迫棉株，显然在朝女友这里移动。

地上的铁棍有一段隐没在铅灰色滴状云团下边。姑娘们不知如何是好，犹犹疑疑。哈霞终于下定决心，猛地把铁棍拽过来。铁棍没有发生变化，那一截也没有冻成冰棍。姑娘小心地用手指碰它一下。

“觉得挺烫手的。”她惊讶地说。

季拉夫鲁芝也摸了摸铁棍。说它烫手，似乎有点玄乎。可不管怎样，她有了重大发现，找到了能对抗怪云的东西。

“阿卜杜勒去哪儿啦？”哈霞眺望着棉田问。她的睫毛又开始抖动起来。

阿卜杜勒沿着云团经过的垄沟走着。这是一条三四米宽的冰冻带。

他走到一棵棉株前踹了一脚。高大的棉株在阳光下土崩瓦解，像玻璃或者冰制品那样破裂粉碎。小伙子蹲下细心察看碎块。奇怪，云团从这儿过去半天了，慷慨大方的太阳却没能把棉株复苏，没有化开冰冻。连这些碎块，这些细小的碎碴也化不开。肯定不是冰。会是什么呢？

阿卜杜勒站起身回头眺望怪云，便放开自己的丰富想象……

云团入城。行人发现一团云雾迎面扑来。它与行人相撞。行人纷纷被冻僵，再不会复苏了。这些人甚至没能来得及感到吃惊。

新的场面……

城市……漆黑一团，但已接近黎明。狂风怒吼，它大概在沉睡的街道上驱赶云团。一座十层高楼挡住云团。楼房冒出褐色轻烟。墙壁失去坚固性，无力承受几百吨重的水泥板。山崩般的巨响，楼房正面的墙壁坍塌。大楼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倾倒。众多的居民在睡梦中丧生……

“呸，见鬼！”阿卜杜勒骂了声，眯着眼睛极力驱逐这种

臆想。

他沿着云迹又走出 100 米。到了棉田尽头，前面是一片乱石滩，云迹在那里消失了。他细心观察着这一带情景。冻结生灵的怪物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他在这里有个重要发现，棉株受冻的范围宽不过半米，而那边的棉田冻株却有四米宽，也就是说……云团在扩大？令人震惊。阿卜杜勒感到内心发凉。呀！云团闯进城市体积会膨胀多少倍？

不过，目前还没有理由担心。怪云一动不动地悬垂在毛驴身上。

阿卜杜勒拾起一根树枝挖坑。看它冻多深，有意思，冻土被一小片一小片地剥离下来。阿卜杜勒挖了个 30 厘米深的坑。再往下挖，土壤就正常了。“原来这样。”他深思着，这个发现目前看不出有多大意义。

该回去啦！姑娘们正向他招手。当然，季拉夫鲁芝可不用他操心，她会有制服云团的办法，别看它神秘莫测。然而哈霞……阿卜杜勒开始心慌了。对她的态度实在不好，取笑她，有时甚至挖苦几句，不过，她那笑咪咪的样子的确招人喜欢，叫人高兴，她肯定吓坏了，可怜的姑娘！不，以后再不笑话她了。

萨比尔和舒拉依娅紧贴公路边走着。

“不管是什么，能被它冻死吗？”姑娘问。

“没看见毛驴吗！”

“当时，碰上它的万一是人呢？比如，正是咱们俩？”

“值得这么提吗？”

“你说啊，究竟会怎么样？”

“你小的时候，读过把人变成石头的童话吧？”

“那毕竟是童话……”

“瞧，童话有时也能成为现实，只是不够美。”他体贴地看了看舒拉依娅，“快走吧，亲爱的。”

每逢他们单独相处，萨比尔总要喊她“亲爱的”。说得吞吞吐吐，他觉得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格这么称呼。她对自己哪怕有一次表示过“亲爱的”也好。萨比尔叹了口气。是啊，等待！等这位骄生惯养、傲气十足的漂亮的小姐投来多情的一瞥或吐露出甜甜蜜蜜的爱语吧！不过，她没有拒绝过约会。捉摸不透。

“急死个人，一辆汽车也没有。”他嘟哝着。

“是叫人着急。”

离城里还相当远。公路两侧是一望无际，如同绿色海洋般的棉田。躲在棉桃中的棉絮正积蓄着爆发力。地头上散放着一堆堆化肥：过磷酸钙、磷酸铵。把清新的空气弄得呛人鼻子。

远处终于出现一辆载重汽车。两位使者拼命摆手。汽车停住。农庄的三吨大卡车，司机很年轻。隔着玻璃窗甚至看得出来，他望着舒拉依娅都入迷了。

“送我们到市苏维埃好吗？”舒拉依娅问。

“那地方去不了，”司机结结巴巴地说，“载重车禁止通行。到市场可以吗？”

一路上，司机不停地望着舒拉依娅。汽车在中心市场停下后，他遗憾地叹着气，好像很难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再也见不到了。

由这里去市中心就不算远了。

“快点，亲爱的！”萨比尔小心地挽紧她的胳膊，带动着她走。

他们跑过大街，顺利地闯过宽阔的交通干线，很成功，可在穿越一条林荫小路的路口时，却几乎给轧在巨型翻斗车的轮

子底下。司机猛打方向盘，往左一拧……车头竟猛然顶进停在路边的“日古列依”牌小轿车的后备箱里。

此时，像有人施展着魔法，警笛骤然响起，一个体格健壮的警察匆匆赶到出事现场。瞧热闹的群众也围成好大一圈。

又瘦又高的司机跳出驾驶室，对着惊魂未定的萨比尔和舒拉依娅怒吼。

“你们没长眼睛？活得不耐烦啦！”

“诸位请散开！不要影响交通！”民警很熟悉业务。他查看完撞坏的汽车，便喊翻斗车司机：“同志请过来一下。您二位也请过来，对，我要跟你们说话。”他看着萨比尔和舒拉依娅。

这时，“日古列依”的主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黑黝黝的脸，戴顶绣花小圆帽。嘴巴咧得老大，呆呆地站立在那里足有两分钟，接着脸上露出苦相。又过了一阵才哭出声来。

必须想好对策。“别慌”，萨比尔暗自叮嘱自己，于是他详细讲给民警听，尽力说得合情顺理，有说服力，说明为什么急于赶路，民警和两个司机却当他神经有毛病。

“所以我们才万分火急地找市苏维埃，”萨比尔结束了长篇演说，“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事后到警察局去。”

民警嘿嘿地乐了。

“朋友，关于神秘莫测的云团，晚上对你老奶奶讲去吧。这类神话传说打动不了我。照交通规则，要做违章行为笔录。我认为您要赔偿损失。”

“同志，事关重大！怪云就要袭击城市！舒拉依娅，你也说几句。”

姑娘却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她万万没料到会卷入这个倒霉事件中！现在她像个女犯人似的站在人群中间。

萨比尔重新拾起云团的话头，不过汽车司机显然丧失了最后的那点儿耐心，大喊大叫起来：

“听着，年轻人！难道要我替你负责？闯下祸，用得着再愚弄群众吗？！”

“你们凭什么敢不信我的话？！”萨比尔也不甘示弱地大叫，“我可以对天发誓……”

“他们真够滑头的！”“日古列依”车主火上烧油地说，“这是明摆着的！民警同志，他们想蒙混过关，我找谁索赔？千万别听他那一套。”

“脑袋全给急炸了，”翻斗车司机暴跳如雷，“江湖骗子！全都一样！行人破坏交通规则，倒要司机负责……”

“请不要着急，同志，沉住气嘛！”民警从公文包掏出记录本和笔，“现在做笔录，您把经过全写上。”

“能不能赶快把我们送分局？到那儿，也许能理解我们，”萨比尔有点信心不足地说。

“这事另外再说……”

阿卜杜勒来到姑娘跟前，瞧见她们用铁棍拨云团下的一只青蛙。谁知它怎么竟然蹦到了那儿。她们终于得手，没有白费劲。像镜子一样锃亮的青蛙，蹬开四肢趴在垄沟里。阿卜杜勒捅它一下，就碎成好多块。

“可见云团能危害一切活的组织，”季拉夫鲁芝下了结论，于是问阿卜杜勒，“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阿卜杜勒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情况都详细地作了介绍。

“我有个主意，”季拉夫鲁芝听他讲完，说，“弄下来一小块云团，如何？这样也许更好对付它？分割成一块一块的？”

“满口空话！”阿卜杜勒说，“就好像霍贾·纳斯列丁的设计方案。有人问他，建造一座清真寺高塔，怎么才能既快又

简单。他回答：只须掘口深井，把它再倒过来就成。你呀，至今也不明白，那东西谁也碰不得呀。”

季拉夫鲁芝紧皱眉头。

“你也不把我的话听完。用铁锹是可以弄一块下来，或者用铁铲。你却胡扯一通纳斯列丁的故事，白浪费时间，真没劲。再者，那故事我们不比你知道得少。”

“好，我投降。你胜啦！”阿卜杜勒高举双手，“我去找铁锹。”

他向哈霞挤了一下眼，便朝积水渠走去。

季拉夫鲁芝今天主意的确不少。

“咱们来测试云团的密度好吗？”她向哈霞提议。

“行啊，只是怎么测呢？”

“简单得很。瞧，”季拉夫鲁芝说着抡起铁棍呼呼带风地一砍，“看见没有，铁棍在空气中速度几乎不受影响。现在让它换个地方试试。”季拉夫鲁芝走近云团，抡起铁棍照它横扫过去。尽管用足了劲，铁棍却缓缓地移动着。

“喂，当心！”哈霞喊道。

“你来试一下？”

怪云又挨了一铁棍。

“你看怎么样？”

“像搅动水似的。”

“对。如果这是煤气，密度也还是太大……”

哈霞四周张望了一下。她挺想能拿出个什么主意，哪怕跟这奇异现象沾点边儿的也好。可是真倒霉，脑袋里空荡荡的。这是怎么搞的？她俩都是学生物的，听同一个讲师授课，读一样的课本。唉，算啦。迟早也会想出办法。多留心吧。

又传来清脆的咔咔声。云团又裹住一些棉株。它的直径现

在更大了，至少 5 米。

“怪吓人的，”哈霞焦急地小声说，“又在增长！”

风力在逐渐加强。棉株和谐地随风摇曳，好似翩翩起舞。田边的桑树叶子像一面面小旗，抖动不休。

“萨比尔和舒拉依娅会让什么事情给耽搁住，”季拉夫鲁芝说，“你看他们是不是该回来啦？”

“也许出事啦？”

“会出什么事呢？我担心人家不信他们说的。”季拉夫鲁芝长叹一声。

“那就更应该早回来。”

“偏偏没有回来。”

远处，隐约可见一间田头休息室——涂成白色的小屋。

“听我说，季拉夫鲁芝，”哈霞向女友建议，“咱们到休息室去看看。”

“干什么去？那儿现在没人。”

“万一有人呢？唔，借把铁锹来也好。阿卜杜勒要是赤手空拳地回来呢？咱们……用完再送回去。”

“同意，说得有道理。”

哈霞高兴得满脸通红。每逢有人夸她就非常不好意思。

“顺便再找盒火柴，”季拉夫鲁芝说。

“火柴？用它干什么？”

“咱们万一铲下一块怪云，可以放火上烧烧看，要能融化成水呢？多有意思啊。”

姑娘向小屋跑去。

阿卜杜勒在放水渠的堤上找到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片，略微弯弯就是个簸箕。

他站在这个高处，清楚地望到了灰色的滴状云、棉田、高

压输电线路、城市。

云团无疑正朝城市方向移动。

年轻人又开始浮想联翩，脑海里闪出一幅幅凄惨的画面。

……增大的云团狰狞险恶，悄悄潜入居民区。不过，开始时在路上它首先碰到高压线铁塔。云团啃不动钢铁，怕什么！突然瓷瓶变成碎冰块。电线纷纷坠落并互相接触。高压线发生短路起火！输电塔像火柴棍儿似的倒下。云团照旧走它的路。第二条、第三条高压线路陆续报废。嘿！偏巧基本输电线路都在这一带。不用说，它摧毁了整个电力网。这已经不是一般断电事故，而是大灾大难。市区一片漆黑，云团摸黑闯入城里，它一路上逢人就……

不，不仅如此！

云团入城前要经过这条水渠，然后是总干渠。

它沾水就给冻个透底。结果筑起一道冰墙。漫过来的渠水碰上云团又结成冰。形成冰坝……渠水溢出堤岸，淹没郊区……

现在要有人看见阿卜杜勒的尊容，肯定不信这个年轻人的绰号是快乐王子。

“阿卜杜勒！阿卜杜勒！”他听到清脆的喊声。

季拉夫鲁芝和哈霞在叫他。她们从休息室回来了。

阿卜杜勒丢掉让人心烦的胡思乱想，跑下堤坡。对，这样不妥，不能用凄惨的前景吓唬姑娘们，要让她们相信会更好。于是他装出笑脸心平气和，无忧无虑的样子来到姑娘跟前。

“瞧，我们弄来个什么！”她们两个炫耀地说。

“哦！煤油炉子……这有什么用？”

“告诉你吧。咱们铲下一块云团，试试它的耐火性能。”

“嘿，来不得！我可不敢玩玄乎。煤油炉万一爆炸了呢？”

“不会爆炸。我们把铁棍插进云团里试过。铁棍只是有点

发热，云团也没爆炸。”季拉夫鲁芝摆出根据。

“哼，那可不一样……”

“只要你给铲下一小块，”哈霞恳求说，“有这么一点点儿就行。”她用指甲在小指肚上划了一下。

阿卜杜勒默默地看了看她的小指肚和黑乎乎的小手掌。

“唉，没办法！”他终于让步，“我这人心软。两位漂亮姑娘这么恳求，哪能顽抗呢。”

说干就干。他捶弯铁片，做个相当不错的三角铲。劈开木棍安上当把使。这样更安全了。

“开始！”他猛喝一声，向云团走去。

“阿卜杜勒！”哈霞变成了声地喊，因为发现他大大咧咧地把袖子贴在怪云上了。

阿卜杜勒赶忙后退，才没有闯下大祸。衣袖与云团接触处留下一块干杏叶大的斑痕。

哈霞跑到他的跟着。用树枝拨他衣袖上那块暗斑。棉布像豆腐渣似的一捅就破。裸露出变红的皮肤。

“疼吗？”哈霞关切地问。

“不碍事，”他说得满轻松，实际胳膊疼得火烧火燎。

“事前我警告过你——当心。”季拉夫鲁芝责怪说。于是她操起铁铲奔云团走去。

“嘿，这可不成，大姐！”阿卜杜勒强夺下她手中铁铲，“我渴望恢复名誉！”

铁铲像插进糨稀泥般的怪云里，他转动手中武器，挖出一块。

“哈哈！抠出来啦！”他开心地喊道。但马上又惊奇地说，“企图抗拒？真有你的！哼，没关系！这家伙像有磁性。可我比它劲大。”

他挪开盛着战利品的铁铲离云团约两米远，才满意地说：“咱们赢啦！摆到这儿就别想能吸动。”

他倒空铁铲。

挖出来的物质立即呈扁球形，它还有些向云团伸展的意思。看来的确带磁性，或者具有什么别的引力。

姑娘们点着了煤油炉。

“咱们取部份云滴做试验吧，”哈霞提议。大家同意。

季拉夫鲁芝专心调旺火苗。

阿卜杜勒遥望姑娘背后烟雾弥漫的城市，内心感到憋闷。今夜就会发生巨大灾难，哪还有心思在这儿玩，像……孩子似的。应当马上请来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是的，这个谜，科学家也未必解得开。云团也许是外星球的文明产物。它侵略成性，无比强大……阿卜杜勒一直对外星人感兴趣，而且，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是远离现实的。瞧吧，他的正确看法即将得到证实。云团是来自宇宙空间的不速之客。可以肯定。否则，难以解释。

民警把萨比尔和舒拉依娅带进办公室，命令他们坐在沙发上等他，说完就离开了。

“呸！”萨比尔发起火来。

有生以来他没这么倒霉过。交通事故，警察……伤透了脑筋！但主要的不是这个。是时间，是宝贵的时间白白消耗掉。

舒拉依娅默默打量房间。桌子、椅子、墙上贴着交通法规的宣传画、图表。这也许就是拘留所。不料落到这个地步。全怨萨比尔。跑、跑！你也不动动脑子！如果一步步走到市苏维埃，能出什么事。现在可好，来这儿傻坐着。谁知道什么时候放人？不行，不能干等着。让他们给爸爸去个电话。不过，自己也能给他打。再说，那边小桌上就是电话。

她站起身来到屋角上，取下话筒。不料，萨比尔立刻跳到她面前。

“你真行，亲爱的！咱们想到一块儿啦。也许管用。最好是让我打。”

由于太突然，舒拉依娅没有精神准备，愣住了。萨尔比借机抓起电话。匆匆拨号。

“你往哪儿打？”舒拉依娅问。

“什么哪儿？拨查号台——09。”

“什么？”她吃惊地问。

“查市苏维埃主席接待处的电话号码。你不是也想这样做吗？对不对？”

“不对，”舒拉依娅回答得干脆利落，“我是给爸爸打电话。你不会怀疑他能立即救咱们出这个……牢房。”她厌恶地说出最后两个字眼。

“舒拉依娅，亲爱的，”萨比尔热情地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报告云团，私事不妨往后放放。让我先用电话吧，求求你……”

他一遍遍地拨09，总是占线。终于传出微弱的咋啦声：

“查号台。”

“劳驾，我要……”

“听不清，请重拨一下。”

听筒发出嘟嘟声。

萨比尔开始重拨，并用乞求的目光望着舒拉依娅，姑娘凶狠地瞪着他。

“您好，查号台吗？”他轻舒一口气。

萨比尔记下接待处电话吗，然而电话没有打成。民警回到房间。

“哦！”他打了个唿哨，萨比尔的行动似乎让他大吃一惊，“小伙子，你倒不见外。随便得像在自己的家。行啦，撂下电话吧。”

只好听从。

“你心里舒服啦！”舒拉依娅压低声音说，“现在别指望有人帮咱们了。”

“原来是这样！”警察严厉地说，“我带你们去见分局长克列布列夫。听说过他吧，没有？嗯，走吧。”

少校有45岁的样子，身材修长。他两鬓苍白，目光炯炯。萨比尔看他眼神，马上有了信心，他断定少校会理解自己。

少校措词尖刻。

“瞧你们年轻轻轻，不像看破红尘，厌世悲观的那种人。让我们怎么办呢？你们怎么打算？”

萨比尔又从头至尾叙说一遍。

“这就是我们走得慌忙的原因，”他说罢又特意看一眼舒拉依娅，想请她做证。姑娘硬是一声不吭。

从少校平静的面容上看不出这番话已经对他起作用，萨比尔有点泄气，也许过于轻信这位领导人的精明目光了。

“除云团之外没再发现别的？”少校问。

“没有。”

“您呢，姑娘？”少校客气地询问舒拉依娅，“你们当时不在一起？”

“不，我也没见到别的。”她回答得很明确。

“懂啦。”

克列布列夫少校取下红色电话机的话筒。

“普拉特吗？这儿有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他们讲，前不久在市外碰见一种奇怪现象——幽灵云，能蚕食一切生物。

对，他们十分肯定。二者必居其一，或我们上当受骗，但我看不出这么做的依据，或……情况严重。对，当然……还有……看来应当立即跟科学家取得联系。”他沉默下来，看样子是在倾听对方指示，“明白。立即行动。”少校从桌后站起，说，“同学们，需要先去一个地方再重说一遍你们的故事，然后咱们再去拜访你们的神秘云团。”

他们走到门外，坐进浅褐色的“伏尔加”牌汽车。

“萨特瓦尔德，请把车开快点。”少校叮嘱司机。

“明白。”他回答着，汽车开始起动。

没有发生爆炸，这东西没有爆炸。阿卜杜勒铲下一小块滴云放煤油炉上烤，滴云冒着淡淡的褐色烟雾迅速膨胀起来，很快，小铲容纳不下了。

“看来，加热后能分解出碳氢化合物——咱们这么干正对它的劲，”季拉夫鲁芝下了断语。

“不管怎么说，火烧滴云的试验取得成功，”阿卡杜勒称赞道，“结论是不像有机物？唔，放水里试试，怎么样？”

“试验过，”哈霞回答，“水碰上它就结冰。”

阿卜杜勒心想：“没错，决不能让云团越过水渠。就是说，要马上切断上游的水源。”于是他说：“你们瞧，萨比尔和舒拉依娅慢慢腾腾的，还不如受咱们监视的云团的行动快呢。如果同意，我想进城。把事情快点办妥。”

季拉夫鲁芝认真地看着他。

“是啊，阿卜杜勒，你应该去一趟。”

当他走后，姑娘们孤零零地留下和云团做伴，很不是滋味。

“干点什么呢？”哈霞悄悄地问。

“等着吧，”季拉夫鲁芝回答。

他们围着铅灰色的乌云慢慢蹒跚着，它的体积还在增长，

虽然看不出它在移动，可是，仅几个小时它就离开冻死的毛驴有 100 多米了，它的速度可以揣测出来。

“难道就挡不住它？”哈霞说，“咱们果真无能为力？”

“这取决于尽快地分析出它的性质。别管它的基本特征。”

“如果……”哈霞欲言又止，“哎，不行，这也许是傻话。”

“大胆些，哈霞。”

“我想……我有个主意……”姑娘脸红了。

“怎么着？”

“在云团前边筑一道金属墙，成吗？或者用铁墙围住它？”

季拉夫鲁芝停住脚步，双手一拍。她兴奋得眼睛发亮。

“哈霞，好样的！说真的，这才是出路。”她略微镇静一下又稳重地说，“是啊，咱们还不清楚金属可以维持多久。还有，选用什么金属效果最佳？云团也许能潜入墙下，钻过土壤溜出墙外？”她叹了口气，掠了下鬓角，“瞧，有多少问题，应当尽快得出答案。急需仪器装备，有经验的专家学者。咱们能做些什么呢？我的智力有限，萨比尔和舒拉依娅在哪？怎么至今不露面！”

当阿卜杜勒穿过棉田走上公路时，从环境保护研究院主楼驶出两辆“伏尔加”汽车。

头一辆车上坐着萨比尔、少校克列布列夫，雄赳赳气昂昂的交通民警，另一辆车上是几位研究院的研究员和市苏维埃主席。

舒拉依娅已经回家，克列布列夫对她说：

“姑娘，我看你累坏了。回去看看你父母不好吗？你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你的朋友只须给我们带个路，完事后马上让他走。唉，热古列依，”他叹了口气，“明天再说……”

萨比尔支持少校的意见：

“的确，舒拉依娅回去吧。过后，我把整个情况全告诉你。”
舒拉依娅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神气走开……

汽车接近目标时，萨比尔发现阿卜杜勒在公路上大步走着。

“汽车，他是我们的人。”

“嚯，又一位特使，”少校揣测出来。

阿卜杜勒没有多说话，在后排座上坐好。

汽车离开柏油路，沿棉田土道灰尘滚滚地急驶，很快就开到现场。

季拉夫鲁芝和哈霞已经走到。

“哟，它增长了三倍，”萨比尔说。

连见过各种世面的司机也被冻僵的毛驴，玻璃般的棉株，巨大的云团惊呆了。

一位银发老科学家目光炯炯地提议：

“喂，现在从头至尾详细地谈谈吧。”

季拉夫鲁芝有些激动地把她们观察到的现象，做过的试验，以及哈霞提出建造金属围墙的意见都做了详尽汇报。

老科学家和同行们交换着眼色，满意地说：

“我认为你们并没有浪费时间。”

“恰恰相反，我们耽误了很多时间，”阿卜杜勒激动地说。他讲了自己的忧虑，说明这个怪物可能造成的恶果。

“结论是它水火都不怕。”戴宽边大眼镜、秃脑门的科学家说。

“这位同志说得对，”老科学家指着阿卜杜勒，忧郁地说，“时间损失得的确很多，不能再拖……”

科学家们围在一起，用短短几分钟热烈地交换意见，最后老科学家对少校说：

“同志，车上有电话吗？”

“有，请使用吧！”

“给院长挂个电话，提出一项申请。”

“请。”

老科学家向汽车走去，这时他的同事忙说：

“少校同志，需要采取措施……您也了解，别让这里来人看热闹。会碍事。不然，你看吧，准会有人自讨苦吃。”

少校微微一笑。

“别担心，放心地干吧。过半小时这里将布满岗哨。目前……马哈茂多夫中士！在巡逻队未到达之前，你盯住云团。无关人员一律严禁靠近。”

老科学家钻出汽车，快步向同事走去。

“显然，我只好亲自到研究院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姑娘们，”他转身对季拉夫鲁芝和哈霞说，“跟我走。聪明的姑娘，请上车。借准备器材的功夫，请向我们的研究人员把这里的情况详细介绍一下。”

汽车向城里驶去。留下的人员在云团附近走动，低声议论，有时看看那惊人的、制造出悲剧的云团。

民警马哈茂多夫深感内疚地走到萨比尔身边：

“老弟，我说的话你可别见怪，好吗？我以为你们是一般的违犯交通规则。执行公事，没办法，再紧急，出了撞车事故就得做违章记录。幸亏没有伤亡。喂，快给我通俗易懂地讲讲，这是一种什么妖魔？怎么能冻死那可怜的毛驴呢？当时你讲的那些话，我要是听懂一点儿，也不得好死。”

萨比尔正想借机发挥一下他的想象力，但活该中士倒霉，这番话全叫阿卜杜勒听见了。他认为误了萨比尔大事的，就怪这高个子警察。为了给受委屈的朋友出口气，他成心要吓唬他一家伙。

阿卜杜勒是公认的编瞎话高手，他马上胡诌起来，连最起码的逻辑性也全然不顾。不过，忐忑不安的中士却听得津津有味，嘴巴大张，眯起眼睛闪现出不断增长的迷惘和恐惧。

中士终于大叫一声：“天呐，它有那么凶？”

“您以为呢？在地球上，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冻透了整个地球也不算稀奇。或者冻住所有的空气，咱们就别指望喘口气了……”

“天呐！”中士听得心惊肉跳，“这些我做梦也没想到。”

他真快给吓傻了。阿卡杜勒心想：“没关系，下次他对人就会知道谨慎了。”这么一来，阿卜杜勒的心情舒畅了。云团有科学家处理，他相信准能成功。不安的情绪一扫而光。

舒拉依娅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她心灰意懒地返回家中。

给女儿开门的是妈妈，她已经发胖，但往日的风韵犹存。她像对小女孩那样吻过舒拉依娅的前额，亲昵地问：

“乖乖，玩得痛快吧？开心吗？郁金香呢？”

“别问个没完，妈妈，”舒拉依娅焦躁地说，“我的脑袋快裂开了。”她三步并两步地回到自己房间。

母亲迈着碎步随后赶来。

“是感冒啦？请医生看看？唉，真不巧！今天有人请咱们去做客。你父亲就要回家了。我们先去，在那儿等你。”

“我哪也不去，懒得见人。让我单独歇会儿。别管我啦。求求你。”

闺女任性惯了，妈妈唉声叹气地走出屋，顺手小心带上房门。

舒拉依娅仰靠沙发。不是怀疑妈妈还在门外偷听，真要放声痛哭一场。

噢！大伙今天算是看透她了。朋友们也知道她是个什么样

的人。没有头脑的漂亮布娃娃！他们准会这么想。也许，背后会这么议论她。

季拉夫鲁芝成心把她从棉田支走。就会背地叫她“亲爱的”，萨比尔竟然帮着少校撵她回家。显而易见，少校从萨比尔的言谈中得知她——舒拉依娅无足轻重。

总之，她最近一个时期都出了什么事？从前多么单纯。她自幼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有点儿不顺心，爹妈会挖空心思为她排忧解难。在她上小学的时候，一个亲戚说她父亲是大官是重要领导干部。还说她有福气，前程远大。舒拉依娅渐渐坚信她的家庭地位特殊，她本人也与众不同。例如，念四年级的时候，她就戴上了金首饰，而班上多数同学连最普通的小戒指也没有。放学后，爸爸的司机常常开车来接她。她也学会神气十足地把车门啪地一摔。她的任何要求都能满足。从小养成随心所欲、说一不二的习惯。就这样维持了好多年。

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可理解了。先是在开始念大学二年级时发觉的。当初有很多本年级的同学讨好地看她。这不算什么，她早已习惯让人奉承。而在与同学们有进一步了解之后，舒拉依娅发现追求她的人变得冷漠、疏远。甚至摆出对她不屑一顾的神气。从他们眼神上能看出：你的确漂亮，但是谁情愿当倒霉蛋——做你的未婚夫。连拘谨的萨比尔，现在的态度也有些反常。

她觉得季拉夫鲁芝、阿卜杜勒和哈霞常用责备的甚至是惋惜的目光默默地看她。竟然这样！还叫做朋友！说实话，犯不上跟他们套近乎！她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特别是跟那个万能的季拉夫鲁芝？舒拉依娅，你怎么会钻进这个圈子里？全怪萨比尔。正是他给引进来的。不过，萨比尔这个人又当别论。跟他交朋友不丢面子。他的爸爸是一位大厂厂长。可别人呢？季拉

夫鲁芝的爸爸是普通车工，阿卜杜勒的爸爸当会计，哈霞的爸爸不过是一般的纺织工人罢了。

总的来说舒拉依娅待人接物并不庸俗，她能够友好地和阿卜杜勒、季拉夫鲁芝，甚至包括哈霞进行交往。但有个条件，别人必须尊重她。实际上又如何呢？

现在彻底地看清楚了。说什么多年友谊，她可是深受教育。原为不过如此！萨比尔还偏心袒护他们。

凭什么，凭什么都认为她没一点儿能耐？她要大喝一声：“不对，我干什么都是好样的！等机会一到，叫你们瞧瞧。”

机会来到了。她碰上了怪云。然而却无所作为。开始时她就慌了手脚，后为赌气退出来——生自己的气，也生季拉夫鲁芝和萨比尔的气，甚至生哈霞的气。

妈妈又悄悄蜇回。心疼地望着女儿。

“乖乖，还头痛吗？”

“还疼呐，”舒拉依娅咕哝说。

“要不然给您拿点药来？”

爸爸也经常这么哄她，有时也用“您”。舒拉依娅转身面对墙壁。

“用不着。”

“再不然喝点茶。我去端来。”

“什么也不要，妈妈。”

“随便吧，乖乖。”妈妈走出去，在地毯上走得很小心。

没过三分钟，妈妈又伫立在舒拉依娅的床头。

“乖乖，我做熟了喷香的煎白菜卷。吃两口会舒服些。”

“妈妈，我不饿，一点也不想吃，”舒拉依娅一字一顿地说，她差点儿喊出来。

“算啦，算啦，你爸爸快回来了，叫他劝你，今天咱们也

不去串门了。”

“天呐，这个家一刻也不让人安宁。”舒拉依娅暗自叹息。真要围着她唠叨一晚上，岂不要命？

她从沙发上站起，做出笑脸。

“妈妈我感觉好多了，想出去遛遛，在附近。您和爸爸赴约去吧。”

季拉夫鲁芝和哈霞边走边谈刚才在环境保护研究院的印象。她俩终生难忘那一间坐满科学家的宽敞办公室。姑娘回答了有关云团问题，有些问题提得很怪。她们也没忘介绍自己的实验。

有位身材高大的科学院院士在姑娘回答完最后提的问题时，望着与会的人员，说：

“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感谢季拉夫鲁芝、哈霞，以及她们的同学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姑娘，现在你们没事，送你们回家。同志们，咱们继续研究该地区的工程……”

季拉夫鲁芝涨红了脸说：

“多姆拉院士，带上我们吧。请……”

院士笑着摇摇头。

“你们已尽到共青团员和公民的责任。”

“多姆拉院士，我们也许还能帮点忙。”

“我看没有多大必要。除去能估计到的一些原因外，还有严禁靠近云团的规定。只允许专家和它打交道。”

院士说得很诚恳，也很委婉，但姑娘们听得出来，再说什么也不管用了。

科学家们纷纷向门口走去，一排小汽车停在门外。院士急于动身。临别时，他握着姑娘的手叮嘱：

“姑娘们，请暂时不要对任何人谈论此事。”

“明白，多姆拉院士。”

……季拉夫鲁芝和哈霞来到她们居住的街上。

“哈霞，咱们忘说什么没有？你看讲全了吗？”季拉夫鲁芝问。

“我认为该说的都说了。”哈霞耸耸肩，“挺全面的，没问题。唔，在细节上难免有遗漏。”

“唉，事情常常因小失大，”季拉夫鲁芝不放心，“总像忘了点什么……”

“咱们从头倒一遍，”哈霞说。她经历这次风浪之后，使她精神振奋，胸脯挺起，目光敏锐，神采奕奕，给她增添了无限妩媚和魅力。

她们正巧遇上散步的舒拉依娅。舒拉依娅本想避开，但来不及了，无奈，只好佯装无忧无虑地向女友含笑致意。

“伟大学者的实验结果如何呀？可有充实当代科学宝库的新发现吗？”

“伟大学者们还在观察咱们的云团。”哈霞应声说，她与舒拉依娅的关系还好，“不过，我们也略有所获……”

她们曾允诺院士保密，但舒拉依娅并非局外人，也就无密可保了。

“那里正干得热火朝天，”哈霞最后说，“他们对切割云团的建议深感兴趣……”

“我想起来啦！”季拉夫鲁芝突然喊道，“咱们忘说那一小块滴云了。”

“你记错了，”哈霞平静地反驳，“咱们全讲过啦。如何用铁片做铲，阿卜杜勒怎么挨上云团，以及他怎么抠出一块……”

“我指放火上做试验的那一小块。”

哈霞霎时变了脸色。

“是啊……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你想会出什么事！滴云始终弃置一旁，接近水渠。它不可能被人发现。但它会自动增长，一夜之间就变成新的巨大云团。”

“呀，真的……”

“快跑，赶公共汽车去！不行，最好找个出租车！要抓紧找到滴云！报告给……”

“等等，”舒拉依娅喊住她们，“再过10分钟我的父母就出去串门。他们走后我去开车就免得节外生枝了。”

“正确！好办法。”

“只是……”舒拉依娅有些不好意思开口，“答应我独自去一趟，好吗？”

季拉夫鲁芝和哈霞惊讶地望着她。

“请你们谅解，”舒拉依娅恳求说，“你们独立地观察了云团，男同学们也都有了贡献……只剩下我……”她低垂下头。

“好吧，舒拉依娅，你自己开车去。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季拉夫鲁芝被舒拉依娅的请求打动。

这真是一反常态。都知道求舒拉依娅办事难着呢。遇事她就说：“要找妈妈商量。”“怕爸爸不同意。”突然……她敢自作主张了。能拒绝她吗？

为了稳妥，舒拉依娅回家先看车库。不出所料，汽车果然停在车库。爸爸从来不开车走亲戚。“我需要轻松，”他在这种情况下常说，“让我吃着酒席还得惦记归途，唯恐汽车不能平安入库吗？”

舒拉依娅登上二楼，用自己钥匙开了房门。厅里昏昏沉沉。空调器在客厅里嗡嗡响着。姑娘进了厨房。坦率地说，她在这套宽绰的住宅里难得光顾这个角落。做饭做菜，涮锅洗碗全由妈妈承包。

隐约记得6岁时，她在阳台上拿比她还高出四分之一的扫帚扫地。吓得妈妈瞪着眼睛跑来：“呀，乖乖，放下，弄脏了手。让我来扫。”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美好的童年。爸爸下班回来说：“给我沏杯茶。”舒拉依娅跑进厨房：“爸爸，等等，我马上烧水。”妈妈赶过来夺走火柴说：“好女儿，摆弄煤气你还太早，小心烧手，玩去吧，让我来。”

舒拉依娅站在门口沉思。还有一回，她已经念大学一年级，亏爸爸支持才让她跟同学们去收棉花。种棉工人看她干不了农活就派她帮厨。任务十分简单——熬粥，添柴续火。结果却烧糊了锅。谁也没说什么，但是，看看饿狼似的男同学们喝粥时的怪相，她心里明白够糟的。

算啦，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

舒拉依娅毫不犹豫地走进厨房，打开了所有的柜厨、碗厨以及一套进口餐桌的全部厨门，锅碗碟盘，大铁锅，各种餐具。全不是她要找的。这件大褂子衣服也许用得上？不行。那是什么？屋角上有个铁壳保温瓶引起她的注意。瓶胆已不保温，但妈妈有个改不了的习惯，任何破烂也舍不得扔。她保存着各种各样报废的东西。为此爸爸还常取笑她。瞧！废品碰巧也能派上大用场。保温瓶的胆虽然失效，瓶盖儿照样能拧紧——正合乎需要。

舒拉依娅接着翻贮藏室。很快在上层搁板搜出铁铲和铁刷子。

她带上这些工具下楼来到车库。汽车开上大街。

舒拉依娅坐在司机位子上信心十足。不久就到了水渠附近，水渠那边云团徐徐浮动。

这里，自她离开以后有很大的变化。国家汽车检查局在公路已设岗，让过往车辆绕道行驶。沿水渠停放着10辆汽车。

云团附近集拢一群人。看样子科学家的人数并不多，他们避开人群在一旁做试验。金属的圆柱、球形玻璃器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架浅绿色的小型直升飞机停在棉田的一角。

舒拉依娅在哨位前将车停稳。差一点把她挡回去，幸亏在中心市场拘留她和萨比尔的中士正巧在场，保住她的计划没有告吹。中士已经下班，但他请求少校继续留在岗位上。他特别关心来自宇宙空间的云团，更想知道人们能否找到制服它的办法。

“哟，小妹妹！”中士一眼就认出舒拉依娅，“你也来办事？不仅你一个。瞧，来了多少人？”

舒拉依娅马上随声附和：

“真巧。你替我看会儿车。我去传达个重要指示。”

“你放心，你的车保证连只苍蝇也钻不进去。”

舒拉依娅带上保温瓶、铁铲铁刷直奔水渠。在云团附近忙碌的人群中，她见到阿卜杜勒和萨比尔。可怕的疑虑使她惴惴不安。阿卜杜勒万一对科学家说出了云滴呢？万一云滴不在呢？那可就枉费心机了。

萨比尔发现了舒拉依娅便匆匆向她跑来。

“你，亲爱的？”他到底没能掩饰住惊愕，“可……你来干什么？”

“季拉夫鲁芝丢个戒指求我来找找。”舒拉依娅顺口编了个理由。

“啊，戒指……”萨比尔叹息说，“抱歉，我帮不了你的忙。事情很多！我和阿卜杜勒接受一项重要任务。”

“给你道喜，”舒拉依娅不客气地说，“忙你的重大事业去吧。”她见萨比尔不肯走，又妩媚柔情地一笑，“请吧！显示你的才华去呀！”

萨比尔轻轻抚摸她的手。

“是的，该走啦。我明天就回去，舒拉依娅。有功夫咱们再细谈。现在——请原谅……”

他跑了回去。舒拉依娅直奔水渠，并留神察看周围动静。科学家均埋头自己工作，没人注意她。直升飞机那里站着几个人，显然是领导。他们说话声音不高，却很热烈地商讨什么问题。

舒拉依娅又走出几步，终于发现了要找的东西。一团灰色雾气在长满青草的小水沟里浮动。小小的一团。但比云滴大多了。几个小时就增长好几倍。蒙上白霜的青草，微微触动一下就粉碎了。

舒拉依娅揭下保温瓶盖，凑近小块云团。她用钢铲小心翼翼地把它拨入保温瓶里，随手拧紧瓶盖。她四下偷觑，无人察觉。

她抱着战利品返回公路。

中士毕恭毕敬地闪开让路。

“请问，小妹妹，”他不好意思地问，“你们的云团真能冻结全球的所有空气？”他又解释说，“这是一个小伙子说的。”

“你可真行！”舒拉依娅放声说，“他那是……是夸大其词，”她本想说，“拿你取乐”，“不必提心吊胆的，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你看多少人为它操劳。”

“噢，你让我放心啦。他没把我吓死。你想，我有6个娃娃。当然这不值一提！城里娃娃多啦……哼，让我说了算，我一定要严惩制造云团的坏蛋……”

“非常遗憾，没办法知道谁造的。”

“不错，非常遗憾。制造这种玩意，我看比任何犯罪都可恶。哼，没关系，请我们少校负责侦破——准能真相大白，你

不必怀疑。”

“祝你成功，”舒拉依娅扑哧一乐，“祝你和少校成功。”

中士殷勤地送姑娘坐上汽车。

舒拉依娅驾驶汽车向城内飞驰。她现在美滋滋的。不断觑眼观看摆在座位旁的保温瓶。嘿，这块云团归她管辖。这一回谁敢说她在这个事件里只可当配角，敢说 she 只不过是没头脑的漂亮布娃娃。

她在季拉夫鲁芝家里见到哈霞也在。她们坐在沙发上，身边一堆书，各中手册和指南。季拉夫鲁芝正念。

“非常顺利，”舒拉依娅让她们放心，“找到你们的云滴。已经装进烧瓶。你们不是准备考试吧？离考试还早着呐。”她看了一眼打开的书页，“氧气？你们查阅氧气的资料？你们认为……云团吞食氧气吗？！”

“说不准，”季拉夫鲁芝回答，“我手里没有仪器，也没有试剂。”

“噢，要有呢？怎么处置它？”舒拉依娅预感胜利在望，着急地追问。

“简单点的……最简单的办法是从云团取下相等两块，一块放入密封金属容器内，一块放敞口容器内，空气要洁净，比如通风处。后者如有增长，说明它以空气为食。还可以划根火柴放敞口容器下风处，火柴熄灭或火苗减弱，说明气流中缺氧，也就是被云团吞噬了……”季拉夫鲁芝思考着，“说实在的，这种试验在野外也能做。可惜现在才想起来，已经晚啦。”

“姐妹们，别愁眉苦脸的，”舒拉依娅宽慰着女友，“你们取得那么多成绩，科学家都夸你们是好样的。”

她的心早飞到家里了。现在她探听到怎样对掌握在手中部分云滴做试验的方法，更恨不得立即动手。接着是试验成功，

鲜花的海洋，醉人的欢笑，报纸的头版头条登上大幅照：“英雄的姑娘大胆揭开世界之谜”，“天才的女冒险家”，“舒拉依娅一举夺魁”。哼，到时候，谁还敢用怜悯的眼光看她。

拘于礼节，她又敷衍了几分钟便起身告辞。两分钟后把车开进车库。她伸手抓保温瓶，手刚挨上就痛得失声大叫。保温瓶滚烫，仿佛这段时间一直给它加热。舒拉依娅朝火烧火燎的手掌吹着气，边四下搜寻。她找到一大块柔软的抹布，裹住保温瓶，包上好多层，才端它进屋。她干脆把保温瓶放进浴盆拧开冷水龙头冲。给它降降温。

然后她回寝室找药膏抹在发红的掌心上。她猛然想起铁铲和铁刷还在车上。应当拿上来备用。

10 分钟后她又探头往浴室里看。只见室内雾气迷漫。水落在保温瓶上立即蒸发。从瓶盖下钻出一条条长舌状灰色物质。吓得舒拉依娅直往后退。

舒拉依娅所看到的，在云团附近的那架直升飞机是在她来到之前半小时降落的。乘这架飞机赶来的是以市苏维埃主席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全体成员。主席的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人民代表的徽章，他是一位健壮矮个子男人。

特别委员会成员走上狭窄的舷梯时，科学家小组长马夫利亚诺夫匆匆迎上前去。

主席和小组长是老朋友，但目前公务紧急顾不得寒暄客套。院士扼要地汇报了观察结果。

“总之”，他概括地说，“弄清楚了重要的预示前景的两个问题。一、云团可分割；二、它不能穿越金属。我应当指出，首先查明这些情况的是一些年轻人，大学生……可以说是赤手空拳的……”

主席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亲爱的马夫利亚诺夫，事后再闲聊。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他忐忑不安地用敏锐的目光望着院士，“你认为云团所经之处，生物将无条件地毁灭？”

“至少我目前是这么认为，”科学家低声地回答，但毫不含混，“它是入侵者，在消灭一切生灵，它身后所留下的是死亡。当然要做些试验。不过……我没有权利，也没有时间做。因为城市近在眼前……”

“近在眼前……”主席也低声说。他们都清楚没有，讲出半句话意味着什么，“如何除掉它？有切实可行的方案吗？”

“马上回答是困难的。我们还要加紧工作……目前比较理想的建议是围着云团筑一道金属墙。”

“用什么金属？”

“给云团筑墙，最可靠的材料是……白银。不过，你知道需要量多大吗？”院士递上一份清单。

主席皱起眉头。

“银子……哪怕用金子！人命关天的事。难道这里对短期内提供一切必需品，有人支支吾吾吗？”

“没有，可是白银的需要量太大。怕市里拿不出那么多，也许包括加盟共和国。时间却有限。”

“不要紧，我们国家还有14个加盟共和国呢。至于抢时间，可以空运。科学家认为银墙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被研究的对象纯属科学上的未知物，还能强调有别的办法吗？”

“是的，可你说云团可以分割开。把它分成小块不是更便于消灭吗？”

“你显然还没听懂我的话。云团是无法消灭的，整体也好，分块也好。银墙只是拦住它，它本身增长要较长时间……必须

立即动手……除此，还要给机器制造厂下任务，限期造好密封式银箱和切割机。这是总平面图。详细图纸没时间……我们打算分割云团，一块块地装进银箱，运进深山。”

“原来是这样……”主席聚精会神地听他说完，“你既然打算用箱子……何苦又要搭围墙呢？”

一贯温文尔雅的院士蓦地火冒三丈：

“就因为，见鬼，他们铆接箱子的时候，云团就进了城，还有，万一拦断水渠，整个的输电线路损坏。瞧，洪水，灾难……总而言之，真是活见鬼，”他又骂了一句，“这儿必须黑天白日地连着干，请来国内最优秀的专家，给我们提供治瞌睡的药丸……”

“马夫利亚诺夫，冷静些，”主席抓住他的胳膊，“你等完了事再犯神经。把清单给我……”

他登上直升飞机。透过玻璃窗能看到他拿起无线电话听筒。主席面带忧虑。他终于走下飞机。

“白银一小时后运到。此外，乌拉尔有两家工厂，乌克兰有一家工厂马上轧制银板。成品用超音速飞机送来。目前正在找掘土机和混凝土构件。应当挖沟和安装输电支架。院士，行动吧！多动脑筋拿出方案。我们的确不允许任何人出现差错，”主席用手一拍自己发红的脖子，“要严办。”

天黑下来，神秘的云团却仍像一团白泥，轮廓分明。

院士迟疑不动。

“怎么？”主席返身问他，“该办事去啦。您还有话说？”他客气地称您。

“我认为应当通知市民面临着灾难。”

主席虎视眈眈地望着他。

“不准出现任何灾难。”

“谁敢下这个保证！”院士焦躁地大声说，“这不同台风，它不是泥石流，也不是地震，它是来历不明的未知物。”最后这句他说得语气很重。

“你在建议什么？！”主席来到老科学家面前，坦率而又激动地低声说，“让电台、电视台现在就宣布：‘亲爱的听众，近郊出现了入侵者——云团’吗？”主席的话里充满辛辣的讽刺，“‘咱们还没弄清它是个什么呢，谁能设法解救’？是这样吗？你还强调没有惊慌失措。”

“我强调咱们无权听之任之。”

“浅薄之见。”主席挖苦地反驳。

“如果云团依然冲了过去怎么办？”

“就是说，你想放它过去？”

“我是科学家，有责任考虑各种方案，包括最坏的。”

“我是党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不接受最坏方案。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亲爱的马夫利亚诺夫，懂吗？”

双方都沉默下来。

“可以！”主席终于表态，“咱们还有几个小时吧？”

“看目前情况，也许——有。”

“市内各车场、出租汽车站均增设夜间值班。动员各机关单位的车辆，还有军事部门作为后备力量。都要围绕这项头号任务做好准备。再根据事态发展，作最后决定。”

铅灰色的舌状物质挣扎着钻出瓶盖。舒拉依娅慌忙跑上前把保温瓶从淋浴喷头那里移开。不料一股水流落在灰色舌状物上，当即腾起一团褐色轻烟，水流冻成冰柱，卡叭一声，喷头和水管胀裂，自来水从缝隙飞射出，流到地板上。

舌状物发酵似地迅速增长。瓶盖的四周挂满浓稠的泡沫，从中细长的灰舌一条条缓缓地顺保温瓶往下爬。很快就接触到

浴盆。又冒出褐色轻烟，增长着的云团显然在“吃”搪瓷。

“浴盆是什么做的？”舒拉依娅焦躁地思忖，“像生铁的。目前它在浴盆里不会惹祸。可是一旦膨胀得溢出来呢？哟，赶紧塞住浴盆的泄水洞。要用金属。一个劲儿喷水怎么办？！地上水越积越多，眼看着漫过门坎流向走廊。

姑娘六神无主地失去主张。

门铃响得刺耳。

邻居站在门厅，高高的个头，脾气倔犟的中年汉子。他从来不和舒拉依娅说话，偶而碰面也只是责怪地扫她一眼。那神情很是明显：好吃懒做的娇小姐。

瞧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怪样子。

“我说您在浴室里捣鼓什么呢？”他翻着白眼问，“从天花板哗哗往下漏水，您关关水龙头，难道也怕累着？”

“我……我不知道……”舒拉依娅急懵了，含含糊糊地说，“好像水管冻裂了。”

“让我瞧瞧。”他拔腿就想往里闯。

“不行，不行，你别进去！”姑娘嚷叫着。

邻居心里怎么揣测挺难说，反正他谅解地哼了声：

“算啦，你在哪儿招待什么人与我无关……可是，水管裂了就该关上总阀门。你大概不想放水淹我们吧？”

“关阀门！对呀……可是我不知道……”

“你能知道什么呢！”邻居愤愤地说，“请打开通风道。看着点，是这样！”他把阀门拧紧，又叮嘱她：“请坐在家里别出去。我去请修理工。你快拿抹布擦掉地上水。这点事，我想你也许会干吧！”他说完笑笑就走了。

舒拉依娅照他的背影呸了一声。打哪儿冒出来个教育家。偏不擦。让它全流下去。既然那么能干，你自己擦好啦。

舒拉依娅又去看浴室，她暗自祷告那玩意千万老老实实呆在保温瓶里。然而在她和邻居交谈的功夫，小云团差不多“胖”了两倍，她真的傻眼了。

她不能再顾及经验、实验、扬名、露脸，什么头版头条和大幅肖像了，只想快甩开这个恶魔！再也别瞧见这个一股劲儿膨胀的怪家伙。

也许能找个铁器皿，连瓶带它统统扔出窗外？随它去。

不过，立刻想到两头“玻璃”驴，她脸上发烧，感到了羞愧。新云团是她舒拉依娅培养大的，倒打算放它去播散死亡，制造毁灭。不能这么办！该怎么办呢？她想不出对策。如果……找季拉夫鲁芝……对，赶紧去找！她肯定有办法。只要在家！

建筑安装处处长巴赫拉莫夫准备回家，忽然电话铃响。他接起电话。公司经理打来的。

“你好！这两天你们应当收到水泥柱。现在在哪儿？”

巴赫拉莫夫只有唉声叹气。麻烦找上门了。这能怪谁呢？

“经理，情况是这样的，立柱昨天才陆续到货，明天是最后一批。我们计划货到齐以后再往外发。这样经济些……”

经理没有发火。误了发货日期他好像高兴了，怪哉。

“你是说，立柱还放在货场？”

“是的，200件。”

“全部上交。”

巴赫拉莫夫几乎把眼珠子瞪了出来。

“什么，上交？给谁？”

“科学家。”

巴赫拉莫夫深知经理不是爱开玩笑的人，实在想不明白。但听语气他只能告别立柱。以求万一，他恳切地说：

“经理！我们盼上帝似的好不容易盼来这批立柱。总算能协调工作了。你怎么让我交出去？”

哈米多维契平静地说：

“国家急需，同志。交出立柱的后果由我负责。此外，你还要交出钢梁、钢筋……”

“生产计划怎么办？！”巴赫拉莫夫大声说，“你能让科学家替我完成计划吗！”

“有比计划更重要的事情，”经理很严肃地说，“总之，一小时之内做好组织工作，把货送到如下地点……”

“送货？”巴赫拉莫夫努力做到冷静，可到底还是打断了经理的话，“早都下班啦。除了我和看大门的，整个建筑安装处没有一个人。是，阿齐佐夫施工队快回来了，他们可全累垮啦。再说，没有吊车，也不行呀，”巴赫拉莫夫能抓到的理由越来越多。

“别急，你稍等一下，”经理焦躁地拦住他。

听筒里嗡嗡了5分钟，他显然在跟办公室里的什么人商量。终于中断的对话又恢复过来。

“只能这样。请注意，留下阿齐佐夫施工队。用15分钟准备。他们多少人？”

“18个。”

“好。区委书记马上去你那儿。他想跟你，跟安装工人亲自谈谈。事关重大，巴赫拉莫夫。”

“我不走。”

“马上就到。等着。我先去工人宿舍看看。动员一些工人和司机来。”

队长阿齐佐夫今天格外高兴。工作如果这样下去，季度的第一名他们稳拿。但愿一切都顺顺当当就没问题了。不过，钢

筋水泥要备足。干劲一刻不能松，供应也万万不能断。明天早晨就派三个人去装运，干他个痛快的。这样就能考虑定额翻番了。

阿齐佐夫不喜欢追求虚名，喜欢实干和做到心中有数。可能的话，凭什么不多干呢？业余时间，他和蔼可亲，可是到了工地简直像换了个人。他绝不允许工作马虎，质量不合格。他变得严厉苛刻，铁面无情。然而办事公道，可能由于这一点，他深受众人爱戴。施工队的人都尊重他，听他指挥。

载重汽车在建筑安装处门前停稳。紧靠巴赫拉莫夫的“乌阿斯”车旁，还有一辆浅咖啡色的“伏尔加”牌汽车也停在这里。有人开玩笑说：

“瞧，汽车队派小车来送咱们回家喽。”

“真那样也不错！”

“得啦，我还是在我的‘日古里’车上慢慢拉锯吧。”

巴赫拉莫夫和一位笑容可掬的陌生人从楼里走出来。

“同志们，我是新任区委书记，可能还不认识……知道大家很累，应当休息……很抱歉，……总之，有件重要事要说！”

“别客气，书记同志，”阿齐佐夫宏亮地说，“全告诉我们吧，你不会为鸡毛蒜皮小事，在这个钟点来，我们能理解。”

“到楼上办公室谈好吗？”巴赫拉莫夫提议。

“没关系，在这儿吧，”书记走向院中一角，众人尾随着，这里有几条长椅。

“我不能全告诉你们。因涉及国家机密。”区委书记继续说，“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提出——今天晚上要完成一项类似围墙的工程。时间紧迫。你们是我首批动员对象。当然全凭自愿……”

有3分钟之久鸦雀无声。有人回车上拿烟，掏出火柴，但

一直没抽。

“详细情况，我不能，也无权告诉你们。”书记说，“不过，咱们众多的城市居民有生命危险。要尽全力修起一条围墙。必须突击，抓紧完成……”他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下去。

继续沉默。工人们面色铁青。

阿齐佐夫终于激动地表态：

“没说的！既然先找咱们，这是极大的信任。业余时间我不指挥施工队，所以仅代表个人讲话。墙就是墙。再难也能建成。总之，在哪儿垒墙，告诉我地点。”

“慢着，”坐在阿齐佐夫身边的老安装工，捋着花白的胡须站起，“我是党员，”他向书记解释，“我也有经验。愿上帝保佑大家。”

“就你一个党员吗？”胸宽体健的壮小伙子走上前，从敞怀的衬衣里露出海军衫，“我们施工队有5名党员。这种事难道……”

“嘿，怎么这样说话，你听着，”有人大嗓门说，“天天一块儿干活，现在凭什么分开？都去不行吗？”

这回是一口同声地说：

“说干就干！”

“给留点时间。跟家里说一声免得惦念。”

“不行，小伙子们。没有时间啦。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负责通知家属。热气腾腾的晚饭准备妥啦，保证有人接你们班……”

一阵急刹车声。两辆银白色的“伏尔加”牌小车停在门前。从车里钻出大家熟悉的吊车工和司机。最后露出处长的肥胖身躯。

“早春”饭店的厨师长哈姆拉库尔——阿塔独自站在灶前

自语。这是他的多年习惯：

“在这个饭店我干 15 年……不，老先生，已经 15 年半了……第一次接待这样的顾客……下班了才通知我：‘阿塔，做 200 人饭菜。’老先生，懂吗？别人要睡觉了，他们却要吃饭？操办喜事？婚宴更该提前准备。嗯，不对，老先生……难道有自带暖水瓶参加婚礼的吗？告诉我越快越好。做羊肉汤或羊肉抓饭，能三下五除二就得？做沙拉子也没有那么快呀！做饭讲究沉稳老练，掌握火候，全凭手艺。哎，现在谁还研究这个！全城精通厨艺的师傅最多不过 5 个人。唉，算啦。这 200 人谁知干什么的，尽管他们选的钟点太怪，但今天的饭菜保他满意，对，老先生，……阿塔露一手给你们看看。

舒拉依娅跑出家门，抄近道直奔季拉夫鲁芝家。天早已经黑了。大街上有路灯照亮，可这里是深宅大院，古树参天，更显得阴森昏暗。

突然，迎面有个形体不定飘飘摇摇的东西，舒拉依娅妈呀一声，满身起鸡皮疙瘩，腿肚子发软。过好一阵子，姑娘才揣测出那是一件晾的长衫随风摇曳。

舒拉依娅又继续赶路，但猝然爆发的恐惧无法消除。她心想，如果真有几团怪云闯入市内可怎么办？在黑暗中云团畅通无阻，摧残一切生灵，并且像发酵似的不断膨胀，可怎么办呢？她胆战心惊地东张西望，一片漆黑，能瞧见什么？太笨，放着光明大道不走，绕远了点儿怕什么。季拉夫鲁芝的家眼看就到，可舒拉依娅的腿像失灵了。

爸爸妈妈正在开心，有说有笑。不然的话，她也开车去做客？那是城市的另一头。可以在姑姑家过夜。云团让他们去对付好啦。天亮前会有结果。她显然不适合参加这种活动。

舒拉依娅已经打算返回车库，但是今天发生的事件异常清

晰地再现她的眼前。朋友的面孔，疲惫的少校，为孩子揪心的中士。如果他们知道了放跑恶魔的是她，而她本人却逃之夭夭，人家会怎么想？以后她走到哪儿都要被人瞧不起——万一灾情严重，这是她一手造成……不，她绝不能放走恶魔。

舒拉依娅又迟疑了一会儿，便往季拉夫鲁芝家飞跑，一头闯进屋里。

季拉夫鲁芝和哈霞正在饮茶聊天。由于她猛然出现，二人唰地站起。

“舒拉依娅？！”

“你怎么啦？！”

“唉，姑娘们！我显然干出一件最大的蠢事。快点帮个忙吧……”她颠三倒四地把事情经过对女友叙说一遍。

季拉夫鲁芝不等她全部说完，就插嘴问：

“你说那玩意从保温瓶往外钻？”

“对，我束手无策……”

“去你家，别耽误时间。”说着话，季拉夫鲁芝已经开始下楼。

舒拉依娅原想领女友走灯火通明的大道，但季拉夫鲁芝已经抄了小路。房门还四敞大开着。季拉夫鲁芝抢先进去，探头看浴室里边。

“嚯，快瞧，它增长得真猛！”

保温瓶几乎给铅灰色物质缠满，它那些像游蛇一样的小触手沿浴盆壁往上爬呢。

“我认为必须抓紧时间报告给科学家，”哈霞果断地说。

舒拉依娅从来没有把这位“丑小鸭”放在眼里，这一次她惊愕地挑起描得十分秀气的眉毛。她仿佛刚刚理解，到了关键时刻这位腼腆懦怯的普通姑娘也有股刚强、倔犟劲儿。

“这没问题”，季拉夫鲁芝支持地说，“只是要费一些时间。现在就得制止云团爬出浴盆。舒拉依娅，有大锅或大桶吗？”

“我……不知道……”

“在哪儿能找到？”

“厨房，或者贮藏室。”

“走。”

“有啦！”舒拉依娅在贮藏室喊，“这个能用吗？”她从搁板取下洗衣服的铁桶。

“太棒啦。现在……要钳子和铁丝。”

“干什么用？”

“用钳子夹住保温瓶放进水桶里，盖就用铁丝勒紧。最少能争取到半小时。有钳子吗？”

“能有……妈妈向来不扔东西……怎么找呢？”舒拉依娅快急哭了，她一筹莫展地望着贮藏室，这里皮箱、木箱、纸盒等杂物全塞满啦。

“好吧！”季拉夫鲁芝安慰她，“如果不介意，我和哈霞来处理……你开车赶到出事现场。报告又出现一个危险物。他们也许觉察到了。越快越好，舒拉依娅。”

“行啊。”舒拉依娅急奔车库。

舒拉依娅和女友在一起时，信心很足，可是一走进车库又泄了劲。这儿有一盏灯，但灯光再亮也照不到所有角落。姑娘总觉得索命的云团要从暗中飘出，这种念头一直折磨着她，无法摆脱。

她又三心二意了，是不是开车去姑妈家，快远离这个凶残的恶魔。她咬紧牙克制着自己，将车开出车库。半分钟后已行驶在宽敞明亮的大街上。她很快就能开到目的地。到了那里

人就多了，多重的担子，有专家负责，她就不必担惊受怕了。舒拉依娅可没有想一想，事件变得更加复杂化，这该怪谁呢。

汽车拐进网球场旁的林荫路，出去就是环城公路。离山前区已经不远。这条路舒拉依娅开车走过上百趟。她甚至熟悉每棵树。路虽不长，但还宽阔，只是路灯被两侧枝繁叶茂的大树遮掩住，柏油路面上布满斑驳的光点。

大道上极少行人，两侧住宅的窗子也没有全亮着。怪云在这里出现休想能被人察觉，它能无所顾忌地网罗牺牲品……

眼前出现一团黑影，霸占着道路的右侧，在地面上悬浮一米半到两米高。鬼玩意的正中有一对血红的，闪闪发光的眼珠子。舒拉依娅呆呆地盯住那团魔影，开着汽车像受到催眠，风驰电掣地闯了上去。眼见着铅灰色的云团要把她吞噬。

她狂叫着踩紧煞车。太迟了，只听刺耳的吱嘎声，碰撞的轰隆声，剧烈的痛感，玻璃粉碎——这一切完全同时发生。舒拉依娅当即丧失知觉。

自动卸货车的司机眼含着泪水向赶来抢救的医生解释：

“您听我说，绝不怨我。遵照规定停的车，紧靠路边。后灯亮着。我去商店买包烟。回来就看见小车发疯地，也不减速就往我的车尾上撞！嘭！亏我没在驾驶室。”

“这话你对市汽车检查局的研究员说，”医生不耐烦地把手一挥，“我哪有功夫听事故的细节。”

司机不肯善罢甘休：

“我不是表白自己。这件事我没责任。怎样鉴定都能证实。我是为姑娘担心。年纪轻轻的，她难道是故意撞车？后果严重吧，是吗，医生？”

医生挖苦地打量着他说：

“最重要的是她应当挤点时间学会开车。亏她走运。仅仅

伤到表皮并有一点轻微挫伤——不用你担心，能活到结婚那天。”

“噢！”司机感到惊愕，并快活起来，“可当时她怎么那样……啊……啊……咽了气儿似的……”

“神经性休克，严重昏迷。三四个小时以后她自己就能回家。”

“是吗？”司机搔搔后脑勺，“竟是这样的人掌握方向盘？后挡泥板全给撞断了……她无权开这种玩笑，我要起诉！”

季拉夫鲁芝很快找到一只不大的又脏又破的皮箱。家用工具多半放在这样的万宝箱里。她心里有数，因为在重型机机厂当车工的爸爸也有这样一只箱子。果然，真有一把上锈的钳子。又找到一捆电线，没错，包着挺厚的绝缘皮。季拉夫鲁芝用菜刀刮掉包皮。

现在万事具备，只等把盛云团的保温瓶放进桶中。

哈霞在季拉夫鲁芝寻找工具的时候，不停地和膨胀着的怪物搏斗。她的武器是长柄杓，刮爬上盆壁的铅灰色物质。它落在盆底后仍然往上爬。

季拉夫鲁芝走过来，二人同心合力把云团装进水桶。大功告成。

季拉夫鲁芝看看表。

“舒拉依娅怎么去这么久。也许人家不信。”

“看你说的！目前沾云团的事谁不重视。”

“这就更奇怪啦。已经超过 20 分钟了。”

“马上就到，你看着。”

时间过去了，舒拉依娅始终没露面。两位姑娘烦恼地倾听门外动静。

“莫名其妙！”

“瞧，桶盖在动，它眼看又要钻出来……”

“唉，这个舒拉依娅！”

“你看……”

“不，她不会食言，我相信她。”

楼梯终于发出咚咚的脚步声，门铃刺耳地响。

“我说什么来着！”季拉夫鲁芝跑去开门。

门口站个墩墩实实的小伙子，还穿双高腰雨靴，他满脸晦气，但一见季拉夫鲁芝和哈霞就来了精神，嘻嘻哈哈地说：

“想不到在这里能见到两位如此漂亮的小姐！干起活来会愉快的！请问哪儿出了毛病。”

“请您过来瞧瞧。”季拉夫鲁芝闪开路，“你从科学院来？”

小伙子哈哈大笑：

“猜对啦！我三天两头总去科学院修下水道。可笑，对吧？科学院院士居然不懂得如何排除漏水。”

“等一下，”季拉夫鲁芝挡住他，“你是干什么的？”

“专家，自来水行业的，”他自作多情地来个立正，献媚地说。

季拉夫鲁芝和哈霞茫然相顾。

“你保证地址没错？”

“嘿！深夜 11 点我敢弄错地址！你们把我当做什么人啦？”他从衣袋里掏出个纸条，“这是通知单。房号……单元……登记人姓名……”

哈霞捅季拉夫鲁芝胳膊一下，低声说：

“像是舒拉依娅喊来的。浴室水管裂了”

“反正目前也没事干，”季拉夫鲁芝也小声回答。

“喂，你们二位在那儿还嘀咕什么？”小伙子问，“说清楚，水管有毛病没有？”

“如果请……”哈霞看女伴一眼。

季拉夫鲁芝理解她没说出来的话意。

“修理自来水管的同志！”她对小伙子说。

“哈哈！修理自来水管的同志！”他龇着牙乐了，“我叫塔希。不绕嘴吧？塔希。这名字你们喜欢吗？”他这个人，不管怎么说还挺随和。

“塔希，你能让人信得过吗？”季拉夫鲁芝问。

小伙子想来句俏皮话，但姑娘那副模样使他也严肃起来。

“你们有什么事吧？”

“请到浴室看看。”

他穿着大雨靴吧嗒吧嗒地从过道走过去，推开浴室门，立即打个唿哨。

“哟，敢用姑娘最喜欢的山羊胡子打赌，水管是冻裂的。夏天居然会结冻！在哪儿？在普通的自来水管里！简直发疯。”

季拉夫鲁芝拍拍修理工的肩头说：

“塔希，只有这个单元冻裂了水管，所以不算灾难。你如果不赶快帮忙，会有更叫你吃惊，更倒霉，更危险的情况发生。”

塔希搔搔后脑勺说：

“好哇，找到有趣的活干了。像是故意让我碰上好多怪事。瞧，有一回我也是按约定去干活……按过门铃，没人应声。光听水哗哗地从浴室往外……”“好啦，塔希，”季拉夫鲁芝温柔地打断他，“咱们以后再闲聊。现在就行动吧。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好，”他有点不大好意思，“叫我干什么呢？”

“有汽车吗？”

“当然，工程修理车！停在门外。”

“太好啦！咱们一块儿去！”

“去哪儿？”

“出城，到山前区。”

“我，那……没问题。恐怕鲁斯塔姆不答应。”

“鲁斯塔姆是个什么人物？”

“什么人物？修理车的司机呀，我的帮手。”

“咱们去找你的鲁斯塔姆。”

塔希不声不响地跟在季拉夫鲁芝身后。姑娘在楼梯转弯平台上猛地止步掉头问：

“塔希，你车上有大桶吗？”

“有哇，怎么会没有呢！”

“金属的？”

“当然。”

“把它弄上来。”

“弄上来很容易。恐怕鲁斯塔姆不答应。”

“咱俩说服他，好吗？”

塔希毫无信心地摇摇头，朝季拉夫鲁芝叹了口气，说：

“试试吧。”

“哈霞，你留在这儿盯着水桶。咱们马上把它装进大桶。有事喊邻居帮忙。”她鼓励地笑了笑，“放心，我马上回来。”

五个人里面数阿卜杜勒和萨比尔幸运。在出事现场正赶上需要年轻力壮的人，所以被批准参加最后阶段的工作。在环保院大批研究人员赶来之后，的确想让他们回家，但阿卡杜勒和萨比尔立刻证明有权参加试验工作。别忘了是他们发现的云团，是他们报告上级的，可到了最后在人、物不足的情况下，他们难道却成了累赘？

现场指挥分配这对好朋友到观测小组。他们从而得以目睹事件的最后发展。叫萨比尔协助化学家——递试管、试剂，根据信号接通触器，观察仪表显示的数字。年轻人认真地完成着

自己的任务。神态端庄严峻。凝聚的目光仿佛表示：也许正是根据我的分析才找到揭开云团内幕的关键呢。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他正在思念舒拉依娅。

他对这位任性的漂亮少女的感情，实际比表达出来的要深得多。从舒拉依娅今天的错误行为上，他看到自己的缺点。舒拉依娅有着美好的心灵，真诚，无私，对此他深信不疑。但他没有鼓励她发扬这些好的品质，仅仅盲目崇拜她的美貌，当她抱怨周围的人对她不理解时，他仅仅归结为别人忌妒。表面上她接受了这种解释，甚至露出笑脸。但她内心怎么想呢？他们之间的隔阂为什么会日益加深？……

阿卜杜勒分配到寻找云团来源小组。残酷的景象，一直挂在心上。他的确跟舒拉依娅不同，关心着整个城市和广大地区的命运，甚至全世界。不过，他的恐惧随现场的活跃，工作的繁重和紧张而消除。这么多学识渊博的专家，且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力，最后必能制服入侵者。不怕它来自太空。年轻人渐渐又恢复了平时快活的心境。

他们小组总算有了发现。离阿卜杜勒曾搜查过的地方约两步远处，僵卧着一只冻死的乌鸦。全清楚了。怪云是由这里启程。

乌鸦放进金属容器内，科学家们围拢它。这只捡来的乌鸦显然使他们兴致勃勃，阿卜杜勒当时却不以为然。不就是一只乌鸦吗！云团的牺牲品……当他听到科学家的议论以后才有点开窍，认识到判断错了。

“同志们，有必要再认真搜索一次，遗迹附近是否还有冻死的鸟类。”

“您是说……”

“是的，不能排除云团可以飞行。先不管怎么措辞，就是

说，它能离开地面向上升很高。真要这样，想围住它就困难了。”

“事情也许没那么复杂？乌鸦不小心自己撞上云团。”

“可是死乌鸦是在‘遗迹’起点上找到的，你不感觉奇怪吗？”

“随你怎么说，云团在这儿是紧贴地面。”

“如果……它是从地下钻上来的？”

“也许，它往上一蹿？冲乌鸦去的？下一步怎么办先去看再说。”

小组成员散布在棉田里认真察看每棵棉株，没有新的发现。

工地上这期间进展迅猛。天刚黑几辆装聚光灯的绿色汽车开进现场，呈半圆形布置在云团周围，把热火朝天的工地照得雪亮。

工人、技术人员以及各种装备源源而来。重型平板车运来的三辆挖土机立即围绕云团掘沟。水泥支柱和钢筋卸在工地边上。自卸车运来搅拌好的水泥。第一根立柱竖立起来，随后第二根、第三根……一位工程师正向安装工人讲解如何用钢架加固支柱。

时间快得惊人。瞧，几辆帆布篷车开到云团跟前。卸下几点银白的箱子和奇形怪状的刀、铲——分割云团的工具。

萨比尔凑到阿卜杜勒身边。

“你看那是季拉夫鲁芝吗？”

“哪儿？”

“那儿，公路上，岗哨那儿。”

“我看没错，是她，朝咱们招手呢。”

“劳驾，看看几点？”

“11点30分。”

“哦！肯定有事，不是来这儿看热闹。”他飞快地向公路

跑去。

“舒拉依娅呢？她在哪儿？季拉夫鲁芝离着很远就问。

“这该问你呀。”阿卜杜勒回答。

萨比尔面色苍白。

“又出什么事啦？”

这时季拉夫鲁芝也在发愣。

“一小时以前她就开车来这儿……”

“没在这儿，我告诉你啦！”

“咳，这还不算……同学们，请负责人来，我有重要情况汇报。这位死心眼的值班同志说什么也不放我过去。”她朝着站在路边，板着面孔的民警点点头。

“好，为你哪怕上天摘星。”阿卜杜勒拔腿就跑。

“你敢肯定舒拉依娅要来这儿吗？萨比尔继续盘问。

“绝对没错。”

“或许后来变卦了？”

“不可能，不会，萨比尔。她家里有块云团。”

“哦，见鬼！全怨我。当时怎么没问清楚她要干什么！”
他用手揉着前额，独自嘟哝着。

“萨比尔，冷静些，我跟你一样着急。汇报完紧急情况咱们一块儿去找舒拉依娅。”

一辆重型运货汽车尾随装有“警报器”的“伏尔加”牌警车在柏油路上疾驰。

家家户户均已熄灯，连商店屋顶、门前的广告灯也已经熄灭了，只有路灯还忠于职守。沉睡中的城市没有料到近郊却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

来到舒拉依娅的家门前，汽车停下。

街道上空寂无人。从车身标有“测试实验”字样的车上跳

下来季拉夫鲁芝、萨比尔、阿卜杜勒以及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小组领导人普拉特乘坐“伏尔加”小车。他和民警大尉走到众人面前，对大学生们说：

“给你们带来个消息。”

三双眼睛盯着他。

“我和阿瓦佐夫同志，”他朝大尉点点头，“刚刚和急救站通过电话……”

大家叹息着。萨比尔半死不活地站着。

“请放心，”老科学家体贴地说，“虽然发生撞车事故，你们的女友并没有危险。只是神经性休克，昏睡不醒。过3个小时她就能回家。”

“她在哪儿？”素来沉稳的萨比尔现在双手发抖。

“在中心医院。”

“我应该去一趟。”

季拉夫鲁芝和阿卜杜勒同时用恳求的目光望着普拉特。

“没什么可说的，我理解，”他摇摇头说，“不过，她正在昏迷当中。”

“您怎么还不明白？”萨比尔激动地说，“我应该守在她那儿。”

“应该这样，朋友！”阿卜杜勒拍拍他肩膀，说，“在医院守着，别泄气。咱们想法一样。”

“是啊，你们当然是对的……逻辑在这儿没有……”普拉特低声说，于是他转身对阿瓦佐夫说：“大尉同志，咱们留在这儿工作，用车送小伙子去医院吧。”

大家上了二楼。哈霞给开的门。

“总算盼来啦！”

“怎么样，情况不妙？”普拉特问。

“没事，好对付。它一个劲儿往桶外爬。我就把它弄回桶里去。咱们快走，它活跃得很！”

众人跟随着哈霞。

从摆在浴盆中的大桶里往外爬出游蛇一样的一条条灰色物质。

“它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普拉特自语。

他让同学们留在过道，自己和研究人員携带銀箱走进浴室。科学家小心搬动傍晚到手的銀箱。他们不是把灰辫子捅回去，而是用特制的夹子夹住，割断，一块块扔进銀箱。最后，残余的物质不再跃跃欲试，人们干脆把浴盆中的大桶端出来往箱子里倒。然后封住盖儿。大家把箱子搬出门外，抬上汽车。

“没有啦，”普拉特肯定地说，“最后一块怪云也隔离开了。衷心感谢你们年轻人的帮助，”他语气平和地说，“看来今后科学家还得麻烦你们，”他宽阔的脸庞浮现笑意，“好好休息，积蓄力量，夺取新的胜利。”

“请问，了解到一些什么情况呢？”季拉夫鲁芝怯生生地问，“它是天外来客吗？”

“你在哪个系学习？”老科学家问。

“生物系，哈霞也是。男同学是其它大学的。”

“嗨，这么说还是同行。非常愉快。”普拉特使劲点点头。

“没说的！我认为你们有权知道我们观察的某些结果。”

大学生屏息静听。

“你是未来的生物学家，”普拉特对季拉夫鲁芝说，“生物体有哪些方面不同于无机物，你有何见解？”

季拉夫鲁芝微微一笑。

“教授，这个问题不存在我的或别人的见解……科学上早已解决。”

“哦？”

“有生命物质不同于无机物，它能吸收外界物进行新陈代谢，对环境的变化能产生反应，生长发育，具有繁衍后代的能力，做出不同方式的运动，能适应环境。”季拉夫鲁芝像在考场一样回答得简明扼要，最后又补充一句：“我还能列举某些不同。可有什么意义呢？”

“你马上就会明白。但还有一个据我的经验你们大学生并不感兴趣的问题。你知道地球上的生命如何产生，及其形成的原因吗？”

“难题，教授……35 亿年前太古代初期，可能还要早，在我们地球上由于某种条件使无机物发展成为有生命的细胞……长期进化又产生出形形色色的生物……”季拉夫鲁芝困惑地沉默下来。

普拉特像没有发觉她的窘迫，说：

“究竟什么具体条件，科学上目前还不知道，不是吗？”他问。

“是的……”

“朋友们！”科学家启发地说，“想像一下 35 亿年前的地球。它的表面被厚厚一层海水复盖。因火山喷发，某些地方形成岩石小岛升出海面。天空乌云密布。各处火光闪烁，或是电闪雷鸣，或是火山喷发。岩石小岛经常在颤抖——它们遭受强烈地震的摇撼。含致命的紫外线阳光，透过稀薄的大气层，照射在地球表面。于是在特殊环境和许多因素的巧合下，奇迹出现——海洋的深处或者表层进行着某种化学反应，结果出现了广泛而巨大的突变——无机物中产生了有全部生物特征的细胞。闪电的一次袭击，或火山轻微的一次喷发都足以毁灭掉新生物。然而新生物没有毁灭。它们具有惊人的顽强生命力。一天天，

一年年地战斗不息，为谋求阳光下有个存身之处，整整熬过了35 亿年……”

“你是说……”季拉夫鲁芝猜出教授的思路。

“对”，教授爽朗地说，“同学们，过去曾发生过的事件，今天再度重演。”

“怎么产生的？”

“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情况，只能猜想。这正是环保院的重大科学监测领域。可以假设，比如这里……垃圾的处理上并不能受到经常有效地监督。在院落的一隅随意摆个垃圾箱。这里就越来越多地积聚着种种带酸、碱残液的破碎试管，瓜皮果核，学院食堂倒掉的饭菜……总之什么都能往里倒！放射性原素，尽管是微量的也不是不敢倒。显然还有一块磁铁……垃圾箱敞着盖儿。一天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垃圾箱里的各种物质开始产生反应。催化剂加快了反应过程。也可能促其反应过程的是另外情况，球形闪电穿过垃圾箱。细节我们还不清楚……”

大学生听得入了迷。

“不过事实归事实：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新的细胞物质，它具备生物特征……”

普拉特停顿了一下。

“你们会问，怎么从前没听说过？而且，垃圾箱在地球上几十亿！关键在于，它的产生可能是一串个别因素的偶合。难以置信的一种偶合，也许仅占几百兆分之一……但不管怎么说，地球上再次出现奇迹：由无机物产生活细胞。”

“不过……我们见到的不过是一团云雾。能叫做细胞吗？”阿卜杜勒插嘴说，“它也没有为自己的生存拼搏35 亿年呀。”

“对”，季拉夫鲁芝说，“细胞产生得很少，还要继续增

殖。”

“不错”，普拉特表示同意，“但后来连续出现对它有利的机会。垃圾箱里的东西很容易受到日晒、火烧。新细胞生存下来很难。不过没有出现这种结果。于是，垃圾箱里很快出现一团奇异物质——当时它很微小，哪怕用放大镜也分辨不清。后来有位过客参与进来……确切地说，又是个机遇。”

“乌鸦？”阿卜杜勒问。

“对，乌鸦。当小团物质略微增长，好像一条肥壮的蠕虫时，被来垃圾箱觅食的乌鸦发现。它吞下这团并不可口的铅灰色物质，随后又尽情地啄食别的垃圾。对有生命力的‘新生物’来说，没有比鸟嗉子更适宜、更安全的地方。这团物质在鸟嗉子里快速增长。它显然又经历了一连串的突变获得新的性质，不用说，体积增大了。”

“有一天……”

“它感到嗉子里太挤，要换个环境。乌鸦这时也挺不好受，嗉子发胀，吃不下东西。不仅如此，它还有一种想吃化学制品的欲望。有时它落在建房工地吃水泥、石灰、颜料，有时受无形力量支配飞到化工厂。它落在高耸的烟囱上吞有毒废气。有一次乌鸦被棉田地头上白花花的一堆东西吸引。这是刚运来为棉田施肥的硝酸钾。乌鸦贪婪地吞食。”

“这是后来的那个云团。”季拉夫鲁芝拿不准地说。

“对，乌鸦起飞时那东西就从嗉里呕吐出来。”

“乌鸦怎么冻僵了？”

“‘冻僵’，这只是假定术语，它不是冷冻，”普拉特沉思着，“这种物质有特殊方法封闭了生物体的肌肉……显然，这是特殊的麻痹状态……老实说没研究过这种现象。通过今后观察能找出原因。”

“云团为什么要麻痹它所碰上的生物？”

“一个目的，无限地积蓄能量。”

“就是说应该彻底消灭它！”阿卜杜勒大声说。

季拉夫鲁芝思索着，摇摇头：

“它也是生命……新的生命形式……”

普拉特理解地对姑娘一笑。

“已经决定在山区建立科学观察实验室。装小块云团的箱子已运到那里。暂时先把它们放进山洞，设几道保护墙，我们同时进行试验。”

“万一云团看管不住脱逃出来呢？”阿卜杜勒担心地问。

“我想不会”，科学家立即回答，“它的好多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何况，知识每天都在更新。对此，你们会理解，能有效控制云团的‘活动’。说不定它还是咱们的得力助手呢！”

“得力助手？云团？”

“对，你们大概也注意到，凡受到云团作用的物质都容易破碎。也就是说挖掘隧道，开辟林间通道，拆除旧建筑物等工程就省力了，该干的事还少吗？”

“真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

“因为你总是图快、快、快，”哈霞取笑地说。

“不快点报告云团的事，现在也谈不上评论得力助手的性质了。”阿卜杜勒反驳说。

“啊……地球上真的又出现一种生命形式会是怎么个局面呢？”季拉夫鲁芝轻声问。

普拉特叹了口气，再三考虑才说：

“是啊，同学们……很遗憾，人类过于麻痹，你想，每年往大气层施放几百万吨烟尘……”他的手一挥，“汽车排出的废气呢？它含有170种有害成份。沿海的石油污染呢？城市的

上空笼罩着什么？美国有位气象学家明确指出：或者人类减少空中的烟尘，或者烟尘减少人类，二者必居其一。”

“这将意味着……”

“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存在出现各种形态，新的活性物质的一系列因素。”

“而且……它产生腐蚀性物质是为了发育成长。它本身可能就是腐蚀物？”

“它也许不会出现那么快……”

“但随时能产生……”

“怎么办呢？”

大学生们震惊地站在那里发呆。

普拉特向汽车走去。突然他停住脚步，转身面对这几位朋友。他眼里闪动着青春的火花。

“你们问怎么办吗？斗争！为净化海水、河水，为清净城市空气，为纯洁我们头上的天空而斗争，同学们……”

他身体尽管有些发胖，但还是很灵活地钻进汽车，同行们早已坐在车上等候着他。

记忆公司

他一觉醒来——就在想火星。他想，如果能跋涉在火星的山谷中，不知感觉会如何？当他变得越来越清醒的时候，这种梦想也随着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成了一种渴求。他几乎能感觉到那个星球表层的气氛，而这种气氛是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能亲身体验到的。像他这样一个小职员？绝对不可能。

“你到底起不起来？”他的妻子克丝顿懒洋洋地问道，和往常一样，她的话里总带有那么一点愠怒。“如果你起来的话，按一下炉子上热咖啡的键。”

“好的，”道格拉斯·奎尔说着，就光着脚丫子从卧室走到厨房。他很负责任地按下咖啡加热键，然后，坐在餐桌旁，拿出一小听黄色的优质迪恩·斯威夫特牌鼻粉。他惬意地吸着，感到十分爽快。这种波那丝混合物刺痛了他的鼻腔和上颚。但他仍然吸着；这种东西能提神醒脑，它能把他夜间的胡思乱想浓缩成一种理性的东西。

“我要去，”他自言自语道，“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亲眼见到火星。”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他自己做梦的时候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在白天，尤其是现在他妻子正对着梳妆镜梳头，发出唰唰的声音——一切的一切都令他想到自己的身份，“一个可怜巴巴的工薪阶层的小职员”，他又苦笑着自语道。克丝顿每天至少要提醒他一次，他不怪她，让自己的丈夫脚踏实地是妻子的责任。“脚踏实地，”他想着想着无可奈何地笑

了，脚踏实地，这种修辞手法真是太形象，太贴切不过了。

“你在笑什么呀？”他妻子踢踢拖拖地走进厨房，她身上那件粉红底的看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睡袍长得都快拖到地上，随着她走动一晃一晃的。“我敢打赌你又在做梦了。你总是满脑子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念头。”

“是啊，”他说着从厨房的窗口望着大楼下面的车流和人流。从高楼上往下看，路上的人显得极其渺小，但一个个都精力充沛，奔波在上班的路上。过一会儿，他也将和往常一样，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肯定它同某个女人有关。”克丝顿没精打彩地说。

“不，”他说。“一个神，战神之神。他有许多奇妙的陨石坑，它们的处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

“听着。”克丝顿在他身旁蹲下恳切地说。在她的声音里没有了往日的怒气和尖刻。“海底——我们地球的海底就比那个火星要漂亮几千倍几万倍。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你也知道。我们一人租一套人造海底服，休两周的假，到海底渡假村去生活一段日子。而且我们还可——”她停了下来。“你没在听。你应该好好听我把话讲完。这里可有比那颗烦人的火星更精彩的东西，而你居然听都不要听。”她的嗓门越升越高。“天哪！道格，你真该死！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去上班了，”他说着，站起身，忘了还没吃早饭。“这就是我要干的事。”

她注视着他。“你越来越不象话了，一天比一天地着魔。你究竟会怎么样哦？”

“会去火星。”他接下话茬，然后，打开壁橱门，取下一件干净衬衫换上，就去上班了。

下了出租车，道格拉斯·奎尔穿过3条密集的人流，来到

一个外观非常现代化，非常吸引人的大门口。他在门口停下，不顾过往的车辆，仔细看着变换着色彩的霓虹灯标志。以前，他曾经仔细地看过这个标志...但是，他从来没有站得这么近。这两者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一次非同寻常。这件事早晚都得发生。

记性（忆）公司

难道这就是答案？毕竟，只是一种错觉，不管这种错觉在感觉上有多么真实，它毕竟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至少客观上是这样的。但主观上就完全不同了，也许恰恰相反。

但不管怎样，他已经有约在先了。就在5分钟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被烟雾污染的芝加哥的空气，穿过耀眼夺目的大门，来到服务台前。

一位嗓音动听，衣着讲究，袒胸露肩的金发女郎马上笑脸相迎：“早上好，奎尔先生。”

“早上好。”他说。“我来这儿是想了解一个记性规程，我想你是知道的。”

“不是‘记性’，是‘记忆’，”接待员纠正了他。她拿起身边的电视电话接收器，对着它讲道：“道格拉斯·奎尔先生到了，麦克雷恩先生。让他现在进来吗？还是再等一会儿？”

话筒里叽哩哇啦了一会儿，道格拉斯一点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好，奎尔先生，”她说。“你可以进去了；麦克雷恩先生在等你。”他犹豫犹豫地正要走，接待员小姐在里面叫道：“D房间，奎尔先生。在您右面。”

找了一会儿，他总算找到了那个房间。房间的门打开了，里面，在一张真正胡桃木办公桌的后面，坐着一位神情和蔼的中年男人，他身穿一套最新款式的马迪恩蚌皮灰西装；光是他的服饰就告诉奎尔，他找对了人。

“请坐，道格拉斯，”麦克雷恩一边说，一边指着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这么说，你是想体验一下去过火星的感觉。很好。”

奎尔在椅子上坐下，感觉有些不自在。“我吃不准花这笔费用是不是值得。”他说。“这笔费用实在太昂贵了，而且就我所言，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能得到火星旅行的确凿证据，”麦克雷恩强调道。“一切你需要的证据。在这儿；我拿给你看。”他把手伸进办公桌的抽屉里。“票根。”他从一个吕宋麻文件夹里拿出一小方印有凹凸花纹的硬纸片。“它证明你去过火星——而且已经回来了。还有明信片呢。”他拿出四张盖过邮戳的3—D全色明信片，把它们放在桌上排成一行让奎尔看。“还有影片。是你用租来的便携式摄影机在火星上实地拍摄的。”他也把这些展示给奎尔看了。“外加两百份你在火星上遇到的人的签名，这些签名将在下个月——从火星——寄到。还有护照和有关拍摄到的每个镜头的海关证明，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抬头观察着奎尔的反应。“总之，你会认为你去过火星了，”他说。“你不会记得我们公司，不会记得我，（甚至）不会记得你来过这儿。在你的脑中，它将是一次真正的旅行；这我们可以作出保证。整整两星期的回忆，你会记得每一个细微的细节。请记住：在任何时候，你如果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进行过这次去火星的昂贵旅行，你可以回来找我们，我们将把费用全数归还。你明白了吗？”

“可是我没有去过，”奎尔说。“无论你们提供给我什么证据，我还是没有去过，”他深深吸了口气，迟疑了一会儿，“我还是从来没有做过星际警署的特工人员。”尽管他听别人说起过记忆公司的神奇魔力，他还是有点怀疑这种非事实性记忆移植的有效性。

“奎尔先生，”麦克雷恩耐心地说道。“你在给我们的信中说，你没有真正到火星去的机会，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可能性都没有；你没有足够的钱，更重要的是，你绝不可能有资格作为一名特工人员去火星。这是你能实现；嗯哼，毕生梦想的唯一途径；我说得对不对，先生？你不会有这样的身份，你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个。”他抿着嘴轻声笑了笑。“但是，你却能够感觉到去过那儿，做过那些事。这一切都由我们来安排。而且我们的价钱也很公道；不会坑你一分钱。”他的微笑让人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非事实性记忆可信吗？”奎尔问道。

“比真的还真，先生。如果你真的作为一名星际警署特工人员去过火星，到现在你会忘掉好多东西；我们对人类记忆系统——对人一生中重大事件的真正记忆的分析——表明了一个人会很快失去对许多细节的记忆，而且是永远。而我们提供是深层记忆移植，你什么都不会忘记。当你处于昏迷状态时给你输入的记忆模片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创造的，他们曾在火星上呆过多年；每做一例记忆移植，我们都要核实到最细微的细节。况且，你所挑选的是一个比较简便的非事实性记忆系统；如果你挑选的是冥王星，或者你想成为内行星联盟的皇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困难得多...而且费用也会高得多。”

奎尔把手伸进大衣口袋里去掏皮夹，一边说道：“好吧。这是我毕生的愿望，而且我自己也明白我绝不可能真正做到。

所以我想，我就这样定了。”

“不要这样想，”麦克雷恩一本正经地说。“你并非求之不得而就其次。真正的记忆，有时会模糊，有时会漏忘，更不用说有时还会走样——那才是次一等的呢。”他收下了钱，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按钮。“好吧，奎尔先生，”他说，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两个粗壮的大汉快步走进来。“你这个特工人员已经在去火星的路上了。”他站起身，走过来握了握奎尔紧张得出了汗的手。“或者说，已经上了记忆中去火星的路了。今天下午4点30分你将，呃，回到地球上；有一辆车会把你送到家门口，而且，正如我刚才说的，你绝不会记得见过我，或来过这儿；实际上，你甚至不会记得你曾经听说过我们的存在。”

奎尔跟着那两位工作人员出了办公室，由于紧张他的嘴里觉得很干，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就完全取决于他们了。

“我真的会相信我去过火星？”他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真的会相信我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一种出于本能的预感，仿佛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但是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他不得不等待下去，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麦克雷恩办公室桌上的内部通讯装置把他同公司的操作区接在一起。桌上的蜂鸣器嗞嗞叫了几声，一个声音说道：“奎尔先生现在处于镇静状态。您是想亲自来指挥这一例，还是我们自己干？”

“这只是常规操作，”麦克雷恩说。“你们自己干吧，罗尔，我想你们不会有问题的。”进行一项去另一颗行星旅行的人造记忆工程——不论加不加作为特要人员这一小点细节——在公司的操作日程表上已经成了老一套了。“在一个月之内，”

他在心里盘算道，“我们一定能做到 20 例……移植星际旅行记忆已经成了我们的饭碗了。”

“听您的，麦克雷恩先生。”又传来罗尔的声音，接着，通讯装置关闭了。

麦克雷恩走到办公室后面的拱顶隔间，找出第 3 号记忆档案——火星旅行——和第 62 号记忆档案：星际间谍。他带着这些东西回到办公桌前，舒舒服服地坐下，倒出档案袋盛的东西，这些物品将放置至奎尔家中。在放置这些物件的同时，技术人员则忙着给奎尔移植那个作为星际间谍到火星旅行的非事实性记忆。

“一把佩剑，”麦克雷恩暗自思忖，“这可是件最花钱的玩意儿。”接着，是一个药丸大小的发报机，当间谍被捕时可以吞入肚中。一本密码本，跟真的一模一样……记忆公司的用具都具有极高的精确度：只要有可能，都是用真正的美军军用品作依据的。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小东西，一些会同奎尔的记忆相吻合的东西：一枚 5 角的古银币、几段写在几张透明薄纸上的不太正确的约翰·多恩的引文、从火星上咖啡馆里带出来的几个火柴夹子、一只刻有“多米火星国家农庄公物”的不锈钢勺、一根窃听器线圈……

内部通讯装置的蜂鸣器响了。“麦克雷恩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但是，发生了某些不祥的预兆。您还是来一下的好。奎尔已经进入镇静状态，他的反应良好；他已完全进入无意识状态，并且已经有接受能力。但是——”

“我马上就来。”麦克雷恩感觉到出了麻烦，他离开办公室。几分钟后，他出现在操作室。

道格拉斯·奎尔躺在卫生床上，呼吸缓慢而平稳，他的眼睛闭着；他似乎只是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两个技术人员和麦克雷

恩站在他床前。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插入新的记忆丛了？”麦克雷恩有些生气。“只需要两个星期的记忆空间，他是西海岸移民局的职员，在这种政府机关，他去年一定有两周的假期。一定行的。”这种小问题使他恼火，他们总是连这样的小事都要来麻烦他。

“我们的问题，”罗尔说，“不是这个。”他弯腰对奎尔说：“把你刚才对我们说的再跟麦克雷恩先生说一遍。”他对麦克雷恩说道：“请您他细听。”

平躺在床上的奎尔那双灰绿色的眼睛盯在麦克雷恩脸上。麦克雷恩观察着这双眼睛，觉得有点不安，这双眼睛变得冷酷而麻木，上面好象有一层光泽，就象是雕琢了一半的宝石。麦克雷恩不太喜欢他眼前的这双眼睛；那目光太冷酷了。“你们现在想干什么？”奎尔厉声问道。“你们打破了我的伪装记忆片。都给我滚出去！我要把你们撕成碎片！”他瞪着麦克雷恩看了一会儿，“特别是你，”他接着嚷道，“是你负责这次反操作的。”

罗尔问道：“你在火星上呆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奎尔咬牙切齿地说。

“你到那儿的目的是什么？”罗尔接着问道。

奎尔薄薄的嘴唇动了一下，他盯着罗尔没有出声。最后，慢吞吞地吐出这几个字：“星际间谍。”接着，他充满敌意地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难道你们没有录下来？给你们头儿放一遍视听磁带，别再来烦我。”然后，他闭上了眼睛，那种冷酷的目光也随之消失。麦克雷恩松了一口气。

罗尔平静地说：“这是个难对付的家伙，麦克雷恩先生。”

“不会的，”麦克雷恩说，“我们让他的记忆链丧失之后，他就会和从前一样顺从了。”他接着对奎尔说：“这么说这就是

你这么想去火星的原因喽。”

奎尔的眼睛没有睁开，“我从来没有想要去火星。我是被派去的——他们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我毫无办法。噢，我承认我对此也抱有好奇心；可谁不会呢？”他又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床前的3个人，特别注视了一下麦克雷恩。“你们这儿的药可真灵啊，它让我把一点儿都记不得的事情都记起来了。”他想一想。“我很想知道克丝顿，”他像是在对自己说：“她会不会跟这件事有牵连？会不会是星球警署的暗探，是来监视我的…监视我是不是恢复了记忆？难怪她对我想去火星的念头这么一惊一乍的。”他微微笑了笑——一种会意的微笑——不过，马上就消失了。

麦克雷恩说：“请相信我，奎尔先生，这完全是出于意外。在操作中我们——”

“我相信，”奎尔说。现在，他似乎有些累了；药物还在起作用，还在继续使他下沉，下沉。“我刚才说我去过哪儿？”他嘟哝道。“火星？真难记起来——我知道我非常想见到它，每个人都想。但我——”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只是一个职员，一个不名一文的小职员。”

罗尔挺直身子，对他的上司说：“他想要植入的记忆正好同他的亲身经历一致。那个假想的原因也正好是真正的原因。他讲的是真话；至少在镇静状态下，那次火星旅行的记忆在他脑中栩栩如生。显然，在别的情形下他是不可能记起来的。有人，也许是政府的军事科学实验室的人，已经把他的那部分记忆抹去了；他只知道去火星对他来讲是件不寻常的事，当一名间谍也是。他们抹不掉这个印象；这已经不是记忆，而变成了一种欲望，毫无疑问，当时他自愿接受那项任务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欲望。”

另一个技术人员基勒对麦克雷恩说：“我们怎么办？在真实记忆上再植上假性记忆？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他也许能记起真实经历的一部分，这两种记忆混合在一起也许会造成间歇性精神分裂。他的脑中不得不同时持有两个相反的前提：即他去过火星和他没去过火星；他是一个真正的间谍和他不是一个真间谍。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他苏醒，不必植入假性记忆了，记他赶快离开这儿；这件事很棘手。”

“我同意，”麦克雷恩说。他突然提到一件事。“他从镇静状态苏醒后会记得什么，你们能知道吗？”

“很难说，”罗尔说。“也许他会对自己的真实经历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他可能对这些记忆的真实性抱有很大的疑惑；他可能会认定这是我们给他植入的记忆。而且，他会记得来过这儿——除非你想把它抹掉。”

“我们越少掺和到这件事中去越好。”麦克雷恩说，“这可不是好玩的。我们已经够蠢了——或者说够不幸了——居然揭开了一个真正的星际间谍的危险记忆，到现在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呢。对这个自称是道格拉斯·奎尔的家伙，我们还是趁早洗手不干的好。”

“你还要把第3号和第62号袋里的物件放置到他家去吗？”罗尔问。

“不，”麦克雷恩回答道。“我们还将还给他一半的费用。”

“‘一半’！为什么是一半呢？”

“这似乎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妥协了。”麦克雷恩无力地回答。

出租车把道格拉斯·奎尔载到芝加哥城住宅区的顶端。他一下车，心里想道：“回到地球上来的感觉真好！”

火星上一个月的生活已经在他的记忆中飘忽不定；他只记

得那些干裂的火山口，饱经风沙侵蚀的群山；一切都充满了力度，一切都体现了动感。那是一个弥漫着尘埃的世界；那里的人除了一遍又一遍地检查随身携带的供氧装置，整天无所事事。还有火星上的生物，那些浅褐色的仙人球和寄生线虫。

事实上，他还带回来了一些火星上的动物；他是从海关走私进来的，因为它们毕竟不会造成什么威胁；它们不可能继续在地球的大气层中生存下去。

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翻找装着线虫的盒子——

但是，他却找出一个信封。

他感到迷惑不解；里面装着小额票面的 570 普克里。

“这是从哪里来的？”他问自己。“我不是在路上花得一分都不剩了吗？”

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归还费用的一半。麦克雷恩。”上面还签有日期：是当天的日期。

“记忆——”他突然大声说道。

“记忆什么，先生或女士？”机器人司机尊敬地问道。

“你有电话本吗？”奎尔问。

“当然有，先生或女士。”一个自动装置的开口里滑出一本科克郡的微磁电话本。

“那个字拼得很奇怪的，”奎尔一边说一边翻着黄色部分的号码。他心里有一种恐惧感；他带着这种恐惧继续找着。“在这儿，”他说。“把车开到那儿，到这个记忆公司。我已经改变主意，不回家了。”

“是，先生或女士，听您的吩咐。”机器人司机回答道。几秒钟后，汽车已经掉转了方向。

“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他问司机。

“不用客气。”机器人司机回答道。他递过来一架崭新的

3—D 彩色显像电话。

他拨了家里的电话号码。一秒钟后小屏幕上出现了克丝顿，影像虽小，却丝毫没有失真，还是那副令人寒心的表情。“我去过火星了。”他告诉妻子。

“你喝醉了。”她轻蔑地动了动嘴唇。“或者比那更糟。”

“向上帝保证，真的。”

“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有些搞糊涂了。“我想，大概不是一次真的旅行，是那种人造记忆移植之类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旅行。”

克丝顿无精打采地说：“你喝醉了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他也挂了电话。他觉得脸上有些发烧。“总是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他心里很懊恼。“她老是反唇相讥，好象她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哼，这种婚姻。”他感到凄凉。

几分钟之后，车在路边停下，旁边是一幢漂亮的粉红色的小楼房，门口的七彩霓虹灯一闪一闪的，上面是“记性公司”几个大字，其中“记忆”不知为什么写成了“记性”

衣着时髦，袒胸露背的接待员，吃惊得几乎跳了起来，不过马上镇定下来。“哦，您好，奎尔先生，”她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紧张。“您——您好吗？您忘了什么东西？”

“我想要回另一半钱。”他回答说。

接待员比刚才平静了许多：“什么钱？我想，您大概搞错了，奎尔先生。你刚才在这儿谈了关于给您移植火星旅行记忆的可行性，可是——”她耸了耸又白又滑的双肩。“据我所知，不是什么真正的旅行。”

奎说：“小姐，我什么都记得。我给公司写了一封信，一切都由这封信而起。我记得我先到这儿，再同麦克雷恩先生谈

了话，接着，两个技术人员拖着进了一个房间，给我用了一种药后，我就昏迷过去了。”难怪公司还给他一半钱，“火星旅行”的记忆没有植入——至少没有完全植入，没有象他们开始向他保证的那样。

“奎尔先生，”那个姑娘说道，“虽然您只是个小职员，但您却是个英俊的男人，发怒只会损坏您的容颜。如果您想心里好受一些，我可以，嗯，让您带我出去……”

他感到更加愤怒。“我还记得你，”他有些失去控制。“比如说你的胸部喷成了蓝色；这一点我的脑子里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还记得麦克雷恩先生保证过，如果我记得来过你们公司，我可以收回全部费用。麦克雷恩先生在哪儿？”

耽搁了一会儿后——也许他们故意拖延时间——他终于又一次坐在那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胡桃木办公桌前，跟大约一小时前的情形一模一样。

“你们的技术真行啊。”奎尔挖苦道。他的话里充满了失望和不满。“我的所谓火星旅行的‘记忆’现在就已模糊不清了，而且矛盾百出。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跟你们在这儿的交易。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上诉到主管部门去。”他此时怒火中烧，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包围着他，他甚至忘记了在公共场合不与人争吵的习惯。

麦克雷恩脸色阴沉，他谨慎地说：“我们让步，奎尔。我们将归还你的费用。我承认我们对你什么也没干。”他用一种听天由命的口气对奎尔说。

奎尔继续指责道：“你们甚至连那些据说会‘证明’我去过火星的东西一样也没给我。你曾经向我吹得天花乱坠——现在却连个屁都没兑现。没有票根，没有明信片，没有护照，没有免疫证明，没有——”

“请听我说，奎尔，”麦克雷恩说。“就算我对你说过——”他没说下去。“别提它了。”他揪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内部通讯按钮。“雪莉，你能不能支付一张570普克里的支票给道格拉斯·奎尔？谢谢。”他松开按钮，然后，把目光扫向奎尔。

支票立刻就送到了，接待员把它放在麦克雷恩面前，然后又飘然离去，剩下两个男人面对面望着，一张巨大的胡桃木办公桌隔在他们之间。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麦克雷恩在支票上签了名，向奎尔递过去。“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你，嗯哼，最近去火星的旅行。”

“什么旅行？”

“噢，就是你模糊记得的那次旅行。”麦克雷恩只管自己说下去，“装作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没发生过。不要问我为什么，只管照我说的做：这对你对我都有好处。”他已经冒汗了。现在，轻松了一点。“好了，奎尔先生，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还要接见其他顾客”他站起身，把奎尔带到门口。

奎尔一边开门一边说：“做出这等好事的公司根本就不该有什么顾客的。”他呸地关上了门，转身就走。

回家路上，奎尔坐在出租车里考虑着给主管部门的控告信的措辞。他要一坐在打字机前就开始打这封信；警告别人不要再上这个公司的当，这显然是他的责任。

一回到家里，他就坐在自己的赫耳墨斯火箭牌手提式打字机前，他打开抽屉想找一张复写纸——突然，他看见一只熟悉的小盒子。他曾小心翼翼把火星上的小虫子装进这个盒子，然后偷偷地带进了海关。

打开盒子，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里面装着6只已经死掉了的寄生线虫，和7种不同的单细胞生物。线虫就是靠吃这些单细胞生物维持生命的。这些原生动物已经干掉

了，上面蒙上了一层灰，但他仍然认得出它们；他花了整整一天功夫才在空旷黑暗的火星上的乱石堆里找到它们的。真是一次奇妙的探险旅行。

“但是我没有去过火星啊。”他又突然意识到。

然而另一方面——

克丝顿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大堆食品杂货。“你怎么这个时候在家里？”她的声音里还是带着那种责备。

“我去了火星吗？”奎尔向她问道。“你应该知道的。”

“你当然没去过；我想你应该清楚这一点，你不是老嚷嚷着要去吗？”

奎尔说：“上帝作证，我想我去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又觉得我没去过。”

“你想想清楚。”

“我怎么能呢？”他一边讲一边做着手势。“我的脑袋里好象植入了双轨记忆；一条是真的，一条是假的，可是我分不清哪条是真的哪条是假的。我想你能帮我搞清楚，他们还没有把你怎么样过。”她至少可以为他做这件事——虽然她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

克丝顿极力控制住自己，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道：“道格，如果你再不清醒起来，我们之间的事就算完了。我要和你分手。”

“我遇到麻烦了。”他的声音嘶哑而颤抖。“我可能要精神分裂了；希望不是这样，可是——也许是真的。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

克丝顿放下那一大袋食品，走到壁橱前。“我不是在开玩笑，”她平心静气地对他说。她拿出一件外衣穿上，走向门口。“我会在这两天里尽快给你打电话的，”她毫无表情地说道。

“再见，道格。希望你最终能摆脱出来；我衷心为你祈祷。”

“等一等，”他绝望地叫道。“你就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去了还是没去——告诉我。”突然，他意识到他们可能把她的记忆轨道也改变了。

门关上了。他的妻子终于离他而去！

忽然他身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好了，到此为止吧。举起手来，奎尔。请转过身来。”

他本能地转过身来，忘了把手举起来。

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身穿星际警察制服，不知怎么回事，奎尔觉得他很面熟；虽然面熟，却吃不准他究竟是谁，记忆中的这个人好象被蒙上了一层迷雾。他战战兢兢地举起双手。

那个警察说道：“你记起了你的火星旅行。我们对你今天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一清二楚——尤其是你从记忆公司回家路上的想法。”他解释说：“我们在你的脑袋里装了一个感应发射器，它使我们知道你的一切想法。”

一个传感器，也就是用了月球上发现的那种原生质。奎尔不禁打了一个冷战。那东西居然在他自己的身体里，在他自己的脑子里；在那里以他的脑浆为生，在那里偷听；警察利用了这种东西。这太可怕了，但却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奎尔用嘶哑的嗓音问道。“我做了什么——我想了什么？况且这又跟记忆公司有什么关系？”

“从根本上来讲，这同那个公司无关。”警察继续说道。“这是你跟我们之间的事。”他拍了一下他的右耳朵。“我一直监听着你的心理活动，多亏了你脑袋里的那个感应器。”奎尔发现他的耳朵里装有一个小小的白色塑料塞。“所以我得警告你：你的任何一个想法都可能对你自己不利。”他笑嘻嘻地说。“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你已经想了，也说了。更糟

糕的是，你在昏迷状态下，把你的火星旅行告诉了记忆公司的人，告诉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和老板麦克雷恩先生——他们知道了你去过哪儿，为了谁，做了些什么。你把他们吓怕了；他们希望从来没有碰见过你。”他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他们想得没错。”

奎尔说：“可我从来没去过火星啊。这只是麦克雷恩的技术员给我植错的一个记忆链。”但他又想到了那个盒子，在他书桌抽屉里的那个盒子，里面确实装着火星上的生物。除非是麦克雷恩放的。也许这就是麦克雷恩油嘴滑舌吹嘘的那些“证据”之一。

他想到：火星旅行的记忆没能让我相信——却让星际警察们相信了。他们认为我真的去过火星，而且认为我至少已经有些意识到了。

“我们不仅知道你去过火星，”星际警察同意了他的想法，“而且我们还知道你现在回忆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我们陷入困境。再把你的记忆抹去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如果我们再这样做，你又会到记忆公司旧戏重演。而我们却不能对麦克雷恩和他的记忆移植买卖怎么样，除了对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司法权。况且，不论怎么说，麦克雷恩没有犯任何罪。”他盯着奎尔。“当然，从法律上讲你也没有。你去记忆公司并不是为了恢复记忆；据我们所知，你去那儿是出于一般人的好奇心——一种平常人追求冒险的心理。”他又说：“不幸的是，你并非寻常之辈，你已经有了够多的惊险刺激，只需要记忆公司的最后一举。没有比这个更致命了，对你，或对我们。而且，如果那样的话，也对麦克雷恩。”

奎尔问道：“为什么说如果我记起了你们所说的火星旅行，你们就会‘陷入困境’——我在那儿干了什么？”

“因为，”星际警察接着说，“你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在公众中树的庇护神形象不符。你，为我们，做了一件我们从没做过的事。你很快就会记起来的——感谢记忆公司的迷魂药。那盒虫子和水藻已经在你书桌抽屉里呆了6个月了。你回来后居然从没有对它们显出丝毫的好奇心。我们甚至直到你刚才在回家路上记起来的时候才知道你还有这些玩意儿在这里；我们来这儿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找这个盒子。”他又毫无必要地加了一句：“很不走运，没有足够的时间。”

又来了一个警察；两个人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与此同时，奎尔的脑子飞快地转着。现在他确实又记起了一些事；刚才那个警察说的没错。他们自己大概也用了和记忆公司同样的手法。大概？不，他现在可以确定他们也这样做过；他曾经见过他们给一个囚犯做过这种移植。那是在哪儿？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更象是在月球上，他这样断定，他高度敏捷的脑子里回忆起这段往事——但这种记忆很快又模糊了。

他又回忆起其他一些事。他们派他去火星的原因；以及他在那里的任务。

难怪他们把他的这段记忆抹去了。

“哦，上帝，”第一个警察突然打断了与同伴的对话。显然，他察觉了奎尔的新想法。“噢，现在，问题严重多了；简直糟到了极点。”他走向奎尔，把枪对着他。“我们不得不把你干掉，”他说，“马上。”

他的同伴紧张地说道：“为什么马上呢？难道我们不能把他押到纽约总部让他们——”

“他知道为什么，”第一个警察说，这下，他也看上去很紧张，但是，奎尔已经意识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理由。现在，他的记忆几乎完全恢复了。他十分清楚这两个警官为什么这么紧

张。

“在火星上，”奎尔说，“我干掉了一个人，他有15个保镖，其中有些人跟你们的装备一样。”他曾经受过5年的专门训练，训练成一个刺客，一个职业杀手。所以，他知道对付全副武装的对手的多种方法……比如说，如何对付眼前的这两个警官；当然，其中耳朵里塞着接收器的那一位也知道得和他一样多。

如果他的动作够快的话——

枪响了。但他已经侧向了一边，与此同时，他猛击了一下带枪的警官，刹那间夺过枪，对准了另一个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警官。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奎尔喘着气说。“他很清楚我要干什么，但我还是成功了。”

那个受伤的警官艰难地坐起身来，咬紧牙关说道：“他不会向你开枪的，山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知道他完了，他也知道我们很清楚他的想法。来吧，奎尔。”他费力地想站起来，痛得直哼哼，终于颤颤巍巍地站稳了脚跟。他伸出手来。“把枪给我，”他向奎尔说道。“你不能开枪。要是你所枪给我，我保证不杀你；你将会有一个申诉的机会，然后一切都取决于上头的决定，而不是我。也许他们会再一次把你的记忆抹掉；这我就知道了。可是你明白我要杀你的原因；我阻止不了你回忆起你的火星行动。因此，我要杀你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已经成为过去。”

奎尔紧握着枪，冲出房间，疾步奔向电梯。“如果你们跟过来，”他想到，“我就开枪打死你们，所以别过来。”他按一下电梯按钮，电梯门立刻开了。

两个警察没有跟上来。显然，他们知道了他刚才简明扼要

的想法，所以决定不来冒这个险。

电梯载着他往下降。他总算暂时逃脱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他往哪儿逃呢？

电梯到了低层，很快他加入了人行道上匆匆的人流。他感到头疼，恶心。不过，现在他至少已经逃离了死亡的危险；他们刚才还离他那么近，在他自己家中企图向他开枪。

“他们也许还会再那样干的。”他断定，“等他们找到我，还会发生那样的事。有我脑袋里的这个感应器，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我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现在得到的正是他曾经想从记忆公司买的：险象丛生的冒险经历——身负重任的星际警察秘密潜入火星，生命危在旦夕——这所有的一切，他原先想要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觉。

而现在，他除了不能品尝到这一切作为一种记忆的乐趣——别的他全体验到了。

他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目光呆滞地看着一群从火星的两个卫星上进口的似鸟非鸟的东西，它们居然能抵抗住地球的巨大引力在那里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也许我可以再一次潜回火星，”他暗自思忖。但是等着他的是什么呢？或许比这儿更糟；他暗杀了火星上一个政治组织的领袖，只要他一跨下宇宙飞船，他们的人就会立刻认出他；于是他将会受到两股人的同时追击。

“你们能听到我在想什么吗？”他想道。简直快把人给逼疯了；他感觉到他们正在收听着他脑袋里那个感应器发出的讯息，他们在调谐，监测，录音，讨论...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站起身，双后插在口袋里毫无目的地走着。他边走边想：“只要我脑袋里那个东西还在，无论我到哪里你们都会跟着。”

“我要和你们做一笑交易，”他对自己——也对他们想道。
“你们能不能再给我植入一块记忆模片，就跟从前一样，好象我从没有去过火星，一直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从没有看见过星际警察的制服，也没有使过一支枪？”

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回答道：“我们以前就向你详细解释过：那是绝对不够的。”

他吃了一惊，停下脚步。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和你联系的，”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那还是你在火星上执行任务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人们一直以为再也不需要那样做了。你在哪儿？”

“我在走向死亡。”奎尔答道。他转念又想道：“是在你们警官的枪下。”他问道：“你们怎么能肯定那样做还不够？难道记忆移植技术不起作用了？”

“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那样，如果再给你植入同样的记忆模片，你又会去找记忆公司，或是它的竞争者。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了。”

“假设，”奎尔说道，“我真正的记忆抹去后，植入比普通人更精彩的记忆，比方说，这种记忆能够满足我的某种渴望。”他接着说：“这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当初你们雇佣我的时候，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是，你必须找到一种同火星冒险旅行同样精彩的记忆模片，比如，我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但最终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教育基金会。或者说，我是一位著名的深层太空的探险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难道没有一个可行的？”

对方以沉默作为回答。

“试试看吧，”奎尔绝望地恳求道。“把你们军中最高级的精神病学家请来，研究一下我的心理，找出我心中最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他想了想，“例如，女人，”他说。“成千上万

的女人，就象唐·璜那样，一个星际花花公子——地球、月球和火星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他的情妇，直到精疲力竭才最后作罢。求求你们，”他哀求道：“试一试吧。”

“那么，你愿意投降？”他脑袋里的声音问道。“如果我们同意做这样的安排，如果这样做可能的话，你会自首？”

奎尔犹豫了一下说：“是的。”他对自己说道：“我就拿生命冒一次险，或许你们不会马上杀了我。”

“你先行动，”那个声音立刻接着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之后，我们会研究那样做的可行性。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如果这次又跟上一次那样的话，那么——”先是一阵沉默，然后那个声音接下去说：“我们就不得不把你干掉。你肯定明白我们的意思。那，奎尔，你仍然想试一试吗？”

“是的，”奎尔答道。因为别无他求——要么这样，要么死路一条。这样的话，他至少还有一次机会，尽管这一求生的机会是多么的小。

“请你到我们的纽约总部来，”那个警察的声音接下去说道：“第五大街580号，12楼。只要你一自首，我们就立刻派精神病学专家开始工作；我们必须先对你进行个性测试，测出你最渴望实现的梦想——然后，我们要把你带回记忆公司，让他们进行记忆移植，最终你可以靠替代性的回顾来满足你的愿望，那么——祝你好运。我们确实欠了你的情，你曾经为我们干得相当出色。”声音里没有恶意；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似乎他们有些同情他。

“谢谢。”奎尔说。然后，他开始找机器人出租车。

“奎尔先生，”一位年长的、紧板着脸的星际局精神病学专家开口道：“你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梦想，也许和你在有意识状态下的想法完全不符合。这是一种普遍规律，一般人都这样；

希望你听到后不会感到太意外。”

在场的一位高级警官用一种尖刻的口气说道：“不会的，不管怎么说，总比挨枪子儿的好！”

精神病学专家继续说下去，“这种潜意识的幻想不同于那种想成为星际间谍的幻想，那种幻想相对来说更成熟一些，还有某种可能性在里头；而这种潜在的幻想是你童年时期一个荒诞的梦想的产物；难怪你自己不可能回忆起来。你的幻想是这样的：你才9岁，你一个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个从另一星系来的奇怪的飞行器停在你面前。地球上只有你，奎尔先生，一个人看见了它。那里面的生物很小很弱，似乎象是田鼠的同类，然而它们居然企图侵略地球；只要这支先遣部队发号施令，成千上万只这样的飞船就会侵入地球。”

“我幻想着阻止了它们，”奎尔插进来说，话里带着讥讽。“我单枪匹马消灭了它们。也许是几脚就把它全部踩死了。”

“不，”精神病学专家耐心地说。“你阻止了这场侵略，但是，你却没有消灭它们；相反，你对它们显示了极大的善心和仁慈，尽管你通过心灵感应——它们的交流方式——了解了它们此行的目的。它们从没见过任何有知生物表现出这样仁慈的品质；为了表示感谢，它们与你立下了某种契约。”

奎尔插嘴道：“只要我还活着它们就不会侵犯地球。”

“正是。”精神病学专家朝那位警官说，“你别看他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事实上这种幻想很合乎他的个性。”

奎尔觉得挺开心，“也就是说，只凭着我活在世上这一点，我就足以保护了地球的安全，使地球不致受外星统治。我成了地球上最最至关重要的人物。而且不费吹灰之力。”

“确实是的，先生，”精神病学专家说道。“这是存在于你心理底层的基石；这种源于童年时代的幻想一直扎根在你的脑

中。不用心理或药物疗法你自己是不会回忆起来的。但它确实一直存在于你的脑中，存在于你意识的底层，从没有消失过。”

那位高级警官向坐在一旁专心听着的麦克雷恩问道：“你们能给他植入这种记忆吗？”

“我们手头上有各种各样的幻想性记忆，”麦克雷恩答道。“坦率地说，我碰到过比这更荒诞不经的。我们当然能对付。24 小时后，他不只是希望他曾经拯救过地球；他将深信不疑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高级警官接着说：“那么，你们可以开始这项工作了。我们预先已经把他火星旅行的记忆抹掉了。”

奎尔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什么火星旅行？”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只好把自己的好奇心暂且搁在一边。一辆警车已经停在门口，他、麦克雷恩和那位高级警官鱼贯而入，一起挤在一辆车里，车载着他们立刻驶向芝加哥，驶向记忆公司。

“这一次你最好别再出错了，”警官对绷着脸，神色紧张的麦克雷恩说道。

“我看不出会出什么错，”麦克雷恩低声回应道，他似乎浑身在冒汗。“这次跟上次完全不一样，这次同火星或间谍毫不相干。这回是单枪匹马阻止外星系生物的侵略。”他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哇，这小子的梦想也太离奇了。而且凭的是善行，而不是武力。真荒唐。”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方亚麻手绢，轻轻擦了擦前额。

没有人答话。“真让人感动。”麦克雷恩又说。

“但太狂妄了。”警官僵硬地说。“只要他一死地球又会被侵略，哼，难怪他自己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幻想。”他反感地看了看奎尔。“我们居然还要把钱花在这种人身

上。”

当他们跨入记忆公司时，接待员雪莉吃惊得透不过气来。“欢迎您回来，奎尔先生。”她丰满的胸部也随着不安地颤动起来——今天她的双乳喷成了耀眼的桔黄色。“真遗憾以前做得这么糟糕，不过我肯定这次会成功的。”

麦克雷恩仍然不停地用他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爱尔兰亚麻手绢擦着汗晶晶的前额，“会成功的。”他迅速地把罗尔和基勒召集过来，并护送着他们和奎尔走到操作室，然后又折回来同雪莉和那位高级警官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等待结果。

“麦克雷恩先生，我们有这样的记忆模片吗？”雪莉问道由于不安，她的身子碰到了麦克雷恩，她的脸微微一红。

“我想我们有的。”他似乎想不起什么东西，只好查一下图表。“一个混合体，”他大声断定，“它是第81号、第20号和第6号的组合。”他从办公桌后面的拱顶隔间里摸索出那几个档案袋。“第81号里，”他解释道，“有一根魔棍——是外星系的生物送给顾客的，当然，这次是给奎尔先生的——一个表示感激的纪念品，它能用来治愈伤口。”

“真的有用吗？”警官好奇地问。

“从前有用的，”麦克雷恩继续解释说。“但是，嗯哼，你瞧，他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已经把它能量全用光了。现在，它只是一种帮他回忆往事的纪念品了。但他还记得它的作用有多神奇。”他抿嘴一笑，然后打开第20号。“这是联合国秘书长给他的感谢信，感谢他拯救了地球，当然，这不是很合适，因为在奎尔的幻想里没有别人知道这次侵略行动，但是为了效果逼真，我们还是要把它放进去。”然后，他看了看第6号袋。这是什么？他想不起来了。他皱着眉头把手伸进袋里，雪莉和警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啊，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雪莉问道。

“这东西上写着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麦克雷恩说，“它们是什么。还有一份详细的星位图，上面标有地球的位置，和它们自己星系的位置。当然这全是用它们的文字写的，奎尔是看不懂的。但他会记得它们曾经用他的语言向他解释过。”他把3件赝品放在办公桌中央。“这些东西必须放到奎尔家里去，”他对警官说，“当他回到家里时他会看到，这将证实他的幻想。这就是所谓的标准操作程序。”他又抿嘴一笑，但是显得忧心忡忡，他很想知道罗尔和基勒进行得怎么样了。

蜂鸣器响了。“麦克雷恩先生，很抱歉打扰您。”这是罗尔的声音，麦克雷恩一听到是罗尔的声间就僵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情况不妙，您最好亲自来看一下。跟上次一样，奎尔对药物的反应良好，他已经昏迷过去，全身放松，有接受能力。但是——”

麦克雷恩急忙奔向操作室。

道格拉斯·奎尔平躺在卫生床上，呼吸缓慢而均匀，他的眼睛半开半合，只能模糊地意识到周围的一切。

“我们已经开始向他提问，”罗尔说道，他脸色发白。“想弄清楚把他单枪匹马救地球的幻想植在哪个记忆阶段。可奇怪的是——”

“他们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道格拉斯·奎尔在药物的作用下迷迷糊糊的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的契约。我一直没能记起来。我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一件事给忘了呢？”

“我想这是有点难，不过，你还是想起来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麦克雷恩暗自想道。

“它们还给了我一个卷轴以表达它们的谢意。我把它藏在家里了；我要拿给你们看。”

麦克雷恩对跟在他身后的警官说：“你看，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杀他。杀了他，它们还会来的。”

“它们还给了我一根看不见的魔杖，可以用来毁灭一切。”奎尔继续低声嘟哝道，他的眼睛闭着。“我就是用它杀了火星上的那个人的。它在我的抽屉里，在那个从火星上带来的盒子旁边。”

那位警官一语不发地走出了操作室。

“我还是把那些贗品放到一边去吧，”麦克雷恩无可奈何的自语道。他慢慢踱回自己的办公室。“包括那封联合国秘书长的感谢信，毕竟那是——”

一封真正的感谢信也许马上就会寄到了。

远方的朋友

由于食品短缺，地方政府通过一项禁止生小孩的法律。很久以前人们就意识到随着地球人口的日益膨胀。终有一天会有人没饭吃，而这一天终于在这儿降临了。

塞德和安妮在山背后有个农场，那天政府发言人在传达这个法律时他们没能听到，后来还是一位邻居告诉他们的。

“这项法律对于已经出世的小孩是没关系的，”邻居莱西告诉他们，“同样，以后十一个月内出生的小孩也没问题。但此后就必须停止生育。”

莱西讲得有点神秘兮兮，好像他们自己就是那么制订法律的政府。他已上了年纪，一直是单身，靠打猎，做生意谋生。

“要是人们无视法律而继续生孩子，他们怎么办呢？”塞德问。莱西事实上也想不起来了，这件事与他没直接关系，他也没认真去听。而且，当时政府在宣布这项法律时他还在村庄晒谷场的人群后边进行一项浣熊皮的交易。但在回答塞德提出的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

“当然除掉他们。这是法律的法律。”

“不，不”安妮说。

“他们会那样干的。莱西说：“就像当年执行清教徒法律杀小猪那样。”

“那样太残忍了”。塞德说。

“这是没办法的。”莱西说，“否则没有人能填饱肚子。政府发言人说，因为一般的谈话没有像设想的那样奏效。人们不

肯尽职，所以现在只好采取这个措施。”

“永远不能生小孩吗？”安妮问，“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以后就不会再有人了。”

“不是永远。”莱西说：“他没有说‘永远’，他说十年，因十年之后，随着事态的发展人口又会回到平衡状态。”

塞德用鞋子在他们小屋面前的泥地上画字样。他说：“安妮和我还有孩子，我们当然盼望在法律实施之前生一个。”

莱西斜了安妮一眼，见她正在低头看她丈夫用鞋子画的那些字样。

“好吧”，莱西轻蔑地咧嘴一笑，“你最好马上动手。”

不管塞德和安妮怎样努力，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他们没有孩子，也许是因为他们太努力了。一个月过去了，然后是一年。但一年半之后正当非法时间，安妮意识到她怀孕了。她没有告诉塞德，但一段时间之后塞德便注意到了。

“我们怎么办呢？”她问。“咳，我们不能去自首，”塞德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就会把他带走的。”

“他们不会发现的。”他说：“我们与大多数村庄的距离够远的了，如果真有人来我们就不让他们见到。”

“让我来对付他们吧。”她丈夫说。

婴儿偏偏选了一个下暴风雨的日子出生了。因为没有接生婆，安妮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没过多久婴儿就被藏进了塞德制作的摇篮里。而安妮也终于盖着许多东西睡着了。塞德很不自然地为他那可怜的小儿子哼歌。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塞德跳了起来，差点弄倒摇篮，婴儿哭着醒了。他连忙哄他。但敲门声不停。直到婴儿再安静下来。他在摇篮前面拉上帘子再走到门边。

“谁呀？”他说着打开一条门缝凝视着外面漆黑的雨夜。

“我”莱西的声音。

“你要什么？”

“我要什么？你想我要什么？我想进来躲雨。”说着，他就推门。

塞德拦住了。

“你不应该下雨天出来。”塞德想，不知莱西听到婴儿的哭声没有。

“这是什么话，塞德？”他又推门了。“让我进去。我全身都湿透了。”

“不”塞德说：“走开。”他关上门，闩上闩，又拦上门栅。

他听到莱西叫喊、发誓的声音。但过了会儿，又恢复平静了。

一阵闪电使塞德转向窗口，作看到了印在窗上的男人的身形。然后又见那人跑着冲过空地，他消失在树林里了。

塞德回到了摇篮旁边。盯着熟睡的婴儿。弯下身，笨拙地用毯子的一端裹起他，说：

“儿子，那个莱西要给我们惹麻烦了。”

塞德在玉米地边干着什么。天很热，他摘下帽子擦了擦脸和脖子。

莱西从树林间缓步而来，他腰间皮带上挂着几张皮子，肩上搭着一只麻袋。

“玉米长得怎样？”他问。

“长得很好。”塞德回答说。

给我挑些好的。看到人家富裕我很高兴。”

“我们勉强混日子。”

“安妮和……怎样？”

塞德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她很好。”

“还有那个呢？”

“那个什么？”塞德问。“你究竟要打听什么，莱西？”

莱西笑笑，没有看塞德。顺手拿起一棒塞德刚采下的玉米，剥开壳底，闻了闻。

“这玉米很好，”他说，“我每天要半打，还要两个萝卜，几个西红柿。人的粮食中需要新鲜的蔬菜。”

塞德眯了眯眼睛，“你说得很对，”他说。“我想我们能收很多。你能给我们什么呢？我们也许想吃点兔肉。”

“莱西拍打一下那竖在田边的夯。说：“我没想过我必须给你东西作为交易。”

“那不是交易。”

“不是？”莱西问：“对吗？”

“老兄，有话你就大声讲吧。”

莱西把那棒玉米的苞片推上，放进麻袋，又拿了另一棒。

“住手。”塞德说。

“我听到镇上传说，”莱西拿了六根玉米棒子慢慢地说，“那儿已开始实行给告发非法婴儿的人发赏金。”

他定定地盯着塞德看他反应如何。塞德尽量地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曾因猎到一只恶狼得过一笔赏金，”莱西说：“那让我手头宽裕了一阵子，当然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在小孩身上得到一笔赏金。”

“现在，把萝卜和西红柿给我。”莱西说。

人口计划中心主任在向小组委员会代表会议作报告时说：

“城市地区配合工作搞得很好，农村地区的进步总的来说也令人满意，不服从法律的没比我们预计的多。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以后的情况更好。”

“什么样的措施呢？”委员会主席问：有人传说举报宽限期后生的小孩有赏金。”

“那是假的，”那位主任说：“完全不正确。酬劳那些为找出非法小孩而提供信息的人，倒是确有其事。但这根本不是赏金。”

“对很多人来说，”主席说：“这也许是没有区别的区别。”

“当小孩被找出来后，”别一位委员问：“他们会怎样呢？”

主任朝记者桌那边满意地点点头。“这问题我想在结束时回答。”他说。

塞德第一次见到这陌生人是一天上午，他正出去放牛。这头牛——马蒂尔德，正在缓步前进，摆着尾巴打着两肋的苍蝇。合着步子在反刍，这条路穿过一行树，其中的一棵由于靠着一个人而弯倒了。这人嘴里刁着一根细枝，头戴一顶滑稽的圆帽子。

马蒂尔德看到她，恐惧地后退，并且惊叫了一声。

“早上好。”陌生人对塞德说。

“早上好。”塞德说。他有些惊奇但不失礼貌。

这位陌生人比塞德要矮一英尺，看上还不到5英尺。他穿着硬梆梆的粗布工作外套和全新的工作衬衫，衣服存放时叠过的折皱还很显眼。脚上穿的是高帮工作鞋，虽蒙有一层泥土，但看得出也是全新的。

只有那顶圆帽子好像戴过几天。它是鲜绿色的。塞德说不清是布做的还是皮革做的或其他什么做的。甚至有可能是金属做的。戴在这陌生人头上非常适合，两边刚齐耳朵，前面到眉

毛。

这陌生人没有眉毛。他头上凡是塞德看见的部位都没有任何毛。

他脸色很苍白，似乎很少呼吸户外的空气。而且他的鼻子也有点不对劲。

但塞德没有盯着他看。他拍拍马蒂尔德臀部安抚它几下说：

“我叫塞德·康尼克尔。我相信以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你。”

“是不大可能，”陌生人说，“我刚来。”

“我欢迎你，”塞德说，他忍住不指出这陌生人非法进入他的私人领地。“人们叫你什么？”

“格林。”陌生人说。“如你的帽子。”塞德说。

“对。像我的帽子。”格林笑着点点头说。

“你不是政府派来的。”塞德作了这番陈述意识到自己对这陌生人并不怀疑。

“是的，我不是。”

“你家在这儿附近吗？”

“不在这儿附近。”

“那么你就可以自由地去我的家——安妮和我的。”

“还有孩子的，”格林说：“谢谢你。”

塞德听到此话没有惊恐。但要是莱西说这话，他就会捏紧拳头、咬紧牙关以示对这种挖苦的愤怒。现在从格林嘴里说出来就没关系。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知道事情就这样。

“对，也是孩子的家，”塞德说：“你的来临会使我们都感到自豪。”

“我会尽力而为，”格林说：“我想我能够帮助你们。”

“也许你能帮助我们。但我不愿你仅仅是为此而来。”

“我很乐意来。”

“那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塞德说。

他吆喝了一下马蒂尔德，牛就慢慢前进了。陌生人继续靠在那棵树上，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当他们的身影消失时，他就把那根嫩枝从嘴里吐出。解下他的鼻子，搔了搔鼻子下面的皮肤。转身朝塞德刚来的那条路走去。直到看到那间小屋他才记起手上还拿着那个鼻子。他迅速把它放回原处。然后朝小屋走去。

安妮后来说：

“他敲门，我就问是谁， he 说是格林先生。他说：‘康尼克太太，我碰到你丈夫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肯定没问题，于是就欢迎他进来了。他很有礼貌，稍微谈了一会天气和庄稼，就说我们的这头牛多好。然后当他看到孩子时就大大表扬了他一番。”

“那你没受惊？”塞德问。

“一点也没，他好像是一位和蔼年长的叔叔——虽然他的年龄很难猜测。”

“孩子反应如何？”

“笑得咯咯作响像个傻瓜。他从来没有像注意格林先生那样注意我们。他似乎是为这个人而活着的，有些动作只有比他大两倍的人才会有。”

“他对我说会帮助我们，”塞德说：“而且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相信他。他有没有跟你说这类话？”

“说的。他说我们需要他时他会来这儿的。这是他就要离开时说的，但他没有说往哪里去。”

莱西说他每天要一打而不是半打玉米棒子，西红柿和萝卜也要增加一倍。他还要拿点牛奶。

塞德告诉他不能要这么多。“我给你的已经公平了，如果敲诈有公平可言的话。”塞德说：“如果再多给你点我们自己吃的就不够了。”

“你会给我的，”莱西说：“因为你必须给，想想那笔赏金吧。”

“这超过了你能吃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们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呢？”

“没有法律规定我不能把多余的卖掉，对吧，我要它，从今天起，别忘了牛奶。我麻袋里有个大壶。”

塞德想想没法与他讲道理。“牛奶就免了。”他说：“除一壶牛奶其余的都满足你。”

“牛奶也要给我，”莱西说。他的声音和脸充满着邪气。“你必须一切照我说的办，如果想要保住那孩子的命的话。”

无奈塞德把牛奶也给他了。

那天晚上格林先生戴着帽子在与他们一起用餐，他小心翼翼地在安妮做的一片面包上涂了一层薄薄的他们自己炼的黄油。

“味道好极了，康尼克太太。”他津津有味地嚼着说，然后又转向塞德：“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安妮惊骇地看了塞德一眼。他丈夫说：

“我儿子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当他稍长大点就是说他比这年龄大就可以混过去。没有人知道他的非法。这样撒谎来保全生命已够受的了，我不想让他长大后知道父亲是个谋杀犯。”

格林先生从桌布上捡起点面包屑抛进嘴里，温和地说：“我说先生，对付莱西这种情况不该叫谋杀，这就像杀掉一只森林里闯出来的威胁家庭的野兽。”

“杀动物只是杀，”塞德说：“但杀人就是谋杀了。”

“我们那个地方，”格林先生说：“可不是这样看问题，如

果我杀了莱西能解决问题吗？”

“不。”安妮还没来得及开口塞德就抢着说：“莱西是我的麻烦，不是你的。”

“但是我说过要帮助你，那也就成了我的麻烦了。”

“那方式不好，格林先生，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很感激你的。”

“那么我得想一个别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格林先生说：“我已许诺过，你知道的。”

“再吃一片黄油面包吧。格林先生，”安妮说：“因为没其他东西可吃了。”

“不，非常感激，康尼克太太。我知道因为那个卑鄙的莱西，你们所剩无几了。除了礼节所需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和无私。我们家乡也是这样的。因此在这儿犹如在自己家里。”

“请原谅我的冒昧，格林先生，你家乡在哪里，你知道你从来说过，听起来像是很遥远。”

“不必说原谅不原谅的，康尼克太太。我家乡很远、很远，可以说在月球的另一端。”

“你的意思是在欧洲，”她说：“我听说过欧洲，它很远。”

“恐怕比欧洲还远。我想确切地告诉你，但你会认为我在胡编。”

“噢，不会的。”

“那么我告诉你。你必须尽量相信我。”格林先生在鼻子边搔了下再朝窗外看看。“就从这儿你能看到的。那颗星，看到了吗？我家乡就在那附近。与你们之间的距离跟你们离太阳的距离差不多。你能相信吗？”他看看塞德，又看看安妮，然后转向壁炉旁的小床。

“这很难说，”安妮说：“非常难说。”

“我不知道，”塞德说：“我听到过这种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格林先生微笑着说。但这微笑带着悲伤。他再看看窗外面的那颗星。“从某个方面说但愿事实不是这样。这儿很愉快，也许在别的情况下我想留在这儿。但大家都知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我想家了。”

“可怜的格林先生，”安妮说着想去拍拍他的手臂以示安慰，但她最终没这样做，而是说了句：“再吃片黄油面包，吃吧！”

格林先生非常和善地看了看她。

“谢谢你，”他说：“我会吃的。”

他走了之后他们还在谈论。塞德为了睡觉时能看到那颗星把床都换了个位置。

“现在我相信他的了，塞德说：

“他这么温和，亲切，你不得不相信他说的一切。”

“奶牛。”

“是的。我知道哪儿能卖个好价钱。”

“你疯了。如果你认为我们会放弃我们的奶牛，那你就是世界上最疯狂的人了。你把自己想得太幸运了，莱西。”

“我要么带着奶牛马上离开这儿，要么不走。如果不走，我就直接去地方政府代理人那儿告你非法婴儿。那么会发生什么你也明白。记得那个《蓝鹰法》是怎样处置小猪的？杀死。塞德，他们就这样做。”

“你最好走，莱西。”塞德的声音有种不祥的预兆。“最好乘你还会走的时候离开这儿，否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莱西慢慢地后退了。“我要去政府代理人那儿告你，别以为我不会去，记着那些小猪……”

塞德抬起了脚，当莱西转身时在他臀部重重踢了一脚。莱西痛得大叫，拔腿就跑。

“你不应这样做，塞德。”莱西边跑边嚷嚷。“这是你自己不好。现在我就去找政府代理人，你等着瞧吧！”

莱西一瘸一拐地跑向树林，那口麻袋在他背上颠簸震动着。

塞德注视着莱西消失的地方，他惊疑为什么没杀了他。要是莱西给孩子带来任何直接威胁，他就会杀了他，会即刻杀了他，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在温和的阳光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家的小屋的视线内，去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是他能做的。如果要杀，这样的時候多的是。

塞德转回家时，格林先生刚好从另一个方向穿过空地而来，他的粗布工作服看上去像是新的，那件工作衬衣也像塞德第一次见到时一样新。而他的那顶绿帽子与他的衣着很不协调。

有一样东西变了，格林先生没戴他的鼻子。

他们在门口碰到的，塞德向他提醒了一下，他说得很委婉有礼。但格林先生仍然稍微有点窘迫。

“我丢了！”他说：“想不起在哪儿丢的，这当然是个假鼻子，我戴着只是为了看上去不显得那么奇怪。”他平整的脸中间有两个小鼻孔。

他们进屋后格林先生又向安妮解释了一番。安妮说她不在乎，本质好才是重要的。

“我在其他方面也异常，”格林先生说：“譬如，你们知道我的年龄吗？”

“三四十岁左右。”塞德说。

“接近 3000 岁了。我们那儿寿命都很长。一旦我们想到会永存并且事实确乎如此，于是我们就停止生孩子了。不过这不是我们想停止的，而是事实如此。谁也想象不出其中的原因，

也许是自然界为了生态平衡吧。”

“但如今你寿数快到了。”安妮直接说：“所以你来找个孩子为你传宗接代。”

塞德惊异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又看看格林先生。

“你说得很对，康尼克太太，”他说：“现在整个宇宙都有我们的人，我们出来都带着自己的使命。如果找到了一个孩子，他也愿意和我一起回去，那他就成了我的孩子，在我家抚养长大。你们知道，我家里还有太太，她已回家在等我了。”

“见到她时请代我们向她问好。”安妮说。

“一定转告。”

“你的意思是你到这儿来想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否是你想要的？”塞德说：“你想把他从我们这儿带走？”

“只要你们愿意我这样做，我并不生气，只是想知道实情。”

“这非常自然。”

“如果我们要你把他带走，你怎么带呢？”安妮问。然后她对塞德说：“我看到你和莱西的那场争吵，而且也听到了某些话。”

“用我的船，”格林先生说：“就在山背面。我把它隐藏起来是为了不惊扰任何人。”

“他会生活得很好吗？”

“给我们没鼻子人所能给的最好的待遇。”格林先生说：“我们邻居收养的孩子中也会有他的同龄朋友。那是个很好的世界，康尼克太太。”

“如此听起来似乎比这儿好。”她说。

这时听到外面空地上有喊叫声。他们全部都一齐往窗外看。摇篮里的婴儿开始哭了。

莱西和另外两个人正往这里走来。那两个人手里还端着步

枪。

“滚出此地！”他喊着。“滚开！否则我要把人们甩出去了。”

“你不能把任何人赶到别的地方去，”莱西在那两人后面叫：“他们是联邦官员，来看看我是否能拿赏金。”

3个人一齐拥进了小屋。

“就在那儿！”莱西说。安妮正企图把他藏在食品橱里。

莱西朝她冲过去。而那两个人紧握着枪随时准备射击。莱西夺走了孩子，疯狂咯咯笑着跑出了门。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塞德想阻止莱西反而绊了一脚，横躺在门前的台阶上。

“等一等。”格林先生说。

塞德想挣脱但做不到。这时那两个带枪的人已弄清了方向，刚才由于阳光下昏暗的房间，他们一时适应不了。他们已经把枪口瞄住了塞德。

“放开我，该死的！”塞德对着格林先生大嚷：“你为什么帮他们。”

莱西跑了点路程，在树林边缘停住了。用一只手臂和一条腿支撑着孩子，好像他是从陷阱里带来的伤势很重的小动物。婴儿的毯子已掉到地上，他在哭。莱西似乎决定不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向那两个带枪的人叫道：“你们快来呀！”

“我要杀了他。”塞德说。无视那对着他的枪口，并试图从格林先生那儿挣脱出来。

“请让我去杀了他。”

“住口，先生。”其中一位官员说：“我们不想伤害你的妻子。我们要的是这个婴孩。现在别制造麻烦了，有我们在这儿，你什么都甭想得到。”

他的同伴和他开始慢慢转向莱西，但枪仍然对着塞德。

塞德拚命一挣，终于挣脱了出来，头前脚后地向前爬去，然后疾步跑向莱西。

格林先生赶忙取下他的帽子作了个手势。

安妮叫出的声音半途中断了。一瞬间万物俱静。

安妮站在那儿，张着嘴巴，半举着手像要把塞德拉回来。塞德凝固了一样，一动不动，像一尊运动员百米冲刺的雕塑。他前面的莱西正紧紧抓住婴儿不让塞德夺走。一个官员的姿势活像博物馆里的蜡像，靠着他的步枪。而另一位刚好在把枪举向臂膀时中断。

在这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中心，安妮显然看到了悬在空中被阳光映得的熠熠发亮的子弹，而这粒子弹是注定要射进塞德的背脊的。

风停止了，鸟不作声了，树一动不动像是在画中，只有林格先生在活动。

他走向塞德轻轻推了他一把，塞德就扑面跌倒了。然后他就从容地走向莱西把孩子抱过来。再慢慢到安妮身边。他那没戴帽子的头顶长得很怪。孩子的手臂和腿如洋娃娃一样僵硬。在那冷冰冰的脸上呈现着恐惧的表情。

格林先生站在安妮旁边，用一只手臂摇着婴孩，然后朝周围看看：现在情况好了。他似乎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于是又戴上他的帽子。

瞬间，万物又苏醒了。一阵突发的喧闹，打破了沉默的真空世界。鸟在歌唱，风在细语，树叶在沙沙作响。子弹又向前飞了。

安妮的手臂抱着那受惊的孩子，格林先生把她推进了他面前的小屋。

塞德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

莱西大叫一声，子弹从他胸膛穿了过去。

那两个来调查的人惊呆了。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莱西，这个“原告”被一个官员的子弹意外打死。那个小孩（如真有那小孩的话）不见了。那所谓的小孩子的双亲：康尼克先生和康尼克太太拒不承认有孩子，只是康尼克太太孩提时期就有一个洋娃娃，而她把它当成了婴儿。那两个官员认为他们看到过一个活的男孩。但莱西抱着他跑得太快了，所以他们也没把握。

那个没鼻子的呢？他很滑稽。他们看到过他，或者以为看到过，但现在也不见了。

后来官方进行了审讯，解除了那个打死莱西的官员，然后埋葬了这个捕猎人。又向康尼克夫妇道了歉就离开了。

塞德修了修灯带，点着油灯，把它挂在低矮的天花板钉钩上，然后坐在桌旁。安妮注视着那张空荡荡的小床。

“他没有说要回来？”塞德问。

“没说。他说该走了。我给了他一些剩下的尿布和一瓶油。这没花几分钟。刚好外面发生了那些疯狂的事。”

“那么他做了些什么？”

“他坐下来让孩子坐在膝上，紧紧地抱着，孩子又笑了，然后他们就逐渐消失了。”

“是逐渐消失了？”

“越来越模糊，”安妮说：“过了一会儿我仍能认出他们，他俩在满意地笑。后来就再也不见的。”

“你觉得没错吧？”

“这一点我确信。”她说。

“但愿这是事实。”

外面有种非常急促的叹息。塞德和安妮同时往窗外瞧。但太暗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有敲门声了。

站在门口的格林先生。他没有穿工作衣和工作衬衫，也没穿高帮鞋。但披着一件拖到双足的会闪光的斗篷，那顶绿帽子在昏暗的灯光下闪光，与斗篷很配。

“我必须匆匆离开。”格林先生说。

“孩子在哪儿？”安妮问。

“在外面的船里。他很好。我们现在就走。”

“船？”塞德说。

“是的。恐怕在降落时把你们的玉米地糟塌了。我太不小心了。”

“你们走以前能让我们再看看孩子吗？”安妮问。

“当然可以。”格林先生说：“虽然他已睡着了。”

“嗨。”

安妮低头看看地板，格林先生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考虑，”他说：“如果你们想去的话有什么理由不能一起去呢。”

“一起去？”塞德说。

“跟我和孩子一起去。船里和家里都有足够的空间。我知道我太太也会喜欢你们去的。”

“我们去那儿干什么呢？”

“做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你们想要的孩子的。我和我太太不一定收养你们的孩子，做他的爷爷奶奶也同样高兴。相反地我们可以收养你们。”

塞德看看他的妻子。

“你的看法呢，安妮？”

“我们的奶牛怎么办呢？”她问：我们不能把它丢在这儿。”

“对，”塞德说：“我差点忘了。”

“当然把它也带去。”格林先生说。

“好。”塞德说，好像那就决定了一切。

“我得整理行装了。”安妮说。

他们的朋友笑了“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在船里。除了——你可以带点你自己烧的面包。我知道，如果你们能告诉我太太烧面包的方法，她会很高兴的。

安妮把最后两只面包放进旧面粉袋。明天是烧面包的日子。塞德旋下灯带吹灭火焰。

他们离家上了飞船。

弗兰肯斯坦

一 沃尔登队长的奇遇

去北极探险的一艘英国船被浮冰围困，不能开动了。大块大块的浮冰还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偏偏又起了大雾。浓雾笼罩着雪海冰原，咫尺之间景物不辨，天地一色，白茫茫一片。

孤船被困于冰海之上已经好几天了，船员们焦灼万分。

这天下午2时左右，浓雾消散了。沃尔登队长站在船舷旁放眼望去，四周是望不到边的冰雪。突然，他看到大约一公里以外有一辆狗拉的雪橇，上面坐着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人。雪橇向北疾驰而去，一会儿就消失在起伏的冰凌之中了。

大约又过了两小时，船四周的冰层开始碎裂；天黑以前，船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因为怕夜间行驶可能碰上漂浮的巨大冰块，当晚船并没有启航。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人们发现船边的一块浮冰上，停着一架雪橇。雪橇里有一个形容憔悴、快冻僵了的人，拉雪橇的狗只剩下一条还活着。看得出，这是个处于绝境的人，大家都劝他到船上来。他操着不太纯正的英语，问这条船是到哪里去的。队长沃尔登告诉他这船是去北极探险的，他听了以后看起来很满意，同意上船。

这个人看来是受尽了劳累、寒冷、苦难的折磨，已经完全垮了，一到船上就晕了过去。人们赶紧用酒给他擦身，然后裹上毯子，安顿在厨房炉灶旁边；等他苏醒过来，又让他喝了些

热汤，才算缓过气来。

后来，沃尔登队长让他搬来和自己同住，亲自守护照料他。他总是一副闷闷不乐、悲观绝望的样子，有时把牙咬得咯咯响，似乎有无比沉重的哀愁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不过，如果有人帮他做了一件小事，他的脸上就会出现深表感激、亲切慈祥的神情。

一天，队长的副手问他：“你坐着一架雪橇到这远离陆地的冰天雪地中来干什么？”

“我要找一个从我身边逃走的家伙。”

“那个人是不是也架着雪橇？”

“是的。”

“那么这个人我们大概见过。你上船的前一天，我们看到一架雪橇从冰上经过，上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他对这事很感兴趣，问了这架雪橇的去向，还提了不少问题。

客人的身体比刚上船的时候好多了，说话也多了，有时还和沃尔登队长讨论船队的探险计划。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是呆在甲板上，显然是在寻觅那一架雪橇的行踪。

客人上船将近二十天了，他和沃尔登队长的关系已经很密切。这天他对沃尔登队长说：“你大概早就看出我是个经受过巨大不幸的人，我曾经下决心让记忆中那些痛苦的往事随我一起入土，但是你打动了我，使我改变了决心。我要对你讲讲我自己的不幸遭遇，希望你能有所借鉴，也许能从我的际遇中引出恰当的教训，这样你的事业如果成功了，会有明确的前进方向；万一失败了，也可聊以自慰。对于我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能改变我的命运，我等着了却最后一桩心事，就死而瞑目了。请你思想上有所准备，我要讲的事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的，但它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这是客人的名字——第二天就开始向沃尔登讲述他的经历，这当然不是一两天就能讲完的。沃尔登队长把他讲的内容记录整理，就成了下面这篇传奇般的故事。

二 决定命运的选择

弗兰肯斯坦出身于日内瓦的名门望族，父亲阿尔方斯·弗兰肯斯坦曾经担任过好几个公职，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母亲卡罗琳娜宽厚仁慈，心地善良。母亲比父亲年龄小得多，但是他们非常恩爱；婚前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就辞去公职，于婚后立即带她去意大利游览疗养。弗兰肯斯坦就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他五岁的时候，母亲在科莫湖畔领养了一个小姑娘，叫伊丽莎白·拉凡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弗兰肯斯坦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欧内斯特，一个叫威廉。

弗兰肯斯坦七岁那年，也就是欧内斯特出生之后，一家人在故乡定居下来。他们在日内瓦有一处房子，在离城五公里的日内瓦湖东岸的贝尔里夫还拥有一幢乡间别墅。平时多住在乡间别墅，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弗兰肯斯坦性格比较孤僻，有时性情还相当暴躁，但是非常爱学习，对什么都有兴趣，尤其喜欢自然科学，想认识大自然的奥秘。不过当时没有人指点，完全靠自学，又看了不少 16 世纪一些炼丹术士的著作，起初醉心于研究点金术、寻求长生不老药。后来，有一位研究自然科学的知名人物来到他家，对他讲了电学的理论，他又觉得过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沾不

上“科学”的边。他开始钻研数学以及与数学有关的其他学科，觉得只有这些科学才是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

弗兰肯斯坦 17 岁那年，父母决定送他进因戈尔市大学念书。就在这时，伊丽莎白得了猩红热，病得很厉害。由于母亲的精心护理，伊丽莎白痊愈了，可是母亲却病倒了。母亲临危前把弗兰肯斯坦和伊丽莎白叫到床前，拉着他俩的手，深情地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我对未来最大的希望就是你们两个能够结合，这也是你父亲的愿望。”母亲的去世，使弗兰肯斯坦极度悲痛，伊丽莎白更是痛苦万分。上大学的事也暂时搁置起来。

度过了最初的悲痛时刻，伊丽莎白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尽量不使悲伤外露，还想方设法来安慰大家。她称阿尔方斯为姑父，把两个弟弟叫表弟，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她的感染下，大家也面对现实，心情逐渐好起来。

弗兰肯斯坦要去上大学了。他最好的同学克勒伐尔来和他话别。克勒伐尔喜欢文学艺术，他写诗歌，编故事，还指导同学排戏，富于进取心，具有冒险精神。可是他父亲是个商人，希望儿子也经商，不让他上大学深造。这天晚上，两个人在一起呆了很久。

第二天，全家人和克勒伐尔都来为他送行。弗兰肯斯坦和亲人依依惜别，登上了远行的马车。

到因戈尔市之后，弗兰肯斯坦住进公寓的单人房间。第二天就拿着介绍信去大学拜访几位教授。首先拜见了自然科学教授克兰帕先生。克兰帕身材矮小，嗓音沙哑，举止比较粗鲁。他问弗兰肯斯坦在自然科学各门学科中都学了些什么，看过什么书。弗兰肯斯坦对教授讲了他看过的书，并提到那几个炼金

术士的名字。教授激动地说：“这都是些老古董，一点用处也没有，你把时间花在这上面都白白浪费掉了，你必须从头学起。他开出了一长串自然科学书目，让弗兰肯斯坦去找出来认真学习。临走前他又说，从下周开始他开设一门一般性介绍自然科学的课程，隔天他不来上课时，由瓦尔德曼教授讲授化学。

回到住处，弗兰肯斯坦回想克兰帕教授讲的话，感到并不太满意，对教授本人也没什么好感。自己以前由于没人指点，走了古人已经走过的老路；可是克兰帕所研究的那些课题，也并不吸引人。他希望那些科学巨匠们能够去探求永生和超自然神力的奥秘，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也正是建立在这些奇妙的幻想之上的。

几天来，弗兰肯斯坦在市里东游西转，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闲下来的时候，和寓所中的房客聊聊天。过了一个星期，他记起克兰帕教授提到的讲座的事儿。对克兰帕的课他没兴趣，可是对瓦尔德曼教授还不了解，他决定去听课。

瓦尔德曼教授，五十来岁，个儿不高，腰板笔直，面目慈祥，课讲得挺好。他简要地讲了化学发展史和不同学者所做的贡献，介绍了学科目前的状况，解释了许多基本术语，还做了一些初步实验。他还提到，从事这门科学研究的古人，曾许下宏愿，要干一些人力所办不到的事，这些许诺当然没有兑现。所谓长生不老药，纯粹是一种幻想。但是，他们也确实创造了不少奇迹，他们揭示了大自然许多奥秘，发现了空气的特性，发现了血液循环，他们可以指挥雷电，模拟地震……

这天晚上，弗兰肯斯坦一夜没合眼，瓦尔德曼的课使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脑子里最后只剩下一个观念，那就是继续从事往日的研究，探索未知的神力，向世人揭示造化的最深邃的奥秘。

第二天他去登门拜访瓦尔德曼先生。教授平易近人，两人谈得很投机。弗兰肯斯坦又讲了他对克兰帕教授讲过的那些话，瓦尔德曼却不像克兰帕那样露出鄙夷的神色，他微笑着说：“当代学者能有所建树，主要得归功于前辈们孜孜不倦的努力；这些天才人物的种种努力，不管其着眼点多么荒谬，到头来却几乎毫无例外地给人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弗兰肯斯坦对瓦尔德曼教授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他谦恭地请教教授，自己应该读些什么书。教授动情地说：“我很高兴收你这么个弟子，只要勤奋攻读，我相信你会有所作为的。化学这门科学虽然取得很大进展，但还有许多地方有待于完善，所以我决心研究化学，但是我并不偏废其他学科。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化学家，你要认真钻研自然科学各个分支，也包括数学在内。”

随后，瓦尔德曼教授把弗兰肯斯坦带进实验室，给他讲解各种装置的用途，告诉他自己应该置备哪些仪器；并且允许弗兰肯斯坦在掌握了仪器的结构性能之后，可以借用这个实验室。最后他还给弗兰肯斯坦开了张书单，让他好好学习这些书。

这一天是值得弗兰肯斯坦纪念的一天，正是这一天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三 自酿苦酒

弗兰肯斯坦学习非常刻苦，到学校听教授讲课，结识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认真攻读化学和有关学科的论著，两年都没有回过家。他的学业突飞猛进，大学教授们讲授的理论和技術，他都掌握了，还对某些化学仪器作了改进。老师和同学们都对他赞不绝口。弗兰肯斯坦觉得在这里呆下去，学业上不会再有

什么长进了，打算回故乡去。就在这时，有一件事使他又留了下来。

弗兰肯斯坦对人体非常感兴趣，他想要探究生命的本源。他掌握了解剖学，但是要研究生命的本源，还需要观察人体自然腐烂的起因和过程。为此，他日日夜夜呆在墓穴和陈尸所里，与死尸作伴。他看到原来生机勃勃的人体如何蜕变、消损、腐烂。他认真思考这个转换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分析生死轮回的因果关系。经过不知多少个日夜艰苦的劳动，他奇迹般地发现了生命的起因，还掌握了一种特殊的本领，能赋予非生命体以生命的活力。起初他自己也感到惊讶，古往今来多少天才的科学家都没有解决的难题，竟然由自己完成了。继而他感到无比的兴奋，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啊！

弗兰肯斯坦下一步的工作，是要把自己掌握的本领付诸实践，亲手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生物来。开始他还拿不定主意，是制造一个结构简单的生物呢，还是造一个像人一样的生灵；后来，他决定造人。这需要首先制备一副骨架，再附以错综复杂的肌肉、血管、神经，使它具备生命的活力，工作极其复杂。要是制造出的生命和人一样大小，各个部件都要十分精细，花费的时间也会很长。后来他决定制造一个体型高大的巨人，身高大约 2.5 米左右，这样身体各部分都可以相应放大一些，做起来就稍微省一些事。他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整理材料，然后就动手干起来。弗兰肯斯坦认为生死的界线是虚构出来的，自己要冲破这个界限，制造出新的生命来，这个新的生命会把自己看作造物主；再进一步，说不定自己还可以掌握起死回生的本领，使已经腐烂的躯体重新恢复生机。这些想法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激励他以饱满的热情孜孜不倦地工作。

弗兰肯斯坦寓所的顶楼上，有个孤零零的房间，和其他房

间隔着条长廊和楼梯，这就是他制造生灵的工作室。他从解剖室和屠宰场找来原材料，精心地制作新生命体的部件。他白天黑夜都钻在工作室里，不去游玩，不参加社交活动，甚至给家里都没写过一封信，整个身心都扑在这项工作上了。

工作进行快两年了，弗兰肯斯坦的身体也快支持不住了，形容枯槁，神经衰弱，还受着慢性疾病的折磨，完全靠意志支撑着他继续工作。

1月的一天，天气阴沉，这天夜里弗兰肯斯坦准备好制造生命的器械，要给制造好的躯体注入生命的火花。完成了要做的工作，已经是凌晨1点，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外面漆黑一片，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蜡烛快点完了，借着摇曳的烛光，弗兰肯斯坦看到这具新生灵的四肢一起一伏地抽动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睛也睁开了。披星戴月、呕心沥血干了将近两年，他成功了，造出的躯体有了生命的活力，这时的弗兰肯斯坦可以说是百感交集。

弗兰肯斯坦俯下身去端详这具生灵。只见这家伙一身橙黄的皮肤，紧绷在身上；脸色像枯萎的黄叶；两片嘴唇呈直溜溜的一条黑线；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眼珠暗黄；乌黑下垂的头发，洁白的牙齿同黄色、直线形的大嘴凑在一起，难看极了，简直就是一个叫人害怕的妖怪。弗兰肯斯坦心头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他冲出工作室跑回卧房。

弗兰肯斯坦在屋里来回踱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由于极度疲乏，和衣躺在床上，人虽睡了，可是净做恶梦，从梦中惊醒后还浑身哆嗦。透过百叶窗的月光，使房间里有一些朦胧的光亮，弗兰肯斯坦突然看到那个怪物——他这样称呼自己造出的生灵——来到自己床前，撩开床帘，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张着嘴喃喃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还嘻嘻一笑，额头和面颊

上出现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弗兰肯斯坦吓得跳下床冲下楼去，他看到怪物伸出手来，似乎想拦住他。

后半夜，弗兰肯斯坦就在院子里来回走动，还提心吊胆地留神四周的动静，只怕那怪物又追来。极度的虚弱，再加上困倦，他差不多快要瘫倒在地上。恐惧和失望交织心头，长久以来这梦寐以求的愿望是他精神的支柱和心灵的慰藉，现在却成了折磨他的痛苦之源。苦乐的变化这么快，使他实在难以接受。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院门一打开，弗兰肯斯坦就离开寓所走到街上。雨越下越大，他全身湿透，可是还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后来他来到一家小客栈对面，这里经常停放着来自各地的驿车和马车。这时一辆驿车在他眼前停下来，车门一打开，跳下车的竟是亨利·克勒伐尔。弗兰肯斯坦甭提多高兴了，两人紧紧握着手，互致问候。弗兰肯斯坦急切地打听家里的情况，克勒伐尔告诉他，家里都好；并说父亲同意自己来因戈尔市上大学，今后两个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两个人一边高兴地谈着分别后的情况，一边向学校走去。到寓所了，弗兰肯斯坦又紧张起来，他担心那怪物还呆在房间里，就让克勒伐尔先在楼梯口等着，自己一个人急匆匆赶到房间里察看，直到确信那怪物已经离开这里，才把克勒伐尔领了进来。

夜里的惊吓，解脱怪物纠缠的过度兴奋，使弗兰肯斯坦精神失常了，他先是纵声狂笑，继而恍惚间仿佛看见那怪物又把他抓住，大喊救命，一下子晕倒在地。

弗兰肯斯坦患了神经性热病，一连几个月卧床不起。克勒伐尔一直守在身旁精心护理他。病中弗兰肯斯坦总说胡话，不断地提到那个怪物。开始，克勒伐尔还以为他是神志昏迷中的呓语，后来他猜想肯定是什么异常可怕的事，使得弗兰肯斯坦

精神错乱了。

弗兰肯斯坦的身体逐渐康复，这时正是风和日丽的春天，他的心情也好多了。

克勒伐尔递给他一封信，是伊丽莎白写来的。信中提到，家里收到克勒伐尔的信，知道他病了，都放心不下，盼望他快点好起来。告诉他，家里的人都挺好，特别是小弟弟威廉长得很高了，非常招人喜欢。信中还讲了弗兰肯斯坦很喜欢的女仆人贾丝汀的一些情况。伊丽莎白在信的最后，恳求弗兰肯斯坦务必尽快给家里写封信。

看完信，弗兰肯斯坦马上给家里写信，免得家里人为自己担心。不过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写这么一封信也把他累得够呛。

身体进一步好转以后，弗兰肯斯坦带着克勒伐尔一起去拜访了瓦尔德曼和克兰帕教授。虽然两位教授都热诚地赞扬他在科学上取得的惊人成就，可是他自己却再也不愿意从事以前的研究了。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他开始跟克勒伐尔一起攻读语言，阅读东方作家的作品。这样，精神有了寄托，心灵也得到慰藉。

转眼间又是第二年的春天了。弗兰肯斯坦的身体已经康复，精神也大为好转。克勒伐尔建议到郊区做一次徒步旅行，希望大自然的绮丽风光，能使朋友忘却忧烦，心情会愉快起来。山间田野那清新的空气，一幅幅的自然美景，再加上同好朋友一路上的交谈，使弗兰肯斯坦心旷神怡。两个星期的旅游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心情舒畅，精力充沛了。

回到住处，弗兰肯斯坦看到一封信。看完信，他把信往桌上一丢，双手紧紧地捂住脸，颓丧地跌坐到椅子上。

四 家书传噩耗

信是弗兰肯斯坦的父亲来的。信中告诉他，弟弟威廉被人杀害了！那天，一家人到普兰帕莱斯散步。黄昏的时候准备回家了，却不见了威廉，大家分头去找，怎么也找不着。以为他一个人先回家了，可是回到家里也没有见他，大家拿上手电筒又去寻找。大约在清晨 5 点钟，总算找到了，可是人已经死了，脖子上留下了凶手的指痕。伊丽莎白难过得昏死过去。她说，出事的前一天，威廉缠着她，一定要戴上由她保存的一件首饰，那件首饰上镶嵌着他母亲的微型肖像。现在这件首饰没有了，肯定是凶手见财起意，杀害了威廉。伊丽莎白觉得是自己害了威廉，因为如果不戴上这件首饰，他也不会死。因此整天长吁短叹，低声饮泣。信的最后，父亲要弗兰肯斯坦快点回家，并且嘱咐他不要想如何向凶手报复，而要让对亲人的爱，让平和、宽容的感情来弥合心灵上的创伤。

克勒伐尔竭力安慰弗兰肯斯坦，并且帮助弗兰肯斯坦订了回日内瓦的马车。

告别了朋友，弗兰肯斯坦踏上了回乡之路。离家已经六年了，家里又出了这样的祸事，他急切地盼望尽快回到日内瓦。可是离家越近，他心里却越不踏实，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不敢往前走了。中途在劳森停留了两天，等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又继续往前赶路。快到日内瓦的时候，悲哀和恐惧再次袭上心头，他预见到自己要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到日内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城门关闭，弗兰肯斯坦只好在离城两公里的谢尔隆村过夜。他睡不着觉，决定到弟弟威廉被害的地方看看。他乘船来到普兰帕莱斯的时候，下起了雨。天色越来越昏暗，暴风雨越来越猛烈，雷声隆隆，电光闪闪，

四周的群山不时在闪电中显现出来。弗兰肯斯坦大声呼喊起来：“威廉，这是为你举行葬礼，是为你唱的挽歌啊！”就在这时，朦胧中有个人影从他近旁的树丛中溜了出来。他凝神注视着，一道闪电照亮了那个人影：身材巨大，外貌丑陋，是他，是自己造出来的那个怪物！他是不是杀害弟弟的凶手呢？能对威廉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下毒手的，不是他又谁能是谁呢？弗兰肯斯坦坚信这怪物就是凶手，他想追过去。一道闪电在夜空中划过，他看见那恶魔疾步如飞，已经登上南面一座小山的山顶，转眼就不见了。

弗兰肯斯坦站在雨地里，任凭大雨浇淋，脑子里却翻腾开了：这个恶魔是自己放到世界上来的，已经快两年了，谁知道他犯了多少次罪、制造了多少不幸事件，这不都是自己造的孽吗？弗兰肯斯坦开始想到，应该把关于怪物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去追捕凶手。可是转念一想，这样的事有谁能相信呢？人们不把自己当成神经病才怪呢！要是告诉自己的亲人呢？也没用，这家伙登山如走平地，又有谁能追得上他呢？还是保持沉默吧。

天亮以后，弗兰肯斯坦进城回到家里。

“你回来太好了！希望你的归来能使父亲振作起来；希望你能给伊丽莎白以安慰，不要让她再为威廉弟弟的事责备自己了，反正凶手已经查到……”欧内斯特见哥哥回来，高兴地迎上来，可是一边说着，眼泪却扑簌扑簌往下掉。

“什么？凶手查到了？这不可能，谁能抓到他呢？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他。”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欧内斯特惊讶地说，“不过，起初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就是现在伊丽莎白还是不相信贾丝汀这个柔顺的姑娘会干出这种罪恶勾当来。”

“你说凶手是贾丝汀？这是冤枉好人，没有人会相信的。”

“起初是没人相信，可是现在有很多证据，没什么可怀疑的了。”欧内斯特又补充说，“威廉被害那天早晨，贾丝汀就病倒了，一连几天卧床不起。有个仆人偶然翻了一下她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放着威廉丢失的那件镶有母亲肖像的首饰，他就报了案。贾丝汀被拘押以后，盘问她的时候，她神情慌乱，前言不搭后语，进一步证实了对她的怀疑。”

这时候，阿尔方斯·弗兰肯斯坦走了进来，他强作笑脸欢迎儿子回来。父子俩相互问候之后，弗兰肯斯坦对父亲说：“爸爸，你们搞错了，贾丝汀不是凶手。”

“今天要公开审判，如果她是无辜的，上帝不会让她蒙冤受屈；我也希望宣告她无罪。”

伊丽莎白也来了，那还是那么美丽，但眉宇间流露出的悲痛神情，一眼就能看出来。

“表哥回来太好了，我们都盼着你回来。你知道贾丝汀的事了吧？我相信你有办法能证明她是清白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可爱的威廉，不能再失去这个好姑娘。”

“她是无辜的，这一点肯定会得到证明；她一定会无罪释放的。”弗兰肯斯坦安慰伊丽莎白。

公审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开始进行。原告律师的指控和证人的证词，都对贾丝汀是不利的。事实说明，威廉遇害那天夜里她没有回家，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一位上市场卖菜的农妇在威廉遇害地方附近碰到她，问她干什么，她神情古怪，慌里慌张嘟哝了一句，听不出说的是什么。早晨8点钟她才回到家里，有人问她在哪儿过的夜，她说在找孩子，而且着急地问是否找到了孩子。当她看到威廉的尸体之后，就病倒了，一连几天没下床。

贾丝汀陈述时，首先申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她说，那天

傍晚征得伊丽莎白同意以后，她去谢尼村一个婶婶家作客。9点钟回来时遇到一个男仆，说威廉失踪了，她立即到城外找孩子。一连找了几个小时，城门已经关了，她就在一处农舍的仓库里过夜。天快亮的时候，她刚睡着就被一阵脚步声吵醒。醒了以后，又去找孩子。碰到卖菜农妇的时候，由于一夜没睡觉，孩子又没找到，神情恍惚，说了什么话自己也记不清了。至于那件镶有肖像的首饰，她没法作出解释，因为她一无所知。

第二天法庭判定贾丝汀有罪。她也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要求见一见伊丽莎白。

弗兰肯斯坦陪着伊丽莎白到了牢房。贾丝汀见到他们，一下子扑到伊丽莎白脚下，伤心地抽泣起来。

伊丽莎白把她扶起来，抚摸着她的头说：“我相信你是无罪的，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供认了呢？”

“我是供认了，可那是谎言；没有人相信我，都认为我是坏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相信小姐是了解我的。”

“贾丝汀，我亲爱的姐妹，我完全相信你是无辜的，可是你自己认了罪就要被判死刑啊！”

“我并不怕死，只是你认为我是个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不会忘记我，我就心安了。”贾丝汀又转身对弗兰肯斯坦说：“先生您来看望我，我非常高兴，我希望您并不相信我是有罪的。”

弗兰肯斯坦内心极度痛苦，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比我更确信你是无罪的，当听说你自己招认了的时候，他仍然坚信你是无辜的。”伊丽莎白说。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们的深情厚爱给我极大的安慰，我的清白能被你们确认，我就可以瞑目了。”贾丝汀拥抱了伊丽莎白，声泪俱下地说：“永别了，伊丽莎白！愿上帝保佑你。别忧伤，要快活，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同时也使别人幸福地生活。”

第二天，贾丝汀被处决了。

弗兰肯斯坦家里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弗兰肯斯坦的心被悔恨、恐惧、绝望撕碎了，他明白，威廉和贾丝汀的惨死，都是他亲手制造的怪物造成的。他被悔恨和罪恶感紧紧地攫住，受着巨大痛苦的煎熬。他的身体本来就没有完全康复，这次家庭灾难又使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

这时他们家搬到贝尔里夫的乡间别墅去住了。夜里全家人休息之后，弗兰肯斯坦经常一个人泛舟湖上，消磨好几个小时。他闷坐船头，沉浸在痛苦的沉思之中，有时甚至想纵身跳进湖里，让湖水把自己连同不幸一起淹没。可是想到父亲、弟弟，想到伊丽莎白，他又决心活下去，他不能让亲人任由那个恶魔摆布。他预感到这怪物还会干下新的坏事，一想到这些，他心头就会涌起憎恨和复仇的怒火。

弗兰肯斯坦为了驱散心间的郁闷，想借助于剧烈的运动和环境的改变，来求得心灵上暂时的解脱。这一天他一个人突然离家出走，向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峡谷走去。

当天晚上，他住宿在夏蒙尼村。第二天，他又在幽谷里游荡了一整天。气势磅礴的勃朗峰，雄伟壮丽的大峡谷，蜿蜒于山间的冰川，这些奇观胜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可是无法驱散郁积在心头的万般愁思。

第三天清晨，下起了瓢泼大雨，山峦都被雨幕遮住。弗兰肯斯坦一个人冒雨去攀登蒙坦弗特高峰，他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踏着枯枝碎石，艰难地向上爬行，渐渐的走到了云海之上。他登上山顶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满天的云雾也消散了。他看到下面是一道巨大的冰川，冰层熠熠闪亮。

突然，他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影正朝自己走来，行进速

度非常快。来人越来越近，他看清了，这人身材异常高大，面目狰狞，奇丑无比，没错，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个怪物！

弗兰肯斯坦怒火中烧，气愤地大叫：“魔鬼！你还敢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这卑鄙的东西消灭掉！”

“我预料到你会这样对待我的。你是我的缔造者，可是你却讨厌我，把我一脚踢开。你应该对我履行你的义务，这样我们就会相安无事。如果你拒绝承担责任的话，那我对你和你的同类也就不客气了。”

“你是个凶残的恶魔，我既然造出了你这个坏东西，我就有责任把你消灭掉。”弗兰肯斯坦怒不可遏地朝他扑过去。

怪物轻轻一闪，躲开了。

“我不想跟你作对。你塑造的我比你自己更有力量，这一点你是清楚的。你应该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我显示出宽厚和仁爱之心。”

“你是杀人恶魔，我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我怎么能对你有仁爱之心呢？”

“我的本性也是仁慈的，可是你嫌弃我，你的同类也排斥我，痛恨我。我得不到同情，得不到帮助，得不到幸福。我在这一带游荡好多天了，这万年冰窟就是我的住所。我是孤独的，痛苦的，那么你们也得分担我的痛苦。现在只有你有能力补偿我的不幸，不然的话，我还会制造更大的灾祸，到时候不仅是你的一家，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遭殃。请你听一下我的经历，听完之后，是值得同情还是应该受到唾弃，你自己去判断。如果你同情我，给我帮助，我可以永远离开人类居住的地方；否则，我将成为你和你的同类的大害。”

弗兰肯斯坦一方面想知道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想找到肯定或推翻他杀害弟弟威廉的确凿证据；另一方面也想到自己是

的造物主，应该负有义务，不能净埋怨他作恶多端。

怪物见弗兰肯斯坦没有表示反对，就说：“我要说的话很多，这里太冷，还是到山顶那间小棚屋去吧。”

怪物前边引路，弗兰肯斯坦跟在后面，越过冰川，爬上山顶，走进了小棚屋。这家伙在屋里还生着一堆火，他们在火堆旁边坐下来，怪物开始讲他出世后的经历。

五 被扭曲了的心灵

“我离开你的住处的时候，觉得冷，就胡乱拿了几件衣服套在身上，漫无目的地向外走去。我到了因戈尔市附近的森林里，饿了找些浆果吃，渴了喝些溪水，也不知道在这里呆了多少天。在这段时间里，我知道了昼夜的交替，认出了太阳和月亮，也学会了区分树木、昆虫、小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堆没有烧完的篝火，不但知道火这东西暖烘烘的可以御寒，还知道在火上烧过的东西比生吃味道要好得多。我到过牧羊人的茅屋，牧羊人被我吓跑了，我就把他吃剩的东西吃了，现在回想起来，有牛奶、面包、奶酪、葡萄酒，都是以前没吃过的。

“一天，我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些农舍的窗台上放着牛奶和奶酪。我知道这是好吃的东西，想去弄点吃，就走进一处宅院。我一进门，院里的孩子就尖声叫唤起来，有个女人还吓昏了过去。这一下可糟了，惊动了整个村子，有的人吓跑了，有的人却拿起棍棒、石块向我发起进攻，打得我鼻青脸肿，我只好拼命逃跑。

“跑了好远，我躲进了一间低矮的小窝棚。窝棚挨着一个猪圈和一个水池，旁边是一幢整洁雅致的农舍。我把这破烂不

堪的窝棚修整了一番，还在地上铺了一层干草。这里可以躲避风雨，比露天歇宿要舒服多了，我决定在这里住下来。

“从窝棚的缝隙中，我看到这幢农舍里有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出入，两个人整天忙这忙那的。姑娘虽然衣衫简朴，但举止文雅；可是看起来这姑娘和小伙子都是愁容满面。

“后来我发现，窝棚和农舍之间原来有一个窗子，虽然现在用木板钉死了，可是还留有一条很细的缝隙。我从这缝隙里可以看到屋子里的情况。屋里没什么家具，可是挺干净。在屋子一角的火炉旁边，坐着一个面目慈祥、满头白发的老人，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神态。慢慢的我发现这老人是个双目失明的人，一切都需要别人照料。他们的活动我都看在眼里，年轻人对老人很尊敬，老人对年轻人也有着深挚的怜爱。闲下来的时候，小伙子扶着老人到屋前阳光下散步；有时候老人拿起乐器演奏，奏出的曲子凄凉婉转，有的时候还看到姑娘跪在老人脚边哭泣。这个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但是看来并不幸福。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和睦的家庭之所以忧虑不安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穷。他们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奶牛也是自己养的。有时候我看到两个年轻人把饭菜端给老人，自己却什么也没留下。他们高贵的品质打动了我的心。以前我夜里常去偷他们的食物，我再也不忍心这么干了，就到林子里去找些浆果、果仁来充饥。我还帮他们打柴，偷偷地放在门外边。

“后来，我慢慢地能听懂一些他们谈话的内容，也知道了一些东西的名字；还知道姑娘叫阿加莎，小伙子叫费利克斯，他们跟老人叫父亲，老人把费利克斯叫儿子，费利克斯叫阿加莎妹妹。费利克斯有空儿的时候就读书给老人听，我虽然还不能完全听懂，但我尽力去学习，因为我要和这家人结识，就要

掌握他们的语言。

“有一天，来了一位体态匀称、美丽迷人的姑娘，一家人非常高兴，他们叫她‘可爱的阿拉伯人’。她说的话和他们不一样，好像彼此听不懂对方讲的话，谈话的时候，一边说，一边指手划脚地打着手势。后来我发现她在向他们学习语言，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也跟着学。要睡觉了，分手时，他们对她说：‘晚安，可爱的莎菲’。我知道这是她的名字。

“这个家庭的气氛有了变化，欢乐代替了忧愁。我一直偷偷地跟莎菲一起学习语言，我学得比莎菲要快，不但能听懂而且会说了。他们还教莎菲认字，我也跟着学。通过费利克斯对识字课本的讲解，我知道了好多事情。知道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政府结构，了解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知道人类中有品德高尚的伟人，也有卑鄙奸邪的小人；有腰缠万贯的富翁，也有一贫如洗的穷汉；有的高贵，有的低贱。一个人如果有高贵的血统或者有大量的财富，他就会受到尊敬；如果这两样都没有的话，那就是低贱的奴隶或流浪汉。

“我想到我自己，我算什么呢？我无亲无友，两手空空。粗劣的食物我能吃，严寒酷暑我能忍受，我身材高大，动作敏捷。但是人类中没有我这样的，我这奇丑无比、粗大笨拙的样子，只能被人看作是怪物。谁见了我都要躲避，谁也不愿意和我发生什么关系。想到这些，我内心非常痛苦，有时甚至想去死。可是我又怕死，我喜欢这一家人，我想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

“识字课本上还讲到人有性别的区分，有家庭，有亲属。可是我呐？我一记事就是这样，我没有一个亲人，我究竟算个什么呢？

“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可是知道的越多越感到伤心，倒不

如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我还要说一下这一家人的情况，这是经过好长时间我才弄清楚的。老人叫德拉赛，是法国巴黎的名门望族，儿子费利克斯在军队供职，一家人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莎菲的父亲是旅居巴黎的土耳其商人，后来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还由于他拥有万贯家财，被法国政府罗织罪名定了死罪。审判时，费利克斯也在场，他对这种无理的判决很气愤，决心要把这个无辜者救出来。他想办法到监狱把营救办法告诉了这个土耳其人，当时莎菲正好去探监，也在那里。土耳其人答应，如果能脱离险境，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费利克斯拒绝了，因为他是为主持正义救人，而不是为求得报答。以后几天里，他一直忙于做准备工作，同时也收到莎菲托人用法语写的几封信，信中对他表示感激，也流露了爱慕的情意。

“费利克斯帮助土耳其人逃了出来，跑到了意大利。土耳其人打算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等有机会再回土耳其去。在这段时间里，费利克斯和他们住在一起，他和莎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不久，从巴黎传来了消息：法国政府查清了囚犯越狱潜逃的真相，把德拉赛和阿加莎都投入了监狱。费利克斯告别莎菲，日夜兼程赶回巴黎，投案自首。他原想这样一来，由自己一人承担责任，父亲、妹妹就可以无罪释放了；可是法国当局却把他们三个人一起关了起来。五个月以后，被判没收全部财产，终身流放国外。

“他们来到德国，就在我遇到他们的地方住了下来。那个土耳其人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忘恩负义，不许女儿再牵挂费利克斯，他自己先回了土耳其，让莎菲过几天再回去。莎菲对父亲的做法非常生气，她决心去找费利克斯。她从报纸上知道了

他们一家人的下落，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总算找到了这里。她的到来使费利克斯一家人非常高兴，家中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的美德。我想，如果我能和他们见见面，交谈交谈该有多好。可是这能办到吗？”

“我想到了我自己这副样子。你知道吗？我在从你实验室里拿来的那件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几张纸片，我认识字以后，知道那是你的工作札记。里面详细记录了制造我的过程，还对我的模样作了描述，不但表明你对我这副样子十分厌恶，而且也使你惊恐不安。我看了以后，难过地大声喊：‘该死的造物者，你干嘛要造出连你自己都厌恶的丑八怪来！’

“不过我又想，如果他们知道了我对他们这么尊重，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友谊，也许不会拒绝我。但是我不敢贸然行动，想再等一等，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也许会成功。

“又过了几个月，已经是冬天了。我考虑好了一个方案：人们怕我，讨厌我，是因为我长得太丑。德拉赛老人是个瞎子，他看不到我的样子，不会吃惊。只要我能取得他的欢心，求他给我说说好话，他的子女也许会善意地对待我。所以决定等屋里只有老人一个人的时候，我再进去。

“一天，机会来了，家里人都出去了，只剩德拉赛一个人在屋里。我鼓足了勇气上前去敲门，老人把我请进了屋。我告诉老人我是过路的，到这儿是想烤烤火休息一下。

‘听口音您是法国人吧？’

‘不是，我是在一个法国家庭受的教育，懂得法语。’我想把我的来意讲出来，就对他说：‘我是个被遗弃的人，举目无亲。我要去见几位好心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庇护。不过他们还没见过我。’

‘我深深地爱着他们，还帮助过他们，是他们的朋友。可

是他们可能会被偏见蒙住眼睛，把我当成面目可憎的怪物。’

‘您应该使他们消除偏见，认清真相。’

‘我是准备这么做，可是我怕难以办到。’

‘我相信您是真心诚意的，如果您信任我，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点忙。您的朋友住在哪儿？’

‘就住在附近。您真是个大好人，有了您的帮助，他们会同情我的。’

‘能告诉我您的朋友的姓名和住址吗？’

“在这关键时刻，可能是由于激动，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倒抽抽搭搭地哭泣起来。这时我听到脚步声，知道他们回来了，我一把抓住老人的手，喊着：‘我要找的那些朋友就是您和您的家庭，您千万不能抛弃我，您要保护我啊！’

‘你到底是谁？’老人惊叫起来。

“这时候门打开了，费利克斯、莎菲和阿加莎走了进来。他们见到我，真是惊恐万状，阿加莎当时就晕倒在地，莎菲转身冲出屋去。费利克斯一个箭步窜过来，猛地把我的推倒在地，拿手杖狠命抽打我。凭我的力气，完全可以把他的打翻扯碎，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我趁他们乱成一团的时候，跑出去，溜进了我那个小棚屋。

“天黑的时候，我到树林里去逛荡，我大喊大叫，狂奔乱跑，借以发泄心中的怨怒。人们都在酣睡，可我却经受巨大的痛苦的折磨。周围没有谁会同情我，帮助我。既然人们这么对待我，我对我的仇人也不能发善心。从那时开始我决心同人类，特别是造了我又把我推入苦难深渊的人，进行一场永无止息的战争。

“天亮以后，我躲进密林深处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我又把昨天的事细细想了遍。我想，自己做

事也许太急了些，如果等我和德拉赛老人混熟以后，他家里其他人有了思想准备，我再和他们见面，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况。我想这件事还可以设法补救，我决定再去找德拉赛老人，把一切说清楚。

“下午我在森林里又睡了一觉，天黑以后找了些吃的，又钻回那间小窝棚。天亮后，我等着几个年轻人出去，好去再和老人谈话。可是太阳升得很高了，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后来，来了几个人，费利克斯也来了。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一家人由于那天的惊吓，不敢再在这里住了，要搬到别处去。费利克斯就是来和农舍主人谈退租房屋问题的。他们走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这一家人。

“我和人世间唯一的联系中断了。我胸中燃烧着憎恨和复仇的烈火，愤怒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深夜，我点火把这幢农舍烧成一片废墟。

“我到哪儿去呢？我突然想到了你，你是我的创造者，我应该向你求情，取得你的帮助。你以前提到过你的故乡叫日内瓦，我从费利克斯讲的地理课里，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为了不碰到人，我白天休息，夜里赶路。漫长的旅程中，我受尽各种苦难的折磨。我善良的天性逐渐消失，全部感情都化为恶毒的怨恨。踏上瑞士国土的时候，正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有一天，我从急流中救起一个姑娘，她已经昏迷，我想尽力让她恢复知觉。这时走来一个男人，拿着枪，他从我手里抢过姑娘，向树林深处走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紧跟在他们后面。那人见我走近了，对我开了一枪，打得我皮开肉绽，昏倒在地。一片好心竟得到这样的回报，我愤怒极了，发誓要向人类报复，以补偿我所受到的痛苦的凌辱。

“几个星期以后，伤口愈合了，我继续赶路。到日内瓦郊

外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我找了个地方躲起来，合上眼迷迷糊糊睡着了。这时候来了个小男孩把我吵醒了。我看着这个眉清目秀、顽皮可爱的孩子，突然想到我可以抓住他，把他培养成我的伙伴和朋友，我也就不孤寂了。在他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抓住他拉到我跟前。他一见到我，就双手捂住眼，尖声大叫起来。他一边拼命想挣脱，一边说：“放开我，你这个怪物；要不，我去告诉我爸爸。”

‘你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你得跟我走。’

‘快放开我，你这可恶的丑八怪。我爸爸是市政官弗兰肯斯坦先生，他会惩罚你的。’

‘弗兰肯斯坦？这么说你是我仇人家的人，我要让你成为我手里第一个牺牲品。’

“他一面挣扎一面骂，我使劲卡住他的喉咙，一会儿他就倒在我脚边死了。这时我心里涌起一种邪恶的胜利感，并拍手大叫：‘我也叫别人尝尝凄凉的滋味，让我的仇人受到痛苦和折磨。’我摘下他胸前镶有女人肖像的首饰，离开了那里。我走进一间谷仓，发现有个漂亮的姑娘躺在干草堆上睡觉。我想，她们这些女子把欢乐带给他人，可就没我的份。我朝她弯下腰，低声叫着：‘美人儿，醒一醒。’她动了一下，我又害怕了，她真的醒了，一看到我肯定又会大喊大叫痛骂我。我忽然想起费利克斯讲到的人类法律，我也懂得如何嫁祸于人了。我把那镶着肖像的首饰塞到她衣服口袋里，就赶紧逃出谷仓。”

“我在出事的地方游荡了好多天。后来又漫无目的地走到这深山幽谷。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我也想找一个女子做伴侣；人类是没人愿意跟我的，但是你可以造出一个和我一样丑陋可怕的女子，来做我的伴侣。你不能拒绝我的要求，如果你不答应，就别想离开这里。”

六 迷惘中醒悟

弗兰肯斯坦从怪物的自述中，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证实了威廉和贾丝汀都是被这个坏蛋害死的，满腔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当他听到怪物提出的要求之后，气愤地说：“你死了这个心吧，我绝不会答应的！要是我再造出一个像你这样的东西，你们俩一起去为非作歹，这个世界就别想安宁了。你给我滚！”

“我不想逼你答应，我愿意和你好好讲理。如果人类能和我和睦相处，我不仅不会伤害任何人，我还将尽力为人类效劳。可是人类厌恶我，凌辱我，伤害我，你还能让我去爱人类吗？我的要求并不过分，我只要你造一个和我一样的异性生灵，她会带给我快乐，我们俩相依为命，不过问人间的事。我们可以跑到南美洲的荒原上去，再也不和人类打交道。”

费兰肯斯坦说：“你过去干了很多坏事，我怎么能相信你？你要发誓今后不再害人。”

“我如果能得到另一个人的爱，感情有了寄托，就会消除我罪恶的根源，我就将远离人类居住的地方，谁也不会再见到我。”

“我同意你的要求。但是你要对天发誓，等我把你要的女伴交给你以后，你要立即离开欧洲，永远离开人类居住的地方。”

“我发誓，你只要把女伴交给我，你就永远不会再见到我。”怪物喜形于色地说，“那好，我已经发誓了，你快回家去开始工作吧。我会关注着你工作进展的情况，不过你放心，你不完工我是不会露面的。”

说完，怪物转身出去，飞奔下山。一会儿的工夫就消失在山谷中了。

弗兰肯斯坦答应怪物的要求，是有他的想法的。从怪物的

经历中知道，这家伙曾经有过好的念头，希望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生灵，只是由于他所敬重的人厌恶他，他的善良本性才被扼杀了。再说，这家伙力大无穷，在悬崖峭壁间疾走如飞，能在冰窟里生存，谁也对付不了他。如果他真的能远离人类居住的地方，不是可以让人类免受他的伤害吗？

回到日内瓦以后，弗兰肯斯坦心绪烦乱，一直没有做他答应下来的事。父亲看他郁郁寡欢，很担心；希望他和伊丽莎白尽快完婚，新婚也许会给他带来欢乐，身体会康复起来。

弗兰肯斯坦也盼望和心爱的表妹快些结婚，可是他担心那魔鬼会来捣乱，不做完那件事他知道是不会得到安宁的。他听说英国几位科学家最近有几项新发现，了解这些成果对自己要做的事能否成功很重要。再说做这种事在家里是没法干的。所以他决定去趟英国，一来和那几位科学家取得联系，二来在那里找个地方完成那件令人恶心的工作。

他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去旅游。父亲当然不知道他去英国的真正目的，认为他换换环境，消遣消遣散散心，会完全康复的，就高兴地答应了。父亲和伊丽莎白怕他一个人远去他乡太寂寞，也没人照应，就和克勒伐尔联系，让他在斯特拉斯堡和弗兰肯斯坦会合，陪他去英国。

弗兰肯斯坦本来想一个人去方便些，可是有克勒伐尔这个好朋友做伴，免得孤寂冷清，也不错。他最担心的是那恶魔会到家里来捣乱害人，不过那恶魔说过会一直关注工作进展情况，那么就会跟到英国去，可能会来纠缠自己，但家里就不会受到他的祸害；如果真的这样，反倒让人放心。

9月下旬，弗兰肯斯坦踏上了去英国的旅程。在斯特拉斯堡见到克勒伐尔，两个人都很高兴。他们换乘小船，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一路欣赏沿岸风光。进入荷兰以后，改乘驿车到鹿

特丹。从鹿特丹坐船到达英国伦敦的时候，已经是 10 月下旬了。

在伦敦停留期间，弗兰肯斯坦去拜访那些学者，得到了必要的资料；在克勒伐尔去拜会文化界名人的时候，他又抓紧时间收集了一些制作新的人体所必需的材料。他们在伦敦住了几个月。

一位曾到日内瓦家中做过客的苏格兰朋友，知道弗兰肯斯坦来到伦敦，来信邀请他们到苏格兰的珀思去，说那里风光优美宜人，很值得一看。

第二年 3 月底，他们离开伦敦到苏格兰去。弗兰肯斯坦把化学仪器和收集到的材料全都打点好，准备在苏格兰找个偏僻的地方，完成他的工作。

他们边走边游览，经温莎、牛津、爱丁堡到了珀思。朋友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为他们安排好了游览路线。弗兰肯斯坦心绪烦乱，没有兴致去游玩，他想一个人转一转，找一个没人干扰的地方干自己的事，就对克勒伐尔说：“你自己去跟他们玩吧，我想一个人清静地呆一段时间，心情可能会好一些。”

克勒伐尔知道朋友的性格，也不好劝他，就说：“我和这些陌生的朋友一起去游览，还不如和你在一起走一走，你不在身边我会感到拘束的。既然如此，希望我们能早一点会面。”

“祝你旅行愉快。我们在这里会合吧。”弗兰肯斯坦也不愿意和好朋友分手，可是那件事只能自己一个人做，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弗兰肯斯坦猜想那怪物一定在暗中跟踪自己，等工作完成之后，就会马上来领取他的异性伙伴。

弗兰肯斯坦选定了奥克尼郡一个荒岛，作为自己工作的场所，这个小岛离大陆有八公里，岛上很荒凉，只有五个人，吃

的东西和淡水都要从大陆上运来。他租下一座有两个房间的茅屋，请人修理了一下，添了几件家具，就住了下来。岛上的人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忙碌，谁也不关心他在干什么，没有人来干扰他的工作。

白天他在茅屋里工作；到了黄昏，就去海滩散步，谛听大海的涛声。

第一次做这种实验的时候，弗兰肯斯坦觉得是一件会震惊世界的创举，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可是这次的心情却不同了，手里干着这种污秽不堪的活，心里觉得恶心。他的精神失去平衡，变得神经质，坐卧不宁。有时一连几天不愿进实验室的门；有时又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想早点把它弄完。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天傍晚，弗兰肯斯坦坐在实验室里，因为光线不足，停下了手头的工作。他在想：是明天再接着干，还是加把劲把它赶完。马上就要完工了，弗兰肯斯坦觉得要慎重考虑一下，自己如果完成了这件工作会产生什么后果。他想到，造出来的这个女怪物可能会更凶恶，那个怪物发过誓要离开人类居住的地方，可是这个怪物并没起过誓，她可能拒绝这个契约。他俩说不定会互相憎恨，她可能厌恶他，而去追求俊美的男性；而他依然是孤单一人，会更加恼怒，去干让人类遭殃的坏事。如果两个怪物真的结合了，那就会生出后代，恶魔的种族将在地球上繁衍，人类的生存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

想到这里，一种犯罪感涌上弗兰肯斯坦心头；为了换取自身的安宁，竟答应了恶魔的要求，亲手为世界播下贻害人类的孽种。他浑身颤抖起来，该怎么办？

弗兰肯斯坦偶然一抬头，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那个怪物就站在窗外。他龇牙咧嘴，狞笑着向屋里看。看来，他一直在

盯着自己，知道工作快要完成，又到这里来看了。

弗兰肯斯坦看着这面目狰狞的怪物，想到自己还在为他制造另一个怪物，又悔恨又气愤，随手把快要完工的制作物砸了个粉碎。那怪物发出狼嚎般充满绝望与仇恨的吼叫，转身跑开了。

弗兰肯斯坦锁上实验室的门，回到卧房。他站在窗前凝望着大海，一连站了几个小时。海上很平静，四周没有任何声响。突然，他听到从海边传来一阵划桨的声音，接着有人在靠近他屋子的地方上了岸。他预感到是谁来了，想去招呼附近的渔民，可是两腿已经不听使唤，像是被钉在原地动弹不了。随着一阵脚步声，房门被推开了，那个怪物站在了他面前。

“我随你漂洋过海，穿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可是你把快要造成的我那伙伴给毁了，你违背诺言，使我希望破灭，你存的什么心？”怪物凶相毕露地质问弗兰肯斯坦。

“你给我滚！我决不会再造一个像你这样的恶魔。”

“你要记住，我是有力量的，我绝不会放过你，我让你一辈子不会有安宁和幸福，每时每刻都在恐怖和痛苦中煎熬。”

“你恐吓也没有用，我决不会为你造出为非作歹的同伙。你快走开！”

“好吧，我走。可是你要记住，你的新婚之夜，我一定到场奉陪。”

弗兰肯斯坦向他冲过去，他闪身躲开，奔出屋去。弗兰肯斯坦追出屋门，只见他跳上了一条小船。小船像一支离弦的箭，掠过海面，向大陆方向驶去。

七 又一个无辜受害者

怪物走了，弗兰肯斯坦心乱如麻。他想，这家伙去大陆不知道又要残害谁，自己为什么眼睁睁看着他走掉而不上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他又想到家人和朋友，他们也将成为这恶魔报复的对象，种种幻象在脑海中浮现，一个晚上没合眼。

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在海边徘徊，直到黄昏时分还在海边坐着。一艘渔船靠岸了，船上有人递给他一个邮包，里边有一封家信和一封克勒伐尔的来信。克勒伐尔告诉弗兰肯斯坦，他在伦敦的朋友来信，让他赶快回伦敦，商量去印度的事；动身以前想和弗兰肯斯坦见面好好聚谈聚谈，两个人再一起从珀思结伴南下。看完信，弗兰肯斯坦决定两天后离开小岛回珀思去。

动身前要收拾一下东西。收信后第二天，他把实验室的化学仪器打点好，搬出屋子；又把那件制造物的残骸装进一只箩筐，上面压上许多石块，准备晚上扔到海里去。

凌晨两三点钟，他把箩筐装上一只单人小艇，划到离岸约五公里的地方，扔进了大海。这时刮起了东北风，云层把月亮遮盖起来。弗兰肯斯坦扔掉了这件污秽物，心里舒服一些，想在海上多呆一会儿。就把船舵固定在直线行驶的位置上，自己舒展身子躺在船底，船下汩汩的水声好似催眠曲，使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等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风急浪高，船离岸已经很远了，弗兰肯斯坦想改变航向，可是他很快发现，要是在浪涛中掉转船头，船就会翻沉，只好顺风漂流。他没带罗盘，对这一带地理情况也不熟悉，不知道船会漂到哪里去，只能听天由命了。

太阳西沉的时候，风力减弱了，船的南面出现一线隆起的陆地的黑影。弗兰肯斯坦看到了生的希望，驾着小艇向那里划

去。离目标越来越近，他看清了，确实是陆地，他看到了港口和房舍，高兴地将船驶进港口。船靠岸以后，他发现许多人朝这里围了过来，指手划脚地小声议论着什么。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向周围的人问道。

“要不了多久你会知道的。”有人不客气地回答他。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面部表情显得既惊奇又有几分愠怒。弗兰肯斯坦有些不安，他想赶快离开这里，找个地方住下来。

“客栈在哪儿？”弗兰肯斯坦问。

没有人回答他。他只好自己向镇子里走去，围观的人群也跟在他后边。

“先生，请你跟我到镇长柯温先生办公室去一趟，把你的身分来历说清楚。”一个男子拍着他的肩膀说。

“为什么要对他讲明我的身分来历？难道我没有行动的自由吗？”

“对诚实善良的人，这里是非常自由的；可是对于你就不同了，昨天晚上这里有一个绅士被人谋害了，你要对他的死作出解释。”

“我？”弗兰肯斯坦吃了一惊，他明白这里的人把他当成杀人犯了。可是他想自己是无辜的，这很容易得到证实。这时他又累又饿，随时有可能瘫倒在地上，但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他是心虚和恐惧。他强打精神随着那人向镇长办公室走去。

镇长是一个态度温和的老人。他打量了一下弗兰肯斯坦，转过脸去问那些人，谁能为这件事作证。

一个渔民说，他和儿子及内弟出海捕鱼，昨晚10点钟光景，刮起了北风，他们就回港了。船停在离码头约三公里的一个小湾里，天很黑，他下船以后，在沙滩上被什么东西绊了个

跟头，后面的人拿灯笼一照，见地下躺着一个男子。这男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衣服是干的，身子还有点热气，他们赶紧把他抬到一个老妇人家里抢救，可是没救活。这人脖子上留有黑色指印，显然是被人掐死的。

弗兰肯斯坦听到死者是被掐死的，马上想到了弟弟威廉的死，“是不是又是这个恶魔”，他浑身颤抖，站立不住，靠在了椅背上。镇长发现他的异常反应，目光紧紧地盯住他。

其他人也证实了上述情况，还谈到在发现死者之前，看到一只小船在那一带海边，船上只有一个人。这些人说，弗兰肯斯坦就是在出事地点附近上岸的，他可能是在海上转悠几小时以后，由于北风太猛，不得已又回到岛上来的。

镇长柯温先生要弗兰肯斯坦去看一看死者的尸体，想观察一下他有什么反应。

弗兰肯斯坦一见到尸体，猛地扑在尸首上，大声地呼喊：“克勒伐尔，我最亲爱的朋友，是我制造的那个恶魔害了你，我对不住你呀……”他再也忍受不住心灵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晕了过去。

弗兰肯斯坦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一连躺了两个月。柯温让人把他送进一间条件比较好的牢房，并派了一名医生和一拉护士来照看他，为他治病。

弗兰肯斯坦的身体逐渐好起来。一天，他正坐在椅子上回想着往事，柯温先生推门进来了，拉过一把椅子，挨着弗兰肯斯坦坐了下来。问候了几句以后，柯温对弗兰肯斯坦说：“我们这一带是以好客闻名的，可是你一上岸就被人指控犯了杀人罪。你看到了你那被人杀害了的朋友的尸体，他死的不明不白，尸体还被搬到你的必经之地来。这一切简直可以说是魔鬼干的。”

弗兰肯斯坦对柯温这番带有同情和怜悯口气讲的话感到吃

惊，他怔怔地望着柯温，没有说话。

柯温接着说：“我从你带的东西里找到你父亲写给你的信，按信上的地址给日内瓦写了信，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不过，你现在还有病，经受不住任何刺激，也不能过于激动。”

“快告诉我，又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弗兰肯斯坦着急地问，心里禁不住怦怦直跳。

“你家里人都安然无恙，而且还有一个人要来看望你。”

“谁？”

“你父亲。”

“我的父亲！他在哪儿？为什么不马上来？”弗兰肯斯坦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

柯温出去不大工夫，阿尔方斯·弗兰肯斯坦就走了进来。弗兰肯斯坦扑到父亲怀里，高兴地说：“这么说，您和家里人真的都挺好喽？”

“好，好，全都好！”父亲连声回答。他看到儿子面容憔悴，神情抑郁，又被关在监狱里，心里非常难过；可是他还强作笑容，给儿子讲欧内斯特，讲伊丽莎白，想让他忘却烦恼，振作起精神来。当提到克勒伐尔时，弗兰肯斯坦感情上再也忍受不住了，泪水喷泉般涌了出来。

父亲的到来，给弗兰肯斯坦极大的安慰，心情慢慢平静下来，身体也渐渐复原了。他在狱中已经呆了三个月，案子马上就要审理了，但是需要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县城去。柯温先生知道了他的身世，相信他是无辜的，为他四处寻找证人，安排辩护律师。陪审团经过详细调查，证实克勒伐尔尸体被人发现的时候，弗兰肯斯坦还在奥克尼群岛，驳回了起诉书。弗兰肯斯坦被无罪开释。

阿尔方斯·弗兰肯斯坦见儿子蒙受的不白之冤被洗清，又

获得了自由，非常高兴。他想带儿子尽快返回日内瓦，可是看到儿子那瘦弱的身体，想还是等孩子身体好一些再动身。

弗兰肯斯坦可没有父亲那么高兴，回乡和亲人团聚，享受家庭的欢乐，当然好；可是那恶魔能放过自己吗？自己和家人现在都处于怪物的威胁中，随时都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是他想到自己有义务保护人类和自己的亲人，因为这个恶魔是自己造出来放到人间的。他想尽快返回日内瓦，一方面可以守护亲人，一方面也可以等候那个杀人犯——他肯定会来的。一旦发现了这个怪物。就一枪把他结果了，为人类消除这个祸害。

父子俩离开苏格兰，登上返回日内瓦的旅程。由于弗兰肯斯坦身体过于虚弱，需要休息调养，他们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就在他们准备返回日内瓦的时候，弗兰肯斯坦收到了伊丽莎白来的一封信，信中倾诉了对他的思念之情，希望能尽快见到他。这封信使弗兰肯斯坦想起怪物所说“在你的新婚之夜，我一定到场奉陪”这句话，就是说他决心在那天让自己惨死在他手中。推迟婚期呢？也不过只是拖迟一段时间，况且在婚期之前他也不一定不作恶，克勒伐尔的死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再说自己也不会听任他的宰割，还要想法把它消灭，为人类除去一害。经过一番考虑，弗兰肯斯坦打定主意，只要能给伊丽莎白和父亲带来幸福，就马上结婚。他给伊丽莎白写了回信，信中说：“我把我一生的幸福追求，只奉献给你一个人。我有一个可怕的秘密，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天我就告诉你。但在这之前，我恳求你千万别问我这件事。”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回到了日内瓦。

八 新婚惨剧

回到日内瓦不久，弗兰肯斯坦和伊丽莎白举行婚礼的日期就定了下来。两个人商定，婚礼仪式一结束，就立即动身去拉凡瑟别墅，在那里欢度蜜月。

随着婚期的临近，家里人都高高兴兴地忙着张罗喜事，弗兰肯斯坦的心情却越来越紧张，他随身带着手枪和匕首，以防那怪物的突然出现。几天过去了，一切都平安无事。弗兰肯斯坦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必要这么惶恐不安，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么一想，他的心倒安定下来了。

婚礼仪式一结束，新婚夫妇就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旅行。

他们乘船在日内瓦湖上航行，这一天风和日丽，风光绮旎的大自然美景，确实使人陶醉。可是弗兰肯斯坦的心头依然笼罩着驱不散的愁云。伊丽莎白好像也受到他的影响，有时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流光，有时又闷闷不乐，低头沉思。

晚上8点多，他们才上岸找旅店住下。

风云突变，刚才还响晴的天，很快就布满了乌云，一会儿的工夫，狂风夹着暴雨铺天盖地呼啸而来。

弗兰肯斯坦没有忘记怪物的威胁，暴风雨的肆虐，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更使他焦虑不安。他紧握藏在胸前的手枪，不时向四周张望。伊丽莎白看到他心神不宁的样子，也紧张起来。

“你怎么了，究竟是什么事使你这么害怕。”伊丽莎白声音有些颤抖地问。

“没什么，你放心。”弗兰肯斯坦不愿让新婚的妻子受惊，尽量说得平和些。又转念一想，不能让妻子陪着自己担风险，马上又补充说：“只要过了今天晚上就一切太平了，不过今夜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你先休息吧，我到外面转一下就回来。”

弗兰肯斯坦在旅店的各个过道上走了一趟，并把有可能藏人的角落都仔细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怪物的任何踪迹。他想，这个恶魔可能临时碰到了什么事，今天晚上也许不会来了。正在这时，他听到一声尖厉刺耳的惨叫，这叫声正是从他们卧室的方向传过来的。弗兰肯斯坦感到仿佛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到了头上，他急忙转身冲进屋子。

他看到，伊丽莎白在床上横躺着，头耷拉在床沿上，脸色煞白，半张脸被披散的头发遮住。弗兰肯斯坦再也站立不住，一下子摔倒在地，失去知觉。

旅店里的人也被惊醒了，他们发现了被害的伊丽莎白和昏倒的弗兰肯斯坦。大家也惊恐万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们把弗兰肯斯坦抬到另一间屋子里，过了好久他才苏醒过来。刚醒过来他就不顾大家的劝阻，又奔回停放伊丽莎白尸体的房间。

弗兰肯斯坦把伊丽莎白冰冷的尸体搂在自己怀里，他看到她的脖子上留着那恶魔的手印。偶然一抬头，他看见原来关着的百叶窗被打开了，那怪物就站在窗口，狞笑着伸手指了指伊丽莎白的尸体。弗兰肯斯坦急忙放下妻子，猛冲到窗口，掏出手枪朝怪物打去。那家伙向边上一闪，躲过子弹，然后转身跑开，纵身跳入湖中。

听到枪声，一大群人跑了过来。弗兰肯斯坦告诉他们，那杀人的凶手跳湖逃走了。大家乘船去找，还撒网打捞了一阵，结果是一无所获。又在附近的树林草丛中搜索，也没发现什么。

弗兰肯斯坦守在妻子遗体旁，沉浸在痛苦绝望之中，脑子简直有些麻木了。突然他想到父亲和弟弟欧内斯特，这恶魔会不会又去对他们下毒手呢？处于浑沌中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他决定尽快赶回日内瓦去。

一时雇不到驿马，只好乘船回去。偏偏赶上逆风，又下着大雨，几个船工用力划桨也快不起来。凌晨出发，深夜才回到日内瓦。

看到父亲和弟弟都平安无事，弗兰肯斯坦才算松了一口气。可是，年迈的父亲听到伊丽莎白惨死的消息，双目茫然失神，瘫坐在床上，话也说不出来了。小儿子夭亡，胜过亲生女儿的养女又被杀害，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使阿尔方斯·弗兰肯斯坦再也坚持不住了，一下子卧床不起。没过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老父的死亡，使弗兰肯斯坦精神崩溃，神态麻痹，处于半痴呆状态。一直过了几个月，他的理智才慢慢恢复。往事的回忆，像沉重的巨石压在心头。威廉、贾丝汀、克勒伐尔、伊丽莎白、父亲，这些最亲近的人都是死在自己造出的那个怪物手中，悔恨和负罪感，使他复仇的愿望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

复仇不能停留在愿望上，弗兰肯斯坦开始考虑逮住这个恶魔的最有效的办法。首先他想到了借助政府的力量去制服这坏蛋，为此他找到本城治安官。他把自己的经历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简明扼要地讲给治安官听，要求治安官行使自己的权力，把凶手缉拿归案。

治安官对他讲的事，尤其是对怪物的出世和怪物的神通，是不大相信的。但是他还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乐意尽力协助你去缉查凶犯，但从你讲的情况看，这怪物神通广大，谁能制服得了他？再说他作案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确信他就在我住处附近转悠，即便他真的躲进阿尔卑斯山，只有你行使你的权力，动员你的力量，也同样可以抓到他。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相信我讲的事实，根本打算去抓他。”弗兰肯斯坦生气地说。

治安官解释道：“你误会了。你尽管放心，我如果能抓到这个怪物，一定会严加惩办。但是像你讲的那样，他有那么大的本事，只怕我权力再大也没有用。所以，尽管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你还得作好失望的思想准备。”

“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知道对于你来说，这事是无关痛痒的。对我就不一样了，我要复仇，尽管复仇也可以算作是一种恶念，由于你拒绝我的正当要求，我只有自己去铲除他了。”弗兰肯斯坦讲这些话的时候，激动得浑身颤抖。

依靠政府是没有希望了，弗兰肯斯坦下决心自己干。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意念——复仇，要为亲人报仇，要除掉自己放到人世间的那个恶魔。

九 复仇的怒火

弗兰肯斯坦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报仇雪恨，他带了一笔钱，拿了母亲留下的几件珠宝，离开了家。

他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那个恶魔，就在日内瓦城郊胡乱转悠；到了晚上，不知不觉走到了父亲和伊丽莎白、威廉的墓地。夜幕笼罩着大地，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树叶在晚风中沙沙作响，这肃穆悲凉的气氛，在他心里激起深沉的悲痛。他站在墓碑前，对着亡灵祷告：“我一定要报此血海深仇！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那个恶魔，和他拼个你死我活。请求你们给我指明方向，助我一臂之力！”

突然，他听到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同时一个熟悉而令人厌恶的声音响起来：“现在我心满意足了。可怜虫，你决心活下去，正合我的心意。”

弗兰肯斯坦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猛冲过去，怪物一闪身，

凌空腾起，飞快地逃去。弗兰肯斯坦紧迫不舍，可是一会儿的工夫就看不到他的踪影了。

弗兰肯斯坦根据他察觉到的一些蛛丝马迹，沿着罗纳河追下去，一直来到地中海边。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那怪物趁着夜色溜到一艘开往黑海去的船上，也赶紧登上这条船。在船上他没找到这恶魔，不知道他躲在了什么地方。到了港口，他抢先下船，守候在码头的出口，可是直到人走光了也没见到这怪物，又让他溜掉了。

弗兰肯斯坦踏上了俄罗斯的荒原。一些农民心有余悸地告诉他，曾经见到过这个可怕的怪物，并为他指出怪物逃去的方向。这怪物好象怕弗兰肯斯坦失去目标而不再追踪，也故意留下一些痕迹。已经是冬天了，雪原上留着怪物那巨大的脚印，有时候路边还放着一些粗糙的食物。弗兰肯斯坦忍受着寒冷、饥饿和疲劳的煎熬，不停地追赶。

有一天，弗兰肯斯坦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看到怪物的留言：“只要你活着，就要听我的支配，你不是一直在跟着我走吗？我要去北方的冰原，那里天寒地冻，我毫不在乎，可是那寒彻肌骨的滋味可够你受的。跟我来吧，我们还有一场生死搏斗在前头。”

怪物的嘲弄，更激起弗兰肯斯坦复仇的怒火。他继续向北追去，积雪越来越厚，天气越来越冷，行进也越来越艰难。不久，他在路边一棵树上又看到怪物的留言：“你的苦难还刚刚开始，我们马上要踏上新的旅程，这回你将要受到的磨难，可以解我长久郁结的心头之恨。”

弗兰肯斯坦鼓起勇气，继续向北部冰原走去。他买了一架雪橇和几条狗，这样就可以在雪地上疾驰如飞了。北冰洋已经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他希望借助于雪橇的速度，在到达海

边之前能把怪物截住。

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村民们向他提供了怪物的确切消息。他们说，前一天晚上，有一个身材巨大的怪物到过这里，他身上背着一杆长枪，还挂着许多手枪。村外一间孤零零的农舍里的农民，被他吓跑了；他把那家过冬的食物都搬到一架雪橇上，还抓了几条狗，套在雪橇上，当天夜里就驾着雪橇进入北冰洋的冰原。村民们说，他去的那个方向，再也碰不到陆地，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活活冻死或因冰层断裂而葬身海底。

弗兰肯斯坦心里明白，这恶魔是不怕冻的，可是自己要踏上这万里冰原作漫无止境的旅行，恐怕就难以生还了。可是他想到如果让这恶魔留在人间，他还会继续为非作歹；自己的深仇大恨也还没有报，绝不能就此罢手。他向村民买了一副适于在坎坷不平的冰面上行驶的好雪橇，准备了大批食物，也驶进了北极冰原。

在杳无人迹的茫茫冰原里度过了几十天，还没有看到那个恶魔的踪影，弗兰肯斯坦几乎失望了。一天，他突然发现远方有一个小黑点，便驾着雪橇向那里奔去，渐渐看清了，是一架雪橇，上面坐的正是那个怪物。目标总算找到了，他激动得大哭起来。马上追上去？不成，已经多半天没吃东西了，人还可以挺过去，狗却不能饿着肚子跑路。他让狗饱餐一顿，又休息了一会儿，就向那还依稀可辨的目标追去。

连续追赶了两天，距离怪物的雪橇只有两公里的路程了。弗兰肯斯坦心想，这一回绝不能再让他跑掉了。这时，冰层下面的海水发出了隆隆的涛声，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轰然巨响，冰层崩裂了！只有几分钟的工夫，弗兰肯斯坦和怪物之间出现了一片不可逾越的海水。弗兰肯斯坦的雪橇停在一块碎冰上，随着海浪漂流，海水吞噬着浮冰，冰块越来越小，等待着他的

是一场没顶之灾。

几个小时过去了，狗也一个个倒下去。这时候，他看到一艘船，就拆下雪橇上的木板做桨，拼命划动，让自己脚下这块浮冰向航船靠拢。他想，如果这船是向北航行，就上船，继续追寻那个恶魔；如果船是向南航行，就请求给自己一条小船，再去冰海间寻觅怪物，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艘船就是沃尔登队长那艘北极探险船。

十 冰海魔影

弗兰肯斯坦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沃尔登队长经常守在他身旁和他聊天，安慰他。有时沃尔登想从弗兰肯斯坦嘴里打听制造这个怪物的细节，可是他总不肯讲，他说：“你难道也想为自己、为世界造出这么个凶残的怪物来？我自信自己是个有才干的科学家，我的才能本来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可是我凭着一时冲动，造出了这个怪物，自己也落到这个下场。为了不让他再给别人造成痛苦，一定要把他剪除掉，这个任务应该由我亲手完成，否则我死不瞑目。”

沃尔登的北极探险船又一次陷入绝境，被层层冰山围住，随时有可能被碾得粉碎。船员们再也不愿意继续往前航行，他们要求一旦航道通畅了，要掉转船头向南，返回英国。沃尔登当然希望完成自己的探险计划，可是他担心会发生哗变，只好答应了船员的请求。

冰块开始散开，南下的航道已畅通无阻，船员们欢呼起来。已经卧床不起的弗兰肯斯坦问沃尔登：“你们真的要回去？”

“我没法拒绝他们的要求，不能勉强别人去冒险，一定得返航了。”

“我不能苛求你们抛弃祖国和亲友，为我去冒险。但是你万一碰到这个坏蛋，一定不要让他再留在这个世界上作恶，不要相信他的巧辩，这个奸邪诡诈的家伙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弗兰肯斯坦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沃尔登，我不行了，我希望你在安宁的生活中寻求幸福，不要有什么功名之心，也不要有什么在科学发明中显露头角的非分之想，我就是毁在这上面的。这就算我临终前对朋友的忠告吧。”说完，弗兰肯斯坦握着沃尔登的手，慢慢闭上了眼，永远离开了人间。

夜深了，沃尔登队长还怀念着这位朋友，沉浸在痛苦之中。忽然，他听到一阵奇怪的响声，接着从停放弗兰肯斯坦遗体的船舱中传来说话声。沃尔登感到奇怪，走出自己的舱房，想去看看个究竟。沃尔登走进那间船舱后，发现遗体旁边有一个佝偻着身子的人影，身躯庞大、粗俗而不匀称，蓬乱的长发遮住了脸面，一只大手扶着灵柩。听到有人进来，他转身就要往窗外跳。沃尔登看到了他的脸：奇丑无比，狰狞可怖。沃尔登没有忘记弗兰肯斯坦的嘱托，他叫住了这个怪物。怪物停了下来，又转身看着弗兰肯斯坦，大声嚷着：“我害死了你，我也算得上恶贯满盈了，我悲惨的一生也该结束了！”

沃尔登本来想完成朋友临终嘱托，开枪把这家伙打死，可是他控制住自己，质问道：“你现在表示痛悔纯粹是多余的，如果你不进行灭绝人性的报复，弗兰肯斯坦现在还会活着。”

“你以为我就不痛苦吗？我被一种极端自私的欲念驱使着，同时内心又不断受到悔恨的折磨。”

“你亲手害了人，反倒哭诉你的苦衷，就像一个人放火烧了房子，又坐到废墟上哀叹房屋倒塌一样。”沃尔登想起弗兰肯斯坦讲过这恶魔善于花言巧语，愤怒地斥责他。

“不是这样。当初我内心充满仁爱，可是人们，包括我的

造物主，都唾弃我，有的人对我恩将仇报，这难道公平吗？我杀害了一些无辜的人，你们恨我，我更恨我自己，我内心一直受到悔恨与痛苦的折磨。今后我决不会再作恶害人了，我要了却我这一生。我要乘坐冰筏到北极去，架起柴堆把自己火化，恶行污染了我的灵魂，只有死我才能得到安宁。

“弗兰肯斯坦，你一直想消灭我，你哪里知道，让我活着，我的痛苦更深。你已经离开人世，我也将不复存在，世人将很快把我们忘掉。”

说完，他纵身跃出舷窗，跳上船边的冰筏，转眼间就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之中。

睡了 100 年的人

雷内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时，已是晚上八点钟了。他的佣人赛莱斯坦出现在走廊的一头，“呵，我的先生，你可回来了……我给您做了一个很好的烤鸡……”赛莱斯坦是一个 40 岁的汉子，瘦瘦的身材，整天愁眉不展。他爱吃好东西，可上帝偏偏让他患了胃病。他在雷内家呆了 20 年了，对主人无限忠实。今天，他看到主人无精打采的样子，便关心地问道：“先生不看戏了？哪儿不舒服……”雷内望了他一眼说：“全完蛋了，我的钱！”雷内 16 岁就成了孤儿，只得靠叔叔生活。后来他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又去当兵，复员后继承了一笔财产。他把钱全托付给一个愚蠢的家伙，结果破了产。

赛莱斯坦听了全不当回事，“这不坏！先生。我们成了穷光蛋，只有努力工作了，劳动是最高贵的。”雷内愁眉苦脸，他认为自己没有生活能力，更养活不起一个仆人。赛莱斯坦慌神了，“先生，我一辈子都跟着你，先生会发财的，您很有头脑……而且您将来还要成家！”雷内烦透了，“不要说了！我这么傲慢，谁肯嫁给一个穷鬼！……我要睡觉！”赛莱斯坦睁大眼睛退出去了。雷内走进自己房间，拿出手枪，可枪膛里没有子弹。突然，身后响起了赛莱斯坦的声音：“我把它们卸掉了。我亲爱的先生，世上身无分文的人多的是，要都去自杀……您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先生有个好歹，我也不活了！”赛莱斯坦的声音有些发抖。“……你说得对，我太自私了，我破产后觉得这条命太不值钱了。但现在，我答应你，我要活下

去！”

第二天早晨，雷内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文章，上面说人可以睡 100 年，醒来时与入睡时一个模样。报上详细介绍了如何使人进入“冬眠”状态，继续维持人的生命……他把报纸拿给赛莱斯坦。“全是鬼话！这位大夫借口催眠，实际上是在搞谋杀！”赛莱斯坦说。雷内说他没头脑，决心去冒险。赛莱斯坦见主人决心已定，便表示愿意陪他睡上 100。

当天下午，他们去找主持这项研究的特伦德尔大夫，表示愿意接受实验。特伦德尔大夫领他们参观了实验室。他从玻璃笼子里拿出一个木乃伊似的东西，“这是一只猫。它睡了一年了，不过我随时都可以把它弄醒。”大夫说。雷内看到刻度盘上的指针缓慢移动着。特伦德尔告诉他，这只猫的衰老速度减慢了 35 倍。如果人类接受催眠，100 年后只老了三年，这将节约多少生命力。“天哪，100 年谁来照顾我们？谁叫醒我们？”赛莱斯坦吃惊地问道。特伦德尔笑了笑说：“我活着就由我照料，我死后我的财产将全部用来维持你们的生命。到时候，各国的科学家会争着来叫醒你们的。”

几天时间，雷内和赛莱斯坦的名字就传遍了世界。科学界对这项实验存在怀疑，还有人呼吁人们阻止这种危险的江湖骗术到处泛滥。即便这样，实验仍在悄悄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体格检查后，这一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入睡前，雷内和莱斯坦各抄了一份“自愿书”。他们钻进一个双层玻璃棺材，特伦德尔递给他们两杯液体，这是两杯麻醉剂。“再见了！100 年后见！”主仆二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一口喝干了液体。特伦德尔又实施了一系列医疗手段，五天后两个人的脉搏降到每分钟四次……

十年后，特伦德尔大夫逝世了。临终前，他把棺材由巴黎

转运到纽约洛克菲勒博物馆。此后，该馆曾屡遭灾难：1935年欧洲革命，1982年英国对纽约的空袭，1997年的地震，2006年的火灾……但这口棺材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一百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

这一天，安妮坐在洛克菲勒博物馆的一间办公室口述一封信，旁边的电子打字机飞速地工作着。她还不到30岁，一头金发剪得很短，显得妩媚动人，只是那对漂亮的眼睛隐藏在墨镜后，使她更像一个小伙子。安妮是通过各种艰难的考试才找到这份工作的，不需要什么文凭。无线电话机铃声打断了她的工作，她按下开关，屏幕上出现一个年轻人，是巴黎的一个叫格莱的记者，采访有关两具法国木乃伊的情况。安妮告诉他，将在明天，即2027年4月25日“叫醒”这两个人。

第二天，安妮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走进放着棺材的大厅，后面跟着世界各国的医学名流。负责手术的人得冒点风险，特伦德尔在遗嘱中指出，手术要十分谨慎，首先让棺材中的空气达到一定湿度，同时将气温提高到37℃，再慢慢增加营养物注射量，使心脏有能力加快跳动速度。此刻，雷内和赛莱斯坦的外表与木乃伊一模一样，脸上的皮肤又干又黑还透明，能看到动脉和静脉，眼睛略微陷入眼窝内，嘴唇紧闭，躯体硬邦邦的，像木头一样能发出响声，但心电图一直记录着他们的脉搏：雷内每30秒跳一次，赛莱斯坦是每32秒跳一次。手术开始了，一切顺利。手术24小时后，指针仍以一百年来固有的频率抖动。72小时后，情况依旧。全世界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这里，人们焦虑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安妮担心死神正威胁着两个躯体，她劝说医生增加营养物注射量，同时注入一种加速血液流动的药品，这样做当然是冒着风险的。第二天晚上，两个人的心跳达到每分钟3次，当晚10点增加到10次，两具木

乃伊皮下开始泛红了……

八天后，赛莱斯坦和雷内几乎同时醒了过来，如同饱睡了一觉的人初醒时一样。赛莱斯坦看见安妮的脸，以为她是一个护士。“我病了吗？”他有点摸不着头脑。听见雷内在他身后叹了口气，他转过身来认出了自己的主人。“您好！先生。我们怎么了？噢！我们上了那老家伙的当了。我饿呀！这是哪里？”赛莱斯坦被眼前陌生的一切弄糊涂了。“这里是纽约，洛克菲勒博物馆，”安妮回答说。“特伦德尔这老东西，他跟我们耍把戏，他在哪里……”赛莱斯坦气愤地握紧拳头。安妮被他的傻样逗乐了，“尊敬的先生，特伦德尔已经去世 90 年了，今天是 2027 年 5 月 3 日，你们睡了整整一个世纪，我是这里的保管员安妮，祝贺你们平安醒来！”安妮让他们好好休息，递给他们一个装满灰色药丸的小圆盒。雷内吃下一丸，像吃了顿丰盛的宴席。原来这一个小丸内包含人体各组织必需的元素，用化学物质营养人体，省下了吃饭的时间。那个叫格莱的巴黎记者专程赶来看望两位同胞。雷内礼貌地伸出手，记者露出吃惊的表情。赛莱斯坦听说他是巴黎人，高兴得问这问那。格莱告诉他，著名的埃菲尔铁塔拆除了，它妨碍人们在空中往来……

这时，健康委员会给这两个新“入境”的外国人检查身体，这是例行公事。他们的身体是相当棒的，按规矩他们还得接种十多种疾病的疫苗，在此之前必须隔离在检疫所里。雷内和赛莱斯坦由看守员领着，坐进一辆速度惊人的汽车。雷内发觉他们走的那条路一片寂静，汽车相擦而过时，只能听见一种滑动声。行人踩在一种滑行车之类的东西上飞快往来，天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飞行器迅速飞着。他们被送到有花园的一所房子里，令人奇怪的是房内连餐厅、厨房都找不到。第二天开始，他们

每天都得挨一针，太无聊了！没有烟可抽，香烟在美国已绝迹30多年了。给安妮小姐挂电话也打不通。

直到30天后他们才自由了，检疫所发给他们证件，格莱在门口等他们，三个人同去空中汽车场。赛莱斯特抱怨药丸太没滋味，要是来块儿牛排，或一盘蛋炒鸡块，再来杯白兰地……百万富翁也不过如此。格莱听了直咂舌：“别做梦了，朋友，在纽约你只能吃这个，顶天是水果。”他们到一个广场上，那儿停着许多飞行器，他们登上飞行汽车。在空中，他们欣赏到在美国生活中占极重要位置的体育运动场，直升飞机降落的平台等。摩天大楼都消失了。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分配给他们的那套别墅门前了。室内陈设十分简单，“我们还是穷光蛋！”雷内可怜巴巴地说。格莱耸了耸肩，“这地方金钱差不多绝迹了。你们需要什么，只消从检疫所给的那个本子撕下一张纸，就可以到居住区内的百货商店领取生活必需品。当然啰，每个人必须拼命工作，否则警察会去收拾他们。”

第二天中午，安妮来看他们，“怎么样？”她问，“你们的感受如何？”雷内叹口气说：“全变了，要忘记过去，太难了！”安妮打趣地说：“看来特伦德尔该把你们送到澳大利亚去，只有那儿还过着从前的生活。”安妮邀请雷内下午跟她一块去新奥尔良作学术报告。赛莱斯坦说他有事，不能奉陪。这家伙搞什么鬼？一天晚上，雷内回到家里没看见他的佣人，就走到院子里，发现赛莱斯坦躲在角落里跟两个人聊天。听见雷内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叉着手说：“先生，我跟咱们的邻居聊聊。这是两个老姑娘，她们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我总是回答‘是的’，她们很高兴。啊，先生，这些高尚的女性养了些兔子，真正的兔子！你瞧，兔子可不坏呵！”赛莱斯坦狡黠地微笑着。

又过了几天，雷内心情很不好，赛莱斯坦也总是骂骂咧咧的。原来空中警察警告他们三次违章，简直是专制，让人寸步难行！安妮小姐决定带他们看看今天的学校如何培养孩子。他们参观的学校设在纽约的一个大花园中，这里的学生都是择优录取的。较差的学生将做工人或小职员，优等生由公共教育委员会分配到国家各行业，他们自己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这里的人们还不懂得生活，”赛莱斯坦显出伤心的样子说，“我要是这儿的学生，一定去造反！”

第二天，雷内发现赛莱斯坦又不见了。用电话机一联系，他果然又跟女邻居泡在一起，他说自己跟邻居学会了英语。雷内让他回来，跟安妮一道去参观工厂。21 世纪的工厂非常清洁，电气代替了煤炭，每个工厂只生产一种产品，这就提高了劳动效率。机器可以干大部分活，只在关键处安排一个工人。赛莱斯坦指着一个忙着重重复同一动作的工人打趣说：“他还活着？多像一台机器……”

参观回来后，他们发现一位先生站在别墅门前，是位律师。他通知赛莱斯坦：“您是一笔价值 1167248.27 法郎的款子的主人！”原来，一百多年前，赛莱斯坦在银行里存了 3529.1 法郎。赛莱斯坦乐坏了，叫着要回巴黎。但因为在这里使用住房、食品、衣服等东西，他们欠了美国政府一笔税，要由安妮出面担保才可办理出境手续。雷内感激地望着这个漂亮女郎。赛莱斯坦说：“安妮小姐能赏光吗？请你们俩到花园散步 45 分钟，我会让您大吃一惊的！”安妮答应了他，与雷内一同向花园深处走去。关于科技进步是否能给人带来幸福，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赛莱斯坦站在门口喊他们：“中午了，先生吃饭吧！”安妮果真吃了一惊，雷内拉起安妮的手笑着说：“从前我们是这样通知吃饭的，走吧，小姐！过过我们从前的日子。”在一

张桌子上摆着餐具，中央放着一只烤兔子。妙极了！雷内禁不住流下了口水。赛莱斯坦得意地说：“得谢谢咱们的女邻居，我顺手牵羊弄了一只，她不会知道的。来吧，伙计，100多年没吃午餐了。”安妮犹豫了一下，终于禁不住扑鼻而来的香气的诱惑，尝了一块，又夹了第二块……

第二天早晨，雷内和赛莱斯坦糊里糊涂地被警察拘捕了，原来是为了那只兔子。医官说他们偷了一只供试验用的兔子，那只兔子已被注射了黄热病疫苗，两个“美食家”吓得要死。“幸亏兔子已打了预防针，”医官说，“否则人只要碰一下就会染上这种病。”雷内寻思：“如果他知道我们已经把它吃了……”他请求与安妮小姐通话，当他听到安妮爽朗的笑声时，才算放下心来。

他们因“放跑带有黄热病兔子”罪被关进中央监狱的一个小屋里。

那儿只有两把椅子，墙边放着两个奇怪的仪器，警察手里拿着块铅板，把一根电线接到仪器上，一声不响地坐在赛莱斯坦对面。然后他举起金属板，赛莱斯坦情不自禁地张开嘴说：“是我趁两位小姐不在的时候偷了只兔子。我把它煮了，跟雷内先生一块儿享用了它……”有种意念带着他不得不说出真相。法官听了口供录音后，宣布判赛莱斯坦监禁一年，从犯雷内坐牢六个月，他们被关进一个面朝院子的牢房。赛莱斯坦像泄了气的皮球跌坐在椅子上，门敞开着，雷内可不愿老老实实在坐着。刚走到门口，他觉得双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拴住了。见鬼！两根柱子间有股电流，完全不用看守。中午时他们被放了出来，是安妮说服法院院长，释放了这两个“无知”的人。安妮在电话中咯咯笑着：“……不必谢我，你的兔子太好吃了！”

两星期后，雷内和赛莱斯坦告别安妮小姐，乘坐特快飞行

车回到巴黎。这下可热闹了，又是欢迎宴会又是记者采访，各大报刊都争着刊登他们的照片，不断有人请他们吃饭，总统和巴黎市长也接见了他们。不久，赛莱斯坦就对此腻烦了。雷内也老是长吁短叹，这儿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现在他才觉得，离开安妮小姐，生活少了滋味。

赛莱斯坦与银行约好了去提款子。在银行里，他眉飞色舞地说：“行长先生，我打算把这笔钱的整数存起来，我口袋里总得放点零花钱儿……”行长瞥了他一眼，木然地说：“不过，我只能给您一分钱……您不要激动，好像您欠政府一笔直接税，去瓦洛娃大街问问就会明白的。”赛莱斯坦气炸了肺。在瓦洛娃大街他们又填了不少表格才见到一位负责人。这家伙摇头晃脑地说：“很荣幸您能光临，您首先得付清 1927 年的税，再付一百年的税，不是吗？这一百年您一直有口气儿……”这样赛莱斯坦就要交 150 万法郎的税，而雷内应付的差不多是赛莱斯坦的两倍。最后，他们被告知，在没付清税钱之前禁止离开巴黎。赛莱斯坦差点没把巴黎的天骂破。记者格莱到处求情，他们才获准可以离境。看来只有再去美国了。

“这么说还是这里好？”安妮还是那么迷人。“是的，”雷内回答说，“那鬼地方，没有您，我很孤独。”安妮听了又快乐又羞涩，她岔开话头说：“你们应该干点什么……”第二天雷内和赛莱斯坦到一家直升飞机厂报到，只工作三天他们就被辞退了，原因是浪费了时间。“天哪！让特伦德尔大夫给我们催眠真是大错而特错……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好！”雷内烦透了。赛莱斯坦让主人看一则广告，澳大利亚的悉尼招聘一个精通法律史愿意当律师的人，雷内看后连连叫好。

雷内去和安妮告别，他伤感地说：“您知道，安妮，现在我只觉得对不起一个人，她是唯一了解我并爱我的人……如果

您不愿再当保管员，我们就一块走，我们在悉尼的教堂结婚，我们会像从前的人们一样幸福……”安妮欣然接受了雷内的求婚。

当他们搭乘的轮船靠近澳大利亚的库克敦港口时，船上的汽笛长鸣了三声。雷内高兴地说：“这三声汽笛是我们新生活开始的信号。我们终于跨进了‘过去’。”“但这个‘过去’也是我的未来。”安妮说。

长 生 饭

在德国海的北弗里兰特群岛上有个渔村，连日来不断发生渔网被窃事件。渔民们议论纷纷，这是谁干的呢？青年渔民路德维希说，准是汉斯干的，他发现这个又高又瘦、活像个骷髅的老头，近几个星期来竟奇怪地发胖起来。路德维希的话提醒了不少人。一个秋天的黄昏，渔船在古老的灯塔附近靠岸后，有个渔民提议上汉斯那儿走一趟，摸摸他的底细。

汉斯老头殷勤地请客人到壁炉旁烤火，关心地问渔情怎样。“糟透了，”路德维希说。不走运的捕捞再加上坏天气，使他十分恼火，正想找个人出出气。“你倒好，没完没了地胖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汉斯十分局促不安，这越发引起大家的怀疑。于是以查看破塔楼是否安全为由，对汉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二楼、三楼都搜遍了，除了一堆堆的破烂，并不见丢失的渔网。只见一个瓦罐，里面装着一种粘乎乎的东西，很像青蛙的卵。

大家后悔干了一件蠢事，路德维希害怕大家嘲笑他是个傻瓜，没好气地把汉斯老头拖到瓦罐旁边，厉声质问他里面装的什么？谁也没料到，这一问，竟使汉斯老头浑身哆嗦起来，他语无伦次地支吾了几句便住了口。这一下激起大伙的好奇心，都想弄清汉斯老头搞的是什麼名堂。路德维希从汉斯的狼狈相中得到了启发，信口胡诌起来：“你干吗不吭声？你知道不知道，为这个会把你抓到什么地方去？”汉斯越发害怕了，他央求大家不要逼问他，因为他发过誓要保密。众人一个个目瞪口

呆，无意中碰到了一桩神秘的事。路德维希觉得这事比找失窃的渔网还来劲，他得意洋洋地把瓦罐捧回一楼。放在靠壁炉的桌上，命令汉斯老头把一切源源本本地说出来。“我们早就对你怀疑了，你不是无缘无故发胖的。”“难道你们都知道了？”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这个秋天的傍晚，路德维希却突然显出一种密探的天才，“当然都知道，”他故意十分肯定地说，“只要你老老实实说，我们就不送你坐牢。”汉斯老头颓然地坐到了凳子上，只好如实招供。

原来这面糊是勃洛耶尔教授送给汉斯老头的。一天傍晚，住在附近村子的勃洛耶尔教授找到贫穷的汉斯，说他能让他一辈子不为吃发愁，不过必须发誓不把这件事泄露出去。汉斯发誓后，教授从外套里掏出一个罐子，说里面装的是永生粮，它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只要吃半罐，一整天都不会肚子饿。这面糊能自生自长，一昼夜之后又能变成满满的一罐。临走时，他叮嘱汉斯常常到他家去，告诉他吃了面糊后有什么感觉。教授走后，汉斯好久不敢尝那面糊，它看上去太像青蛙卵了，真叫人恶心。后来汉斯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心想，反正得一死……便舀了一汤匙吞了下去。啊，味道真不错！他索性吃起来。这食物真神奇，眨眼工夫就饱了，身子也有了力气。他在心里默默地向教授道谢，然后倒头便睡。天亮时发现面糊果然又长满一罐了……

汉斯的神话把大家说得呆若木鸡，不一会儿又像大梦初醒似地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这不成了童话中的神奇的桌布了吗？”“有了这宝贝再也不用耕地、出海，只管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往嘴里塞面糊……”激动过后，大家不免产生了怀疑，莫不是老头子胡说八道吧？可汉斯当场试验，用汤匙舀了一大团粘稠的面糊，津津有味地吞了下去。众人屏息凝神地瞧着他，

仿佛在看他吞活蛇似的。疑云消散了，大家转而对汉斯不胜羡慕起来。

奇闻很快传遍了全村，人们像朝圣一样，不断地朝古老的灯塔涌来，都想见识一下这奇异的面糊。渔民弗里斯第一个下决心尝了面糊，果然又可口又耐饿。全村人聚集在灯塔处开会，经过长久的争论，决定派代表去见教授，详细地打听一下面糊的事，请求他把永生粮分赠给大家。

勃洛耶尔教授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的生物化学著作使他饮誉全球。几年前，他突然辞去柏林大学的讲学工作，远走高飞隐居到远离京城的费尔岛，想在这里从事研究，解决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但这项研究他对任何人都只字未提。渔民代表来到教授住处，推开围墙门，走进花园。汉斯跟在后边，露出一副犯人押上法庭时的神态。这时有两条肥得出奇的狗向他们扑来，一位神采奕奕的胖老头听见狗叫，连忙从屋里走出来，吆喝住狗，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们。

“汉斯讲的是实话，”教授听了事情的经过后说，“1000克面糊可供一人吃一辈子，还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儿子。”他告诉大家，他为了发明使人类摆脱饥饿的面糊，花费毕生的精力，现在目标已基本达到，但实验还没有最后完成，他还没有掌握这种面糊的所有特征，因此不能乱给面糊。他答应，一旦试验成功，第一批面糊首先供给他们村的居民，在这之前，他要求他们绝对保密，否则他将毁掉面糊，一走了事。

村里的轩然大波并没平息，大家认为让汉斯一人独占永生粮太不公平。全村再次集会，有人主张宣布面糊为公共财产，征收后平均分配，但村长认为这样做违反法律。路德维希和弗里斯说，制定法律时还不知道有永生粮呢！但大多数人害怕犯法，不敢轻举妄动。而汉斯虽摆脱了饥饿，却无法摆脱贫穷，

村里的富人们看到有机可乘，争先恐后地怂恿汉斯出售永生粮，换取他急需的衣物和取暖的烧柴。汉斯最初还不敢应允，但严冬降临时，他再也熬不住了，开始做起面糊生意来。买卖做得愈久，发财的欲望愈强烈，两个月光景，汉斯便成了村里的首富，有了新住宅，还雇了一个女仆。他学着邻村的一个牧师的样，每天早晨也喝起奶油咖啡来。他不再感到良心的谴责，甚至认为自己在照应别人，“说实话，独占面糊确实是不公平的。”

不久，汉斯出售面糊的事传到了都城柏林。一天，柏林一家报社的一个青年记者来教授家采访。为了应付记者，教授只好像上课似地讲解起来。早在几十年前，他就着手研究养殖原生动物，试图培育出一种体内含人所必需的一切营养成分的品种。20年前，他通过人工淘汰找到并培育出一种单细胞原生动物的品种，它们能直接从空气中获取自己所必需的一切饲料。空气中含有氮、氧、氢、氟、氖、氩、氙，不定量的水气、碳酸气、硝酸、臭氧、氯、氨、溴、过氧化氢、碘、硫化氢、氯化钠，放射性元素镭、钍、铀，还有无机微料和有机微料细菌等。而这就是“肉”，是单细胞原生动物取之不尽的饭菜，然后在自己体内加工，替人类烹成佳肴……教授讲得眉飞色舞，不由自主地显出一付精神抖擞的神态。年青记者兴奋得抓耳搔腮，“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喊道，“从此不再不饥饿、贫困和战争，不再有阶级和敌对……”但教授不敢太乐观，他认为人除了吃还要穿戴、住房、汽车、艺术和荣誉等，总之，人总能找到理由厮斗的。

柏林一家报纸以醒目的大标题报道了永生粮的消息。它像一枚重型炸弹，在交易所的大亨们面前炸开了。银行家克里格曼和农业机械厂的厂主罗琴什托克困惑地看着报纸，不知它是在开玩笑，还是照例在造谣。“这么说，真要天翻地覆了？”

银行家克里格曼大声嚷叫着，“工人有了永生粮就会拒绝干活！”但厂主罗琴什托克紧信永生粮解决不了一切问题，贫困将依然会驱使工人们干活。他担心的是永生粮对农业的致命打击，由此将使为农业服务的一切工业部门彻底完蛋。最后，经济动荡必然导致社会革命，说不定文明的社会就将葬送在这场动乱之中。因此他当机立断，决定派秘书麦耶尔把渔村的永生粮全部买下来销毁掉。但实践证明，这种办法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渔民耍了花招，偷偷地私藏了一小部分，用于再生。厂主罗琴什克只好听从银行家的劝告，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把教授的永生粮发明专利权买下来，然后组织一个销售永生粮的股份公司。这样，在各种大动荡之前，先赚几十亿，随它将来出现什么洪水猛兽，他们已拥有了一个世界市场，成为独一无二的垄断财阀……

他们派人找到教授，由开价 100 万升到 500 万，不想被教授赶了出来。意外的收获是，他们发现教授竟没有领发明专利特许证。这可把他们乐坏了，决定花二三千马克雇一个头脑聪明但没有裤子穿的穷化学家，把面糊成分分析出来再加上点香料，就完事大吉了。于是销售出口永生粮的股份公司挂牌营业了。不久德国几个最大的资本家联合投资，满世界贴着公司大吹大擂的广告：“请购买永生粮，美味可口！营养滋补！每千克可供一人终生食用！”公司生意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没用多长时间永生粮就不得不降价了，因为富人们不想舍弃品种繁多的名菜佳肴。降价后，贫民们开始贪婪地抢购。勃洛耶尔教授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写了一封信，抗议盗用他的发明，要求政府取缔这个公司的活动。教授的公开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政府也意识到准许股份公司出售永生粮是一个失策，因为永生粮使整个商业、工业界陷入混乱，它成了左

右国内外经济的强大工具，不应该让这个工具落在几个私人手里。

就在这场争论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当口，汉斯所在的渔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从有了永生粮以后，全村人都抛弃了捕鱼营生，个个成了头号投机商。尤其是精明的弗里斯，一跃成为全村最有钱的人。过去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路德维希由此产生了忌恨。一天夜里，路德维希终于忍不住潜入弗里斯家偷了一罐面糊，被弗里斯用弹子球当场击毙。不久，村子里又出了一起杀人案。紧接着，村里像被施了魔法似的，渔民们忘掉了一切，成天成夜地泡在酒吧间和赌场里，寻欢作乐的狂热像毒汁一样侵蚀着渔民们淳朴的性格。

一天早晨，教授突然蓬头垢面地跑到汉斯家索取面糊，说他刚才对面糊做了试验，发现它根本不能食用，比汉斯早一个星期食用面糊的狗已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了。这一消息吓坏了汉斯，他面如土色地望着教授，突然，一丝狡黠的目光在汉斯的眼里闪过，“教授先生，您说过您也吃过面糊。”教授有些狼狈，但他马上控制住自己，说他吃了解毒药，汉斯只有把面糊全部交出来才能得到这种药。教授又把这些话对前来看热闹的渔民说了，渔民们群情激愤，把教授团团围住，像押犯人似地架着教授向他的住所涌去，非逼他把解药拿出来不可，否则就叫他见阎王。教授只好把解药交给了渔民。渔民们走后，教授拟了一份电报，要求政府立即没收和销毁全部永生粮，并将此事通知世界各国，否则将集体中毒。

由于永生粮的垄断权已交给了国家，政府只得召开内阁会议来讨论勃洛耶尔的电报。财政大臣曾对永生粮寄以厚望，想依仗它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他竭力说服阁员们对电报不要介意。会议桌上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决定派人对永生粮及其食用者进

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永生粮绝无问题。商务大臣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出于好奇和公务的需要，也吃了一点倒霉的面糊，自从读过教授的电报后，总觉得青蛙卵好像在自己肚子里变成了一只只青蛙了。

春天给汉斯带来了苦恼。女管家嫁人离开了他，可他再也过不惯单身生活了。他想再雇一个女仆，无奈谁也不肯干，娘儿们跟男人一样，早已抛弃了干活的习惯。汉斯不愿做饭，只好把做买卖的面糊拿来充饥。他惊喜地发现，面糊在春天里增长得格外快，一夜工夫，不仅长满一罐，而且流到地板上了。他一时吃不了，便到村里去兜售，奇怪的是，村里人谁都不买。他只好拼命吃，又找来邻居帮忙，可是第二天面糊已膨胀得整个地板都盖满了。汉斯吓得魂不附体，恍惚中仿佛看见面糊化作一条灰色的大蛇渐渐爬到床前，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吓得连忙跑到大路上，拦住三个过路的乞丐和流浪汉，请他们到家里饱餐面糊。

有这几条大汉答应每天来吃面糊，汉斯不必担心大蛇吞噬他了。可是乞丐和流浪汉第二天并没有来。第三天，这三个救星终于来了，不料想，一见面他们便问吃面糊付多少工钱？汉斯做梦也没想到还有这等事。当初，1000 克面糊可要卖一个多马克呵！汉斯决定另找别人。“你找不到，”大汉们说，“这一带人人都知道干这种活得付钱！”汉斯舍不得钱，决定自己吃，可是一看面糊已淹没了下半个食橱，吓得他又赶紧把“食客们”找了回来。食客天天来吃面糊，饭量一天比一天小，要价却越来越高，汉斯的钱像流水似地花掉了。终于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想拼老命大吃一顿，结果由于吃得太多撑死了。

渔村已被恐怖所笼罩。盛夏酷暑来临，面糊猛涨，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面糊洪流，大有淹没一切之势。一种兽性的、野蛮

的自私开始在很多人心里复活。为了挽救自己，长辈强迫小辈吃，强者逼使弱者吃，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弗里斯因为别人把面糊扔到他家门口，又第二次杀了人。村里人却认为这是正当防卫。最后人们把面糊往大海里扔，谁想到，面糊在水中繁殖比要陆地还快。大海吃饱喝足之后，再不肯接纳，把多余的面糊又推到岸上来。这一下海岸线一带成了面糊海洋。

渔民们终于从绝望中想到造成灾祸的罪魁祸首，疯狂地涌向教授的住宅。手持棍棒、鱼叉的渔民们冲进花园，打死了狗，把楼房团团围住。教授从二楼一扇狭窄的窗户朝下看，禁不住笑了。世界上还从未见过这样一支军队，全由肥胖、迟钝得出奇的人组成，而且全都害着气喘病，一点劲都没有。尽管教授处境危险，他也不害怕了。他想告诉渔民们消灭面糊的方法，可他的话被吼叫声淹没了。当教授见渔民要放火烧房子时，便命仆人向人群喷射两筒无毒瓦斯，趁他们昏迷之际，他逃到城里，找到检查官，请求把他送到监狱。检查官告诉他，刚刚接到逮捕他的命令，因为他把具有可怕破坏力的东西交给了一个半文盲，这东西已在世界闯了大乱子，他一手制造的灾难比火山爆发还可怕。

辩护律师来见教授时又提供了一些细节，说全世界陷入了面糊危机之后，有的国家试图把面糊弄到别国的国土上，于量引起一系列战争，不过双方只能动用飞机进行空战，因为面糊已把陆地交通全部阻塞，人马全都陷进面糊海洋了。据报上说，面糊正继续在全球蔓延，它会变成厚厚的一层外壳，严严实实地裹住地球，太阳会把地球这个圆面包烤成粉红色。这圆面包也许营养可口，只是再没人享用了。由于政府宣布面糊由国家垄断经营，政府总不能控告自己，为了在民众面前洗刷自己，只好找教授作替罪羊，以转移大家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律

师很难替教授辩护，唯一的办法是教授尽快发明一种解药，消灭永生粮。

教授住进了监狱实验室，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实验室里的工作。经过昼夜奋战，教授终于制出了消灭面糊的红霉菌。电台、报纸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世界。顷刻间，世界摆脱了面糊的苦难，人类得救了。

初秋，强劲的风在渔村上空回旋。整个渔村的人都聚集在海岸上，渔民们就要出海捕鱼了。渔民们个个神情严肃而激动。弗里斯精神抖擞地站在船舵旁，想起几个月来的经历，简直像一场恶梦：昙花一现的财富，偷盗、凶杀、酗酒、赌博、面糊洪流……“年轻人，留点神！”一个老渔民严厉的喊声唤醒了他，他变得又轻松又愉快，使劲地压住舵，迎着强劲的秋风，把船疾速地驶进大海。

蓓根的五亿法郎

5 亿法郎的遗产

沙拉赛恩是一位正直的医生，他 50 岁了，眼睛仍然清澈有神。他相貌庄重可亲，令人一见如故。此刻，他正坐在布赖顿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手里拿着一张《泰晤士报》，报上全文刊载着前天晚上他在国际卫生学学会上所作的“关于研究血球验算的报告”。

“先生”，旅馆侍应生过来问道，“您现在是否可以接见客人？”

沙拉赛恩医生接过他递过来的名片，很奇怪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会有人来拜访他。

夏尔泼先生，法律顾问

看着这张名片，沙拉赛恩越发惊讶：

“法律顾问？你肯定他是找我的吗？”

“是的，先生”。侍应生答道。

“那好，请他进来吧。”

一位年龄不算很大的男士走进来，他放下皮包和帽子，径自坐下，自我介绍道：“我是亨利·夏尔泼，彼格夏联合事务所的负责人之一，……请问阁下是从法国杜埃来的沙拉赛恩医生吗？”

“是的，先生。”

“令尊是叫伊席陶尔·沙拉赛恩？”

“一点不错。”

“那么他母亲的名字是裘丽·朗谢方？”

“是的。”医生越发惊奇了。

“您的祖母是法国第 36 骑兵队的鼓手长让—约克·朗谢方的姐姐，死于 1812。”夏尔泼没有理睬沙拉赛恩医生惊诧的神情继续说道。

对于这个人如此透彻地了解自己的家谱，医生奇怪透了，不禁插嘴说道：“我的祖母的确姓朗谢方，舅祖父也确实叫让—约克·朗谢方。”

“好极了，您正是我五年来一直在寻访的人。”夏尔泼先生接着说，“您没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不过，先生，您究竟要谈什么问题呢？”

夏尔泼先生激动地站起来，“尊敬的莫杜拉纳脱爵士，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因为目前您是我们所知道的让—约克·朗谢方男爵爵位的唯一继承人。您的舅祖父 1819 年归附为英国臣民，由孟加拉总督保举，封为男爵。他的妻子蓓根·高古尔死后，他获得了妻子的财产收益权。他死于 1841 年，他们的儿子是个白痴，死后既无遗嘱，又无继承人。因此，蓓根的遗产和利息 30 年来几乎分文未动，按法院裁定存放在英格兰银行。这笔款项目前已达 5.27 亿法郎……”

沙拉赛恩医生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继而又感到惶恐，他不敢相信《一千零一夜》中的梦幻会变为现实！他问道：

“对这件事您有什么证据吗？先生。”

夏尔泼从皮包里掏出七八卷文件来，“这些东西会比我更详细地向您说明一切。”

医生半信半疑地拿起文件，有地方法院判决书副本、英格

兰银行存单以及寻找朗谢方后裔的记事材料等。沙拉赛恩医生很快浏览了一遍后，他的疑团消失了，他诚恳地对夏尔泼先生说：“非常感谢您不辞劳苦为这件事奔走，请您继续做我的法律顾问吧。”

夏尔泼先生高兴极了，“一切遵照您的意思，男爵先生，我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夏尔泼先生告辞后，医生静下来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5亿多法郎的财产继承权和英国男爵爵位的事，随后他穿上大衣去开会。一刻钟后，这位不同凡俗的人物已经把那几份财富置之脑后了。

伟大的理想

医生儿子奥克达夫·沙拉赛恩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什么缺陷，也无过人之处，他现在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学生。所幸的是，他有一个智力和精力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他的亲密朋友——马尔赛·勃鲁克曼。马尔赛也是中央理工学院的学生，他12岁便成了孤儿，靠一笔微薄的年金作求学的费用。虽然贫寒，可他坚毅刚勇，敏慧过人，门门功课都是优等。沙拉赛恩医生夫妇喜欢他，信任他的程度甚至超过自己的儿子，而马尔赛也懂得应该把自己的爱献给这两位像父母般对待自己的人。

“你看！”奥克达夫拿着父亲的信呼喊着他那位正在做功课的朋友，刚接到的消息使他手足无措。

马尔赛接过信来，从头到尾看了两遍，说道：“这真是怪事，一笔惊人的财富！”

奥克达夫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5亿法郎，还有一个爵位，这简直是惊天动地！”他什么也不去干，在房间里

转来转去，又对马尔赛说：“你记得吗？数学教师曾说过，一个人一分钟花掉一个法郎的话，1000年才能花完5亿法郎！”他憧憬着有钱便能得到的一切，实在忍不住了，便抓起帽子飞奔下楼，嚷道：我要回杜埃去，告诉妈妈和妹妹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奥克达夫跑远了，马尔赛独自沉思了一会儿，“钱还有什么更好的用途呢？”然后，他又埋头到学习中去了。

布赖顿，惊人的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

当沙拉赛恩医生走进世界卫生学会会议的会场时，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同行们在欢迎他的时候显出一种不寻常的尊敬，一种近乎阿谀的推崇。有人递给他一张报纸，上面有这样一条花边新闻：

“一宗骇人听闻的遗产——著名的蓓根·高古尔无人继承的遗产，终于找到了它的合法继承人……”

原来如此！不知怎么的，沙拉赛恩医生感到快快不乐。他的工作，他个人的成就，他对这一切具有的深厚感情——已经淹没在这一片金银的大海中。在人们眼里，他不再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和天才的发明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亿万富翁。想到此，他的脸上露出忧郁的神色。

突然，一个伟大的理想照亮了他的心房，他向大会主席要求发言，主席先生立刻同意了。

医生在发言中说道：“我确实合法地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产，可我认为这笔钱不应该属于我个人，而应该属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因此，我建议用这笔资金建设一个城市，一个集中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严格按照科学标准设计的模范城市。在我们这个模范城市里，没有失业与贫困，人们享受着最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每个人都有受到高等教育的权利……”他的发言

起初产生的效果是一片不信任的寂静，然而，随着他的描绘，几年以后就可能成为现实的康乐之城使与会者沸腾起来。在掌声、欢呼声中，这个提议被世界卫生组织接受了，并给这座未来的康乐之城命名为“法兰西城”。

打入钢城

沙拉赛恩医生获得巨额遗产继承权的新闻，经过好几种报纸的转载，来到了德国。耶拿大学的化学教授苏尔策先生看到了这条新闻后，“朗谢方”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壁炉旁摘下一个小镜框，拿出里面的照片翻过来，“戴兰丝·苏尔策，本姓朗谢方”一行发黄的、年深月久的字迹写在照片的反面。

由于苏尔策教授是让—约克·朗谢方长姐的孙子，并保存有舅祖父本人给他姐姐的几封信，于是蓓根的遗产又多一个继承人。经过夏尔泼先生的调解，5亿法郎被一分为二。对此，沙拉赛恩医生非常冷静，只要能立即着手他的“法兰西城”计划，其他都是次要的。

而苏尔策先生却不然，他滔滔不绝地说道：“我要认领这笔遗产，是为了把它从那个法国人手里夺过来，我憎恶他的原因是种族而不是其他……”在苏尔策教授看来，伟大的日尔曼民族应该排斥所有其他民族，所以，当他听说了“法兰西城”的计划后，立刻针锋相对地制定了另一个计划——毁灭一切拒绝被日尔曼人吞并的民族，并声称在医生建造“法兰西城”的同时，他要用日尔曼民族的精神建造另一个强大的城市，它将使“法兰西城”不得安宁。

时间和地点都不同了，蓓根的遗产在她的两个继承人手里

已经 5 年。现在，我们的舞台也移到了美国。

在俄勒冈南部，离太平洋南岸 10 法里的地方，延伸着一块荒凉的地区。山坡上蜿蜒着煤渣铺成的道路，发黄的草丛下躺着色彩斑斓的矿渣。在那取之不尽的柯尔兹煤山脚下，矗立着一片深色的、巨大的、奇特的建筑物，这就是斯达尔施塔特钢城。一道岗峦形成的壁垒把它从世界孤立开来。

这里是前耶拿大学化学教授苏尔策的私人的产业，有 5 万名工人。他凭着蓓根的亿万财富，已经成了最大的钢铁家。他从自己的矿山中开采煤和铁矿，就地熔炼成钢水，制造大炮。他制造的各种式样、各种口径的大炮，销往全世界许多国家。

11 月的一个早晨，一个年轻工人来到钢城，他是一个高个儿小伙子，体格十分强壮。在核对了各种证件后，他被雇为熔铁工人。这位叫施瓦尔茨的小伙子被带到一所高大的工厂，他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一眼，不由得对这里整体设计的合理和工人紧张有序的工作，流露出一种行家的赞赏。

施瓦尔茨工作非常努力，很快便提升为工长。一天，总经理办公室来了一个通知，“请施瓦尔茨立即到 A 字门的中央总部。”施瓦尔茨非常兴奋，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中央总部戒备森严，当他来到总经理室的时候，两个教授模样的人正等着他。

“有人提到你，说你表现非常杰出，你是否能接受一些测验，以便让我们确定能否把你安置到更合适的位置。”

于是施瓦尔茨接受了化学、几何、数学、绘图等方面的测验。对所有的问题，年轻人回答得既清楚又准确，主考人非常满意。

“你被录取了，”总经理说，“以后就在设计处工作。”

他们怎能料到，这个年轻工人实际上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

的高材生马尔赛·勃鲁克曼呢？

马尔赛和奥克达夫终于在毕业以后分道扬镳，奥克达夫在巴黎过了几年花天酒地的日子后，幡然醒悟了，他毅然结束了那毫无意义的生活，回到了父亲身边。而马尔赛一开始就是法兰西城的积极建设者，为了解除苏尔策对法兰西城的威胁，他化装成工人进入钢城，然后靠智慧和勇气慢慢打入钢城的核心。

现在马尔赛已进入钢城设计处工作，从这里他得知钢城的“心脏”是金牛塔，苏尔策的寓所在塔的底部，著名的密室在塔的中部。可怎样才能打进金牛塔呢？为此，马尔赛绞尽脑汁。

3月里的一天，总经理对他说：“苏尔策先生密令，要选一个最好的设计师到他那里去，我们决定让你去。”

进入金牛塔！这机会使他有可能掌握钢城的绝密，马尔赛不禁喜出望外。

几个星期后，马尔赛和苏尔策先生完全打成了一片，他们形影不离，马尔赛看出苏尔策的主要秉性就是贪婪无厌，狂妄自大，极端爱慕虚荣，于是他小心谨慎地根据这一点来决定自己的一举一动。

在金牛塔内隐藏着一个绝密的新式武器，这对马尔赛来说已不是秘密。可究竟是什么武器？它的性能如何？苏尔策一直不让马尔赛知道。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如果苏尔策马上采取行动，那么日益昌盛的法兰西城很有可能毁于一旦！马尔赛心急如焚，他急于知道谜底，决定冒险“孤注一掷”。

苏尔策的灭亡

一天晚饭后，马尔赛照例与苏尔策闲聊起来，他巧妙地将话题一转“说来说去，关键在于我们缺乏发明的天才，我们缺

少创造性的新式武器……”苏尔策被马赛尔的激将法激怒了，他从牙缝里挤出：“跟我来，先生，我要你看看这是不是创造性的发明！”

嗨！一门其大无比的攻城炮就安装在金牛塔的顶部。配合使用的是一种玻璃火箭炮弹，外面包着橡木，里面装着液体碳酸，它具有 72 个大气压力，炮弹一落地就引起弹囊爆炸和碳酸的气化，它产生的结果是：整个周围地区气温降到零下 100 度，同时空气中混入巨量的碳酸气，离爆炸中心 30 米的地区内，一切生物都将冻死和中毒。苏尔策得意地说：

“9 月 13 日晚上 11 点 45 分，沙拉赛恩的法兰西城将在我的伟大发明中与这个世界永别了！法兰西城，哈，哈哈……一个最出色的实验场！”

马尔赛不由自主地颤栗了一下：“也许您的这个计划本来应该绝对保守秘密的吧！”

苏尔策先生回答说：“应该感到遗憾的不是对你公开了我的秘密，而是你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得死去！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就只有死路一条！”他把手一挥，两个巨人保镖立刻把马尔赛监禁起来。马尔赛知道和这个不通人性的苏尔策论理是白费劲，可怎样才能拯救法兰西城和那些他所爱的人们呢？他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几天后，苏尔策还没有下令处死他，马尔赛感到一线希望。他仔细地分析了金牛塔附近的地形，脑子里不停地转着各种办法。

9 月 12 日晚上，马尔赛巧妙地将烟头从窗洞里扔进对面的模型馆。堆着的图纸和松木做的轻巧模型被点燃了，火势越来越猛，苏尔策急得团团转：“谁能救出中间的 3175 号模型，赏他一万块美金！”

3175 号模型正是他那门了不起的大炮的模型。马尔赛对

着窗洞喊：“让我去，反正我被你判了死刑，我不在乎怎样死法！”

苏尔赛同意了，马尔赛接过一个蓄气箱背上，就往模型馆里冲去。

其实马尔赛根本不打算抢救苏尔策的模型，他早就考虑好了，穿过模型馆的另一边，就可以到花园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管道通往城外，是作排水用的。此刻，马尔赛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跳，跳进排水洞里，靠着蓄气箱沿管道逃出了钢城。

当他历尽艰辛赶回法兰西城时，已是13日晚上10点钟。沙拉赛恩医生和全城的公民正在开防御大会。马尔赛爬上讲台，嘶哑地说：“再过一个多小时，苏尔策的新式炮弹将轰击这里。现在，赶快离开或是藏到坚固的洞底下去，这里的一切将毁灭，但是，只要人活着，只要有时间和金钱，我们还可以把它重建起来！”

不用再多解释，人们早就知道，这个年轻的工程师是值得信赖的。

11点45分，一块庞大的、黑色的物体随着尖厉的呼啸声从法兰西城的上空飞过，消失在夜空里。由于苏尔策在一道弹道学计算题上的差错，他那可怕的炮弹已经越出大气层，不可能着地了。法兰西城安然无恙。

此后的几个月，法兰西城不停地做着战备工作，可斯达尔施塔特钢城方面却毫无动静。倒是从旧金山证券交易所传来苏尔策破产失踪了的消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尔赛带着他的朋友奥克达夫潜入钢城。

空旷的工厂里空无一人，熔炼炉熄灭了，烟囱停止了冒烟。由于钢王苏尔策的高度集权制，厂里的最高级工作人员，对于越出自己固定的职权范围的事情从来连想都没想过。他们互相

间没有联系，每个人只担负着交派给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没有苏尔赛的命令，他们就只有等待。因此，当苏尔策失踪后，钢城便停止了运转。

马尔赛他们潜伏进入金牛塔，穿过一条除苏尔策外只有马尔赛知道的暗道，来到苏尔赛实验室的圆形门洞前。透过圆洞的厚玻璃，一幅又恐怖又想象不到的景象映入他们的眼帘——苏尔策被自己正在进行实验的炮弹炸死，并被爆炸时产生的可怕的冷气冻僵！钢城斯达尔施塔特在马尔赛和他朋友奥克达夫的努力下，顺利整顿好了，法兰西城的一个工业中心。沙拉赛恩医生和法兰西城的人们，不仅是最富正义感、最爱和平的人，也将成为最强大的人！

漫漫长夜

这是南极考察已定期化的年代。法国南极考察使用最新冰下探测仪，在 612 号作业点上，探测到冰层下 1000 米处有一座建筑物的残骸、据冰川学家估计，它的年代在 90 万年以前。更令人惊诧的是，这座废墟里竟有电台，它一直向地面发出超声波信号！

惊人的发现使世界为之轰动。由法、美、苏、英、中、日等 17 国组成的专家队立即奔赴现场，一项浩大的国际工程拉开战幕。

巨型机器昼夜不停地往冰山腰里钻着。人们在冰面下的 978 米处，发现了那座遗址，奔腾着的白马，倒塌的楼梯，绽开的红花，都包裹在冰层中，当人们用喷气管喷射冰壁的时候，这些东西也随着冰壁一起融化了。

信号一直从地下传来。探井穿过冰层，继续向土层和岩层深入。在岩层下 17 米处，一个巨大的、用黄金铸成的圆球显露出来。两周后，人们用仪器测出，这是个置放在一个台座上的圆球，直径为 27 米，空心，壁厚 3 米。作业人员用激光等离子喷枪在圆球上烧穿了一个直径 2 米的窟窿。第一批探险者爬了进去，他们踏上一条几米长的通道，通道的地面由黄金锻造，墙壁由一种多孔的青色物质建成。美国化学家胡佛不小心碰了一下身后的队员，那队员想扶着墙站稳，谁知竟整个儿地滑进墙壁，摔了下去。随着一声碰撞声，非金属的墙壁震颤着颓坍下去。在升腾的烟雾中，人们看到那个队员胸部被一支黄

金尖桩穿透。

人们将一个巨大的抽气管插入圆球，整整抽了一个星期。崩溃后的圆壳内部，留下的是互相衔接的一具绝美、轻巧的金架，它的下面是一幢约9米高的卵形建筑物，微波信号正来自卵球内部。

强力橡皮吸盘从卵球的一道细缝处拉开了球壁。法国医学专家西蒙捷足先登，俄国人类学家莱奥诺娃紧随其后，他俩都穿着耐寒的宇宙服。外面摄像机的强光一扫卵球内神秘莫测的气氛。地面上立着两个长形金座，每个金上放着一块冰块似的透明物，上面躺着一男一女，他们的脸部被一个精致的金头盔罩住。两人的身材完美和谐，皮肤红亮发光，给人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感觉。莱奥诺娃把仪器放在透明物质上，那是一种固态氦，指示盘显示：摄氏零下272度。这几乎是绝对零度，所有分子均绝对静止的温度。倘若在这种包裹物质的中心达到绝对零度，那么这对男女也就恰好处于他们进入到里面去时的那种状态，而且，他们可以在漫长的岁月中永远保持这种状态。

顿时，全世界激动万分。各报纸均以套色大字标题狂呼：《唤醒他们！》或者《让他们继续睡下去！》。联合国为此召开大会。巴基斯坦代表要求按人口分配冰川下的大量黄金；美国代表认为冰川下真正的财富是那两个人头脑中的学识，鉴于美国的科技水平，他建议将两个冰民运到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苏联代表微笑着站起来表示，苏联的人才和设备同样能担负复活工作，那对夫妇应拆开，苏美各负责一个；巴基斯坦代表听了暴跳如雷，怒斥大国企图通过瓜分过去的秘密而达到瓜分未来的霸权的目的，他号召穷国起来反对这个阴谋，哪怕让那两个冰人永远呆在他们那具固态氦的套壳里！

当联合国的代表们转入暗中周旋、讨价还价的时候， 612

号作业点的国际南极远征队将一份公报提交给会议主席。他们表示不承认联合国对处于冬眠状态的那对男女有决定权，他们决不把这对冰民交给任何国家，遗址的所有财富、资料属于全人类等等。公报一经宣读，联合国的玻璃窗一直震到最顶层。经过激烈辩论，大会决定立刻派一支蓝钢盔部队前往 612 号作业点，接管那里的一切。两小时后，南极远征队的队员出现的电视屏幕上。全世界的人都听到胡佛和莱奥诺娃向他们发出的呼：财富属于全人类，决不容许任何民族的或国际的贪欲得逞，向当权者写信，挽回整个局面！当天下午，所有邮局都出现拥塞现象。这些信件用不着去阅读，世界各国人民第一次超越语言、国界、分歧和隔阂，表达一种共同的意愿。联合国大会终于取消了派部队的决定，让远征队的专家们去决定该怎样工作。

复活工作首先从那个女人开始，因为她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要比那个男人好些。固态氮在喷气管的吹抚下很快消融，四个男人将那女人小心翼翼地抬到手术室。医生们将各种仪器的探头按在那女人的身上，软管输送的摄氏 15° 的空气在金护罩和女人的脸庞之间流动。

世界各地的广播在同一时播放了来自 612 号作业点的消息：11 月 17 日，当地时间 14 点 12 分，那个女人的心脏开始跳动。人们听到了那颗 90 万年以来从未跳过的心脏的首次搏动，那是一块沉浊的跳动声：“怦”……

女人的面罩被揭开了，她那令人难以想象的俊美，使在场的男人发出一声惊叹。脑电图表明，她正在做梦，那梦冰冻在她头脑中的某个地方，陪伴了她 90 万年。现在，受着温暖的熏陶，它渐渐绽开了。那女人睁开眼，随即脸上出现了惊愕、厌恶的表情，又闭上眼睛。医生们赶紧上前，又是按摩又是检查。西蒙医生不喜欢人们像对待一只实验动物那样对待那女人，

他把那探头统统拿掉，然后把被单仔细地盖在女人身上，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像捧着一只离群的小鸟似地亲昵、爱抚不已，并在她耳边轻声说着话。那女人张开了眼睛。西蒙把手搁在自己胸前，轻柔地说出自己的名字：“西蒙”女人注视着他，将左手搭在自己的额头上，说：“埃莱娅。”

醒来的埃莱娅很快又面临饥饿的威胁她拒绝一切食物。强灌进去的食物，进到胃里便被她呕掉了，最后只能靠注射营养血清维持生命。她不断重复着同一串声音，可谁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西蒙找到队里的语言学家卢科斯，远征队队员所使用的那种能同时翻译 17 种语言的翻译机就是他发明的。卢科斯说，就队里现有的电脑，他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弄清这种新的语言。可是埃莱娅等不了那么久。远征队发射台发出呼救信号，请求世界最大型的电脑予以合作。响应立刻从世界各地传来。

特殊语言的秘密搞清了，翻译机又增加了一个新语种。那串声音的意思是：食品机。在停放埃莱娅的金座架下面，人们已经发现了各种各样不知名的器具。他们把这些器具的照片拿来让埃莱娅辨认。她认出了食品机，那东西整个结构的大小和重量近似半个西瓜，虚弱不堪的埃莱娅靠西蒙医生的帮助，按下了食品机上的按键。食品机的开口处跳出一个托盘，里面有五粒粉红色的小丸子。她把丸子吞下后，竟惊人地恢复了体力。当她从西蒙那儿得知自己已经睡了 90 万年，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早已荡然无存时，突然厉声呼唤着“巴伊康”冲出门。肆虐的暴风雪立刻把她吞没了，人们将再次昏迷的埃莱娅抱了回来。趁埃莱娅昏迷不醒之际，胡佛肆无忌惮地摆弄着食品机。里面没有任何原料，它是从无形中制造营养物质。刚刚醒来的埃莱娅告诉询问她的专家，他们国家是用普适能源制造产品，其作用原理是以索朗普适方程为依据。埃莱娅在纸上画了一条螺旋

线，中间贯以一条垂直线，里头再点了两条短线，这就是索朗方程。埃莱娅只会用大众语言判读它，意思是“一切感觉不到之物事实上均存在着”。而躺在她身旁的那个冰着的男人却能用普适数学术语来判读索朗方程，他是贡达雅最伟大的科学家，名叫科邦。

科邦知道一切。复活科邦的工作在紧张进行。医生们发现他的头部、上身严重灼伤，并有感染的迹象，但埃莱娅说，当她入睡时，科邦正在她身边，皮肤完整无损。

会议大厅里，专家们集聚一堂，埃莱娅向人们讲述了她的身世和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埃莱娅是在贡达雅人和埃尼拉伊人的第三次战争后，在地下深层的隐蔽所里出生的。那次战争双方都动用了可怕的原子弹，整个地面被致命的放射物所污染，人们只能住在地下。埃莱娅是在7岁时，获得钥匙的第二天，才第一次上大陆表面。埃莱娅摊开右手，人们看到她右手的中指戴着一枚斜棱锥体的宝石戒指。“这是一个万能的钥匙。”埃莱娅说道。

这把钥匙在其实体中记载着佩戴者的全部遗传素质及肉体和精神的特质，它将这资料输入中央计算机。佩戴者满7岁时定型，钥匙也跟着定型。这时中央计算机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满7岁的儿童进行“指配”，即把一对将来最适合一起生活的男孩和女孩指配给对方。指配后，他们在一起长大，轮流在男孩的家或女孩的家生活，待成年时，父母便将他们结合到一起。埃莱娅把她从金座架挑选的一个金环戴在头上。这是一个特殊的记忆传递装置，它可以将人脑中的意象直接显示在屏幕上。埃莱娅闭上眼睛，为人们显示了贡达雅人“指配”的情景。在一面巨镜和树丛之间，站着20来对光着上身，头戴花环的孩子。其中最美丽的女孩是小埃莱娅，她和身旁的一个英俊的男

孩正彼此注视着，那男孩就是她的指配对象巴伊康。埃莱娅的声音通过翻译机传来：“若‘指配’十分完美，两个接受指配的孩子初次见面时便能互相认出来……”一个穿红袍的男人为孩子们举行了仪式，把宝石戒指套在他们右手的中指上。那戒指的大小和孩子的手指正合适。“以后别离开它。它将伴着你们成长。”穿红袍的男人说。

在贡达雅，无声、无废的工厂用普适能源制造人们所需的一切物品，而那把钥匙就是分配的凭证。每个贡达雅人每年都获得一张等额的信用证，统一由中央电子计算机管理，其数额足以保证个人生活所需及享受社会所能给他提供的一切。贡达雅人想购买物品或旅游，只要将钥匙插入规定的位置即可，中央计算机会从他的总额中扣除他所需商品或服务价值。钥匙的另一个用途是：防止受孕。想生育孩子，男女双方都必须脱掉指环。钥匙使贡达雅的人口始终保持稳定水平。敌对国埃尼拉伊也了解索朗方程，懂得使用普适能源，但却把它用来繁殖人口、研制武器。虽然第三次战争后，埃尼索拉伊和贡达雅签订了朗巴协定，双方保证不再使用原子弹，并把所剩的炸弹送上太空，让其环绕太阳轨道旋转，但埃尼索拉伊依仗自己人口多、个人武器多，对贡达雅日益构成威胁。

屏幕上出现了长大后的埃莱娅和巴伊康纵马在树林里互相追逐的欢乐场面。他俩结束了相同的学业后，选择了“天气工程师”的职业，为的是能够在地面上生活。紧接着便是战争，警报声响起，巨型炸弹在空中爆炸。一个青年学生在电视上讲演，他告诉人们，最伟大的科学家科邦已研制出第一滴能使人永保青春的普适血清。他请求人们呼吁贡达雅最高权力机关——指导委员会和埃尼索拉伊和解，制止战争，让科邦的研究继续下去。接着委员会的主席又出现在屏幕上，他说政府已在贡达

1 号阵地布署了一种最新式的威力空前的武器，它足以保证和平。当天下午，每个贡达雅人都从信箱里收到了官方发给的 G 型手枪和“黑粒”。手枪是用来杀人，黑粒是用来自杀。政府和埃尼索拉伊为争夺月球的霸权已在月球开战，战火不久便会蔓延到大陆。

科邦通过阅读机紧急召见埃莱娅。他忧虑地告诉埃莱娅，尽管他多次提出抗议，但委员会已作出决定，一旦埃尼索拉伊进攻贡达雅，他们将动用贡达 1 号阵地的太阳武器，而埃尼索拉伊亦决心在太阳武器使用之前将它摧毁。这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一旦使用太阳武器，整个地球就会发生剧震，以致海洋溢出海沟，大陆崩裂，大气层将达到使钢铁熔化的热度。他正在尽力说服指导委员会放弃使用太阳武器，但如果失败了，他就只有选择另一条路：拯救生命。他搞了一个能抗御一切的掩蔽部，那里配备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和动物受精卵、各种知识的微型录音带、工具等，总之，配备了复活一个类似的文明社会所必须的一切。除此之外，掩蔽部还将置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将担负起将来复活整个世界的重任。因此要求女的容貌和体格超群，男的要渊博的知识。电子计算机经过反复筛选，选择了埃莱娅和科邦。埃莱娅表示，她决不与巴伊康分开。

埃莱娅伺机逃离了科邦的实验室。她找到巴伊康，两人决定逃到中立国拉莫斯去。他们登上一架飞机，巴伊康把钥匙插入操纵板，信号灯不亮，原来中央电子计算机注销了他俩的拨款。巴伊康用枪逼迫一个男人用戒指发动了一架飞行器。当他们接近国境线时，播音器传出全面戒严的通知，飞机倏地转了个弯，又飞了回去。这时贡达雅已被一片火光所笼罩。埃尼索拉伊人正乘着铁骑向贡达雅的各个洞口疯狂袭击。绝望的巴伊

康抱着埃莱娅冲入中央洞口，他要把她送往掩蔽部。埃莱娅必须活着。

屏幕熄灭了，复活室通过所有播音器在讲话：“科邦活了！”科邦的心脏跳动极不稳定。医生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科邦的呼吸发出水泡音，肺部出现大出血。经查，科邦的大出血，是由于肺部纤维组织灼烧过于严重以致无法愈合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切开科邦的胸部，重新换一个肺器官。而现在，只有一个人的血型和科邦的相同，就是埃莱娅，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化石血。

此时此刻，俄国有南极舰队，美国战略卫星第七航天中队，还有欧洲潜水航空母舰等纷纷向南极推进。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决不让科邦落入他国的手里。在 612号作业点的海面上，舰艇、潜艇、空军、海军，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或进攻的体系。

翻译机经过吞咽、消化，终于以 17 种语言译出了索朗方程，并将它保存在贮存器里，等待向全世界播发。正在这时，胡佛偶然发现，卢科斯用来拍摄索朗论文的摄影机里装着一部异常精巧的发射机，他立刻意识到，有人想独占索朗方程的全部知识。胡佛马上赶到档案室：保存胶卷和磁带的盒子被注入了酸溶液，里面成了一堆稀浆糊；贮存器的金属墙壁上，吸附着四枚走近即爆的地雷。

胡佛带着莱奥诺娃冲入极地的风雪中，乘升降机下到卵球。他们朝复活室的受话器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有人要杀害科邦，注意每一个人！”在搜寻中，他们忽然发现一个男人拿着激光等离子喷枪，正将火焰向刻着贡达雅文字的墙壁，黄金在融化、流淌。莱奥诺娃连开四枪，那人大叫一声，扑倒在地。是卢科斯！卢科斯一直到死也没说出他为谁服务。

在风暴肆虐的南极边缘，一艘接收了索朗论文全部秘密的

微型潜艇强行向深海开进，一个巨浪把它抛在岩石上砸个粉碎。应远征队请求，前来搜捕接受秘密发射人员和仪器的国际部队拍摄到了这个场面。

国际部队的所有舰艇均无排雷人员，远征队通过卫星把美、苏、欧洲部队中的所有专家全都动员起来，但即使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起飞，到达南极大陆也需要许多时间。卢科斯安在翻译机上的地雷，每枚装有3千克“皮恩卡”。这是美国新研制的一种最新炸药，威力比“梯恩梯”大1000倍。9千克“皮恩卡”相当于9吨“梯恩梯”，它一旦爆炸，将会对附近的原子反应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为慎重起见，远征队命令：紧急撤离。

基地上的专家、技术员、勤杂人员已经在准备撤离了，但医生们决定不惜一切抢救科邦。就他目前的状况，把他从复活室里拖出来，这无异于割断他的脖子将他杀死。如果立刻输血，几刻钟后他便可以平安转移。负责复活工作的医学专家勒博找到埃莱娅，问她是否愿意给科邦输血。“我同意，”埃莱娅思索了片刻，作出了这个决定。她同意把自己的血输给科邦，输给将她与巴伊康拆散，把她抛入一个漫长之夜的人。

埃莱娅坦然地躺在那位包裹着的男人身边，她把手搁在食品机上，以便随时取用补充消耗。勒博把金环戴在科邦头上后，又将另一个金环递给西蒙医生，因为科邦的头部和脖颈深度灼伤，使放置脑电图机的探头变得十分困难，而且显示时隐时现，只好由一名医生直接接收代替脑电图机。

图像出现，西蒙认出来，它是掩蔽部的核心——卵球。一丝不挂的埃莱娅躺在金座架上熟睡，金护罩已套住她的头部。巴伊康泪流满面，亲吻着埃莱娅发白的手指。科邦把他拖起来，给他指了指卵球上面太阳武器的可怕图像。贡达雅人没能抵挡

住埃尼索拉伊几百万人的进攻，终于向他们发射了太阳武器。天空充满了一排排黑糊糊的花瓣，地面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埃尼索拉伊人像黄蜂一样，已冲进了掩蔽部的洞口，是关闭掩蔽部的时候了。科邦将巴伊康推向金楼梯，巴伊康挣脱了，他打开指环上的镶宝石的座盘，那颗致人死命的黑粒正躺在里面。科邦又在推巴伊康，巴伊康从埃莱娅身边蹦起来，他绝望地用双拳、用脑袋向科邦猛烈撞击。科邦倒下了。

战斗的激烈轰鸣变成了怒吼。卵球的大门仍敞开着。巴伊康如同一匹猛兽，敏捷地冲上楼梯。一名敌兵正闯入大门，他们几乎同时开枪射击。那敌兵被击中，但巴伊康也被对方射出的热能烧伤。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挥拳砸下了大门的开关。3米厚的大门像母鸡的眼睛似地关闭了。随着一声巨响，大门外的所有的实验室和掩蔽部飞出几公里远，入侵者和防守者同归于尽了。

这时，西蒙看到重新回到卵球的巴伊康正摇动着毫无反应的科邦。科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巴伊康挣扎着扶起科邦，把他拖到卵球外，然后踉踉跄跄地来到空着的座架并躺了下去，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将金属护罩压在自己脸上。这时，一道绿色的闪光照亮卵球，卵球的大门开始慢慢垂落。

西蒙突然扯掉金环，大声喊道：“埃莱娅！”他看见了埃莱娅放在食品机上的手。指环上的镶宝石的座盘被掀开了，下面长方形的小槽已空无一物。黑粒不见了。埃莱娅吞下了黑粒，想把自己毒化的血液输给科邦而毒死他。她不知道，她正在杀害的却是她最心爱的巴伊康。

勒博从那位男人的手臂上拔掉输血针，一位苏联医生以为他想谋害科邦，猛地一拳打过去。勒博一边自卫一边叫嚷：“毒药！”就在这时，灯光全灭了。播音器传出了一个法国人声音：

翻译机被炸毁，反应堆情况不明，迅速撤离！

升降机不能用了，只有爬软梯上去。医生们不忍心离开埃莱娅和巴伊康，有人建议把他俩背上去。这时播音室传来更紧急的催促：反应堆发生了严重溢漏，赶快逃命！西蒙建议，把两个死人放回原来发现他们的地方。当人们把巴伊康和埃莱娅放回金座架时，一道蓝色耀眼的闪光从透明的地面喷射而出，充满整个卵球和圆壳。制冷机自动恢复了中断一段时间后的工作：以致命的严寒包裹着托付给它的负荷物。

胡佛跟莱奥诺娃及全体复活工作人员登上最后一架直升机。胡佛紧紧搂住由于过度失望而颤抖的莱奥诺娃，他悲怆地凝望着遭受浩劫的基地，不禁哽咽出声。大家都为和新文明的曙光失之交臂而痛惜不已。这悲剧在很大程度是正是人类的蠢举造成的。

加勒比海历险记

著名青年发明家汤姆是一个眼窝凹陷、眼睛深蓝的18岁小伙子。他的爸爸斯威夫特和叔叔内德，也都是科学家，两人合伙兴办了斯威夫特公司，以制造斯威夫特先生的各种发明而闻名于世。

一天，斯威夫特家私人电视网西部电视广播员凯恩通知汤姆：有几艘加勒比海船遭到海盗攻击，其中“南蒂克”号客轮已沉没，他的叔叔内德不幸失踪。海军情报部也打来电话，对这伙手法高超，用各种装置打劫商船的海盗束手无策，需要斯威夫特父子，从科学上帮助他们解开加勒比海海上袭击之谜。

汤姆把消息告诉了父亲。并说，内德叔叔身上带有汤姆制作的、放在自动铅笔里的微型收发报机，海盗如果没有把笔从他身上搜走，内德叔叔就可能跟他们联系上，他们接到通知后，就可立即去援救他！

汤姆还认为，海盗这次攻击是海空联合行动，一个驾驶员从飞机上发出使人昏迷的射线，然后海盗们从潜艇上冲出来，登上船后把船洗劫一空。

20分钟后，巨型原子能动力，能垂直起降的喷气式飞机，即“空中皇后”，从斯威夫特公司的私人机场起飞了。他们仔细搜索加勒比海海域每一寸海面，察看有没有“南蒂克”号船上的救生艇还在海上漂泊。搜索失败了。

汤姆和他最好的朋友巴德一起去公司机场接汤姆的妹妹桑迪。桑迪正熟练地驾驶一架“鸽子”型飞机降落。这时，一个

名叫丹西特的家伙驾驶一架红色小飞机横穿过去，阻挡桑迪飞机的降落，并加快飞行速度，向“鸽子”型飞机冲去。就在两架飞机正要相撞的刹那间，桑迪把油门加到最大限度，猛力往后一拉操纵杆，“鸽子”一下子向高空跃去，嗨，天哪！差一尺就……

正在机场塔台观察的汤姆，向降落下来的丹西特的飞机跑过去。突然，有一个人从另一个方向朝丹西特的飞机跑过去。这个人飞快地爬进飞机，也不事先警告，就驾驶飞机径直向汤姆冲过来了！汤姆闪电般地趴倒在地上。飞机左翼的翼尖从他身上擦过，离他的头部只有几寸。

已经跑出塔台的巴德看到汤姆正试着站起来，对着起飞的飞机挥动着拳头：“我非要跟丹西特这小子算帐不可！”汤姆和巴德往塔台走，汤姆突然停下来，从跑道上拣起一枚铸有狗头的硬币，把它放进口袋里。

斯威夫特先生收到了内德的电讯。内容是：“内德好，狗，八天！不要联系。”汤姆说：“从电文看，内德叔叔还能安全活八天。我们最好快点弄清‘狗’是什么，或者‘狗’在哪里，越快越好！”父子讨论后决定：假如内德现在在大西洋的某个岛上，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用潜艇确定他的位置。汤姆设想出一种干扰器，装在他设计的喷射潜艇上，可以使海盗飞机上发射的使人昏迷的脉冲射线失效。用一般的水面船舰，是逮不住这伙海盗的。

饭后，斯威夫特家的防盗警报——呜呜的警笛声尖锐地响起，汤姆和他的父亲各拿一个装五节电池的手电筒，从书房冲出。汤姆正想把两只警犬从狗窝放出，就听到一声尖叫。他们跑到房子旁边的矮树丛后，突然停下来。站在那里的桑迪，眼睛正盯着一个躺在她脚下失去知觉的人。原来是巴德！苏醒过

来后。巴德说有一个带着假面具的人，从房子后面溜过来，为先提醒你们注意，我把一把小刀扔进你们的警戒磁场内，这样会使你们房内的警报器响起来。就在你们跑出来，我准备向他扑过去时，他突然转过身，一拳打倒了我。

他们几个人一起进到斯威夫特先生的书房。汤姆叫了起来：“古巴硬币和潜艇草图丢了！唯一知道我有这枚硬币的人是丹西特。我弄不懂的是，他为什么如此急于得到它，以致于闯到这里来偷。”“这真是一个谜。”斯威夫特先生同意。

汤姆和一个叫贝克的工程师约好，试验潜艇外壳和干扰器能承受多大的水压。试验成功了！可是当他看到喷射潜艇仍放在棚子外面时，非常生气。为防止间谍发现，他正打算命令用小把把潜艇拖进棚子里，忽然，他和巴德听到头上有飞机发动机的叫啸声，那是丹西特的飞机掠过喷射潜艇，拍完照片后擦着树顶向西飞去。汤姆对巴德说：“我要追上那家伙，把底片追回，不能让他冲洗出来。他会看见干扰器，我的秘密就都暴露了。如果丹西特真是那个操纵使人昏迷的脉冲发生器的人……”

汤姆飞上天追逐着丹西特，绕了一圈又落下来，停在离丹西特飞机五六米的地方。这时，丹西特已经钻出飞机，撒开腿就跑。汤姆几步赶上他，将他拦腰抱住，摔倒在地。“把底片给我！”丹西特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盛胶卷的小盒子，递给汤姆。汤姆接过盒子，再看那像机里确实没有胶卷。

丹西特趁他不备跳上飞机，起飞了。汤姆打开小盒子看了看，一个小东西从盒子里掉下来，是狗头硬币！汤姆双眼盯着有狗头的那一面，第一次注意到硬币上有一个小孔，小孔正好穿过狗颈圈中央。硬币的另一面刻有古巴的地图，小孔正好在古巴北海岸不远的地方。

汤姆和凯恩接通电视电话，凯恩根据记忆，用黑炭笔勾划

出有“狗颈圈”海峡的小岛图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汤姆终于知道内德叔叔电报中的“狗”是指什么了。

汤姆和巴德走进实验室的暗室，发现被丹西特愚弄了，他把真正拍好的胶片藏起来，而用没曝光的一卷新胶卷来骗汤姆。

公司飞机场调度员打来电话，说刚才回来的丹西特要了个纽约的长途电话，给一个似乎叫奇尔科特的人打电话说：“我拍了汤姆的新潜艇！”丹西特还告诉那个人，说他马上带着照片到纽约去。他是五分钟前起飞的。汤姆把事态的最近发展情况告诉巴德：“奇尔科特可能是个海盗，我要驾驶我们最快的喷气式飞机，到纽约去抓丹西特。”

汤姆到达纽约时，夜幕低垂。汤姆的飞机被拖车拉到附近的一个飞机库。几分钟后，丹西特的飞机降落了。汤姆跟踪丹西特，来到一所公寓大厦门口，丹西特迎上一辆驶来停在大门前面的出租车，车上的人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汤姆看了一眼来客，此人长脸，一副凶相，很机敏，汤姆见他一面，就永远也忘不掉他。汤姆从墙角跳了出来。“站住，丹西特。还我胶卷！做为一个科学家，你没有按你职业应有的道德行事。你偷拍了照片。”丹西特讥讽他：“道德，呸！你真是个吃奶的孩子！好吧，我的神童。胶片是你的，你能从我手里拿走算你有本事！”汤姆闪电般地扑过去，伸手抢走胶卷，同时使尽平生之力，用身体向那两个人撞去。那两个人被撞倒，滚到人行道上，汤姆一阵风似地跑了。

第二天早晨，汤姆雇了辆出租车到机场。发现有人带了一切合乎手续的证件，冒名顶替，要走了飞机。据机库官员的描述，这个偷飞机的人正好和汤姆在公寓大楼门前碰到的那个丹西特的朋友长相相符。机库官员还说，偷飞机的那个人留下件雨衣。雨衣送来了，口袋里有两张揉皱了的打字纸，这是一篇

关于应用超声波使人昏迷方法的论文。作者最后的签名是奇尔科特。

几分钟后，汤姆和父亲通了电话。斯威夫特给儿子读了一段某科学杂志上的说明：“此杂志很遗憾地向读者宣布：曾在英国政府绝密单位任职的奇尔科特博士失踪，有关当局正在搜寻他，他可能是个间谍。”汤姆和父亲谈完，又慢慢读起奇尔科特的论文。确信自己的干扰器肯定能使那家伙的昏迷射线失效。

凯恩向汤姆提供了有“狗颈圈”海峡的小岛的地名，这个地方叫做斯佩尼尔岛。巴德不禁喊道：“这是海盗的藏身之地！汤姆，我们出发吧！摄影侦察机已经发动。”他们在海岛上空拍了照片，突然一阵飓风袭来，飞机被吹得偏离航线。汤姆回到父亲在肖普顿的办公室。斯威夫特告诉汤姆，他该去佛罗里达办事了，去那里同老朋友福斯特先生谈他最近的一项发明。父亲决定今晚秘密离开这里，隐姓埋名地旅行。

凯恩通过电视电话，报告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一架飞机刚刚看到加勒比海地区一艘叫“喷雾”号的货轮沉没，奇怪的是，这只船没有发出任何呼救信号。汤姆请秘书查明，“喷雾号”上有海盗可以大发横财的东西——铀。汤姆皱着眉头说：“无疑，海盗计划进行更多次的罪恶袭击，我们必须加紧工作。”

内德叔叔的夫人接到“南蒂克”号船船长的电话。船长说，内德还活着，可是当了俘虏，海盗正设法要他讲出汤姆的秘密发明和研究计划，然后就杀死他。内德夫人在电话中哭了起来：“汤姆，我们应当赶快采取行动！”汤姆喊道：“我和巴德已做好准备，后天就去加勒比海，爸爸也早已开始进行工作了。”

命名为“海上标枪”的喷射潜艇如期开始了追捕海盗的处

女航！水面上阳光灿烂，小艇浸没在海水里，也能看清前面的航线。汤姆拉开了控制核反应的镉棒，“海上标枪”飞速向前，各类鱼群吓得如鸟惊散，速度达到以前人们海底航行速度的两倍！这艘原子能潜艇正朝着海图上标着“喷雾号”沉船的位置航行。

汤姆在研究海图，说：“‘喷雾’号船沉在水下300米处的一块礁石上。”他打开海底探照灯，突然，一艘沉船在光带上隐隐出现。汤姆和巴德穿上“胖人”救生衣调查这艘沉船，最后找到了储存铀的船舱，发现船舱里的东西遭过抢劫。这里有这么多的铀，他们很难在船上人员苏醒之前把铀全般走。因此，海盗认为，必须把船上人员杀死，把船炸沉，以消除任何证据。

这两个小伙子又回到喷射潜艇，朝斯佩尼尔岛驶去。巴德打开无线电，用他们灵敏的接受设备，收听不同电台的节目和信号，以消磨时间。突然，传来了耳语一般微弱的声音，是内德叔叔的声音：“海盗计划强占福斯特的快艇——‘樱草’号，立刻向他们发出警报！”他们决定设法先找到“樱草”号小艇。

不到一小时，小伙子们就到了“樱草”号预计航行的海域，但他们来迟。当他们找到“樱草号”时，船长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汤姆：“你父亲和福斯特先生被绑架了。”事情的经过是：海盗乘一只小汽艇喊话，说他们柴油差不多用光了，请把他们送到最近的一个港口去。他们上船，就把船员们捆了起来，抓走汤姆的父亲和福斯特先生。

汤姆和巴德帮助他们修复好被海盗破坏的机器。船长告诉说，一个名叫“简·皮特”的巴拿马船将是海盗的下一个袭击目标。小伙子们告别了“樱草”号船员、驾驶潜艇，朝“简·皮特”的航线驶去，下潜十米，让“简·皮特”从潜艇头上经过，然后再浮出水面，从后面保护它，用潜艇舰桥上的雷达捕

捉海盗的飞机，在它开始飞过的一刹那，用潜艇的干扰器使飞机发出的射线失灵。

汤姆的潜艇成功地保护了“简·皮特”号船，继续向斯佩尼尔岛航行。他们小心地通过了水雷区，粗铁条编的铁网又拦住了海峡的通道。巴德钻进救生衣，用能伸缩的机械手拿起切割机，像拉断蜘蛛网一样，很容易就把大铁条网切断了。当他们继续前进，来到海盗的巢穴时，丹西特又用专门设计的铁链网，把他们扣在水下。汤姆为了到水上边同他们斗智，佯装投降。他和巴德把微形的电烙铁和无线电收发报机分别藏在鞋里。海盗把他们带到岛下一座现代化的实验室里。奇尔科特和丹西特正在收拾从汤姆那里偷来的喷气机，在机上装了脉冲射线发生器。现在，他们又阴谋策划用刚到手的汤姆的喷射潜艇去袭击‘福尔科恩’号船，船上的保险箱里装着宝石。

丹西特把汤姆和巴德推到门上通着高压电的石洞小屋里。巴德从鞋子里拿出那支钢笔无线电报话机，同关在另一间小屋里的斯威夫特、内德和福斯特先生取得了联系。内德告诉他们，要想个办法，使门上电流短路，就有办法出来了。

汤姆从鞋里拉出那支电烙铁铅笔，用笔熔化了铝栅门的下边。当熔化的铝碰到地面时，突然出现一道耀眼的闪光，接着是一阵劈啦声响，山洞里一片黑暗。汤姆完成了短路！门不再是威胁了。他们又设计从看守那里夺到门的钥匙，打开了门，把父亲、内德叔叔和福斯特先生等都释放了出来。

海盗外出袭击舰船时，由于汤姆没有把“海上标枪”上的干扰器关上，他们发出的射线让干扰器破坏了。海盗受挫回来时，飞机坠毁了。

奇尔科特组织的海盗集团被一网打尽。是奇尔科特出的主意：把奇特的狗头硬币做为这一集团成员间互相识别的标志。

汤姆手里有带狗头的硬币，对这个集团来说非常危险，所以，丹西特就溜到斯威夫特家偷回他掉在机场上的那枚硬币。

美国官方警察乘飞机来了。他们祝贺汤姆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围剿海盗的任务，然后把俘虏全部带走了。